



誠意伯文集

一



誠意伯文
集二十卷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誠意伯劉文成公文集序

余弱齡侍家長者談國初翊
運諸名臣輒疑聽之憬然有
懷焉長而宦遊四方竊願表
揚先哲博綜其遺文頗喜善
本若宋文憲公諸集海內翻
刻者幾刻益良劉宋匹也其
文獨刻於栝蒼歲久字訛舛
板又漫漶莫或新之者余奉
命按行東浙以辨香謁公祠下
詢遺文僅覩此編愾而歎曰
嗟乎逝將以功業揜文章耶

何善本之寡也屬太守陳君
烈萃諸文學重加訂正付於
良梓俾海內同好者共焉序

曰

高皇帝呼劉伯溫為吾子房蓋
開國首功云然子房自二三
籌畫之外其言論風旨不少
概見而公著書之多乃若此
何哉說者謂子房授書黃石
舒卷如龍雖神機時出竟善
藏其用塞兌閉門不迫不應
為得老氏之術公剛毅慷慨

持大節留心經濟既遇

真主期以王道致太平卻小明
王御座諸正論義形於色危
行危言

高皇帝天威嚴重惟公抗辭不
以利害怵其中振綱紀斥姦
慝雖李善長亦忌諂之况胡
惟庸乎考公履歷豈孔氏所
謂以道事君者非耶漢文成
侯我

明文成公上下相符合特惟懼
中諸籌畫耳公守孔氏家法

多著書貽後世不若子房之
秘密宜也夫其玄機洞鑒神
啓於中天之所授以輔

開天之聖妙筭所紆乘時驚發
載在國史者既與雲漢同其
昭回其諸喻志之說觀物之
篇憤世之詞羈旅之幽思薄
遊之清况與夫

廟堂之所述作士大夫之所應
酬又浩浩如江河欽欽如山
嶽醺如惠風朗如景星麗如
卿雲無意擬古而神情悠邈

才氣雄豪體裁音節如庖丁
解牛靡不中於自然者公之
文章與其功業並傳無斃恢
恢乎有餘芳矣余受觀風之
寄光昭往訓樹之風聲為世
型範何敢讓哉或曰留侯子
辟疆方少年能策制諸呂計
安劉氏而公仲子璟不忘嗣
君卒全大節茲亦兩文成胤
嗣之相似者劉氏子孫當世
世敬修也因附及之

隆慶壬申仲春望日巡按浙

江監察御史後學豫章謝廷
傑頓首拜書

寫情集序

寫情集者誠意伯栝蒼劉先生六引三調之清唱四上九成之至音也先生生於元季蚤蘊伊呂之志遭時變更命世之才沉於下僚浩然之氣阨於不用因著書立言以俟知者其經濟之大則垂諸郁離子其詩文之盛則播為覆瓿集風流文彩英餘陽春白雪雅調則發泄於長短句也或憤其言之不聽或鬱乎志之弗舒感四時景物託風月

情懷皆所以寫其憂世拯民之心故名之曰寫情集釐為四卷其詞藻絢爛慷慨激烈盎然而春溫肅然而秋清靡不得其性情之正焉宜其遇知

聖主君臣同心撥亂世反之治以輔成

大一統之業垂憲于萬世也先生當是之時深知天命之有在其蓋世之姿雄偉之志用天下國家之心得不發為千彙萬狀之奇而龍翔虎躍也嗚呼千載

之前千載之後英邁挺卓能幾
人哉今先生既薨其仲子仲璟
與其長孫薦謀以是編鈔梓垂
遠以蕃於先生辱平昔之好命
為之序顧蕃愚陋何敢措詞追
慕高風其容讓乎昔

洪武十三年歲在庚申春正月
上澣永嘉儒學訓導安固蔡華
山葉蕃叔昌序

郁離子序

郁離子者誠意伯劉公在元季
時所著之書也公學足以探三
才之奧識足以達萬物之情氣
足以奪三軍之帥以是自許卓
然立於天地之間不知自視與
古之豪傑何如也年二十已登
進士第有志於尊主庇民當是
時其君不以天下繁念慮官不
擇人例以常格處之噤不能有
為已而南北繹騷公慨然有澄
清之志藩閩方務治兵辟公叅

贊而公銳欲以功業自見累建
大議皆匡時之長策而當國者
樂因循而悅苟且抑而不行公
遂弃官玄屏居青田山中發憤
著書此郁離子之所以作也郁
離者何離為火文明之象用之
其文郁郁然為盛世文明之治
故曰郁離子其書總為十卷分
為十八章散為一百九十五條
多或千言少或百字其言詳於
正已慎微脩紀遠利尚誠量敵
審勢用賢治民本乎仁義道德

之懿明乎吉凶禍福之幾審乎
古今成敗得失之跡大槩矯元
室之弊有激而言也牢籠萬彙
洞釋群疑辨博奇詭巧於比喻
而不失乎正驟而讀之其鋒凜
然若太阿出匣若不可玩徐而
思之其言確然鑿々乎如藥石
之必治病斷々乎如五穀之必
療饑而不可無者也豈若管商
之功利申韓之刑名儀秦之捭
闔孫吳之陰謀其說詭於聖人
務以智數相高而不自以為非

者哉見是書者皆以公不大用
為憾詎知天意有在挈而畀之
維新之朝乎

皇上龍興卒以宏謨偉畧輔翼
興運及定功行賞疏土分封遂
膺五等之爵與元勛大臣丹書
鐵券聯休共美於無窮不其盛
哉傳有之曰楚雖有材晉實用
之公之謂也初公著書本有望
於天下後世詎意身親用之雖
然公之事業具于書此元之所
以亡也公之書見于事業此

皇明之所以興也嗚呼一人之
用舍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則
是書也豈區々一家言哉一夔
蚤嘗受教於公後謁公金陵官
寺出是書以見教一夔駭所未
見愧未能悉其要領今公已薨
其子仲璟懼其散軼以一夔於
公有相從之好俾為之序顧一
夔何敢序公之書然得繫名於
簡編之末亦為榮幸因不讓而
序之公諱基字伯溫括蒼人若
其言之詳官勛之次則具在

國史茲不著

洪武十九年冬十有一月門生
杭州府儒學教授天台徐一夔
謹序

郁離子序

古之君子學足以開物成務道
足以經綸大經必思任天下之
重而不私以善其身故其得君
措於用也秩之為禮宣之為樂
布之為紀綱法度施之為政刑
文明之治洽乎四海流澤被于
無窮此奚特假言以自見哉及
其後也雖孔子之聖可大有為
而猶不免述作以傳道况其下
乎然則必假夫文以自見者蓋
君子之不浥已焉耳矣君子以

為學既不獲措諸設施道不行於天下其所抱負經畫可以文明治世者獨得筆之方冊垂示千百載之下知而好者或推以行是亦吾澤所及其志豈不為可尚矣夫然自秦漢而降能言之士何限非不欲如前所云也率多滯於異端失於偽巧詭而不正駁而不純弗畔夫道固鮮人苟用之以求致治殆猶造燕而南其轅乎闡天地之隱發物理之微究人事之變喻焉而當

辨焉而彰簡而嚴博而切反覆以盡乎古今懇到以中乎要會不襲履陳腐而於聖賢之道若合符節無一不可宜於行近世以來未有如郁離子之善者也夫郁郁文也明兩離也郁離者文明之謂也非所以自號其意謂天下後世若用斯言必可底文明之治耳嗚呼此寧虛語哉從善少嘗受讀歎其義趣幽曠岐緒浩穰或引而不發或指近而歸遠情乎莫測其所以然逮

閱之之久觸類而求然後稍得
窺夫涯涘竊辟諸醫師之籠一
藥必治一病玉石草木禽獸之
屬皆可以已疾延年無長物也
此其為書所以深得古君子立
言之旨使其得君而措於用其
文明之治益天下後世為不薄
詎止度越諸子而已耶是書為
誠意伯劉先生所著先生嘗自
任以天下之重於經綸之道開
物成務之學素所畜有曾以其
槩翊當今之運輔

大明之業昭昭矣存諸方冊者
故御史中丞龍泉章公雖已刊
置鄉塾然未盛行於世先生之
子仲璟與其兄之子薦謀重刻
以傳嗟乎茲豈一家得而私之
者哉僭為敘其大畧俾貽方來
云爾翰林

國史院編脩官諸生吳從善序

翊運錄序

天生聖人開基啓運必生命世
之臣以為之輔如伊摯於商呂
望於周張良於漢皆翊其君建
皇極行王道以致太平以開景
運以制禮樂動為世軌也行為
世則也黼黻河漢也昭回日星
也衣被草木也後世畏之如雷
震望之如神明禁其力而不敢
肆故其君端拱無為颺行霆驅
莫之誰何我朝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

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以天縱
之聖除胡元之亂不數年間遂
開六合奄有萬國榮光貫日王
氣浮淮躋斯民於春臺之上熙
熙皞皞王燭調泰階平雖曰虢
虎熊羆柱國之臣為之宣力然
亦藉明良豪傑與圖治功也方
天造草昧定都建康西有偽漢
東有偽吳長鱸大艦日夕相撻
擊天下未知所嚮有若開國翊
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御史中
丞兼弘文館學士太子贊善大

夫護軍誠意伯劉先生者沉幾
先物獨識

真主遂委身而服事焉

太祖敬而信之用其宏謀西平
江漢東定吳會天下大勢固已
定矣于是席捲中原羣雄歸命
混一四海大抵皆先生之策也

今觀

御書詔誥之推獎國計事幾之
商榷詞命往復彌縫叅贊千載
一遇雖伊摯呂望張良之卓越
亦不過於先生矣先生真豪傑

之士哉年愈高智愈明功愈大
德愈邵遂分爵土終始榮顯殷
周以來一人而已先生栝蒼之
青田人予忝為同郡今年守職
翰林其孫薦等集其

御書詔誥行狀事實等文名之
曰翊運錄蓋取

誥文開國翊運之語也請予序
其首簡予謂先生之器識事功
通於神明文章道德衣被後世
溥天下皆稱道之而先生不自
以為至是則先生之所至世之

人未必能知之是錄也企

太祖之知人善用賢也企

太祖之聖神文武同符於湯文

也見先生之真識也見先生之

宏謀也見先生之勲業也

聖明會遇自古為難乃獨於今

見之先生之子中奉大夫江西

布政使司右叅政又能繼武其

後結知

太祖以廉能見褒於

制誥可謂耀於前而光於後矣

後之子孫尚亦繼繼承承深惟

祖宗積德創業之不易紹隆先
範以副

朝廷優禮功臣之意將見與是

錄同垂于千萬載之不泯也

永樂二年龍集甲申夏四月中

澣翰林學士奉議大夫蕪脩

國史同郡王景序

覆瓿集序

大明太祖高皇帝受

天明命奠安華夷二十年間殄
偽漢殲強吳汛掃腥膻廓清
寰宇復先王之疆理開萬世
之太平是雖熊羆貔馬之士
相與竭股肱奮威武以佐神
功抑亦贊襄廟謨運籌帷幄
之中有其人也若栝蒼劉先
生伯溫真其人乎先生諱基
始以文學上謁於金陵知我
聖祖之克典

神天也即委心聽命遂成鼎定
功累官太史令兼太子贊善
大夫歷御史中丞遷弘文館
學士卒拜誠意伯蓋匹休伊
呂者幾二十年今既九京不
作後進之士景休風仰末照
幸先生之文章猶有存者耳
先生之作有郁離子有春秋
明經有犁眉覆瓿諸集壽諸
梓者久矣惟覆瓿一編未有
序之者其孫刑部照磨貊間
以囑余嗟夫先生之心志於

道先生之道著於文人皆知
先生見知當時者以其文而
不知

太祖高皇帝知先生於儔人中
者以其心人皆知先生之事

高皇帝能盡其心又不知

天以先生輔佐

聖神肇建鴻圖者唯在於道然
則是編也將以五味之藏餼
斯民於飢頃顛踣者也覆甑
云乎哉先大父弘文館學士
復仁公與先生俱以佐

命顯余於照磨為通家子弟故
不辭而序之如此云若夫先
生翊戴之績與先公俱有
國史在茲不復也

宣德五年冬十月嘉議大夫
工部右侍郎前翰林侍講兼
脩

國史吉水羅汝敬書

犁眉公集序

犁眉公集者開國功臣誠意伯劉先生既老所著之作故取此以為號云先生自少穎敏既長於書無所不讀凡天文地理陰陽卜筮諸子百家之言莫不涉獵元末登第為瑞之高安縣佐縣者老有稍知天文術數之學者而其書甚具先生名與之語其人曰公既聰明絕人而器識宏遠當為一代偉人吾書盡以相付先生遂得究觀其說而領

其要世亂棄官家居泊我

太祖高皇帝渡江先生知為

真主也應

召輒出佐興大業及其功成名遂引身而退卒以壽終而其術亦不傳嗚呼公之出處進退比之子房豈不明白正大偉然大丈夫之所為哉予嘗觀於先生非惟其勛業冠絕前古而文章亦足以垂世而莫之與並也是故其仁義積中發而為言可以方駕古人者則於郁離子見之

傷今悼古牢籠百態可以超邁
當世者則於覆瓿集見之若夫
優游閑雅托興微婉而有以盡

磨名貺字士行以才賢薦厚見
稱於人是亦有以見故家文獻
之足徵也

其自得之趣者則於是編見之

宣德五年冬十一月之二日

其氣壯故其辭雄渾而敦厚其

翰林侍讀學士奉訓大夫兼修

學博故其辭深宏而奧密其志

國史金陵李時勉書

忠故其辭感激而切直其行廉

故其辭蠲潔而清勁吁古今之

能以勛業文章並顯於當時而

垂耀於後世若先生者幾何人

哉先生雖沒而有不沒者存其

在此也歟先生之孫為刑部照

重鈹誠意伯文集序

國初誠意伯劉公伯溫嘗著郁離子五卷覆瓿集并拾遺二十卷犁眉公集五卷寫情集暨春秋明經各四卷其孫薦集御書及狀序諸作曰翊運錄皆鈹梓行世然諸集渙而無統板畫久而寢堙學者病之巡瀾御史戴君用與其家薛君謙楊君琅謀重鈹廼錄善本次第諸集而冠以翊運錄俾杭郡守張君僖成之屬守陳序嗟乎自昔夷

主華夏不過羶一隅腥數載耳惟元奄四海而垂八紀極弊大亂開闢以來未有也公以命世豪傑之才出佐我

高皇剪羣雄混六
胡俗復三代之華風其謙言欲議牖道

天衷偉略奇謀指授羣帥者昂彝勒之汗青書之四方尚能道之方其未遇也鬱積感憤發之文辭若四嶽之出雲無窮若公輸之營衆宇各盡其制若孫武

子之師戈甲蔽野而不聞喑鳴
叱咤之聲若大海浩漭中畜虬
蝮鱷鱗裔魔之屬覩者駭愕而
莫能名然皆載道之航輪濟世
之梁帛時已傳誦之及達而施
之

朝廟播之華夷垂之百世之下
焯乎不可朽也三代之英卓矣
漢以降佐命元勳多崛起草莽
甲兵間諳文墨者殊鮮子房之
策不見辭章玄齡之文僅辨符
檄未見樹開國之勲業而兼傳

世之文章如公者公可謂千古
之人豪矣而世或疑其仕元或
獨稱其觀象者是猶訾伊尹之
五就知周公止於才藝而已不
已陋乎三御史之重錄茲集蓋
高山景行之志也守陳之序居
培塿而論嵩岱持土苴而寘之
夜光朝采之上可乎哉

成化六年夏六月吉

賜進士出身奉訓大夫

太子洗馬兼

經筵講官同修

國史前翰林侍講四明晚學楊
守陳序

重鈔誠意伯劉公文集序

富自童孺時即聞有誠意伯劉
公之勲烈為

開國宗臣之冠筮仕以來求公
之遺文而讀之乃得公平生所
建立之詳夫超世之蘊者厥振
匪夷故峻其所樹畜於苗者無
厚畬自古天下之事功未嘗不
符於學術也公豪傑之才隆於
帝授而天人之秘洞之素深遭
元末運沉於下窳其志鬱而弗
伸也其謀浚而孔忤也其才積

而困於無施也故得肆力於文
焉或時事之感激而洩憂憤之
紆餘或機會之在前而痛鋪張
之失策證古例今有寓而諷之
之意而開闔操縱皆經濟之資
焉大率施為理而不失其宜蘊
變精而馭之以正辭意剴切如
靈均之草澤行吟英銳奮發如
博浪之椎未試一擊皆可考也
逮我

太祖高皇帝龍興淮甸公早識
真主於異雲映湖之日遂起而

從之蓋懼中國之無統欲借蘊
以立義也方其進謁金陵一見
如舊受心膂之寄掌帷幄之機
珍漢織吳驅夷奠華廓清寰宇
之功曠世而僅見偉矣哉於今
為烈也予嘗夷考其行事當天
下甫定之初首諗滯獄倡立兵
衛居守按貴臣之侮汰論相卜
小犢之債轅辭封爵而不貪天
之功終身顯融而私產無寸益
時贊密謀保全勲舊口不言而
人亦無知者臨終尤拳匕乎修

德省刑之數語斯其道任天下
之重智鈞物理之玄謀入九地
之深而勇懾萬夫之氣所謂超
世之學術著於文者鑿々乎親
試之矣雖然公之神在天下不
死勲業聲先久而不磨固無賴
乎文也但典籍存庶幾可論其
世傳之弗昭或病焉公文梓行
久矣歲遠寢湮字不復辨富承
乏枯蒼典刑在目視篆之暇訂
其譌落重加編輯捐俸再鑄諸
梓俾公孫指揮瑜等世守之使

天下後世亦知故家文獻之足
徵也

正德己卯夏五月既望

賜進士中順大夫處州府知府
後學莆陽林富謹序

題誠意伯劉公集

頃余道芝田亟與方子伯時
會禮從言及犁眉公余率爾
曰公一代功宗近古罕匹而
未有表章之者僕竊怪之嘗
得其說而未之質也方子忻
然前席而請曰先生試言之
余曰胡元之事人言禍始石
敬瑭非明識也蓋自賊操引
納五胡遺穢中國遂乃歷載
數百中間裂為十六併為南
北合為隋唐而夷風未息其

後番將據河朔敬瑭割幽燕
而棄厥險阨於是遼驕金迫
胡元乘之而首足倒懸因以
底極矣且替之入主者頗皆
用夏貴儒惟元不然此其為
穢尤使人涕泗露臆夫其胎
禍之遠如此播惡之廣如此
奄及百年不知變革如此當
是時也薰蒸融液無地非狄
若將不可復易者我

太祖高皇帝起自布衣曾未十
年一掃而空之於是海宇清

而綱常復儒術重而道學崇
斟酌百王以大備一代之制
盡還諸夏之風顧其始也自
謂初無取天下之志既其成
也則不獨撥亂反正而實洗
滌乾坤為中國皇王賢聖復
讐績緒所謂功高萬古而莫
與同者是果孰啓其衷哉僕
嘗反覆於當時勲戚之間而
未得其故及閱公集蒞誦
高皇帝聖製乃始喟而起曰嗟
乎微斯言則一代功宗其何

所復稽乎而當時載筆興後
來序述者顧莫之表章何哉
咎漢之鄴侯嘗荷殊禮而膺
首封矣徒以收秦圖籍勸王
漢中進養民致賢之說建居
守饋餉之功高密之在東京
功不補敗其所有者不出簡
任諸將微長之間在德厚薄
數語之外亦且偃然策勲而
莫與絜大况所事者亭長父
嘆於縱觀真人已專乎封拜
則二臣特攀附之匪懈者耳

今

聖製之稱犁眉一則曰每於閒
暇之時數以孔子之言道予
是以頗知古意二則曰入則
每臣治道既而曰言非儒造
實已誠之意且夫道莫加於
孔子而數陳其言又復每切
於臣治然則所以清海宇復
綱常重儒術崇道學洗滌乾
坤為皇王賢聖復讐績緒之
地謂非由此而致之乎至於
佐廟筭夷群兇所向無前推

占指蹤直其餘事然亦不讓
於今管元功也又其大者決
危機於逆陳群懾之表首大
策於豎韓共戴之中自彼効
謀宣力之臣有能窺其度而
爭其雄者乎嗚呼向非二說
之存則一代功宗何所復稽
而儒者曾莫之及何也且公
之啓沃非無本者少傳性理
長號英特荐更世故談辯至
悉故其決機悟主一似孔明
之於先主周瑜之於孫策此

天地間一大際遇非若淺丈夫齷齪乎斗升區區乎寸尺而已又即其餘則文學精博冠絕乎一時政事清嚴不撓於權力足以配事功而明道德彼伊周元聖固為至極矣漢唐諸子曾幾何人若是乎其兼得邪此僕所為神醉心往而竊怪夫人之未深識也聖製曰言非儒造實已誠之意然則儒者之言殆未能心誠求之歟於是方子瞿然改容

曰犁眉之功實愚所素疑而無與折衷者幸即談津昭若啓牖矣且承乏公邑則表章其宜願書見遺俾刻之集中余曰諾遂僭妄書之方子名遠宜癸未進士歛人其為芝田聲實隆起器業未可量余則永嘉後學葉式成規也嘉靖戊子端陽後五日端拜謹書

重編誠意伯文集序

余觀載籍代有開創之君必有佐命之臣運籌定計應機料敵稱英雄矣而或歎於文學呈華炫竒開新啓昧稱儒碩矣而無裨於武功兼此二長世不恆有其惟我

國朝誠意伯劉公者其人乎公諱基字

伯溫浙之青田人有命世豪傑之才

一遇

聖主杖策從之輒許以大計殄漢賊吳混

一六合公密贊之功在開平武寧之

先灼灼可睹也而其文章議論或宣

於

朝或藏於家大篇短章無慮千百種則

與宋學士王待制等夫我

皇祖之興恢萬世帝王之故疆開

一代文明之景運當時文武佐命之勲

可謂盛矣自今觀之傳世之文宋王

號為最著二人者職專文學固其常

耳開平武寧諸臣勞在宗社澤及孫

子世世誦功與國同休而傳世之文

槩未之聞也兼二者之長武功文治

咸賴焉卒莫有並於公者讀其文論

其事功想見其人乃知

聖主之生也不數名佐之生也亦不數阿

衡佐商厥有伊訓尚父造周且著丹

書歷千百年而一再見者公其庶幾

矣哉公之文傳世久矣舊刻凡二十

卷曰翊運錄曰郁離子曰覆瓿集曰

寫情集曰春秋明經曰犁眉公集各

就篇名雜陳無統觀者病之御史樊

君按治畿內公暇更定編次為十有

八卷先像贊行狀槩事業之全次御

書詔誥紀勳庸之大次頌表次郁離

子揚文明之盛次序記至詩歌載製

作之詳統會以提要類分以便觀名

曰重編誠意伯文集刊成請余序余

浙人也嘗謂公

國朝元勳鄉邦典刑文章與事功並著

尤罕儼焉願附一言以廣其傳且以

嘉樊君之擇所嚮往也乃樂為之序

樊君名獻科縉雲人蓋公之同郡人

云

嘉靖丙辰夏五月望

賜進士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知

制誥 會典總裁餘姚李本撰

刻誠意伯文集引

誠意伯集舊刻于栝蒼凡二十卷首翎運錄次郁離子次覆瓿集次寫情集次春秋明經次犁眉公集各就篇名統為全集其間製作雜陳未可類別兼以歲久刊板遺落字多魯魚讀者難之獻科為公鄉人來按畿南携是集笥中嘗置几席暇即頌讀誠不識其涯涘竊謂公勳業垂于史籍光昭奕代而文章流播縉紳或未免渙漫獻科切懼焉因哀為一十八卷少易舊編之次而公之製作始可類觀爰付諸梓若勳業文章之盛向有確論獻科何足以知之嘗記四明楊文懿公有言漢以降佐命元勳多崛起草莽兵甲間諳文墨者殊鮮子房之策不見辭章玄齡之文僅見符檄未見開國之勳而兼傳世之文章如公者可謂千古之人豪矣而世或疑其任元或獨稱其觀象者是猶譬伊尹之五就知周公止於才藝而已不巳陋乎嗚呼是可以知公矣

皇明嘉靖三十五年丙辰正月朔同郡後學樊獻科拜識

于真定米玉堂

重刻誠意伯劉公文集序

青田文成劉公文集故有翎運錄一卷覆瓿集十四卷郁離子四卷寫情集二卷犁眉公集二卷春秋明經二卷國初嘗梓行而郡人翰林學士王公景章為之序正德中郡守蕭田林公刻置公里第嘉靖中余友人縉雲樊文叔乃類編之刻于真定今侍御虬峯謝公按部栝蒼脩謁先生祠堂討論遺文得里第本病其濫漫舛錯乃命郡守建安陳公依真定本翻摹授梓余為校正若干字梓成屬為序序曰先生生在栝蒼萬山中九盤之巔所謂深山大澤用物弘而取精多者也然當五百之昌期輔

真人以肇造籌帷帳而黽勳烈昭昭乎若揭日月行天中可不謂見之行事哉何

以文為夫古昔聖賢備具道德仁義之懿施于政教被及萬彙其禮樂章程莫非文也惟窮而在下者不獲有所張設乃不得已而托之言以寄其憂憤康濟之懷俟之後世或起而帥行之斯聖賢所為文辭也愚讀文成先生集多處窮憂世之深慨而深幸其遇

聖神而興起也嘗察其集有六善焉一曰窮經以明義二曰寓言以徵用三曰遵養以俟時四曰憂世以舒抱五曰知命以樂全六曰遭逢之無間夫華夷峻防一王大法胡主中國幾變於夷聖經明義千載或湮焉春秋成而亂賊懼此義不由學者倚席不講之過也此窮經以明義也胡運式微務為陵替撫狡寇而引非族言之者抵禦起弊末由痛心荼

毒於是乎危言郁離比類旁通故三閭澤畔之吟離騷倦懇之意也此寓言以徵用也豪傑颺起四海糜沸而時事倒置寵賂肆章章騏驥服箱夷羊在牧乃先生憤世疾邪每形歌什抑意請玄託釋覆醜莘野時辜於納溝扣角放歌于夜旦由斯義矣此遵養以俟時也祈招式誦冀訛王心里巷詎吟觀風是采詩餘奇興取類寫情或亦有鑒吾衷乎此憂世以舒抱也至於垂老見幾引身高逝瑯琳戛擊以和天倪于是乎稱名翠眉比跡赤松保厥終始斯為金德此知命以樂全也攷之已事隆準大度忍心菹醢留侯色舉明哲乃彰藏弓請苑百世而下有餘悲焉

高皇以來世懋延賞丁寧 天語焜燁龍

章具在翊運篇中即魚水交驩秬卣申
錫又何以過此遭逢之無間也或者曰

青田文章掩於功業又曰勲華並茂無
訾偏長而不知是非先生所急也其不
得已而言者先生之憂也其應時績效
者先生之幸也記曰天下有道則行有
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觀於先生
之言行亦若是而已余往宦游江右至
高安稽求先生爲丞時事謂從異人受
秘書乃棄官歸青田山中覽識天命所
在而起故天民所抱持達可行於天下
而後行之類如是文辭云乎哉先生所
編又有多能鄙事若干卷方行人間其
占諗象緯諸書先生啓手足時命其子
獻諸朝具在金匱石室靡可得窺云

峕

隆慶六載歲在玄默涖灘陽月上浣同
郡後學何鏗頓首拜手謹叙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像



贊

虬髯電目探天根兮幹地軸扶龍興雲四方以肅以生民休戚為憂喜以大道晦明為榮辱武功既成而文治不盡其用者蓋天也耶抑人也耶

孤子仲璟拜贊

華淪於夷曷仕于時夷歸於夏仕止廼宜就桀就湯節義奚虧大哉王佐察物炳幾運籌決勝劔

龍以飛昭回制作文章是容允為宗臣爾爵爾祠

工部侍郎莆田彭韶拜贊

同郡王公景曰先生沉幾先物獨識 真主遂委身而服革焉

太祖敬而信之用其宏謀西平江漢東定吳會天下大勢已定于席

捲中原群雄歸命混一四海天抵皆先生之策也今觀 御書韶

誥之推獎國計事幾之商權詞命復復彌縫繁贊千載一遇雖伊

摯呂望張良之卓越亦不過於先生矣先生真豪傑之士哉年愈

高智愈明功愈大德愈邵遂分爵土終始榮顯殷周以來一人而已

金陵李公時勉曰公之出處建退比之子房明白正大偉然大丈夫

之所為非惟勛業冠絕前古而文章亦足以垂世而莫之與並也

其氣壯故其辭雄渾而敦厚其學博故其辭深宏而奧密其志忠

故其辭感激而切直其行蘄故其辭瀟灑而清勁吁古今之能以勛業文章並顯於當時而垂耀於後世若先生者幾何人哉

誠意伯劉公行狀

公諱基字伯溫世為慶州青田人年十四入郡庠從師受春秋經人未嘗見其執經讀誦而默識無遺習舉業為文有奇氣決疑義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講理性於復初鄭先生聞瀛洛心法即得其旨歸先生大器之乃謂公父曰吾將以天道無報於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後應進士舉授江西高安縣丞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謂人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公在燕京時閱書肆有天文書一帙因閱之翊日即背誦如流其人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已在吾胸中矣無事於書也之官以廉節著名發姦適伏不避強禦為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為得慈父而蒙右數欲陷之時上下咸知其廉平卒其能害也新昌州有人命獄府委公覆檢案覈得其故殺狀初檢官得罷職罪其家衆倚蒙古根腳欲害公以復讐江西行省大臣素知公遂辟為職官掾史以謙直聞後與幕官議事不合遂投劾去隱居力學至是而道益明後為江浙儒學副提舉為行省考試官頃之建言監察御史失職事為臺憲所沮遂移文央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時魯道原字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乃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

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為狂且曰欲累我族滅乎悉去之公獨呼門人沈與京置酒亭上放歌極醉而罷時無能知者惟西蜀趙天澤知公才器以為諸葛孔明之流方谷珙反海上省憲復舉公為浙東元帥府都事公即與元帥納蘭哈刺謀築慶元等城賊不敢犯及帖里帖木耳左丞招諭方魁復辟公為行省都事議收復公建議招捕以為方氏首亂掠平民殺官吏是兄弟宜捕而斬之餘黨皆從誅誤宜從招安議方氏兄弟聞之懼請重賂公公悉却不受執前議益堅帖里帖木耳左丞使其兄省都鎮撫以公所議請于朝方氏乃悉其賄使人浮海至燕京省院臺俱納之准招授授谷珙以官乃駁公所議以為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罷帖里帖木耳左丞鞏羈管公于紹興是後方氏遂橫莫能制山穴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時與好事者遊雲門諸山皆有記行省復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吳成七等使自募義兵賊拒命不服者輒擒誅之畧定其地復以為行樞密院經歷與行院判石末宜孫守慶州安集本郡後授行省即中經略使李谷鳳巡撫江南諸道孫守臣功績奏于朝時執政者皆右方氏遂置公軍功不錄乃棄官歸田里野義從者俱畏方氏殘虐遂從公居青田山中乃著郁離子客或說公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

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舍此不為欲悠悠安之乎公笑曰吾平生念方谷珍張士誠輩所為今用子計與彼何殊耶且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上下金華定括蒼公乃大置酒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客聞之遂亡去公決計趨金陵衆疑未決毋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真主詎能獲萬全計哉衆乃定或請以兵從公曰天下之事在吾與所輔者爾奚以衆為乃悉以衆付其弟陞俾家人葉性朱佑等參掌之且曰善守境土毋為方氏所得也勿憂我適總制官孫炎以上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一十八款

上從之會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上召公入內公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者在此時也

上遂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
上以克敵之賞賞公公悉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公大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為遂不拜適

上召公公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遂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公以為宜運援江州

上遂悉軍西上陳氏率其屬走湖廣江州平

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命公授方畧公書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伏兵頃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即衝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衆初莫肯信至夜半詣所指地果有雲起如公言衆以為神莫敢違竟拔城擒賊而還王漢一以饒信降

上命公撫之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

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賜所坐胡床

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初公聞毋富氏喪悲慟欲即歸上以書慰留之期以成功公不得已遂從征伐至是辭歸

上遣禮官伴送累使弔祭

恩禮甚厚時苗軍反金華括蒼殺守將胡大海耿某孫麥等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無所措會公至即迎入城一夕定之公即發書金處屬縣論以固守所部遂同郡平章諸軍克復處城擒苗帥賀某李某處州平公至家營拜事時

語所親以

上必當有天下之狀於是鄉里及隣附郡縣翕然心服方氏雖據温台明三郡其士大夫皆仰公如景星慶雲其小民亦未嘗不懷公之舊德也方氏素畏公名時遣人致書奉禮公不敢受使人白于

上上因令公與通問公因宣

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入貢

上時使人以書訪軍國事公即條答悉合機宜某年月日公赴京道經建德今嚴州也適張氏入寇時曹國公守建德欲奮擊之公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擒也比三日黥明公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衆見其登壘旗幟皆如故且聞嚴鼓聲疑莫敢輕動公趣使疾進兵至則皆空壘擊鼓者乃所掠老弱耳遂窮追賊逆走至東陽悉擒之以還公遂至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爲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公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于

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皆從之陳氏遂平

上還京定計取張士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謀居多

上或時至公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其由以公爲太史令一日公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出一大將時衆軍胡琛伐福建果敗沒他日公見

上上方欲刑人公曰何爲

上語公以所夢公曰是衆字頭上有血以土博之得土得衆之象應在得夢時三日當有報至

上遂留所欲刑之人以待之三日後海寧以城降果如公言捷至

上大喜悉以所留人俾公縱之某年月日熒惑守心羣臣皆震懼公審奏

上宜罪已以回天意次日

上臨朝即以公語諭羣臣衆心始安後大旱

上命公諗滯獄凡平反出若干人天應時雨

上大喜公因奏請宜立法定制

上從之張士誠平後張昶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

上宜及時爲娛樂

上以示公公曰是欲爲趙高也

上領之昶色動知公得其情也乃使齊翼巖等同察公陰事欲陷之未及發而昶先事受誅及司天臺災異巖因爲書言

之於

上其事多公平日密聞於

上或

上使為之者翼巖未之知也書奏

上切責翼巖斬之遂治黨與盡得其與昶通謀狀

上適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凌悅因彈之公為

上言李公舊勳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汝之忠勳足以任此公叩

頭曰是如易柱必湏得大木然後可若束小木為之將速顛

覆以天下之廣宜求大才勝彼者如臣駑鈍尤不可爾

上怒遂解洪武元年正月

上登大寶于南郊公密奏立軍衛法外人無知者拜御史臺

中丞適中丞章公溢奏定處州七縣稅糧比宋制畝悉加五

合

上特命青田縣糧止作五合起科餘准所擬且曰使劉伯溫

鄉里子孫世世為美談也或言有殺運三十年公慨然曰使

我任其責者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上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乃言於

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

乃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公案劾中書省都事李彬

侮法等事罪當死丞相李善長素愛彬乃請緩其事公不聽

遣官覈奏請行在

上從公議處彬死刑公承

旨即斬之由是與李公大忤比

上回京李公愬之公乃求退

上命歸鄉里公奏曰鳳陽雖帝鄉然非置都之地王保保雖

可取然未易輕也願

聖明留意焉遂辭歸後定西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

上手詔叙公勳伐且召公赴京師同盟勳冊公至京師

上賚賜甚厚追贈公祖父爵皆永嘉郡公累欲進公爵公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

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遂固辭不敢當

上知其至誠不强也

上欲相楊憲公與憲素厚以為不可

上恠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

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曰胡惟庸何如

公曰此小犢將債轅而破犁矣

上曰吾之相無逾於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大深

又耐繁劇為之且孤

大恩天下何患無才穎

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三年七月授

弘文館學士十一月進封誠憲伯四年正月賜歸老鄉里二

月至家遺長子璉捧表詣闕謝

恩某年某月復遣璉進賀平西蜀表頌

上仍以文答之八月

上使勉期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為霜雪之

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書奏

上悉以付史館其書藁存已前奏請諸藁公皆焚之莫能得

其詳也初公言於

上既栝閭有隙地曰談洋及抵福建界曰三魁元末頑民負

販私鹽因挾方寇以致亂累年民受其害遺俗猶未革宜設

巡檢司守之

上從之及設司頑民以其地係私產且屬温州界抗拒不服

適茗洋逃軍周廣三反溫處舊吏持府縣事匿不以聞公令

長子璉赴京奏其事選詣 上前而不先白中書省時胡惟

庸為左丞掌省事因挾舊忿欲構陷公乃使刑部尚書吳雲

詠老史託公乃謀以公欲求談洋為墓地民弗與則建立司

之策以逐其家庶幾可動

上聽遂為成案以奏賴

上素知公置不問省部又欲逮公長子獄

上時已勅璉歸及奏

上曰既歸矣免之公入朝惟引咎自責而已先是楊憲敗後

汪廣洋為丞相未幾而貶廣東乃相惟庸公乃大感嘗謂人

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遂憂憤

而舊疾愈增洪武八年正月胡丞相以醫來視疾欽其藥二

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公遂白于

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三月

上以公久不出遣使問之知其不能起也特

御製為文一通遣使馳驛送公還鄉里居家一月而薨公生

於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薨於洪武乙卯四月十六日享年

六十五歲公之子璉仲璟以是年六月某日葬公於其鄉夏

山之原禮也遺文郁離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

卷長子璉又集所遺文藁五卷名曰犁眉公集娶富氏封永

嘉郡夫人繼室陳氏章氏子男二人長璉由考功監丞任江

西參政卒于官次仲璟皆陳氏出也女二人長適吳彪次適

沈安皆章氏出也孫男三人薦虎猶孫女三人幼未適也公

未薨前數日乃以天文書授璉使伺服闋進且戒之曰勿令

後人習也復命次子仲璟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奉遺表無益

也日後

上必思我待有間當密為我奏其畧以為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為政寬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幸

聖主留意公生平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于色然與人交游開心見誠坦然無間阻至於義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此惟

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膺公亦以為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畧贊

上成大功

上嘗臨朝稱之公輒逡巡不敢當家居惟飲酒奕棋未嘗自言其功每天象有大變則累日不樂凡公以天下蒼生休戚為憂喜者即此可知矣

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其中

上亦甚禮公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護者公密為救解而免其人或知而詣公謝者則拒不納其人不知亦未嘗為人言也其居鄉里守禮義尚節儉多陰德不以富貴驕人公初與同郡葉公景淵胡公仲淵章公三益金華宋公景濂同出處有通家之好至於居官任政則各行其志俱以功名顯於世而公與宋公又以文章為當代首稱云伯生辱在同郡預諸生列與公子璉仲璟相知

最深今公薨而璉仲璟與璉之子薦請錄公遺事因輯乎昔所聞大畧為行狀至於

皇上知人之明倚注之重公之遭遇感激以天下公議輔人主者觀綸綍之文考成效之績可見矣其籌策帷幄有不能盡詳者亦不敢強質也

明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贈太師謚文成護軍
誠意伯劉公神道碑銘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前奉

勅叅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四明張時徽撰

賜進士及第嘉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前太常卿官南京
國子監祭酒事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 大典總校官常

孰瞿景淳篆

文成劉公其先豐沛人也後徙郡延名延慶者宋宣撫都統
少保厥子光世以平方臘功為兵馬總管高宗南渡部兵以
從累官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進太師楊國公因家臨安
子堯仁過嚴水而樂之遂徙其邑之竹洲四傳至集又卜居
青田之武陽去縣治者百五十里世所稱南田福地也俗尚
儉朴有唐風之遺焉遂世定厥居號於仁義之訓五傳而
至濠宋翰林掌書益慈惠好施每淫雨積雪登高而望里中
有不舉火者即分廩賑之會宋亡乃流遷自適時有林融者
徵聚義旅與復宋室元討平之速融至京世祖義而弗殺也
融歸而至甌越之間地名牙陽四谿者而復嘯其徒元乃馳
驛使簿錄其脅從將盡滅之而鄉豪因以仇怨相傾引蓋善
良鮮有脫者使者返夜次武陽會天大雪與居民百錢市酒
而市者則至濠家具語之故濠即聞行謁使者得所簿錄數

而深心惻焉時孫煥侍年方十齡陰為策計濠則大喜輒盛
供具以逆使者醉而寢之樓乃探篋啓牘錄其渠魁二百人
已乃遂火其居焰灼于樓舍皇掖使者既而走詰且大恚曰
將何籍以復闕下殆誅死不赦矣濠辟之曰濠不幸災于居
室震驚使者濠誠死罪意者簿錄有冤天欲生之乎使者事
竟不復可至濠幸有密親於彼度往返者四日可以相報使
者曰幸甚但半之亦可矣已而以前所錄二百人者授之得
命誅死諸所全活無筭濠即文成公之王大父也祖孫同心
破家以活萬命篤生文成為一代元勳子孫千百世食其報
豈倖然哉濠生庭槐博洽墳籍為太學上舍槐生輪通經術
元遂昌教諭是為公祖父後皆以公貴封永嘉郡公祖母
梁氏母富氏皆封永嘉郡夫人公諱基字伯溫神知迥絕讀
書能七行俱下半年十四入郡膠師受春秋末嘗執經誦讀而
默識無遺辯決疑義出人意表為文輒有奇氣諸家百氏過
目即洞其旨嘗遊燕京間閱書肆天文書翊日背誦如流其
人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此已在吾胸中矣時從鄭復初先
生遊講濠浴之學先生大器異之語公公曰吾將以天道不
報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揭文安公曼碩見公報曰此魏
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西蜀趙天澤亦以為諸
葛孔明之儔蓋雖未試於用亦已穎露囊中矣甫弱冠舉元

進士授江西高安縣丞以廉節著名發姦摘伏不避強禦為政嚴而有惠小民咸感慈父戴之而豪右數欲陷焉時上下信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殺人者獄公覆案得實而初檢官以不實當罪乃其家欲甘心於公江西行省大臣辟公為掾史舒解之已而與幕官議事不合遂投劾去後為江浙儒學副提舉行省考試官頃之建言監察御史失職事為憲臺所沮則又投劾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時同遊者皆道原宇文公諒輩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元方全感諸同遊大賦以為狂也而悉去之公益呼酒放歌極醉而罷方國珙及海上省憲復舉公為浙東元帥府都事公即建議城慶元等路賊不敢犯及左丞帖里帖木耳招諭方寇復辟公行省都事公議方氏首亂罪不可赦宜捕誅其兄弟而招安諸脅從者方氏大懼行重賂求解而公峻却之執則議請于朝方氏乃走賂闕下而省院臺則胥甘焉降詔招安授國珙官駁公議以為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則罷左丞輩而鞫管公于紹興自是方氏遂橫莫可制山穴皆侵亂如歸公在紹興則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於當途蓋幾如也乃行省復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使自募義兵賊拒命不服者輒禽誅之畧定其地已復以為行樞密院

經歷與行院判石末宜孫守處州安集之後受行省郎中時經累使李谷鳳秦守臣功績而執政者皆右方氏遂抑公功僅由儒學副提舉格授處州路總管府判諸將莫不解體公拜勅曰臣不敢負國今無所宜力矣遂棄官歸時義從者俱畏方氏殘虐從公居青山中乃著郁離子或說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據栢倉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公咲曰吾平生恣方國珙張士誠輩徒徇鼠耳而奈何効之且天命有歸子姑待焉會高皇帝下金華定栢倉公指乾象謂客曰此非向所云天命者乎客遂亡去公決計趨金陵悉以衆付其弟陸併家人衆掌之曰善守境土毋為方氏得也適總制孫炎以上命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馬陳時務一十八策上悉從之會陳氏入寇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宜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上召公入內計之公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耳上曰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舉也上遂用公策斬獲凡若干萬已而頒賞則力辭不受申書督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且行禮公大怒詰曰彼豈

爾奉之何為遂不拜已而見

上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遂定征伐之計兵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公謂宜

舍堅城而運拔江州遂平江州

上嘗使都督馮勝攻敵城命公授方畧以雲物為驗及克敵

一一如旨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

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賜所坐胡床 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

城降時苗軍及金華括蒼殺守將胡大海等衢州亦謀翻城

應之守將夏毅計無所出適公以憂歸道其地入城一夕而

定公即遺書金處屬邑諭以固守所部遂同郡平章諸軍克

復處城苗帥就禽公時語所親 上必有天下眾心翕然方

氏勢日沮喪數遣人奉款于公不納而白于

上 上因令公與之通問公乃宣國家威德而方氏遂納土

入貢矣 上時使人以書訪軍國事公條答悉合機宜會公

赴京經建德適張氏入寇守將曹國公欲奮擊之公止之曰

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禽耳已而果然時陳友

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眾謂蘇湖富饒宜先取之公曰仕

誠自守虜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焉陳氏既滅取

張氏如探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大戰

彭蠡湖公密移軍湖口以避難星期以金木相祀日央勝

上從之遂殲友諒次取張任誠次定中原蕩群雄遂胡狄再

造區夏凡皆公之密謀也 上時至公所屏人而語率至移

時雖至親密莫知其端公為太史令一日見日中有黑子奏

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祭軍胡深伐福建果敗沒又見彗惑

守心群臣皆震懼公密奏謂宜罪己以回天意次日 上以

公語諭群臣眾心始安後大旱 上命公諡滯徵凡平及若

千人雨即隨澍公因奏請立法定制以止濫殺

上方欲刑人公請其故 上語公以所夢云云公曰是眾守

頭上有血以土傳之得土得眾之象計得夢後三日當有報

至 上遂停刑以待如期報海寧果以城降 上大喜悉以

欲刑之人俾公縱之張仕誠平後有張景者欲亂政上書稱

頌功德勅上宜及時為樂 上以示公公曰是欲為楚高也

上領之景以為發其奸也而怨之使裨翼嚴等詞公陰事欲

陷焉未及發而景先事受誅會司天臺災異嚴上書言事欲

以中公而 上洞其奸切責翼嚴斬之窮治黨與盡得其真

果通謀狀 上不憚於丞相李善長而憲使凌悅因彈之公

為管叔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汝之忠勳足以

任此夫公首觸地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東小木為之將

速顛覆如臣鶩鈍尤非所堪 上怒乃解洪武改元 上登

加五合 上特命青田縣糧畝止五合曰使劉伯溫鄉里子孫世世為羨談也 上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

上言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

乃命憲司糾劾無所避公因案中書省都事李彬不法事罪

當死而李善長素善彬請緩其事公竟奏誅彬由是與善長

大忤力請歸鄉里臨行奏鳳陽雖帝鄉非建都之地王保保

雖可取然未易輕舉也已而定西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

上益思公言手詔叙公勳伐召赴京師同盟勳冊公至賜眷

甚厚贈公祖父爵皆未嘉郡公累欲晉公爵而公固辭不

拜 上知其至誠不強也時 上謀所相首楊憲次汪廣洋

次胡惟庸公皆謂不可

上乃曰是無逾先生矣公曰臣豈不自知况臣疾惡太深又

不耐繁劇為之祇孤大恩耳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

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三年七月授弘文館學士

十一月進封誠意伯四年正月賜歸老于鄉八月

上手書剋期問天象事公條具以奏大意謂霜雪之後必有

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

上嘉納之以付史館公所奏記諸如此類率焚其草人莫得

其詳也初甌括間有隙地曰談洋界于福建之三魁元末頑

民鬻販私益因挾方寇為亂久之不靖公言于 上設巡檢

司控之而頑民猶復逆命適若洋逃軍周廣三及吏匿不以

聞公令長子璉赴京奏之不先白中書省而逕詣 上前時

胡惟庸主省事怒其不白也而重以舊怨甚刑部尚書雲

詠老吏許公謂謀談洋為墓地而弗得也而建議立司以播

遷居氓激之為變 上素知公置不問又請速璉置獄後不

許于時非得 上溼眷公且族夫比公入朝惟引咎自責先

是楊憲敗而相汪廣洋未幾貶廣東乃相惟庸公大感曰使

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遂憂憤增疾

蓋八年正月云惟庸以醫來飲其藥至再而物積腹中彭彭

如拳石公遽白 上而疾遂益篤三月 上知公且不起衛

製文遣使馳驛送之歸歸一月而薨公生至大辛亥六月十

五日薨於洪武乙卯四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五以是年六

月葬於夏山之原所著有郁離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篤

情集四卷翠眉公集五卷皆傳於代公初與同郡善景淵胡

仲淵章三益金華宋景濂以德執相慕尚至居官任政則各

行其志俱以功名顯於世而公與宋公又以文章為當代稱

首云公生平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

與人交洞見肝腑至義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

忌之者亦以此惟 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膂公以為不世之

遇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儻輩莫能測也

累贊大功 上嘗臨朝稱之公輒逡巡謝家居惟飲酒奕
棋未嘗一齒前事每天象有變則累日不擇蓋志念深矣

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自休 上亦甚禮之

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時曰吾子房也又曰居則每匡治道

動則仰觀乾象以至獄獄審刑罰之中議禮新國朝之制運

籌决勝功寔茂焉又曰每於閑暇之時數以孔子之言道予

是以頗知古意此其知過之隆世寧有儼哉廷臣以過被譴

公密為救解其人知而謝之輒拒不納其人不知卒亦未嘗

言也公之將薨也以天書授璉使服闋奏進且戒之曰勿令

後人習也復命仲璉曰胡惟庸在位欲奉遺表無益也敗後

上必思我倘有問以遺疏密奏之其畧以修德省刑祈天永

命且為政寬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

連絡惟

聖明留意 上益念之公初娶雷氏封永嘉郡夫人繼陳氏

賜章氏陳生子男二長璉由考功監丞任江西參政卒于官

次仲璉授閩門使

賜除奸敵佞鈇簡侍 朝尋陞谷府左長史提督 蕭遂慶

寧代谷六王府軍務 成祖時死事別有傳公以中毒死

上深閔其寃乃命長孫薦世襲伯爵給之金書鉄券後文

皇帝北征沙漠定鼎燕都而薦子幼弱不能赴 闕遂停祿

爵至景泰間七世孫劉祿始授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弘治

間九世孫劉瑜授處州衛世襲指揮使立祠本郡蓋數用言

者所請云至嘉靖間後納郎中李瑜下禮兵二部議大畧曰

基當草昧之初首識 真主金陵謁帝動中機宜觀其陳天

命之有在斥偽主為不足事舍安慶而徑拔九江款仕誠而

急攻友諒江南大勢已定于此其後屢從征伐觀天察象設

策運籌知無不言言無不驗仰副順天應人之舉翊成用夏

滅夷之功我

高皇帝延攬豪俊創造不圖雖一時佐命之臣並執言襄而

贊畫帷幃少奇謀恢復中原之大計往往徃徃之基故在軍有

子房之稱剖符發孔明之喻功臣廟庶既圖其跡青田邑租

復城其科推基之功於 國家豈有量哉蓋思創造之難則

當隆佐命之恩修社稷之功則當篤延世之賞况翊運開基

勲業炳烈如基者執奏上報允遂進公配享於 太廟乃復

瑜伯爵世承襲焉公臨終戒子孫毋仕且不利九世方興

至今若合左券云微鄉里後進伏讀功臣翊運諸錄而景公

之勲烈讀郁離子諸集而基公之文章夜旦皇皇恒思執鞭

而不可得茲其孫世延薦屬操尚純其祖武恐芳懿之不彰

也而繆以隧道之碑見屬即不文庸何敢辭銘曰於惟掌書

樂善好施雨雲分餉閭閻稱慈無辜被錄百千其徒何以極

之羞其居我也無樓人則釋誅為生孫子為時鉅儒武編
鶴於文富詩書瓊衡洞燭囊括寰區元失其馭四國卒瘞如
昂斯沸莫亦匪孤迺有 真主應天受符開闢草昧翼龍以
飛運籌帷幄以張以弛天牖其象人罔攸窺群雄竊據次第
芟除大命既集戎胡卒運

帝曰汝功汝侯汝公公曰天眷微臣曷庸功成身退從遊赤
松 帝寵甚直人嫉其忠奄殞非命實恫 帝哀舟書錫爵
賞延不窮厥惟胤子忠考彌崇灼輸大節益聞丕風嗣傳式
徵謂天膏膏爰有封華頰額九重 哲后汝德宗工記功迺
集廷議報稱宜隆侑享 太廟俎豆春容君臣一體祀典攸
同於萬斯載嗣續公封百爾圭裳春慶厥逢公文日星公烈
華嵩既載旂常亦銘鼎鍾孰是不師孰是不共况也梓里英
世其風涉予小子夙稷欽崇不腆者詞曷貴玄宮庶托貞珉
光昭罔斂

皇明隆慶元年歲次丁卯春二月望日

重編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目錄

第一卷

誠意伯像贊行狀

卷之一

御書七篇

御製慰書

御名書

又御名書

皇帝手書

誥詔六道

御史中丞誥

誠意伯誥

襲封誠意伯誥券

頌表六道

瑞麥頌

平西蜀頌

謝 恩表

第二卷

郁離子十八篇

千里馬

御寶詔書

又帖

御製平西蜀文

弘文館學士誥

御賜歸老青田詔書

贈謚太師文成誥

恩表 長史傳

祀方丘頌

甘露頌

閣門使劉仲環遇恩錄

魯般

玄豹 靈丘夫人

替贖 枸櫞

蹊蹊 天地之益

省敵 虞孚

天道 牧豨

公孫無人 蛇蝎

神仙 麋虎

羹藿 九難

第三卷

序四十一篇

送高生序 雙清詩序

郭子明詩集序 送別燈和尚還鄉序并詩

贈奕棋相子先序 海寧州賈希賢義塾詩序

沙班子中興義塾詩序

送月忽難明德江浙府總管去官序

章秀才觀海集序

送海寧張知州滿任去官序 送海寧尹知州之官序

槐陰讀書圖序 竹川上人集韻序

送柯上人遠遊詩序 鄭士亨東遊集序

全要堂序

照玄上人詩集序 送熊文彥歸江西序

悅茂堂詩序 送張山長序

牡丹會詩序

送道士張玄中歸桐柏觀詩序并詩

贈醫學錄江仲謙序 贈徐仲遠序

王原章詩集序 送余希賢歸江東序

送章三益之龍泉序 贈陳伯光詩序并詩

季山甫文集序 項伯高詩序

呂周臣詩集 送宋仲珩還金華序并詩

送黃升賜歸金華序并詩 送蘇平仲文集序

送謝教授序 送錢士能之建昌序

送順師住持瑞巖寺序 喜雨詩序

唱和集序 靈棋經解序

宋景濂學士文集序

記三十四篇 尚友齋記

季氏湖山義塾記 海寧應氏墓誌記

友梅軒記 飲泉亭記

杭州寶慈和尚福嚴寺記 出越城至平水記

遊雲門記 活水源記

自靈峰適深居過普濟寺清遠樓記

發普濟過明覺寺至深居記

深居精舍記 松風閣記前後

橫碧樓記 孝友堂記

白雲山舍記 怡怡山堂記

棟蓐軒記 魚樂軒記

養志齋記 裕軒記

尚節亭記

前江淮都轉運鹽使宋公政績記

壽萱堂記 諸暨州重修州學記

紹興崇福寺記 賈性之市隱齋記

浙東處州分府元帥石末公德政記

浙東肅政廉訪司處州分司題名記

苦齋記 清齋記

少微山肩巖神仙宅記 大勇齋記

獨吟先生傳

第四卷

跋九篇

書蘇伯脩御史斷獄記後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書善最堂卷後

題醫者王養蒙詩卷後 書為善堂卷後

書紹興府達魯花赤九子陽德政詩後

題劉商觀奕圖

書申屠子迪毀柩木廟曹操像文後

題王右軍蘭亭帖

說七篇

天說上下

警說贈馬復初

菜窩說并序

問答語四篇

賣梅者言

荅鄭子享問蒞

解四章

拙逸解

文二篇

送窮文

銘頌箴贊十七篇

尊閣堂銘

奎上人耘杖銘

紹興能仁寺鐘銘并序

書為善堂卷後

書為善堂卷後

書為善堂卷後

書為善堂卷後

書為善堂卷後

書為善堂卷後

書為善堂卷後

書為善堂卷後

書為善堂卷後

書為善堂卷後

書為善堂卷後

書為善堂卷後

書為善堂卷後

書為善堂卷後

書為善堂卷後

書為善堂卷後

書為善堂卷後

書為善堂卷後

書為善堂卷後

書為善堂卷後

王冕泉銘分序

王原實松齋銘

梅頌并序

順齋箴爲夏仲珩作

守口如瓶箴

敬齋箴并序

官箴三篇

靈峰寺植木贊

書龍贊

碑銘二篇

北嶺將軍廟碑

嘉興路重修陸宣公書院碑銘

墓誌銘九篇

劉顯仁墓誌銘

海寧應和卿墓誌銘

紫虛觀道士吳梅澗墓誌銘

吳孟思墓誌銘

王子明墓誌銘

處州路教授吳府君夫人梁氏墓誌銘

陳處士墓誌銘

陳恩戶墓誌銘

處州分元帥府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公德政碑頌

連珠六十八首

擬連珠六十八首

第五卷

賦八篇

述志賦

用諸葛武侯賦

弔祖豫州賦

弔岳將軍賦

弔恭不華元帥賦

伐寄生賦并序

通天臺賦并序

龍虎臺賦并序

騷十五篇

九嘆九首

秋日慘淡

思歸引

松筠軒歌

漁父歌

麥舟圖歌

山陰王景回交樵齋辭

柳橋漁唱二首爲黃中立作

獲麟操

在陳操

白雲歌爲良上人作

秋山圖歌

梁孝子廬墓詞并序

送龍門子入仙華山辭并序

王彥中哀辭

古樂府一百七十九篇

艾如張

芳樹

上陵

將進酒

上之回

朱鷺

巫山高

戰城南

君馬黃

思悲翁

聖人出

釣竿

思美人

關山月

楚妃歎

上清詞三首

漢宮曲

江上曲八首

寒夜謠二首

夜夜曲

秋夜曲

長歌續短歌

墻頭花

望行人

長松稍

折楊柳

王子喬

走馬引

結交行

梁甫吟

春日行

墻上難為趨行

少年行

獨漉篇

懊懷歌

王昭君

塘上行

君子有所思

上山采蘼蕪

雙桐生空井

美女篇

玉階怨

秋思

長門怨

宛轉歌

長相思

雉子班

朗月行

大墻上蒿行

鷄鳴曲

邯鄲才人嫁為厮養卒婦

出塞

入塞

孤兒行

病婦行

淮南王

蜀國弦

昔昔鹽

東飛伯勞歌

雙燕離

烏棲曲

三洲曲

武陵深行

遠如期

大堤曲

明月子

短歌行

長安道

隴頭水

秋宵吟

車遥遥

陽春歌

鳴駕行

獨不見

梅花落

折楊柳

秋夜月

棗下何纂纂行

白苧詞二首

蛺蝶行

鈞天樂

周小史

結襪子

拔蒲三首

從軍五更轉

前有尊酒行

公無渡河

隔谷歌

步虛詞五首

氣出唱

班婕妤

神絃曲

短歌行

長歌行

燕歌行

江南弄七首

步出夏門行

丹霞蔽日行

烏生八九子

猛虜行

行路難二首

野田黃雀行

何當行

射虎詞

苦哉行

起夜來

長相思

無愁果有愁曲

妾安所居

放歌行

鴈門太守行

監歌行

門有車馬客行

煌煌京洛行

升天行

長安有狹邪行

飛龍引

春思

靜夜思

華山畿

冬暖行

節婦吟

登高丘而望遠海

江上曲

北風行

銅爵臺

薤露歌

沐浴子

秋閨曲

蓮塘曲

萬里曲三首

促織詞

銜泥燕

秋思二首

寒夜曲

古鏡詞并序

琅琊王歌四首

長相思四首

殘絲曲

拜新月

自君之出矣

美人燒香詞

築城詞

哇桑詞

買馬詞

神祠曲

雨雪曲

苦寒行

遠客歎雨

久別離

苦熱行二首

梁甫吟送鄧希道入京

望遠行俟後舟不至作

女兒割股詞爲徐勉之作

巴陵女子行

素女休行

蠻中歌二首

閩詞六首

烏啼曲

五雜俎

春江曲

仙人詞三首

公子行

吳歌五首

黃鶴曲

竹枝歌十二首

采蓮歌六首

前溪曲

江南曲七首

長門怨

山鷓鴣六首

浣紗女二首

雙帶子四首

鷓鴣曲二首

塞姑三首

春曲二首

楊柳枝詞九首

宮怨二首

女兒子

歌行五十四篇

送陳庭學之成都衛照磨任

為王輔卿郎中題雲灘寒鴈圖

漁樵問答

題王元章梅花圖

琴歌贈劉元明

二鬼

寄江西黃伯善兄弟

題安仁余氏留餘堂

送胡季瑛平江監倉

弋陽方氏壽康堂

為杭州鄭善止題蓬萊山圖

壽山福海圖歌

送人分題得鶴山

寄宋景濂四首

題謝阜羽傳後

松陽周處士水壺歌

寶林同講師湯馬圖歌

青蘿山房歌寄宋景濂

題仲山和尚辟魚圖

為本大師題唐臨晉帖

題老翁騎牛圖

題也先進德祖母徐氏節義傳後

題金谷園圖

初夏即景

畫竹歌為道士詹明德賦

題蘭花園

送葛元哲歸江西

題釋驂圖

題錢舜舉馬圖

題王元章梅花圖

題縣堽蘭花園

題雪汀圖

為董楚芳題山水圖

寄陶中立郭秉心叙舊言懷

和吳以時秋夜長篇

潛溪圖歌為宋景濂賦

題陸放翁賣花叟詩後

題柯敬仲墨竹花石

為包顯直題太一真人圖

為戴起之題猿鳥圖

題界畫金山圖

題界畫卧龍山樓閣圖

陳彥德以畫見贈歌以酬之

長平戈頭歌

涇縣東宋二編脩長歌

為張生題趙仲穆畫馬

為詹同文題浙江月夜觀潮圖

戲為雪雞篇寄詹同文

題米元暉瀟湘圖

題趙學士色竹圖

送黃巖林生伯雲還鄉觀省

送姚伯淵之清溪河泊所任

雙鯉堂歌為唐侍儀賦

為冷起敬賦臬石歌

四言古詩 二十二首

有泉在山一首 東園之柳一首

維澤有蒲一首 鷄鳴一首贈宗文姪

送季德大之文登稅務官任

有栢一章為吳太常作

黃華一首送葉師仁省兄還括蒼

春夜一首 青陽一首

春日一首送吳浩叔大之饒州府通判任

條風一首 題蘭雀園

秋懷八首 山有喬木一首贈王子章

有鳥一首贈袁尚志 權彼喬松一首

五言古詩 三百三十七首 詠史二十一首

感懷三十一首 感寓六首

游仙九首 雜詩四十一首

招隱五首 雜詩四十一首

感懷 自都回至通州寄普達世理原理二首

晚至草平驛

送僧家奴叅政赴河東宣慰使

發安谿至青田戎事急不得留有感

天壽節同諸寓臣拜于寶林教寺祭祭翠軒分韻

題蘭花園 正月日公安分韻得恩字

種蘂香 北上感懷

送普類壽赴廣西憲幕 過東昌有感

南陵崔氏思梅詩 晨詣祥符寺

送鄭希道行省掾滿之泉州錄事

寄題俊世本東溪漁唱亭 發安仁驛

祭龍游 早行衢州道中

鉛山龍泉 初食檳榔

望武夷山作 發白沙至水口

早發建寧至興田驛 題武夷圖

孔子克相送至鵝湖 自衢州至蘭溪

九日舟行至桐廬

從軍詩五首送高則誠南征 題林以仁平反詩卷

蛟谿詩

送僕世南叅政分題得虎林 送田生歸鄉

題山水小畫

題李伯時畫淵明贖來圖

題朱子章虞學士送別圖後 明齋詩為湖廣陳進士賦

寄題江東蘭逸監司瑤芳亭

題揭伯洪山居圖

會稽張氏春暉堂

張子英閑止齋三首

耕雲詩三首為增無傲作

壬辰歲八月自台州之末嘉慶卷懶

夢草堂遺懷

在末嘉作

澹室詩為台州樓霞觀道士作

癸巳正月在杭州作

登卧龍巖懷二十八韻

立夏日有感

贈柯遂卿一首并序

贈周宗道六十四韻

遺懷

三月八日偕徐成中諸君遊南鎮得禽字

送馬生遊京師

別峯和尚方丈題唐子華山陰圖

送孔世川赴江西儒學題舉

為竺西和尚題谿山茅屋圖

春谷詩為竺西和尚賦

四月二十二日郊外遊得水字

題枯木圖

五月三日會王氏南樓得激字

題西旅獻葵圖

題錢舜舉折枝山茶

遺興六首

久雨壞墻園蔬盡壓悵然成詩

題鮮于伯機書杜工部詩後

次韻和脫因宗道感興三首

題春江送別圖

琴清堂詩

田家

渡江遺懷

題山水圖

若耶溪春郭深居精舍

大熱遺懷

六月十八日自天章入城作

晚同方舟上人登師子巖作

七月四日自深谷之靈峰作

清脩院良上人浸月軒 普濟寺用卷行已上人韻

題陸放翁晚興詩後

題商學士寒林圖

題雜畫卷子

題宋子章效米元暉山水圖

為賈性之賦松石

有客來款我

題趙文敏公畫松

題三香圖

感時述事十首

丙申二月別紹興諸公

兩中雜詩四首

次胡元望郊行詩韻

秋夜感懷東石末公申之

次韻和石末公用元望韻遺興見寄

以野狸餉右末公因侑以詩
和石末公種棘用胡元望韻
得令字

正月廿三日得台州黃元微書有感三首

次韻和石末公春雨見寄

次韻和石末公春日感懷

元帥石末公復令紫虛周道士歸觀就養

偶興 雜感

黃慎之自閩見訪夜坐對酌悵然有感

鄭同夫餞別圖詩

旅興五十首 感春六首

遠游篇

秋夜聽冷協律彈琴分韻得夜字

雜詩七首 旅夜四首

遣興

送葉景龍之通州同知任分韻得勳字

送張孟兼之山西按察司僉事任

送胡生之定遠教諭任 送駱起鳳之新城知縣任

連江陳子晟師古齊詩二首

題李太白觀瀑圖 劉宗文萊窩道真

新春 送醫戴原樽歸金華
怨詩 秋懷八首

七言古詩四十一首

為祝彥中題山水圖 徐齊深華山圖

永康胡元鼎白雲樓 贈醫士黃元之

中峰未先和尚醉墨圖 夜聽張道士彈琴

辛卯仲冬雨中作二首 悲杭城

夏夜台州城中作 老病歎

題松下道士携琴圖 錢王箭頭篇

次韻和石末公七月十五夜月蝕詩

再用前韻 聽蛙

贈道士蔣王壺長歌 古歌三首

道士周玄初鶴林行

送李叔允脩撰致仕歸釣州 枯樹圖

松葉酒歌寄梁安宅

正月十五日夜燈花大開作

為韓克銘題畫石鼎聯句圖

寄贈懷渭上人 金碧山水圖

雪晴偶興因以成篇 題群龍圖

為丘彥良題牧駘和尚千鴈圖

雨中寄用章上人

王澗和尚西湖圖

顧周道山水圖

題富好禮所畜村樂圖

題湘湖圖

為啓初和尚題山水圖

題趙學士松圖

題李陵見蘇武圖

雪鶴篇贈詹同文

贈杜女道

第七卷

五言律詩四十六首

旱天多雨意五首呈石末公

次韻和石末公旱天多雨意五首

憂懷

感嘆

題鑑湖送別圖

次韻和王文明雨中雜興四首

題太公釣渭圖

稽句嶺

淳安舟中遇雨遣悶

丙戌歲將赴京師途中送徐明德歸鎮江

過南望時守闌不得行 發景州

泛海詠霧

殺氣

遣興二首

四月十二日發揚州

濟州太白樓

送僧家奴叅政赴河東宣慰使二首

送人赴德清稅

題釣雪圖

將曉

不寐

秋感一首

秋興

晚思

望孤山作

青絲馬

十二月一日

古戍

客路

逢熊文彥二首

附五言長律一首

七言律詩二百四十二首

寄題昇元觀綠筠軒

送李季衷之金陵

欣懷亭二首為脫因宗道賦

送趙元舉之奉化州學正 次韻追和音上人

題王起宗御史江山烟靄圖

二月二日登樓作

感興

發岷縣至上虞道中作 次韻和譚上人秋興首

聞高郵納款漫成口號 春興

再用韻答嚴衍二上人 六用韻答嚴上人

次韻和孟伯真感興詩

妙成觀用何逸林通判韻

得胡仲淵書歡喜成詩奉呈石末公無簡三益軍諮

次韻和石末公秋日感懷見寄二首

重陽日使者持詔用韻東石末公

夜坐有懷呈石末公

次韻答石末公傷用三苗之作

石末公家人自台州來以詩問之

次韻歲菊

次韻和石末公歲除送窮之作

次韻和石末公春晴詩 次韻石末公題桃源卷

再次韻時閏九月九日菊 再用前韻頌菊

次韻和石末公聞有詔使不至

和石末公冬暖 望江亭

發紹興至蕭山 宿蠟燭兼俊上人房

二月七日夜泊許村遇雨 嘉興寄王昌言學正

感懷二首 寄臺郎張質夫

水西寺東樓曉起聞鶯 茶園別朱伯言郭公葵

二月二十三日自黃岡還杭途中作

晚泊海寧州舟中作 憂懷

春興七首 雨中遣懷

送岳季堅入計籌山 為賈性之題山水圖

題雪竹圖 題修竹圖

題畫蒲萄卷子 蕭山山行

蕭山任氏山堂

以紈扇贈奎上人并寄以詩

靈峰寺棲雲樓 題瑞上人山水圖

普濟寺遣懷 崇福寺倚上人看山樓

宗上人溪山亭 題水墨菖花草蟲

題山水圖為寶林街上人作

次韻和新羅巖上人秋日見寄二首

重用韻答巖上人 再用韻答巖衍二上人

復用韻答巖上人 仍用韻酬衍上人

又用前韻 題吳林圖

題訪隱圖 宿賈性之市隱

題陸放翁湖上詩後 次韻和嘉伯真感興四首

次韻張德平見寄 題承天觀

感興三首 可歎

柯橋靈秘寺即景貽基上人

次韻和石末元帥見贈二首

雨中寄季山甫二首

五月二十九日喜雨奉賀石末元帥

用前喜雨韻寄呈石末元帥

題紫虛觀用周伯溫韻 題紫虛道士睨翠樓

華叔安南溪草堂即事

妙成觀比亭用何逸林韻

以梨餉石末公侑之以詩

遣悶東石末公

次韻和石末公中秋不見月詩

次韻和石末公七夕詩 再和倒用前韻

病足戲呈石末公 遣悶呈石末公

庭前萱草至秋復開感而作詩東石末公

次韻和石末公閔雨詩 再用韻

妙成觀道士劉雲心挽詩

次韻和石末公開海上使命之作因念西州愴然

有感二首

驛傳杭台消息石末公有詩見寄次韻奉和并寓

悲感二首

再次韻二首 次韻和石末公感興見寄

次韻和石末公無題之作 次韻和石末公九日見寄

陳太初充兵應點作詩戲之

次韻和石末公開讀有感 秋夕有感東石末公

次韻和石末公自訟之作 立冬日作

丙申歲十月還鄉作七首 冬至日泊舟戈溪

次韻和石末公紅樹詩 次韻和石末公元夜之作

石末公再賦元夕見寄用韻酬之

丁酉七月十四夜望月仍蝕且既司天報不至因

感作寄石末公

題烟波泛舟圖

為王彥和賦槐堂 社日偶成奉呈石末公

次韻和林彥文劉山驛作詩

次韻和余嘉賓御史見寄

次韻和石末公月蝕見寄

即事有感呈石末公 次韻和石末公感懷之作

聞盜過界首李君山甫亦蒙訪及以詩唁之

次韻和石末公中秋詠月 次韻和十六夜月

再次韻 次韻和劉崇傑秋懷二首

次韻和石末公九日無菊詩

野行偶見紅樹悵然有感呈石末公

次韻和石末公紅樹詩

次韻和石末公悲紅樹二首

詔書到日喜雨呈石末公 感事呈石末公

贈西岩道元和尚 題王伯衡縣尹棄陰圖

次韻和石末公漫興見寄二首

聞鳩鳴有感呈石末公

戲和石末公催太初畫山水之作

和石末公冬煖

雨中呈石末公

和石末公見示盲字韻

次李子庚韻

早春遣懷

雨中遣悶

聞猿有感

漫成

感興

夜坐

蔣山寺十月桃花

寒夜

漫成

題秋江獨釣圖

題墨竹

雪中懷草三益葉景淵

白髮

愁感代哭

冬至

黃州團湖畫氏鏡心樓

寄黃仲美

春城

舟中

至婺州聞官軍自温處之江東所過皆空遂夜聞

道還鄉

遣興

搖落

秋夕

感興七首

越山亭晚望

謁夏王廟有感

寒夜有懷周紫巖先生遂成口號奉寄

冬煖

漫成

夏日雜興七首

夏且訪王文留飲贈詩

題江村風雨圖

次韻和岳季堅見寄

次韻和天童良上人見寄

靈峰寺松風閣

次韻高則誠雨中三首

次韻和讜上人秋興七首

法華山弘上人

自天衣還城贈伯言

為黃元微題畫松

秋感一首

悼廢圃殘菊

侍宴鍾山應制

題李息齋墨竹

雲門寺作

次韻和朱伯言自雲門之天衣途中作

送陳子晟省親歸連江送黃生泚祀福建

即事

遣興

乙卯歲首早朝

元夜

附七言長律二首

第八卷

五言絕句十七首

題梅屏二絕

題小畫

春晚

遣興

歲晏

途中見去馬

漫成九首

題墨竹

附六言絕句三首

七言絕句二百四十六首

題畫梅

讀史有感

分賦臺

漫成

春雨三絕句

秋興二首

題梧桐折枝翎毛圖

題竹根小禽圖

題畫猫

過閩關

題竹木石圖二首

題蟹三首

題枯木圖

題陳太初畫扇

詠史

遣興

題明皇幸蜀圖

題柯敬仲墨竹

移梅亭

題趙仲穆畫扇圖

題畫山水

題石末元帥扇上有陳太初畫松

題渭橋圖

皆春亭

題小景

題梅花小禽圖

題湖山烟雨圖

次韻和王文明絕句漫興十八首

題美人書紅葉圖

送鮑生之閩中

題米氏小景二首

題安石蒲葵圖

題洛江獨釣圖

題二喬圖

題小畫

惆悵二首

次韻和石末公見寄五絕

過蘇州九首

題畫菜戲呈石末公

漢世祖

涼夜

五月十九日大雨

次韻和石末公二絕

白塔寺

題風中水仙花圖

送醫士賈思誠還浙東二首

絕句漫興七首

憶昔二首

呼燈

磨石岡作

夜坐二首

送別

無寐

棲鳥

羲和

紉扇

漫成二首

詠史

有感七首

送金華何生還鄉觀省五首

春日雜興八首

題陳太初畫扇二絕

七月七日

夜泊桐江驛

即景二首

御柳二首

苕溪皇甫秀才幽居二首

遣興

梅花七絕句

雪中三首

雪後遣興

絕句二首立春夜聞蛙鳴作

絕句九首

半山寺二首

絕句漫興十一首

漫成三首

不雨遣悶二首

雨餘

無題絕句二首

春蠶

脫輿

勝起

喜雨寄夏九中五絕

無題

將曉

江行雜詩九首

鍾山作十二首

有感

題畫魚二首

無題三首

題墨菊

題沙溪驛

過閩關九首

題畫紅梅

題扇面牡丹花

題扇面荷花

秋日即事十五首

題水墨海棠鷓鴣

詩餘二百三十三首

河傳

滿庭芳

玲瓏四犯

江神子

浪淘沙二首

淡黃柳

調笑令四首

菩薩蠻

漁家傲

小重山

虞美人

喜遷鶯

水龍吟二闋

浣溪沙

長相思

踏莎行

江神子

青杏兒

摸魚兒

虞美人

沁園春

惜分飛

沁園春

憶秦娥

暮山溪

憶秦娥

念奴嬌

八聲甘州

倦尋芳漫

渡江雲

阮郎歸

蘇幕遮

八六子

攤破浣溪沙

江神子

燭影搖紅

生查子

長相思

暮山溪

滿江紅

阮郎歸

怨玉孫

鷓鴣天 醉花陰

滿庭芳 醉花陰

如夢令 南鄉子

踏莎行 摸魚兒

點絳脣 眼兒媚

更漏子 怨王孫

謁金門 鷓鴣天

驀山溪 長相思二闕

臨江仙 憶秦娥

蘇幕遮 蝶戀花蔣山寺十月桃花

過秦樓 踏莎行

隔浦蓮 生查子惜花

江神子 浦江紅

江神子 長相思

憶王孫十二首集句 浣溪沙集句二闕

青玉案春思 長相思

生查子集句七闕 浣溪沙

青門引 漁父詞五首

賀新郎 如夢令 虞美人

王漏遲 踏莎行

菩薩蠻七首 浣溪沙

菩薩蠻 浣溪沙

卜算子 金錢子

梁州令 最高樓

花犯 西江月

卜算子 蝶戀花

摸魚兒 王樓春

惜餘春慢 金人捧露盤

水調歌頭 王樓春

歸朝歡 傳言王女

好事近 虞美人

訴衷情 御街行

浣溪沙 王漏遲

滿庭芳 花心動

小重山 一剪梅

南柯子 如夢令

六么令 憶舊遊

聲聲慢 念奴嬌 夜飛鵲

賣花聲

阮郎歸

搗練子

阮郎歸

賣花聲

長相思

玉樓春

醉落魄

解語花

暮山溪

梅花引

浣溪沙

憶舊遊

浪淘沙

望江南

禱練子

臨江仙

尉遲盃

滿路花

喜遷鶯

水龍吟

雨中花

菩薩蠻

怨王孫

錦堂春

浣溪沙

玉燭新

臨江僊

清平樂

錦堂春

蘇幕遮

蝶戀花

洞仙歌

風入松

祝英臺近

摸魚兒

小重山

點絳脣

菩薩蠻

一萼紅

生查子

霜葉飛

浣溪沙

搗練子二闕

江神子

南柯子

桃源憶故人

六么令

一剪梅

蝶戀花

浣溪沙

風流子

蘭陵王

路莎行

青門引

浣溪沙

浪淘沙

疎影

花心動

卜筮子

瑞龍吟

渡江雲

帝臺春

浣溪沙

千秋歲

暮山溪

長相思

浣溪沙

摸魚兒

祝英臺近

怨王孫

二郎神

霜葉飛

少年遊

小重山

漁歌子

滿庭芳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目錄終

誠意伯劉先生文集春秋明經目錄

卷之十九

公朝于王所仲孫羯會晉韓不信云城成周

築郟大魚麥禾滅孫辰告糴于齊新延廡

初稅畝蠲生饑大有年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諸侯盟于扈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一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

于大廟

公會齊侯伐萊公至自伐萊大旱

鄭伐許鄭伯伐許

陳侯使袁僑如會陳人圍頓陳侯逃歸

城費叔弓帥師圍費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杞伯來朝鄭子來朝

築郟園

蔡侯鄭伯會于郟公及戎盟于唐公至有唐

鄭人侵宋宋人齊人衛人伐鄭荆伐鄭會齊侯宋

云云同盟于幽

齊仲孫來齊高子來盟

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郟

晉人執虞公

衛人立晉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公子結媵陳人之歸于鄭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會齊侯云云盟于牡丘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妻

林

齊侯襲莒

卷之二十

築臺于即築臺于薛築臺于秦冬不雨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

曹

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云云于威晉人

執衛行人石買

吉禘于莊公作僖公主

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秦伐晉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齊人鄭人入郟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杞子來朝公子遂帥師入杞

及晉虜父盟公孫敖會宋公云云晉士穀盟于緡隴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云云救鄭楚子使椒來聘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考仲子之宮築王姬之館于外

會于蕭魚秦人伐晉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鄭罕達帥師取宋師

于處

仲孫羯會晉荀盈云云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

來盟

楚人伐黃楚人伐徐公至自會

吳入郢於越入吳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於越

入吳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齊

人陳人伐我西鄙

公圍成公至自圍成築蛇淵圃

取汶陽田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一

後學麗水何鏗編校

御書

御製慰書

今日聞知老先生尊堂辭世去矣壽八十餘歲人生在世能有幾箇如此先生聞知莫不思歸否先生既來助我事業未成若果思歸必當且寬於禮我正當不合解先生休去為何此一小城中我掌綱常正宜教人忠孝却不當留先生歸去昔日徐庶助劉先主母被曹操操將去庶云方寸亂矣乞放我歸先主容去致使子母團圓然此先生之母若生而他處以徐庶論之必當以徐庶之去今日先生老母任逍遙之路踏更生之境有何不可先生當以寬容加餐以養懷才抱道之體助我成功那時必當遣官與先生一同鄉里薦母之劬勞豈不美哉

御名書

頓首奉書

伯溫老先生閣下

愚與先生自江西別後屢有不祥皆

應先生前教之言幸獲珍域好黨疆域少安收兵避暑遣人專詣先生前虔求一來望先生發蹤指示耳日夜懸懸六月二十二日尅期回得教墨諭以六月七月間舉兵用事不利

先動當候土木順行金星出見則可使愚一見教音身心勇躍足不敢前如此者何蓋以先生一二年間以天道發愚所向無敵今不敢違教然擇在七月二十一日甲子未得吉時是以再差人星夜詣前望先生以生民為念德教為心早賜來臨是所願也如或未可即來可將年月吉日時辰方向門戶擇定密封發來實為眷顧惟先生亮察不備

又帖

郎中胡深轉奉到先生諭以守備之書知人情之見山中豪傑可不盡在其書愚觀先生之誠又何言也似先生有此護顧之心恬城可使愚高枕無憂矣

又御名書

頓首奉書

伯溫老先生閣下 去歲先生行曾言湖廣之事一去便得然得不得直候正月盡間二月內可得果然初至湖廣賊人詐降後又堅壁不出至今未下是應先生之言矣茲者再行差人賫書詣前專望先生早為起程前來萬幸希亮察不具

御寶詔書

朕聞同患難具心者未輔前太史令御史中丞劉基世居括蒼懷先聖道天下初亂聞朕親將金華旋師建業爾曾別聞

里忘丘壘棄妻子從朕於羣雄未定之秋居則每匡治道動則仰觀乾象察列宿之經緯驗日月之休光發蹤指示三軍往無不克曩者攻皖城拔九江撫饒郡降洪都取武昌平處城之內變爾多輔焉至於彭蠡之鏖戰砲聲擊裂循天雷之臨首諸軍納喊雖鬼神也悲號自且日暮如是者凡四爾亦在舟豈不同患難也哉今年夏告鏡粧失胭脂之容遺子幼冲暫回祀教速赴京師去又未歸朕心有欠今天下一家爾當疾至同盟勳冊庶不負昔者之多難言非儒造實已誠之意但着鞭一來朕心悅矣

洪武元年十一月十八日賜臣基

皇帝手書

皇帝手書付誠意伯劉基近西蜀悉平稱名者盡存於京師我之疆宇比之中國前王所統之地不少也奈何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然歹人惡嚴法意寬容謗罵國家弱或非莫能治即今天象疊見且天鳴已及八載日中黑子又見三年今秋天鳴震動日中黑子或二或三或一日有之更不知災禍自何年月日至卿山中或有深知曆數者知休咎者與之共論封來前者舍人捧表至京忙問卿安否今差尅期往卿住所為天象事卿年高家處萬峰之中必有真樂使者往而回勿賚以物茶飯發還

洪武四年八月十三日午時書

御製平西蜀文

洪武四年九月三十日朕親紀征蜀二道總兵官功之低昂以旌忠勇有智之將又張無謀鈍兵之徒爾基再作平蜀頌一章為傳將軍廖將軍千萬年不朽之功朕聞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此蓋上古聖君臨御恩及海內故賢者讚揚若非聖君安敢受此美稱善揚者也朕本淮民因元失政豪傑忿爭吾承人後偶獲多兵訓練為我調用有特命將四出有特親征一方不五六年間羣雄斂跡惟西蜀一隅限山阻險是有戴壽者假明之童孩負固不伏陰生詭計說誘諸洞蠻夷為我邊民患於是發兵二道命將分行三年冬平章楊璟德慶侯廖未忠率舟師抵衢塘戴壽以合蜀軍民與之決戰平章楊璟兵敗收兵僅能與之對壘當年冬穎川侯傅友德將兵由西番道經階文逾月而抵綿漢蜀兵莫敢當鋒其戴壽者恃衢塘之險選老弱守之盡拔堅關之兵西行與穎川侯戰道逢穎川侯一戰戴壽披靡再戰困逼成都其攻衢關舟師總兵者尚未盡知將軍穎川侯木牌書其戰勝次第順川江而放流德慶侯獲之連壘而進乘機破關搗虛而至偽京師幼主明昇衛壁率文臣請降戴壽為傳將軍生擒於成都於是中國清寧論將之功傳一庾次低昂是焉

天佑我邦 師出以律 將忿揚揚 馬嘶蹄踏

畫角聲張 惟我穎侯 智勇難量 羌人稽首

壺漿道傍 勞我軍行 綿漢是降 蠢爾戴壽

率眾來當 一戰披靡 拒城且蔽 旬日困逼

諸軍請降 傳將功就 再歌衢塘 天生廖將

與傅成雙 江風浩浩 起我旌幢 泊舟連壘

直破衢關 生俘偽主 市肆無干 遣使飛捷

一刻數關 天產名將 兵出農間 非朕有能

實由天鑒 有臣在南 家居括蒼 生而能文

舉筆何難 謂我揀擇 黼之班班

誥詔

御史中丞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太史公之職天下欣聞中執法之官臺端清望惟親信之既久斯倚注之方隆前太史令蕭太子率更令劉基學貫天人資兼文武其氣剛正其才宏博議論之頃馳騁乎千古撥攘之際控馭乎一方慷慨見予首陳遠略經邦綱目用兵後先卿能言之朕能審而用之式克至于今日凡所建明悉有成效且括蒼為卿鄉里地壤幽遐山溪深僻承平之

世民猶據險方當兵起乘時紛紜原其投戈嚮化怙然寧謐使朕無南顧之憂者乃卿之嘉謀也若夫觀象賦授特其餘事天官之署借重老成以至謙獄審刑罰之中議禮新國朝之制運籌決勝功實茂焉乃者肇開烏府丞輔需賢斷自朕衷居以崇秩清要得人於斯為盛於戲紀綱振肅立標準於百司耳目清明為範模於諸道永綏福履光佐丕圖可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替善大夫宜令劉基准此

洪武元年三月御日

弘文館學士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朕稽唐典其弘文館之設報勳舊而崇文學以舊言之非勳著於國家猶未至此以儒者言之非才德俱優安得而崇爾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劉基朕親臨浙右之初爾基恭義及朕歸京師即親來赴當是時枯蒼之民尚未深信爾老卿一至山越清寧節次隨朕征行每於閒暇數以孔子之言開導我心故頗知古意及將臨敵境爾乃晝夜仰觀乾象慎候風雲使三軍避凶趨吉數有貞利於戲蒼頡皓首之年當撫兒女於家門何方寸之過赤眷戀不捨與朕同遊後老甚而歸朕何時而忘也可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散官如

前宜令劉基准此

洪武三年七月御日

誠意伯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咨爾前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替善大夫劉基朕親往古俊傑之士能識主於未發之先願効勞於多難之際終於成功可謂賢智者也如諸葛亮王猛獨能當之朕提師江左兵至枯蒼爾基挺身來謁於金陵歸謂人曰天星數驗真可附也願委身事之於是鄉里順化基累從征伐親列曜番象每言有準多効勞力人稱忠潔朕資廣聞今天下已定爾應有封爵特加爾為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意伯食祿二百四十石以給終身子孫不世襲於戲爾能識朕於初年秉心堅貞懷才助朕屢獻忠謀驅馳多難其先見之明比之古人不過如此尚其敷爾勤勞忠志訓爾子孫以光永世宜令劉基准此

洪武三年十一月御日

御賜歸老青田詔書

朕聞古人有云君子絕交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爾劉基枯蒼之士少有英名海內聞之及元末羣雄鼎峙熟辨

直偽者誰哉在戊戌天下正當擾亂之秋朕親帥六軍下雙溪而有浙左獨爾枯蒼未附惟知爾名耳吾將謂白面書生不識時務不久而枯蒼附朕已還京何期仰觀俯察獨斷無疑千里之餘蕪程而至謁朕陳情百無不當至如用征四方摧堅撫順爾亦助焉不數年間天下一統當定功行賞之符朕不忘爾從未定之秋是用加以顯爵特使番名於千萬年之不朽勅歸老於桑梓以盡天年何期禍生於有隙致使不安若明以憲章則輕重有不可恕若論相從之始則國有八議故不奪其名而奪其祿此國之大體也然若愚蠢之徒必不克已將謂已足而國非卿善為忠者所以不辨而趨朝一則釋他人之餘論况親君之心甚切此可謂不潔其名者歟惡言不出者歟卿今年邁吾京數載近聞老病日侵不以筋力自強朕甚憫之於戲禽鳥生於叢木翎翅乾而颺去戀巢之情時時而復顧禽鳥如是况人者乎若商不亡於道官終老於家世人之萬幸也今也老病未篤可速往枯蒼共語兒孫以盡考終之道豈不君臣兩盡者歟

襲封誠意伯誥券

維洪武二十三年歲次庚午十月己未朔越二十七日乙酉皇帝制曰昔者皇元運未蒙雄鼎峙海內瓜分當是時士夫之衆數莫知其幾然而泛泛從人者亦何量哉所以曩古賢

智之人務必擇人而樹以善天下莫安萬民士豈易從人而輕滅姓氏者耶所以當不可從之時雖死士節亦也不移何為若是噫是雖死也名彰矣朕衰與群雄並驅數年之間異聲敎而擅丞民者不可勝數孰辨真偽者誰爾劉為祖父誠意伯劉基乃枯蒼之士若勃敵之隴邇山賊之寨間道蕪程星馳來附陳朕曆數之有在議欽定之機措安黎庶之道其為人也士氣凜然奸邪莫可犯所以父子相繼歿於奸臣素政之秋此果不移節也歟初授伯爵以終身因節弗移今特以前爵授爾為誠意伯增祿二百六十石共食祿五百石子孫世襲朕與爾誓若有非為除謀逆不宥其餘雖犯死罪免爾一死以報爾祖父之功爾其敬哉

附

欽降祭文

維正德某年歲次某月日浙江處州府知府某欽承

上命致祭于

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誠意伯贈太師謚文成劉公曰惟公學本

帝師才具

王佐相我

聖祖迅掃胡夷乾坤載清綱常復正古稱名世何以過之惟皇念功特伸卹典文臣之謚光于留侯歲祀之儀比於魏國效惟仲春秋式當明薦老成雖遠風烈固存秩祀有常永昭崇報尚

劄

資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吏部尚書臣詹徽

宣奉

贈謚太師文成

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增秩彰功進穹階于一等銜名顯德加美統于百年禮在褒崇事關勸教爾故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意伯劉基慷慨有志剛毅多謀學為

帝師才稱

王佐屬

聖祖之律與乃

明良之載遇孔明之任豈間人言敬典之謀不有所學遂單精誠之慮益酬神武之知占事者梓明有徵驗運籌畫計動中機宜蓋始見異雲而識王氣復仰指乾象以示天心速應聘枯蒼陳時務于建業即從征彭蠡定大事于中原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辟教封留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貞恭前代之名臣休聲罔替稽

累朝之報禮恩典尚遺今特贈爾為太師謚文成於戲育田薄賦已為鄉里之美談賢用易名益重華夷之永譽

制誥

正德九年十月十九日

之寶

附

禮部會議

禮部 題為崇元勳以正祀典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刑部貴州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李瑜奏臣竊謂有濟世之君必有名世之臣有希世之功必有延世之賞洪惟哉

太祖高皇帝順天應人懷夷安夏濟世之君也誠意伯劉基

內聖外王經文緯武名世之臣也西湖浩飲占

真主於金陵之鄉彭蠡從征擒大敵於金木之日希世之功

也生前之爵不列於上公身後之祿遂泯於再傳則延世之

賞誠有缺焉伏遇

皇上以生知之資操議禮之權凡昔人所未議與議之而未

行者皆舉行於今日焉頃因詞臣之請斷自

淵衷遂甄姚廣孝之配享

大聖人之見何其高出尋常萬萬哉臣遭逢

明時又懷膺見敢昧死披瀝而一陳之劉基字伯溫處州府

青田縣人也臣籍縉雲迺其鄉人自童稚時聞父老談先達

之有功者必曰劉伯溫蓋南田義兵不雁方氏之殘害青田

減稅永為鄉里之美談也及入鄉校聞師友談先賢之有德

者必曰劉伯溫蓋心悟理性學通天人志不迷而兼官功屨

成而辭賞也逮登仕途聞士大夫談本朝之有功業文章者

必曰劉伯溫蓋決危機於逆陳群懼之表首大策於監韓共

戴之中所著郁離覆瓿馮情掣眉諸集皆粹行於世如洗馬

楊守陳誠所謂樹開國之勳業而燕傳世之文章者也近如

侍郎楊蕙編輯

國朝名臣首徐達而次劉基蕙豈無所見哉蓋六王之功載

在譜傳徐細攷之不過攻城畧地摧堅陷陣而已至於啓沃

運籌定計遣將所言皆驗所向無前則未有出基之右者也

昔漢高以蕭何為功人諸將為功狗我

太祖之見豈出漢高下哉特以基成功不居屢辭爵賞重遠

其志故以公封其祖父而以伯榮其身既為

天子猶稱先生其褒賞之辭則曰每於閒暇之時數以孔子

之言道予是以頗知古意又曰入則每臣治道又曰言非儒

造實也誠之意則

太祖之於基固以伊呂視之矣基歿後遂命其孫劉為世襲

伯爵給以

誥券又曾

諭其仲子劉仲璟曰我的子孫享無窮天下尔老子的子孫

享無窮爵祿大哉

王言所以報基者至矣後因

太宗文皇帝北征沙漠定昇燕都而薦子孫幼弱不能赴

關伯爵遂停至景泰年間七世孫劉祿授翰林院五經博士

弘治年間九世孫劉瑜授處州衛指揮使臣惟胡元主中國

振古所未有之變也我

聖祖出而掃除之振古所未有之君也當時佐命者莫若劉

基振古所未有之臣也以振古所未有之臣而子孫不得嘗

一品之祿其何以勸當代法後世哉先年該給事中吳仕儒

奏

請襲爵而當時大臣不暇詳攷止授前官近年知府濬澤復以為言而事下該部未蒙施行只許立祠伏望

皇上恩

聖祖創業之艱念劉基翊運之勞特

勅該部論功定議俾配享之位與徐達相次襲爵之典與徐

達相俾則上慰

聖祖之靈下副士民之望昭公論於既往激人心於將來矣

併將翊運錄名臣言行錄各一部封進奉

聖旨這本所奏誠意伯劉基襲爵配享事宜著吏禮二部會

議停置具奏定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除襲爵事

係吏部會議具題外臣等竊惟賞以延世祀以廟享二者所

以報施勲臣固帝王資以勵世磨鈍之具也故有功則食

自古已然而盤庚所以誥勸殷士亦必曰茲予大享于先王

爾祖其從與享之則知配享之典三代以來所不廢夫臣等

竊惟

國初誠意伯劉基本以純粹之學王佐之才同徐達湯和輩

殫謀戮力奉翊我

太祖高皇帝削平海內奄有中原發縱決策有古蕭何之功

帷幄運籌有吾子房之比當時論功行賞世封伯爵與徐達

湯和等事體相同則我

皇祖所以優眷勲臣者未嘗不至矣後

太宗文皇帝定昇燕都基子孫幼弱不能赴

京伯爵遂停而

廟祀之典亦因廢闕近年雖有該科論

奏府官題

請修建祠宇於該處地方然偏僻苟簡與鄉祠無異非

廟食報功之典天下缺望非一日矣今本官之奏實出人心

之公恭惟

皇上創新禮樂釐正祀典百年機會幸遇

昌辰伏願

陛下思

太祖創業之難體先王勵世之意念功臣一體報稱宜同進

劉基於

太廟功臣配享之列名位次于六王之下則公道昭彰人心

激勸而

太祖高皇帝在天之靈亦無所不慰矣臣等不勝仰望之至

緣係節奉

欽依吏禮二部會議停當且奏定奪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嘉靖十年三月十五日具題十九日奉

聖旨是依擬行

禮部

上請近題為崇元勳以正祀典事近該刑部貴州清吏司署
郎中事主事李瑜奏稱乞將誠意伯劉基配享等因該本部
議擬覆題奉

聖旨是依擬行欽此續該本部題為祭祀事內開

太廟功臣配享緣由節奉

聖旨是及增劉基配享欽此欽遵本部已行該監將劉基牌
位遵照

太廟功臣牌位高廣尺寸製造完備查將翊運錄內開洪武

三年十一月內封劉基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

誠意伯正德九年十月十九日

誥贈太師謚文成臣等謹將前項封爵贈謚書日開國翊運

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贈太師謚文成護軍誠意伯牌位一座

刊完已令太常寺官於本月二十九日捧赴

太廟兩廡列於六王之下奉安訖謹具題

知

嘉靖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知道了

附

祖永嘉郡公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天眷我邦生英才而翊運世濟其美立功業以承
家是以得賢為用而必推其本焉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
子贊善大夫劉基祖父劉庭槐志樂詩書義字鄉里積善餘
慶發於孫枝今朕褒賞功臣煥揚禮典追祭頌寵爵及先世
此祖德之明効而國家之至恩也松楸有權益厚來昆可中
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永嘉郡公宜令惟此

制誥

洪武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之寶

祖母永嘉郡夫人梁氏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國有善俊為善治之資家有賢孫乃重闡之慶
茲盛事是用推恩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
基祖母梁氏出自高華著其賢淑積德垂範以開後人遂能

作朕名臣卓為腹心耳目之寄故追封之典及其大母亦以體孝孫之心也領茲嘉命玄壤其光可追封求嘉郡夫人宜令准此

洪武元年十一月 實日

父求嘉郡公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工有厚德而立報雖不在其身必有賢嗣而得時足以大其後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父劉鑰世為右族人服令名益設施之才而無求于時貽文學之傳而能善其子是以其子行義方於古人謀猷著于實用朝廷所積士民所瞻皆遺訓之功力善之徵也錫命表一門之盛列爵居五等之尊大郡疏封玄堂求貢可贈資善大夫御史中丞上護軍追封求嘉郡公宜令准此

洪武元年十一月 實日

母求嘉郡夫人富氏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母氏劬勞為人子者思報罔極之恩惟立身揚名以顯其親斯亦可為孝矣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

大夫劉基母富氏貞實婉節德生賢孟軻成大儒王珪為名輔致茲樹立蓋有其原爵祿優崇不逮于養然母之貴每因其子功庸既昭需恩宜厚助勞之報庶遂其心可追封求嘉郡夫人宜令准此

洪武元年十一月 實日

妻求嘉郡夫人富氏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淑女配君子致內治之有成人主得賢臣儒封恩而並及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妻富氏德功端茂聞嚴明佐此名卿嘉我儀範中饋盡其愛敬家道至於和平爵秩從夫禮文合古錫以金花之誥爰疏郡境之封祇服榮光茂膺多福可封求嘉郡夫人宜令富氏准此

洪武元年十一月 實日

襲封誠意伯并夫人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開基啓運人臣竭佐命之志崇德報功國家隆延世之賞實惟公議匪出私恩咨爾浙江處州衛指揮使劉瑜乃開國嗣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意伯贈

太師謚文成劉基九世孫專前先人輔我

聖祖運籌帷幄迅掃胡元乾坤再清綱常復正功業勳績
垂文章傳于海宇初封伯爵用報元勳中遇多虞久停承襲
頃因廷議遂與繼絕之恩簡在朕心特復象賢多舉惟爾夙
承家學緝有祖風眷茲後裔之良宜食前人之報今特命爾
襲封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意伯食祿七百
石錫之誥券子孫世世承襲於戲懋賞懋官已訂山河之誓
世臣世美毋忘忠孝之箴尚與國以同休庶壽名於不墜茲
批

制曰朝廷錄翊運之功舉推恩之典爵命既頒乎茅土封章
必及於閭閻禮備情文事闋風化爾吳氏乃誠意伯劉瑜之
妻出自名家嬪于世胄恪勤主饋曾無自遂之心順正承夫
每有相成之益爰因夫貴特錫褒章茲特封為伯夫人尚敦
儆戒之心祗服休嘉之命

嘉靖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頌表

瑞麥頌并序

弘文館學士劉基撰

天厭元德九州稊沸群猾並作黎民惶惶奔走無路

皇帝提三尺劍奮起草萊指顧之間豪傑景附矛鋒所向戰

克攻取

皇帝心知 天意之有在爰舉有眾以與萬姓請命一征

而取荆襄再征而清江浙三征而閩海率從四征而席卷全
齊五征而定周及梁遂取秦晉舉燕趙南交北貊東夷西羗
海外之邦莫不望風遣使奉朔稱臣伏

關庭於是民獲所歸上下神祇咸有依託慶靈垂露淳禱祥
帝心謙抑每謙弗居洪武三年五月陝西寶鷄縣進瑞麥一
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三本兩穗者十有餘本蓋自兵興以
來王保保據周宋李思齊張思道據秦晉燕趙齊梁之間大
蒙小猾或憑城郭或聚山寨皆假元為名分割境土擅兵相
攻於是燕晉周秦之地彌數千里連歲無雨百穀不生民相
殺食且盡今年夏四月

王師奏捷于蘭州朔漠掃清開隴底定天乃大降甘雨滋為
嘉瑞和氣致祥不亦昭哉周頌有曰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
懈傳者謂商之季年比歲旱荒至周武王克紂受命而天下
遂獲豐年由今觀之信非誣矣漢諺以麥穗兩岐歌其太守
之美政則是兩岐之麥世所希有而况於三岐以至五岐者
哉頌聲之作弗可闕也頌曰

神雀赤鳥其羽不可以為儀紫芝其露其實不可以療飢豈
若五穀之為瑞可以厚民之生豐國之資者哉元失其鹿天
下共逐擾擾紛紛強食弱肉

皇天震怒誕命

真主肅將天威以靖區宇騎士如雲猛將如龍駿騖指示悉出
帝衷既平南東遠定西北民居攸奠品物咸殖爰有嘉麥一
本五岐布葉叢叢結實離離既齊既平先百穀成種標揚芒
金支翠英溥彼原田滃若雲烟望之油油即之芊芊其種伊
何降自穹昊其瑞伊何豐年之兆豐年穰穰頌聲洋洋其始
自今奕世無疆

祀方丘頌

并序

弘文館學士劉基撰

維洪武三年五月二十日戊申日北至

皇帝將祀

地示于方丘乃先期九日潔齋于舊宮

詔百僚集射西苑

命之曰古人有言惟德動天惟誠感神故射以觀德誠於中
者必形於外不可掩也惟爾庶官各一心以致其誠毋替
朕命群臣自左丞相宣國公以下至於有司百執事皆拜手
稽首曰敢不敬承

天子之明命維大江之南土每夏四五月多霖雨少霽是歲
兩作連日至于十有七日乙巳

皇帝御法駕率百僚告于

太廟遂居于

齋宮雨勢未已至丁未日夜三鼓有風徐來淋漓頓收微月
出雲氛霧漸清

皇帝被袞冕登壇萬籟無聲華燭有輝雅樂瀏亮燦燦不挫
百禮既合千官肅雍洋洋乎神明臨之在上誠意懇至升降
秩秩濟濟翼翼穆穆如也比明竣事薰風應節和氣交暢小
大咸喜知誠德之感格者合符契大命所集

皇天后土信不忒也於是弘文館學士臣基謹獻頌曰濬哲
惟

帝父天母地維孝維誠斯承其意孝誠既備物以將之神鑿
在德匪惟其儀聖不世出禮失莫求弗澄其源易清其流未
流之極禮儀并廢豈無牛羊而不以祭

穹祇赫怒監觀萬方式昭大命命我

聖皇維我

聖皇克孝克誠提三尺劍由一旅與奮于長淮長淮具宗濟
于大江大江攸同漢沔既朝閩浙率從施及廣海外外之邦
望風占雲獻其琛寶稽首

龍輝蹈舞從容乃命虎臣越濟喻河雲旆寬旌鐵馬金戈
踏泰岱憑陵華嵩劬耒鏞旆掃荊條戎莫允我前莫膺我鋒
斬逆懷降允協

天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罔不懌懌戴

天子德

天子之德格于上下既禋于郊又敬于社人懷其仁

神錫之嘏圓方所包無不服者超黃邁唐越商踰夏小臣作詩以繼大雅

臣聞

平西蜀頌并序

誠意伯劉基撰

天命

真主混一六合必先有以為之驅除然後收拾以歸其籙自古及今同一揆矣是故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

深潭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理則然也元德既衰九土靡沸鷓

張狼顧之豪齋滿山澤萬姓魚禺無所籲告

天乃命我

皇帝肅將武威代伐不道故一伐而定荆湖再伐而舉全吳

三伐而海甸廓清四伐而東粵南閩悉歸版圖於是肆伐中原

拾宋撥秦掣趙拔燕兵鋒未至聲聞先及神讐鬼慄匍匐

俯伏玄菟青海崑崙大漠交趾錄耳之國罔不獻琛奉表稽

首

闕下無敢後者獨明昇竊據巴蜀雖遣使奉貢而不去偽號

大臣皆請討之

皇帝憐其父沒子幼數遣使招之不至乃命將帥師伐之洪

武四年大軍破瞿唐殺其將某郡邑鎮戍望風送款昇乃率其官屬素璽印詣軍門請降蓋自建國至是凡五年而天下一統何其易耶固知

天命有在而羣雄並起為之驅除也臣基受

恩深厚無能補報遙聞捷音歡喜踴躍不能自己謹撰平西

蜀頌一首雖不足以贊揚

聖德萬一亦聊以寓葵藿向日之忱云爾其辭曰

惟彼蜀國開自蒼叢山川隔閩與華不通金牛放道厥寢斯

鑿岷峨岩羌始連井絡秦以之霸漢以之王諸葛用之震

驚北方劍閣倚天瞿唐折地仰不可攀俯不可視蠢茲羗戎

惡其險阻罔知

天命大邦是距洸洸虎臣受 命于征出師桓桓如雷如霆

如雷如霆

天子之威廟筭先定鬼神莫違靈旗揮揮指山摧卷人失

魂愬若死灰爰將其臣奉其版籍泥首軍門面縛銜璧六軍

奏凱聲動玄黃望童白叟蹈舞康莊四海會同豐年穰穰慶

雲井露自

天降祥臣拜稽首受

天之佑受

天之佑

天子萬壽

甘露頌并序

誠意伯劉基撰

欽惟

皇帝順

天應人奄有九土武功既成文治大洽恪恭

天地孝敬

祖宗山川鬼神莫不祇肅是以億兆歸心遐邇嚮化羗夷蹙

貊無有弗庭

皇帝愈加謙慎深惟

上天付畀之重夙夜兢兢業思與群臣庶民咸躋雍熙以承

天眷教誨戒飭諄諄切切日不厭勤於是乎天不愛道地不

愛寶醇和至精悉發悉達禾麥呈瑞年穀屢登倉廩之積如

岡如坻民用紓矣邦本固矣乃洪武四年十月甘露降于鍾

山沾潤草木瑩若疑脂美若醞醐五年十有一月又降今年

仍降如初臣聞瑞應圖曰王者德至于天則甘露降鍾山京

國之鎮

帝業所基而甘露每降于茲則

天之所以彰我

皇帝之德而引國祚於悠久之意豈不顯顯矣乎昔者軒轅

黃帝得瑪瑙之薨甘露降之滿盈黃帝食之而壽今甘露連

年屢降則

天之所以壽我

皇帝於千萬歲之意又豈不昭昭矣乎於是群臣莫不欣懽

百姓莫不蹈舞舉手相慶而在廷之臣或為詩歌或為賦頌

以詠盛事於是臣基謹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古帝軒轅德協于

天天降甘露俾服延年明明我

皇統坤握乾莠翦豪猾樹德佑賢命將出師廓清四邊滄溟

帖濤嶺嶠收煙宏功茂烈烜赫八埏郊社宗廟享祀豐燭日

月星辰徽鎮海川敬罔不至誠罔不宣寅畏天命翼翼虔虔

匡直臣庶疊疊倦倦惟恐弗及惟恐或愆 皇天后土睠顧

式堅現祥信楨來集連連膏露流滋如瑤如璫味奉醴齊光

粲珠曠高映斗極深深重淵被之竹栢竹栢鮮鮮被之鶴鶴

鶴鶴娟娟璧月宵烟銀河曉旋天乳耀芒燐千穹圓霏霏其

霧泥泥其泉旨旨其飴醴醴其基瑞我

聖皇神恬氣全萬姓率德七曜順躔

皇壽如山如黃如女超三軼五煥後輝前小臣作頌願附史

編

謝恩表

伏以出草萊而過

直主受祭寵而歸故鄉此人人之所願欲而不可得者也中謝欽惟

皇帝陛下以

聖神文武之姿提一旅之眾龍興淮甸掃除群雄不數年間遂定中原奄有四海神謨廟斷悉出

聖衷舜禹以來未之有也臣基一介愚庸生長南裔踈拙無似其能識

主於未發之先者亦猶巢鷁之知太歲國蔡之企太陽以管窺天偶見于此非臣之知有以過於人也至於仰觀乾象言或有驗者是乃

天以大命授之

陛下若有鬼神陰誘臣衷開導使言非臣念慮所能及也

聖德廣大不遺葑菲遠法唐虞功疑惟重之典

錫臣以封爵

賜臣以祿食俾臣回還故鄉受榮寵以終其天年臣竊自

揆何修而膺此大馬微忱惟增愧懼已於洪武四年二月初

四日到家謹遣長男臣璉捧表詣

闕拜謝

聖恩臣基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附

誠意伯劉瑜謝

恩表

禮部尚書吳景撰

誠意伯臣劉瑜伏蒙

皇上深惟創業之難追念先臣與有贊襄之力行取臣瑜

賜襲伯爵臣瑜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念先臣劉基放迹江

湖識

真主於未遇夙機惟惺惺

不運於方開言聽計從功成身退既投簪於綠野實道軌乎

赤松進爵伯封錫名誠意允矣儒臣之極卓哉

聖祖之知故在軍則稱之曰子房其命詞至此之為諸葛始

終完節上下交孚

厚澤深仁賞已延於來世功微祿薄祿宜奪於後人偶塵丹

書鐵券之盟久謝金蟬王貂之賁于茲九世迨越百年過蒙

敬皇之茂恩授以指揮之世襲據分亦已足矣於他復何望

哉詎煩廷論之上陳仰荷

聖恩之誤及式逢

今日再沐

休光召自青田邁

寵露於七命瞻依

紫禁極榮破於萬分請枯拚之再春然死灰而復煖恭惟

皇帝陛下

一德格天百靈效順

制作比隆於三代

禮樂必興於百年

舞千羽以格有苗謙茲受益

聽鼓擊而思將帥安不忘危憫翊運之功臣念承家之末裔

悉為錄用特示表揚光昭帶礪於山河直披塗泥於管淖與

厥國繼絕世庶幾存召伯之甘棠正

祀典崇元勳奚止念鄭公之故笏臣敢不篤先人烈業免誚

於弓裘為

邦家光誓捐軀於介冒伏願 始終典于學益充

堯舜之資左右惟其人懋建唐虞之治

本文百世永歌

穆穆皇皇胡越一家樂觀熙熙皞皞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功恐懼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誠意伯次子閣門使劉仲璟過

恩錄

洪武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早仲璟胡伯機於

奉天門見欽蒙

聖旨到歇處去每日來見十六日早朝

奉天門欽蒙

聖旨你叔叔的兒子着他快完了圖來見章三益有甚麼人

回奏有子

聖旨你明年帶得來葉景滿家有甚麼人你去尋問有人特

與他帶將來

聖旨你如今年來見

我各人與你鈔一百錠做盤纏回去十七日早朝謝

恩奉天門

宣諭你如今回去尋師問友但是有見識人師問於他你學

得高了人皆師問於你便不做官也高尚了你每父親都是

志氣的人說的言語都說得是人都聽他那時與

我安了一方至有今日

我的子孫享無窮天下你老子的子孫享無窮爵祿男子漢

家學便學似父親樣做一箇人休要歪歪搭搭的過了一世
你每妯

我在這里年年來叩頭你每還是挨年這歌來你每小舍人
年紀少莫要花些榔市裏去你父親都是秀才好人家休要
學那等潑皮的頑洪武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同胡伯
機童允載葉永道於

奉天門早朝欽奉

聖旨教他每日日隨班朝見過節了着他回去二十五早朝
奉天門再

面見欽奉

聖旨你那劉當糧長的在這裏多時他家裏糧誰與他辦回

奏訖 欽奉

聖旨每人與他伍錠鈔過節你每這幾箇也年紀小里讀書
學好勾當你每學尔的老子行

我來這裏時浙東許多去處只有你這幾箇老子來到如今
也只有你這幾箇每每和那士大夫翰林院說呵也只把你
這幾箇老子來說你每家裏也不少了穿的也不少了喫的
你每如今也學老子一般般做此好勾當鄉里取此和睦你
每老子在鄉里不曾用那小道兒捉弄人他與人只是誠義
所以人都信服他大丈夫多是甚麼做便死也得箇好名歪

歪搭搭死了也干着了箇死葉景淵雖然這般死他死在官
我也常念他劉伯溫他在這裏時滿朝都是黨只是他一箇
不從他吃他每盡了他大的兒子這小的也利害不從他也
吃他每害了這起反臣都吃

我廢了墳墓發掘了那胡仲淵他若早依着

我說也不到這上他只性緊了些恁父親到有見識人便
做先吃些虧到底也得箇好名胡家這小的癡早自將得這
誥來

我道那里得些誥來原來是他的

我隨即趕得他回來他那哥潑皮又不至誠又要害

我的軍

我發他在雲南金齒呵關鈔了再叩頭

聖旨我年時不筵席了這鈔你每將去買些酒喫過節再見
我了去叩頭二十六日早朝

奉天殿謝

恩二十九日隨班洪武二十二年正月朔旦隨班行

朝賀禮初四日早朝

奉天殿再於

華蓋殿面見欽奉

聖旨你這幾箇小的兩下里天晴了回去等

我郊祀

天地了去十三日晴

上御殿宣制洪武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大祀

天地於南郊你文武百官自十三日為始致齋三日各供齋

職隨班行禮十五日早朝

奉天殿午後

大駕御南郊十六日晴郊禮畢 駕回宮

上御殿隨班行禮慶成十七日晴

上御殿賜宴行禮謝

恩宴畢出十八日晴早朝

奉天殿再於

武英殿面見

聖旨禮科給事中那里那中間小的是胡仲淵的兒子他父親陣亡了這箇葉家他公公在江西做府官吃陳家廢了這劉伯溫是箇好秀才吃胡陳盡了那胡家吃

我殺得光光的了這三箇父親都是好男子各與他伍拾錠鈔那東邊長的是章三益的兒子與他貳拾錠這箇是胡仲淵的姪兒與他拾錠開鈔再於

武英殿叩頭欽蒙

宣諭你家去種田的種田有左佃的使佃僕有伴佃的使伴

當你每還好學里一日便學三句學到四五十歲也好了你每父親便吃些虧呵如今

朝廷也留箇好名你每自不知道胡你早將得這諾來

我總知道是你家便趕你回來爾那哥潑皮在那裏且由他

去十九日謝

恩辭奉天殿再於

奉天殿御道東邊

面見欽奉

聖旨你每回去行着好勾當休污了父親的好名你休道父親吃他每盡了他只是有分曉的他每便忌着他是那等無分曉的呵他每也不忌他里到如今

我朝廷是有分曉在終不虧他的好名你每大的教着那小

的學着父親每行去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於

華蓋殿面見欽奉

聖旨呵這幾箇小的也來了各與他兩錠鈔過正了去於禮

科領鈔再於

華蓋殿謝

恩欽奉

聖旨恁每都在這裏歇着過正了去特再見

我了去洪武二十三年正月初四日於

華蓋殿面辭欽蒙

賜鈔再於

奉天門左煖房內謝

恩欽奉

聖旨恁每回去至誠着恁老子都是君子人這章三益是箇善善良良一箇老兒回家去好好的死了劉伯溫他父子兩人都吃那歹臣每害了

我只道他老病原來吃盡了這胡仲淵他鄉里都信服他與我帶將許多人來只他那大的子不才他在金窩呵等他在那裏錦衣衛官爾引他這幾箇去見

東宮與殿下說這幾箇都是有大功的

我如今老了怕他不知道恐民間有是非傷着他殿下記着當令錦衣衛官同內官引去

文華殿見錦衣衛官傳

旨訖敬奉

今旨我知道了洪武二十三年復復山賊吳再起等三名六

月初六日見奏 聞欽奉

聖旨錦衣衛官與他收了人你帶幾箇伴備來明日帶得裏

頭來見了去初七日見欽奉

聖旨那三箇是舍人的伴備各賞鈔伍錠舍人是劉伯溫的

兒子賞鈔壹百錠做盤纏回去長解的在那裏着他來賞鈔各壹錠聞鈔謝

恩欽奉

聖旨劉伯溫在這裏時胡家結黨只是老子說不倒

聖旨你父兄做一世好人都停停當當的了你父親吃胡家下了疊藥哥也吃他害了你老子雖然吃些苦麼你如今恰光榮洪武二十三年為冒名提取賣軍事十二月二十二日

見奏 聞欽奉

聖旨這是劉伯溫的兒子你那裏是軍器再見欽奉

聖旨你記得父親的誥麼你帶得來麼回奏帶得來

聖旨便取得來取誥進欽奉

聖旨宣吏部官

聖旨我到發州時得了處州他那裏東邊有方公珣南邊有陳友諒西邊有張家劉伯溫那時挺身來隨着

我他的天文別人看不着他他把秀才的理來斷到強如他那等和陽湖裏到處廝殺他都有功後來胡家結黨他吃他

下了蠱只見一日來和

我說

上位臣如今肚內一塊硬結但諒着不好

我着人送他回家裏死了後來宣得他兒子來問道朕

起來緊緊的後來瀉得驚驚的却死了這正是着了盪他大兒子在江西也吃他藥殺了如今把爾襲了老子爵與他五百擔俸回奏臣出力氣事盡死向前報本欲在襲封伯爵的事哥哥有兒子在欽奉

聖旨他終是秀才人家孩兒知理熟大功爵讓與哥的兒子好呵當宣劉薦進見襲爵二十三日具服謝

恩欽蒙各

賜金綉衣服壹套全轡鞍馬壹疋撥賜南門內房屋壹處欽奉

聖旨取得胡仲淵章三益葉景淵三家來二十四日謝

恩就往所賜房欽奉

聖旨你如今休去

我也與你箇小職名兒與朝廷辦些事只着報喜的家人稍着書子去着他每來二十五日欽奉

聖旨我考求制除爾做閣門使夜來翰林院考了這衙門正

似如今儀禮司一般不着你管儀禮司事只要跟着駕但是

我在處爾便有着傳

旨意發放事呵

我如今着你叔姪兩箇都回家去走一遭把你老子祭一祭

祖公都祭一祭便來二十六日謝

恩二十七日吏部官引奏授正六品欽奉

聖旨與實授三十日辭回鄉祭祖洪武二十四年二月回京

二十日早朝

奉天門見二十八日欽奉

聖旨着記事有不是

我口裏說的說話他每胡添上時爾便來說傳

旨宣喚人三月初十日早

華蓋殿奏事表都御史為車牛事不明白蒙

寬宥不叩頭繼即出班奏

聞訖有頃都御史出班服罪欽奉

聖旨閣門使奏爾里十一日晚朝

奉天門欽奉

聖旨今後爾每往來照管着朝班但有這等的便來說

我雖不罪他也着他警省着已前胡陳在這裏無人敢說他

後來惹得不好里六月十日奉

聖旨為兩澤愆期事着同眾官人到都察院刑部審錄究滯

囚人七月二十七日充贊引官

肅遼慶寧四王行冠禮八月初一日午於

奉天門

御道上欽陞

谷王府左長史實授

附

誠意伯次子閻門使劉仲瑋長史傳

誠意伯仲子曰瑋字孟光生時月蝕復光誠意伯嘆曰天陰

迺緒而卒能幹之者也幼沉朴峻厲群於兒恒坐視弗遂弄

弱冠咀嚙經傳喜談兵究極韜畧握奇諸說及釋老年二

十八師事石樓子明志式憲鋒稜古人嘗及兄瑋侍父入

朝

高皇帝稱之曰阿璉明秀阿璉凝重伯溫有子矣洪武乙卯

誠意伯卒允璉繼亡

廷聘日數至公引納如制適亂寇篡于香叛

朝廷初延安侯唐勝宗提兵討之唐決策於公破之復命白

公才畧

高皇帝喜曰璉真伯溫子也朕將大授顧年少姑縵之不虞

速樹如是會恭軍胡琛子伯璉來白事

高皇帝遣還囑之曰爾歸致命劉璉來見公馳上見

帝

帝曰爾家與國同休用汝顧汝年少維拓勵膺重托耳目者

誅葉香可嘉可嘉顧謂侍臣曰璉絕有父風允協朕望

賜楮幣數歸時父兄新喪門第草草鄉富人蔣邦臻素來齒

於公計中之適都督府移文勾取逃軍劉二貫公幼名二貫
蔣執官貫同聲署公應解羈公崇道觀道人王松潤曰
朝廷與君通家君盍直走

上懇縱公抵京見

上於左暖房

上曰爾何來朝公白其事

上愀然曰

國家曠爾爵士故離誣乘間

詔公襲爵公辭以世嫡姪薦與臣俱來

上喜曰如此功爵輒讓人所不為其介可知即日封薦誠

意伯公偉貌豐髯論說英侃

帝愛之次日召公謂曰朕欲卿朝夕左右夜考宋紀惟閻門

使如儀禮司立百官之上為朕宣喚傳遞處爾無論此官遂

拜職

賜第馬衣帶金書除奸敵佞四字於鈇簡

賜之且命曰百官敢有不法卿持此簡糾正之時表都御史

奏車牛事忤旨公當殿以簡擊其項

上曰正當如此自是舉朝畏公時谷王年十三將封豈府

上素愛王每朝謂侍臣曰谷王年少羽翼無人奈何諸大臣

畏公風力樂公外補奏曰輔幼藩非忠勇敢直者不能閻門

使劉環其人也

上領之即日授谷王府長史并勅提調肅遠慶宣燕趙六王府事宜府為古烏桓郡東距大寧西南抵居庸西連雲北接古砂王就邸出入蒸莽烽火四警公脩城池繕兵甲謹斥候式士馬礪金鼓諸胡屏息癸酉還塞六府羊馬數缺

上怒諸府官屬連坐谷府以公故置弗問丁丑晉燕奉制為宜府築城二王構隙公曰臣聞兄弟闔于牆外豈宜稽及發相虧臣恐不能禦侮主悟而解先是閣門使持

朝廷行十王冠禮

上問王爵何爵公對曰帝子為王此人爵之至貴弗為之所如劉安燕宜禍且滋蔓矣

上然之命公主冠禮事公歲巡行六王府一旦至燕

文皇帝與公奕公勝

帝曰先生獨不少讓我耶公正色曰臣可讓處則讓不可讓處不敢讓

帝默然戊寅夏六月

高皇帝晏駕

皇太孫嗣位公歸省丘隴己卯改元建文秋八月公復

國聞

太宗南渡遂馳

闕獻十六策

嗣帝不用命公赴大將李景隆軍聽征景隆不用公計表師會大雲公夜半渡盧溝河水陷馬斃公驟米蹄岸檢雪走良鄉裂趾次日跛行三十里時公之子貂自大同來赴難趙良鄉至逐州失公所在道遇素所善指揮使陳王指公行次貂策騎及逐數十里遇公翼公上馬遯去二年春二月公病甚谷王遣使詣軍門召公公復國上疏王慰納之遣令人送公還家養疾辛巳公輿疾赴

闕進聞見錄千萬言

嗣帝不用命公歸家待用道遇宋景濂孫翼自戎伍來寤甚

公解衣衣之至家杜門讀書默視天下動靜壬午六月

太宗入承大統公辭疾不起

上欲用公罪公赴判親王繫公至京強以官公辭對

上語猶稱殿下遂大忤上卓下獄一日辮髮自經時鄭朱子

罪沒其家權宦希旨緣例

帝曰環家難例鄭朱子置之

詔其家歸楚之初公被繫夫人徐氏別曰今

皇帝聖神嗣統先生動舊殘孽宜弗底刑剗唯順承天心可

以求書願終圖之公瞪目視曰母長辭吾生死之分已決矣幸近太廟耳拂衣而去道經 白巖烟人共彪餞公戒曰

皇上神武何止唐文皇先生忠良允為魏徵可也公曰爾讀我學魏徵耶擢席而出座客震栗不敢挽嘉靖乙酉江右萬公按浙東視學究與議始立像配享誠意之廟公平生慷慨多大節不事產業稍盈裕輒以周賑好書史山居聚門生故友舊議攬躡古今成案善書法古碑籀篆剝落辨誦多金購之為玩居南田勢重元勳角巾布服與鄉里老稚聚笑冲然相忘御壬夫小子稜幅益厲事有可為悉心力為之其弗我必者恒日有命焉別號易齋所著越吟藁無隱集易齋藁若干卷藏于家

野史氏評曰宋季大羊入帝中華天且家耻盖自有天地以來非常之變也

高皇帝起而驅之九十三年流腥積毒一旦蕩然建文萎窮中葉不振

文皇帝入承大統故物重光天下拭目游泳太平先生以故家宿碩才畧早試于

高皇帝之朝忠義再著于

文皇帝之目是故才畧所以恢弘開基之統緒忠義所以感

激于萬代之人心夫非多於

太祖而少於

太宗也嗚呼賢哉

又曰先生取義於永樂壬午至嘉靖乙酉萬公按浙東視學究與議立像配享文成之廟其中聲義聞泯沒沉晦者百六十年鬼神固之秘而奇之發也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一終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二

後學鹿水何鏗編校

郁離子

千里馬

郁離子之馬寧得馱駃焉人曰是千里馬也必致諸內廐郁離子悅從之至京師天子使太僕閱方貢曰馬則良矣然非冀產也寘之於外牧南宮子朝謂郁離子曰喜華之山寔維帝之明郁爰有絳羽之雉苑而弗朋惟天下之鳥惟鳳為能履其形於是道風之道志鳳之志思以鳳之鳴鳴天下奕鳴見而謂之曰子亦知夫木主之與土偶乎上古聖人以木主事神後世乃易以土偶非先王之念慮不周於今之人也苟求諸心誠不以貌肖而今反之矣今子又以古反之弗鳴則已鳴必有矣卒鳴之咬然而成音拂梧桐之枝入於青雲激空穴而殷巖峴松栢栢楓莫不振柯而和之橫體豎目之聳之者亦莫不蠢蠢焉熙熙焉鶯聞而大暢畏其挺已也使鸞讓之于王母之使曰是誰而奇其音不祥使鳩日逐之進幽昌焉誰委羽于海濱鷗鷗過而射之中脰幾死今天下之內吾子之不為幽昌而為誰也我知之矣

郁離子憂須臾進曰道之不行命也夫子何憂乎郁離子曰非為是也吾憂矣航滄溟者之無舵工也夫滄溟波濤之所積也風雨之所出

也鯨鯢蛟蜃於是乎集夫其負鋒鋌而含銛鏑者孰不有所俟今弗慮也且夕有動于將安所適乎須臾曰昔者太冥主不周河洩于其岫且泐老童過而憐之謂太冥曰山且泐太冥怒以為妖言老童退又以語其臣其臣亦怒曰山豈有泐乎有天地則有吾山天地泐山乃泐耳欲兵之老童愕而走無幾康回過焉弗肅又弗防也康回怒以頭觸其山山之骨皆水裂土墮于淵沮焉太冥逃客死于崑崙之墟其臣皆亡厥家今吾子之憂老童也其若之何戚之次且謂郁離子曰子何為其番番也與子非有願欲於今之人也何為其然也郁離子仰天歎曰小子焉知子執戚之次且曰昔周之姪冶子早喪其父政屬于家僮弗用賄於是家日迫將改父之舊其父之老不可僮群詢而出之其母禁之僮曰老人不知死而弗自靖也夫以其父之老與其母之言且不聽也而况於疏遠之人乎憂之何補祗自悔也郁離子曰吾聞天之將雨也穴蟻知之野之將霜也草蟲知之知之於將萌而避之於未至故或徙焉或蟄焉不虛其知也今天下無可徙之地可蟄之士矣是為人而不如蟲也詩不云乎匪鶉匪為輪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言其無所往也吾何為而不憂我戚之次且曰昔者孔子以天縱之聖而不得行其道滄溟窮厄無所不至然亦無往而不自得不為無益之憂以毀其性也是故

君子之生於世也為其所可為不為其所不可為而已若夫吉凶禍福天實司之吾何為而自孽哉

郁離子謂執政曰今之用人也徒以具數與抑亦以為良而倚以圖治與執政者曰亦取其良而用之耳郁離子曰若是則相國之政與相國之言不相似矣執政者曰何謂也郁離子曰僕聞農夫之為田也不以羊負輓買子之治車也不以豕驂服知其不可以集事恐為其所敗也是故三代之取士也必學而後入官必試之事而能然後用之不問其系族惟其賢不鄙其側陋今風紀之司耳目所寄非常之選也儀服云乎執言語云乎執乃不公天下之賢而悉取諸世胄昵近之都那豎為之是愛國家不如農夫之田買子之車也執政者許其言而心忤之

工之僑得良桐焉斲而為琴弦而鼓之金聲而玉應自以為天下之美也獻之太常使國工視之曰弗古還之工之僑以歸謀諸漆工作斷紋焉又謀諸篆工作古篆焉匣而理諸土莽年出之抱以適市貴人過而見之易之以百金獻諸朝樂官傳視皆曰希世之珍也工之僑聞之歎曰悲哉世也豈獨一琴哉其不然矣而不早圖之其與亡矣遂去入于宕冥之山不知其所終

王孫滿謂郁離子曰子知荆巫之鬼乎荆人尚鬼而崇祠巫

與鬼爭神則隱而卧其偶鬼弗知其誰為之也乃孽于其鄉鄉之老往祠見其偶之卧黤而起焉鬼見以為是卧我者也歐之踣而死今天下之卧弗可起矣而不避焉無益祇取充耳

郁離子曰一指之寒弗煖則及於其手足一手足之寒弗煖則周於其四體氣脈之相貫也忽於微而至大故疾病之中人也始於一腠理之不知或知而忽之也遂至于不可救以死不亦悲夫天下之大亡一邑不足以為損是人之常言也一邑之病不救以及一州由一州以及一郡及其甚也然後傾天下之力以救之無及於病而天下之筋骨疏矣是故天下一身也一身之肌肉腠理血脈之所至舉不可遺也必不得已而去則爪甲而已矣窮荒絕徼聖人以爪甲視之雖無所不愛而捐之可也非若手足指之不可遺而視其受病以及于身也故治天下者惟能知其孰為身孰為爪甲孰為手足指而不逆施之則庶幾乎弗悖矣

楚太子以梧桐之實養鳥而異其鳳鳴焉春申君曰是鳥也生而殊性不可易也食何與焉朱英聞之謂春申君曰君知鼻之不可以食易其性而為鳳矣而君之門下無非狗偷鼠竊亡賴之人也而君寵榮之食之以王食薦之以珠璣將望之以國士之報以臣觀之亦何異乎以梧桐之實養鳥而異

其鳳鳴也春申君不寤卒為李園所殺而門下之士無一人能報者

周厲王使芮伯帥師伐戎得良馬焉將以獻于王芮季曰不知捐之王欲無厭而多信人之言今以師歸而獻馬焉王之左右必以子獲為不止一馬而皆求於子子無以應之則將曉于王王必信之是賈禍也弗聽卒獻之榮夷公果使有求焉弗得遂譖諸王曰伯也隱王怒逐芮伯君子謂芮伯亦有罪焉爾知王之瀆貨而啓之芮伯之罪也

燕王好烏庭有木皆巢鳥人無敢觸之者為其能知吉凶而司禍福也故凡國有事惟烏鳴之聽烏得籠而矜客至則群呀之百鳥皆不敢集也於是大夫國人成事烏為攫腐以食腥于庭王厭之左右曰先王之所好也一夕有鴟止焉烏群駭而附之如其類鳴入譟于宮王使射之鴟死烏乃呀而啄之人皆醜之

穆天子得八駿以造王母歸而伐徐偃王滅之乃立天閑內外之廐八駿居天閑食粟日石其次乘居內廐食粟日八斗又次居外廐食粟日六斗其不企是選者為散馬散馬日食粟五斗又下者為民馬弗齒于官牧以造父為司馬故天下之馬無遺良而上下其食者莫不甘心焉穆王崩造父卒八駿死馬之良駑莫能差然後以產區焉故異之北土絕色者

為上乘君天閑以駕王之乘與其廐為中乘居內廐以備乘輿之闕戎事用之異及濟河以北居外廐諸侯及王之公卿大夫及使于四方者用之江淮以南為散馬以遞傳服百役大事弗任也其士食亦視馬高下如造父之舊及夷王之季年盜起內廐之馬當服戎事則皆飽而驕聞鉦鼓而辟易望旆而走乃參以外廐二廐之士不相能內廐曰我乘粵之驟服也外廐曰爾食多而用寡其奚以先我爭而聞于王王及大臣皆右內廐既而與盜遇外廐先盜北內廐又先上以為功於是外廐之士馬俱憚盜乘而攻之內廐先奔外廐視而弗掠亦奔馬之高足驥首者盡沒王大懼乃命出天閑之馬天閑之馬實素習吉行乃言于王而召散馬散馬之士曰戎事尚力食充則力強今食之倍者且不克荷吾脩力少而恒勞懼弗有也王內省而慙慰而遣之且命與天閑同其食而廩粟不繼虛名而已於是四馬之足交于野墾粟而取糞不得植其老羸皆殍而其壯皆逸入于盜馬如之王無馬不能師天下蕭然

蜀賈三人皆賣藥于市其一人專取良計入以為出不虛價亦不過取贏一人良不良皆取焉其價之賤貴惟買者之欲而隨以其良不良應之一人不取良惟其多賣則賤其價請益則益之不較於是爭趨之其門之限月一易歲餘而大富

其蕪取者趨稍緩再養亦富其專取良者肆日中如宵且食而營不足郁離子見而歎曰今之為士者亦若是夫昔楚鄒三縣之尹三其一廉而不獲于上官其去也無以悅舟人皆笑以為癡其一擇可而取之人不尤其取而稱其能賢其一無所不取以交于上官子吏卒而賔富民則不待三年舉而任諸綱紀之司雖百姓亦稱其善不亦悖哉

北郭氏之老卒僮僕爭政室壞不修且壓乃召公謀之請粟曰未聞女姑自食後人告飢泣事者弗白而求賄弗與卒不白枉是衆工皆僮恚執斧鑿而坐會天大雨霖步廊之柱折兩廡既圯次及于其堂乃用其人之言出粟具饗廡以集工曰惟所欲而與弗靳工人至視其室不可支則皆辭其一曰向也吾飢請粟而弗得今吾飽矣其二曰子之饗餉矣弗可食矣其三曰子之室腐矣吾無所用其力矣則相率而逝室遂不葺以圯郁離子曰北郭氏之先以信義得人力致富甲天下至其後世一室不保何其忽也家政不脩權歸下隸賂賂公行以失人心非不幸矣

闕逢敦詳之歲戎事大舉有薦馮里子宓於外闔者曰馮里先生實知兵可將也聘至馮里子過郁離子肆且讀言馮里子仰天歎曰嗟乎悲哉是舉也忠矣而獨不為先生計哉馮里子曰何謂也郁離子曰昔者秦始皇帝東巡使徐市入海

求三神山蓬萊之山請船弗予子之輩筏辭曰弗任秦皇帝使謁者讓之曰人言先生之有道也寡人聽之而必求船也則不惟人皆可往也寡人亦能往矣而焉事先生為哉徐市無以應退而私具舟載其童男女三千人宅海島而國焉秦皇帝留連海濱待徐市不至不得三神山而歸殂于沙丘今之用事者皆肉食吾恐先生之請船而得葦筏也既而果不用馮里子

馮離子曰治天下者其猶醫乎醫切脈以知證審證以為方證有陰陽虛實脈有浮沉細大而有汗下補瀉針灼湯齊之法參苓薑桂麻黃芒硝之藥隨其人之病而施焉當則生不當則死矣是故知證知脈而不善為方非醫也雖有扁鵲之識徒嘵嘵而無用不知證不知脈道聽塗說以為方而語人曰我能醫是賊天下者也故治亂政也紀綱脈也道德政刑方與法也人才藥也夏之政尚忠嚴承其敝而救之以質殷之政尚質周承其敝而救之以文秦用酷刑苛法以箝天下天下苦之而漢承之以寬大守之以寧壹其方與證對其用藥也無件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鮮矣

馮離子以言忤于時為用事者所惡欲殺之大臣有薦其賢者惡之者畏其用踴言毀諸庭庭立者多和之或問和之者曰君識其人乎曰弗識而皆聞之矣或以告馮離子馮離子

笑曰女几之山乾謫所巢有虎出于樓鼓鶴集而樂之鶴聞之亦集而噪鶴見而問之曰虎行地者也其知子何哉而噪之也鶴曰是嘯而生風吾畏其顛吾巢故噪而去之問柵鶴鶴曰無以對鶴鶴笑曰鶴之巢木末也畏風故忌虎爾穴居者何以噪為

郁離子曰民猶沙也有天下者惟能博而聚之耳堯舜之民猶以漆博沙無時而解故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遐密八音非威驅而令肅之也三代之民猶以膠搏沙雖有時而融不釋然離也故以子孫傳數百年必有無道之君而後衰又繼而得賢焉則復興必有大無道如桀與紂而人有賢聖諸侯如商湯周武王者間之而後亡其無道未如桀紂者不亡無道如桀紂而無賢聖諸侯適丁其時而間之者亦不亡霸世之民猶以水搏沙其合也若不可開猶水之冰然一旦消釋則渙然離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猶以手搏沙拳則合放則散不求其聚之道而以責于民曰是頑而好叛焉呼何其不思之甚也

平原君患盜誅之不能禁或曰更賞之足則戢矣度卿曰不可先王立賞罰以勸懲善惡衰世之政也雖微猶足以激其趨故賞禁備罰禁濫縣衡以稱之猶懼其不平也而况敢逆施之乎夫民之輕禁以逞欲如水之決必有所自求而塞之

斯可矣今此之不塞而力過其流至于不能制乃不省其闕而欲矯以逆先王之法度是猶欲止水而去其防也其庸有廖乎夫民有欲而無厭者也節以制之猶或踰焉盜而獲實利莫大矣利之所在民必趨焉趨而禁之是取政也趨而不禁人盡盜矣是鼓亂也不滅孰甚焉平原君怒然而寤起再拜受教盡散其私財以濟貧乏申明舊章而重贖以賞獲盜者於是趙盜皆走之燕道不拾遺虞卿之教也

州之庸問柵郁離子曰雲山出也而山以之靈煙火出也而火以之畜不亦異哉郁離子曰善哉問夫人之用智者亦猶是也夫智人出也善用之猶山之出雲也不善用之猶火之出煙也韓非囚秦竟錯死漢煙出火也

魯般

郁離子之市見壞宅而哭之慟或曰是猶可葺與郁離子曰有魯般王爾則可也而今亡矣夫誰與謀之吾聞宅壞而棟不撓者可葺今其棟與梁皆朽且折矣舉之則覆不可觸已不如姑仍之則覺楠之未解者猶有所附以待能者苟振而摧之將歸咎于葺者弗可當也况葺宅必新其材間其蠹腐其外完而中潰者悉屏之不束椽以為樞不斷柱以為椽其取材也惟其良不問其所產楓楠松栝杉檟柞檀無所不收大者為棟為梁小者為杙為栴曲者為枅直者為椽長者為

椽短者為椽非空中而液身者無所不用今醫閭之木木竭矣規矩無恒工失其度斧鋸刀鑿不知所裁桂樟榭剪為櫛薪雖有魯般王爾不能輒施其巧而况於無之乎吾何為而不悲也

青丘之山九尾之狐居焉將作妖求觸體而戴之以拜北斗而傲禍于上帝遂往造其工之臺以臨九丘九丘十藪之狐畢集登羽山而人舞焉有老俱見而謂之曰若之所戴者死人之觸體也人死肉腐而為泥枯骨存焉是為觸體觸體之無知與毛磔無異而其腥穢瓦礫之所不有不可戴也吾聞鬼神好馨香而悅明德腥臊穢惡不可聞也而况敢以瀆上帝帝怒不可犯也弗悔者必受烈禍行未至關伯之墟獵人邀而伐之攢弩以射其戴觸體者九尾之狐死聚羣狐而焚之沮三百仞三年而臭乃熄

漢愍帝之季年東都大旱野草皆焦昆明之池竭洛巫謂其父老曰南山之湫有靈物可起也父老曰是蛟也弗可用也雖得兩必有後憂衆曰今旱極矣人如坐爐炭朝不謀夕其暇計後憂乎乃召洛巫與如湫禱而起之酒未畢三隻蛟蟄蟄出有風隨之颼颼然山谷皆啟有頃雷雨大至木盡拔訖三日不止伊洛溼潤皆溢東都大困始悔不用其父老之言郁離子曰螢之為明微微也昏夜得之可以煇物取而宜諸

燭下則黝然亡矣燭亦明矣哉而不能不晦於月也太陽出矣月之明又安在哉故狗制狐豹制狗虎制豹後復制虎魏吳晉宋齊梁陳隋之君惟其不當漢祖之時也使其在漢祖之時不敢與布越伍而况能南面哉是故湯武不作而後有桓文桓文不作而後有秦秦之王適逢六國之皆庸君故有賢人弗能用而秦之間得行嗚呼豈秦之能哉

或問勝天下之道曰在德何以勝德曰大德勝小德小德勝無德大德勝大力小德敵大力力生敵德生力力生於德天下無敵故力者勝一時者也德愈久而愈勝者也夫力非吾力也人各力其力也惟大德為能得羣力是故德不可窮而力可因人言五伯之假仁義也或曰是何足道哉郁離子曰是非仁人之言也五伯之時天下之亂極矣稱諸侯之德無以加焉雖假而愈於不能故聖人有取也故曰誠勝假假勝無天下之至誠吾不得見矣得見假之者亦可矣

郁離子曰甚矣仁義之莫彊於天下也五伯假之而猶足以維天下而獲天下之顯名而况於出之以忠行之以信者哉今人談仁義以口間取其一二無拂於其欲者時行焉將以賈譽也及其弗獲則舉仁義以為迂而舍之至于死弗寤寤哉

齊湣王既取燕滅宋遂伐趙使魏南惡楚西絕秦安示威諸

侯以求為帝平原君問于魯仲連曰齊其成乎魯仲連笑曰成哉臣竊悲其為象虎也平原君曰何謂也魯仲連曰臣聞楚人有患狐者多方以捕之弗獲或教之曰虎山獸之雄也天下之獸見之咸驚而亡其神伏而俟命乃使作象虎取虎皮蒙之出于牖下狐入遇焉啼而踣他日豕暴于其田乃使伏象虎而使其子以戈荷諸衢田者呼豕逸于莽遇象虎而反奔衢復焉楚人大喜以象虎為可以皆服天下之獸矣於是野有如馬被象虎以趨之人或止之曰是駭也直虎且不敵當往且敗弗聽馬雷响而前攫而噬之顛磔而死今齊實象虎而燕與宋狐與豕也弗戒諸侯其無駭乎明年望諸君以諸侯之師入齊潛王為渾齒所殺

蟾蜍游于決瀆之澤蚺蛟以其族見喜其類已也欲與俱入月使龜鼈呼之問曰彼何食曰彼宅于月中身棲桂樹之陰餐泰和之淳精吸風露之華滋他無所食也蚺蛟曰若是則予不能從矣予處決瀆之中一日而三飽予焉能從彼單棲于穴塚朽其胃腸而吸飲風露乎問其食不對龜鼈復命使返而窺之則方據溷而食其蛆盪糞汁而飲之滿腹然後出胸胸然龜鼈返曰彼之食溷蛆與糞汁也一日不可無也而焉能從子蟾蜍變類而哈曰嗚呼子何罪乎而生與此物類也

郁離子曰豺之智其出於庶獸者乎嗚呼豈獨獸哉人之無知也亦不如之矣故豺之力非虎敵也而獨見焉則避及其朋之來也則相與持角之蓋虎之力得一豺焉未暇顧其後也而持之者至矣虎雖猛其奚以當之長平之役以四十萬之衆投戈甲而受死惟其智之不如豺而已

玄豹

石羊先生謂郁離子曰嗚呼世有欲蓋而彰欲抑而揚欲掩其明而播其聲者不亦異乎郁離子喟然數曰子不見夫南山之玄豹乎其始也踰豢耳人莫之知也霧雨七日不下食以澤其毛而成其文成矣而復欲忌何其豈也是故縣黎之王虞頑石之中而潛于幽谷之底其壽可以與天地俱也無故而舒其光使人矚而駭之柱是乎椎擊來而荷鑄發矣桂樹之輪困詰樛與樛樛奚異而斧斤尋之不憚阻遠者何也以其香之達也故曰欲人之不見莫若物其明欲人之不知莫若瘖其聲是故鸚鵡繫于絃言蜩蠶獲于善鳴樗以惡而免割瓢以苦而不烹何如翳子之燁燁而返子之冥冥乎石羊先生悵然久之曰惜乎予聞之晚也

南山之隈有大木羣蟻萃焉穿其中而積土其外柱是木朽而蟻日蕃則分處其南北之柯蟻之垤窳如也一日野火至其處南者走而北處北者走而南不能走者漸而遷于火所

未至已而俱葬無遺者

東南之美有荆山之麝臍焉荆人有逐麝野老麝志前狝其臍投諸莽逐者趨焉麝因得以逸今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人有弗如之者以賄亡其身以及其家何其知之不如麝耶子游為武城宰郭門之塚有鶴遷其巢於墓門之表墓門之老以告曰鶴知天憐兩之鳥也而驟遷其巢豈其天水乎子游曰諾命邑人悉具舟以俟居數日水果大至郭門之塚沒而兩不止水且及于墓門之表鶴之巢翹翹然徘徊長唳莫知其所處也子游曰悲哉是亦有知矣惜乎其未遠也

西郭子僑與公孫詭隨涉虛俱為微行昏夜踰其鄰人之垣鄰人惡之坎其往來之涂而置溷焉一夕又往子僑先墮于溷弗言而招詭隨詭隨從之墮欲呼子僑掩其口曰勿言俄而涉虛至亦墮子僑乃言曰我欲其無相啞也君子謂西郭子僑非人也已則不慎自取污辱而包藏禍心以陷其友其不仁甚矣

蒼筤之山溪水合流入于江有道士築于其上以事佛甚謹一夕山水大出漂室廬塞溪而下人騎木乘屋號呼求救者聲相連也道士具大舟躬蓑笠立水澗督善水者繩以俟人至即投木索引之所存活甚衆平且有獸身沒波濤中而浮其首左右盼若求救者道士曰是亦有生必速救之舟者應

言往以木接上之乃虎也始則矐矐然坐而舐其毛比及岸則瞠目眈道士躍而攫之仆地舟人奔救道士得不死而重傷焉郁離子曰哀哉是亦道士之過也知其非人而救之非道士之過乎雖然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道士有焉

秦龍先生采藥于山有老父坐石上揖之不起秦龍先生拱而立頃之老父仰而虛俯而凝其神王如也頷而笑曰子欲采藥乎余亦采藥者也今子雖采藥而未知藥也知藥莫若我秦龍先生晚曰願受教老父曰坐吾語子中黃之山有藥焉龍鱗而鳳葩玉質而金英宵納月彩晨晡日精宅厚坤以為家淙沉瀝之流榮其味不苦不酸其性不熱不寒淡如也淳如也其名曰芝得而服之壽考以康百病不生鱗鱗熙熙躋于泰寧而五百年一遇之太行之山有草焉丹莢而紫莖根如伏龍葉如翠翹葱蔥葦葦蔚茂以齊其名曰參得而服之老者考少者壽病者已疴者起而三百年一遇之南條之山有草焉性溫而和味芳以辛馥馥芬香氣襲人其名曰木得而服之養精益神救死扶生去疾除根瘴癘莫于寢輿以安而百年一遇之响屨之山有木焉碧幹而瓊枝綠葉菁菁菁上拂穹青下臨層崖霜雪灑之而不凝亦日過之而不炎其馨非非其味如飴鬼魅畏之避不敢窺其名曰桂莖而服之可以祛百邪消毒滌扶陽抑陰欽真歸元峨山之陰有草

焉葉如翠眈根如團金味如人膽稟性酷烈不能容物名曰黃良莢而服之推去百惡破癥解結無穢不滌煩痾毒熱一掃無迹如司寇之殛殘賊之二物也有病乃服無病者不服也故有弗用用必中陰谷有草狀如黃精背陽而生入口口裂着肉肉潰名曰鉤吻雲夢之隕有草其狀如葵葉露滴人流為瘡瘻刻骨絕筋名曰斷腸之草之二草者但有殺人之能而無愈疾之功吾子其慎擇之執無求美弗得而為形似者所誤秦龍先生愀然而悲頽求老人已不知其所之矣梓謂棘曰爾何為乎脩脩而不揚攜攜而無所容幽樛於灌莽之中駸朽籜而不見太陽不已瘠乎吾輪竦等崖梢拂九陽根入九陰日月過而留其暉風雨會而流其滋鵝雛翠鸞朝夕和鳴暖靄晴嵐山蒸澤烘結為祥雲五色備象人音成聲約為文章抱日浮光蔚兮若濯錦出蜀江整兮若秦葩曜都房是以匠石見而愛之期以為明堂之棟梁言既棘倚風而嘯振條而吟曰美矣哉吾聞之冶容色者侮之招屨服飾者盜之招多才能者忌之招今子之美冠群超倫名彰于時秦連未聞構厦無人吾憂子之不得為明堂之棟梁而剪為黃腸與腐肉同歸于冥冥之鄉雖欲見太陽其可得乎吾長不盈尋大不踰指扶疎屈律不文不理天不畀之以材而賜之以刺使人不敢樵禽不敢萃故雖無子之美而亦無子之

憂則吾之所得多矣吾又安所求哉

宋王欲使熊螫父為司馬熊螫父辭宋王謂杞離曰薄諸乎吾將以為太宰杞離曰臣請試之旦日之熊螫父氏不遇過其僕子達為道王之意其僕曰小人不能知也然嘗聞之南海之島人食蛇北游于中國腊蛇以為糧之齊齊人館之厚客喜侑主人以文賦之修主人吐舌而走客弗喻為其薄也戒皇臣求王虺以致之今王與大夫無亦猶是與杞離慚而退

郁離子學道于藐乾羅子其授化鐵為金之術遂往入九折之山得曜冶之鋼而鍊之以左目取火于太陽右目取水於太陰驅役雷風收拾鬼神以集于黃中渾渾胚胚如珠在胎焜焜發發如日將升仙人皆仰之矣山鬼窺而慄焉嘯其徒謀之曰有怪女知之乎若不早圖而待其成悔無及矣乃使得輿魁撓之百端不能破乃羣號而訴諸帝曰天生物而賦之形與性壽夭貴賤司命掌之弗可移也夫是謂之天常今彼將以智奪之以竊天權弗可假也帝怒命方伯宵鼓之以旒鞞之鞞鐵曜弗可止遂不能成金

石羊先生謂郁離子曰子不知予之憂乎郁離子曰何為其不知也曰何以知之曰周人有好姣服者有不足於其心則忸怩而不置必易而後嫌一日有所之袂溼而弗知也揚揚

而趨樂甚其友半途而指之涅則愧而嗟攝而播之涅去而
跡在其心妯妯然五步而六視不成行而復鄭子陽好其妻
其妻美而顏厲蔽之以翟三年未之見一夕而視其妻見焉

則快然不樂申旦而不寐其妻雖以翟蔽之終不好矣故陰

谷之木生于嵌巖之下終年不見日月之光而不怨者不知

天之有日月也梧立之野人種稻以為食歲儲蓄而待新新

未嘗不敢竭其舊且日之畝視其禾皆穎而且粟喜而歸曰

新可期矣則皆發其舊與其人飽之舊且盡而新未熟不勝

其缺望與其子及妻更往而迭祝啜其畝而禾愈青是非禾

之返青也望之者切也荆人有走虎而捐其子者以為虎已

食之矣弗求矣人有見而告之曰爾子在盍速求之弗信米

薪者以歸子之他日遇而爭之其子弗識矣趙王之太子病

召醫緩醫緩至曰病革矣非萬金之藥弗可問之曰是必得

代之楮荆之王响嘯之沙馬同青蛉之空曾青崑崙之紫白

英合浦之珠蜀之犀三韓之寶龜盤無間之珣玕琪合采鉛

而鍊之一年而和二年而成三年而金粟生則取而埋諸土

中又三年而服之斯可以起矣淳于公聞而笑之曰誠哉所
謂醫緩矣莊子之齊見餓人而哀之餓者從而求食莊子曰
吾已不食七日矣餓者吁曰吾見過我者多矣莫我哀也哀
我者惟夫子向使夫子不不食其能哀我乎秦龍先生謂石

羊子曰往予游于江十日而風恒從西來及還而沿又十日
而風恒從東來從者惑而泣予唏之曰天有風主為予汝乎
何為泣也

靈丘丈人

靈丘之丈人善養蜂歲收蜜數百斛蠟稱之於是其富比封
君焉丈人卒其子繼之未朞月蜂有舉族去者弗恤也歲餘
去且半又歲餘盡去其家遂貧陶朱公之齊過而問焉曰是
何昔者之燭燭而今日之涼涼也其隣之叟對曰以蓋請問

其故對曰昔者丈人之養蠶也園有廬廬有守刺木以為蓋
之宮不鑿不磨其置也既密有行新舊有次坐有方牖有鄉
五五為伍一人司之視其生息調其暄寒葦其構架時其墮

發蕃則從之析之寡則與之哀之不使有二王也去其蛛蝥
蚍蜉彌其土蜂蠅豹夏不烈日冬不凝澌飄風吹而不搖淋
雨沃而不漬其取蜜也分其贏而已矣不竭其力也於是故
者安新者息丈人不出戶而收其利今其子則不然矣園廬

不葺汗穢不治燥濕不調啓閉無節居處馳曉出入障礙而
蜂不樂其君矣及其久也蝕斷同其房而不知蟻蟻鑽其室
而不禁鵝鴝掠之于白日狐狸竊之于昏夜莫之察也取蜜
而已又焉得不涼涼也哉陶朱公曰噫二三子識之為國有
民者可以鑒矣

郁離子曰刑威令也其法至于殺而生人之道存焉赦德令也其意在乎生而殺人之道存焉書曰刑期于無刑又曰眚災肆赦此先王之心也是故制刑期于使民畏刑有必行民知犯之之必死也則死者鮮矣赦者所以矜憐愚有過誤知罪不避而輒原焉是矜憐之心而教人犯也至于禍稔惡積不得已而誅之是以恩為弊也然則赦令卒不可行與曰法有二有古今之通禁有一代之私禁古今之通禁惡逆也殺人傷人及盜之類也而釋勿治是代之為則也一代之私禁茶鹽錢幣之類也民無以為生而官不能恤於是乎有犯雖難以為常原情而貸之可也

濟陰之賈人渡河而亡其舟樓子浮直之上號焉有漁者以舟往救之未至賈人急號曰我濟上之巨室也能拯我乎爾百金漁者載而升諸陸則予十金漁者曰向許百金而今予十金無乃不可乎賈人勃然作色曰若漁者也一日之獲幾何而驟得十金猶為不足乎漁者黯然而退他日賈人浮呂梁而下舟薄于石又覆而漁者在焉人曰盍救諸漁者曰是許金而不酬者也立而觀之遂沒郁離子曰或稱賈人重財而輕命始吾不信而今知有之矣張子房謂漢王曰秦將賈公子可也抑所謂賈與性成者與此陶朱公之長子所以死其弟也孟子曰故術不可不慎也信哉

衛懿公好禽見舐牛而悅之祿其牧人如中士甯子諫曰不可牛之用在耕不在舐舐其牛耕必廢耕國之本也其可廢乎臣聞之君人者不以欲妨民弗聽於是衛牛之舐者買十倍於耕牛牧牛者皆釋耕而教舐農官弗能禁却有馬生駒不能走而善鳴公又悅而納諸廐甯子曰是妖也君不寤國必亡夫馬齊力者也鳴非其事也邦君為天牧民設官分職以任其事廢事失職厥有常刑故非事之事君不舉焉杜其源也妖之興也人實召之自今以往衛國必多不耕之夫不織之婦矣君必悔之又弗聽明年狄伐衛衛侯將登車而御失其轡將戰士皆不能執弓矢遂敗于榮澤城懿公

髮彫問于赤羽雕曰盜日殺而日多何也赤羽雕曰未也而今方多耳髮彫曰何若是甚也赤羽雕曰乘子之車循子之軌天下之生將盡為盜髮彫曰請聞之赤羽雕曰昔者蠆蚩暴於岷嶓之間蜀王使相回帥師伐之畏弗進作土門而壁焉其士卒日食于民民瘵弗堪於是五丁鑿山以出于江之源擒蠆蚩殺之相回聞蠆蚩之死也鉸壁而出取其尸以為功曰我之徒兵實殺之五丁怒殺相回排大彭而壅之江江水逆流覆王宮王升木而號化為杜鵑今天下之治盜者皆相回也民不甘餒肉于蠆蚩也無洩五丁之怒者乎晉靈公好狗築狗園于曲沃衣之繡嬖人屠岸賈因公之好

也則奪狗以悅公公益尚狗一夕狐入于絳宮驚襄夫人襄夫人怒公使狗搏狐弗勝屠呼賈命虞人取他狐以獻曰狗實獲狐公大喜食物以大夫之俎下令國人曰有犯吾狗者則之枉是國人皆畏狗狗入市取羊豕以食飽則曳以歸屠岸賈氏屠岸賈大獲大夫有欲言事者不因屠岸賈則狗羸噬之趙宣子將諫狗逆而拒諸門弗克入他日狗入苑食公羊屠岸賈欺曰趙盾之狗也公怒使殺趙盾國人救之宣子出奔秦趙穿因衆怒攻屠岸賈殺之遂弑靈公于桃園狗散走國中國人悉禽而烹之君子曰甚矣屠岸賈之為小人也諷狗以蠱君卒亡其身以及其君寵安足恃哉人之言曰蠱蟲食木木盡則蟲死其如晉靈公之狗矣

狐里子自吳歸粵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渡送者未至於是舟泊于濟者以千數狐里子欲擇之而不能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也但視其蔽蓬折槽而破颿者即官舟也從而得之狐里子仰天歎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為官民與則愛之者鮮矣宜其敝也

楚王好安陵君安陵君用事身雖邀江乙使言于安陵君曰楚國多貧民請以雲夢之田貸之耕以食無使失所安陵君言于王而許之他日見景子問其入之數景子曰無之安陵君愕曰吾以子為利枉王而言焉乃以與人而為恩乎景雖

失色而退語其人曰國危矣志利而忘民危之道也衛靈公怒彌子瑕扶出之瑕懼三日不敢入朝公謂祝鮀曰瑕也對乎子魚對曰無之公曰何謂無之子魚曰君不觀夫狗乎夫狗依人以食者也主人怒而扶之嗥而逝及其欲食也蕙蕙然復來忘其扶矣今瑕君狗也仰枉君以食者也一朝不得枉君則一日之食曠焉其何敢對乎公曰然哉

替贖

郁離子曰自替者樂言己之長自贖者樂言人之短樂言己之長者不知己樂言人之短者不知人不知己者無所見不知人者無所聞無見者謂之替無聞者謂之贖人有耳目而見聞有所不及恒思所以聰明之猶懼其綫塞也而况枉自替自贖乎替且贖而以欺人曰予知且能然而不喪者為之有也

郁離子曰諱者欺之媒乎矜者諂之宅乎媒以招之宅以納之姦其不至乎故舟必漏也而後水入焉土必濕也而後苔生焉姦人伺隙以圖進其身奚暇為人國家計哉故因其矜也而施之諂因其諱也而授以欺然後昭然知其為諂與欺而弗之拒也由是而貫貫而後寵生焉寵生慕慕生效夫姦人之得志枉人國家也一旦不能堪也而况枉某效之相承乎齧肉之致蠅非特盡其肉而已也蠅生蛆而蛆復為蠅蠅

蛆相生而不窮夫何以當之是故君子之修慝辨惑如良醫之治疾也鍼其膏肓絕其根源然後邪淫不生苟知語與欺之能喪人心亡人國也屏其媒壞其宅姦者熄矣

軻里子之艾謂其大夫曰日君之左服病獸人曰得生馬之血以飲之可起也君之圍人使求僕之驢僕難未與也大夫曰殺馬以活馬非人情也夫何敢軻里子曰僕亦竊有疑焉雖然亦既知君之心矣願因而有所請僕聞有國者必以農耕而兵戰也農與兵孰非君之民哉故兵不足則農無以為衛農不足則兵無以為食兵之與農猶足與手不可以獨無也今君之兵暴於農而君不禁農與兵有訟則農必左耕者困矣是見手而不見足也今君之圍人見君之不可無服而不見僕之不可無驢也昔者陳胡公之元妃大姬好舞於是死丘之人皆拔其桑而植柳僕竊為君畏之

宋王偃惡楚威王好言楚之非且日視朝必詆楚以為笑且曰楚之不能若是甚矣吾其得楚乎群臣和之如出一口柁是行核之自楚適宋者必構楚短以為容國人大夫傳以達于朝沮而揚遂以楚為果不如宋而先為其言者亦惑焉柁是謀伐楚大夫華筆諫曰宋之非楚敵也舊矣猶獲牛之柁駟鼠也使誠如王言楚之力猶足以十宋宋一楚十勝不足以至一敗其可以國試乎弗聽遂起兵敗楚師于頽上王

益逞華筆復諫曰臣聞小之勝大也幸其不吾虞也幸不可常勝不可恃兵不可玩敵不可侮侮小人且不可況大國乎今楚懼矣而王益盈大懼小盈禍其至矣王怒華筆出奔齊明年宋復伐楚楚人伐敗之遂滅宋

越王燕群臣而言吳王夫差之亡也以殺子胥故群臣未應大夫子餘起而言曰臣嘗之東海矣東海之若滸于青渚禺彊會焉介鱗之從者以班見夔出鼈延頸而窺夔曰爾何笑鼈曰吾笑爾之驕躍而憂爾之暗也夔曰我之驕躍不猶爾之跛乎且我之用一而爾用四四猶不爾持也而笑我乎故跛之則羸其肝曳之則毀其腹終日匍匐所行幾許爾胡不自憂而憂我也今王殺大夫種而走范蠡四方之主掉首不敢南顧越無人矣臣恐諸侯之笑王者在後也王默然即且與蠡遇于擘蠡褰首而逝即且追之踰旋焉繞之蠡遂其所如則呀以待即且攝其首身弧屈而矢發入其脰食其心蠡其脊出其尻蠡死不知也他日行柁堪見蜺蜺欲取之蜺謂之曰是小而毒不可觸也即且怒曰甚矣爾之欺予也夫天下之至毒莫如蛇而蛇之毒者又莫如蠹蠹噬木則木斃蠹人獸則人斃斃其烈猶火也而吾入其脰食其心蛆蝚其腹腸醉其血而飽其髓三日而醒融融然何有柁一寸之蛇蟻乎鼓其足而凌之蜺蜺舒舒焉曲直其角噉其沫以

俟之即且黏而頓欲走則足與須盡解解悶而卧為蟻所食

楚有養狙以為生者楚人謂之狙公旦日必部分衆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實賦什一以自奉或不給則加鞭箠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違也一日有小狙謂衆狙曰山之果公所樹與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與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則吾何假托彼而為之復乎言未既衆狙皆籍其夕相與伺狙公之寢破柵毀柙取其積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復歸狙公卒餒而死郁離子曰世有以術使民而無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覺也一旦有開之其術窮矣

蒙人衣復倪之皮以適墮虎見之而走謂虎為畏已也返而矜有大志明日服狐裘而往復與虎遇虎立而視之怒其不走也叱之為虎所食鄰婁子泛于河中派而溺水渦噴而出之得壺以濟岸以為天祐已也歸而不事虜又不事齊魯人伐而分其國齊弗救君子曰無畏者禍之本乎惟有德可以受天祥祥不妄集聖人實有之猶內省而懼畏其不能勝也而况敢自祥乎非祥而以為祥喪其心矣其能免乎

郁離子謂姬獻曰吾嘗游汝泗之間見叢祠焉其中為天仙其左右為鬼伯天仙之祠香燭之外無物而鬼伯之祠擊鐘

烹燿明膏火窮晝夜今子之庭無兩鴨寒暑皆如市鵝羊鴨雞之聲啞嚙嘈嘈不得聞人語吾隱子之不能為天仙而為鬼伯也明年而敗于匏瓜之墟姬獻死焉

有獻鯉于商陵君者以為龍焉商陵君大悅問其食曰蠅商陵君使豢而擾之或曰是陵鯉也非龍也商陵君怒扶之於是左右皆懼莫敢言非龍者遂從而神之商陵君觀龍卷屈如丸條而伸左右皆佯驚稱龍之神商陵君又大悅徙君之宮中夜穴窳而逝左右走報曰龍用壯今果穿石去矣商陵君視其跡則悼惜不已乃養蠅以伺其復來也無何天大雨震電真龍出焉商陵君謂為豢龍來矢蠅以邀之龍怒震其宮商陵君死君子曰甚矣商陵君之愚也非龍而以為龍及其見真龍也則以陵鯉之食待之卒震以死自取之也

冥谷之人畏日恒穴土而居陰有蛇焉能作霧謹事之出入憑焉於是其國晝夜霧巫給之曰吾神已食日矣日亡矣遂信以為天無日也乃盡廢其穴之居而處堦義和氏之子之嚙過焉謂之曰日不亡也今子之所翳者霧也霧氣可以晦日景而焉能亡日日與天同其久者也惡乎亡吾聞之陰不勝陽妖不勝正蛇陰妖也鬼神之所詰雷霆之所射也今乘天之用否而逞其姦又因人之譎以憑其妖妖其能久乎

夫穴子之常居也今以譎致妖而棄其常居蛇死霧必散日之赫其可當乎國人謀諸巫巫恐洩其給遂沮之未朞月雷殺其蛇蛇死而霧散宜谷之人相响而稿

粵人有采山而得菌其大盈箱其葉九成其色如金其光四照以歸謂其妻子曰此所謂神芝者也食之者仙吾聞仙必有分天不妄與也人求弗能得而吾得之吾其仙矣乃沐浴齋三日而烹食之入嚙而死其子視之曰吾聞得仙者必蛻其骸人為骸所累故不得仙今吾父蛻其骸矣非死也乃食其餘又死在是同室之人皆食之而死郁離子曰今之求生而得死者皆是之類乎故張罔以逐禽使無所逃而獲非不知而不避者也設食而機之則其獲也皆非知之而不避者也南方有鳥五采而象鳳名曰昭明其性好亂故出則天下起兵西方有獸斑文而象虎名曰騶虞其性好仁故出則天下偃兵其不知者莫不以為鳳與虎也今天下之人孰不曰子有知也由此觀之遠矣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二終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三

後學麗水何鏗編校

郁離子

枸櫞

梁王嘗果使使者求諸吳吳人予之橘王食之美他日又求焉予之柑王食之尤美則意其猶有美者未予也甚使者聘于吳而密訪焉禦兒之鄙人有植枸櫞于庭者其實大如瓜使者見而愕之曰美哉煌煌乎柑不如矣求之弗予歸言于梁王梁王曰吾固知吳人之靳也命使者以幣請之朝而進之薦而後嘗之未畢一瓣王舌縮而不能嚙齒柔而不能嚼輪鼻頰頰以讓使者使者以請吳人吳人曰吾國果之美者橘與柑也既皆以應王求無以尚矣而王之求弗置使者又不詢而觀諸其外美宜乎所得之不稱所求也夫木產于土有土斯有木於是乎果實生焉果之所產不惟吳王不徧索而獨求之吳吾恐枸櫞之日至而終無適王口者也

公儀子為政於魏魏人淳于橘以才智自薦公儀子試而知其弗任也退之淳于橘之西河西河守使人道而入諸趙趙人以為將西河守謂公儀子曰是必疾趙矣趙疾魏國之利也公儀子愀然不悅曰如大夫言是魏國之耻也昔者由余戎人也由余入秦秦穆公用之由余賢秦人不敢輕戎吾懼

趙人之由是輕魏也

泗水之濱多美石孟嘗君為薛公使使者求之以幣泗濱之人問曰君用是奚為哉使者對曰吾君封于薛將崇宗廟之祀製雅樂焉微君之石無以為之磬使隸人敬請于下執事惟君圖之泗濱人大喜告于其父老齋戒肅使者以車十乘致石子孟嘗君孟嘗君館泗濱人而置石子于外朝他日下宮之礪闕孟嘗君命以其石為之泗濱人辭諸孟嘗君曰下邑之石天生而地成之昔者禹平水土命后夔取而薦之郊廟以諧八音聲聲依之任土作貢定為方物要之明神不敢棄也君命使者來求于下邑曰以崇宗廟之祀下邑之人畏君之威不敢不供齋戒肅使者致于君君以置諸外朝未有定命不敢以請今聞諸館人曰將以為下宮之礪臣實不敢聞弗謝而走諸侯之客聞之皆去於是秦與楚合謀伐齊孟嘗君大恐命駕趣謝客親御泗濱人迎石登諸廟以為磬諸侯之客聞之皆來秦楚之兵亦解君子曰國君之舉不可以不慎也如是哉孟嘗君失信于一石天下之人疾之而况得罪于賢士哉雖然孟嘗君亦能補過者也齊國復疆不亦宜乎

趙王使其大夫子餘造舟舟成有賈人求掌為工子餘弗用賈人去之吳因王孫率以見吳王且言越大夫之不能用人也他日王孫率與之觀于江颺作江中之舟楫則收指以示

王孫率曰某且覆某不覆無如其言王孫率大奇之舉于吳王以為舟正越人聞之尤子餘曰吾非不知也吾嘗與之處矣是好夸而謂越國之人無已若者吾聞好夸者恒是已以來多諛謂人莫若己者必精于察人而閉自察也今吳用之價其事者必是夫矣越人未之信未幾吳伐楚王使操餘皇浮五湖而出三江迫于扶胥之口沒焉越人乃服子餘之明且曰使斯人弗試而死則大夫受遺才之謗雖咎繇不能直之矣

越人寇不韋避兵而走刻貧無以治舍徘徊于天姥之下得大木而麻焉安一夕將斧其根以為薪其妻止之曰吾無蘆而託是以庇身也自吾之止於是也驕陽赫而不吾灼寒露零而不吾淒飄風揚而不吾凜雷雨晦冥而不吾震撼誰之力耶吾當保之如赤子仰之如慈母愛之如身體循懼其不蕃且殖也而况敢毀傷之乎吾聞之水泉縮而潛魚驚鷄鐘鳴而巢鳥悲畏夫川之竭林之落也魚鳥且然而况於人乎郁離子聞之曰哀哉是夫也而其知不如一婦人也嗚呼豈獨不如一婦人哉則亦鳥魚之不若矣

東甌之人謂火為虎其稱火與虎無別也其國無陶冶而覆屋以茅故多火災國人咸苦之海隅之賈人適晉聞晉國有馮婦善搏虎馮婦所在則其邑無虎歸以語東甌君東甌君

大喜以馬十駟王二穀文錦十純命賈人為行人求馮婦於
晉馮婦至東甌君命駕虛左迎之于國門外共載而入館于
國中為上客明日市有火國人擁馮婦以趨火灼而死於是
出求虎弗得火迫于宮肆國人擁馮婦以趨火灼而死於是
賈人以妄得罪而馮婦死弗寤

蘇文公之路馬死或告之曰卑耳氏之馬良請求之辭曰野
馬也不足以充君駟公使疆之逃蘇代之徒欲以其馬售公
弗取巫閭大夫入言曰君求馬將以駕乘輿也何必近舍其
所欲售而遠取其不欲售者乎公曰吾惡夫自衛者對曰昔
中行伯求婦于齊高鮑氏皆許之謀諸叔向叔向曰娶婦所
以承宗桃奉祭祀不可苟也惟其賢而已今君之求馬亦惟
其良而已可也昔者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逃堯弗疆也而
卒得舜甯戚飯牛以自售于齊桓公桓公用之而卒得管仲
使堯不聽許由何以得舜桓公不用甯子何以得管仲君何
固焉

晉獻公滅虞寘其俘于下陽使士蔿監焉其大夫多逃士蔿
弗禁公聞之怒召士蔿讓之士蔿對曰君以是為可以充吾
國之用也夫夫彼虞公之臣也皆嘗任虞公之事矣食虞公
之祿而立虞公之朝聞虞公之政虞亡不能救虞公執而身
隨之君將焉用是為哉公曰吾懼其鄰國之也士蔿笑曰

若是則臣滋惑矣公曰何哉士蔿曰往歲臣之里有厲卜之
曰叢為崇於是集里之老幼召巫覡具舟車奉牲幣羞桃茹
男女以班舉叢而寘諸衢東里之人利其器物而收之因得
厲焉死者且過半故廢社之土不可以塗宮室棄出之婦不
可以主中饋鬼神之所遺也今虞之賢臣曰宮之奇百里奚
而已矣宮之奇先虞公之亡而以其族去百里奚與於俘則
君既入之秦矣其他奚取焉而必欲置之曰無使適鄰國君
實欲善鄰則曰愛厥苗無遺莠可也今君坐不安食不甘繕
甲兵以睨四封無歲不征豈有他哉求吾欲也敵累未生無
所用謀如其弗欲猶將納之矧自往焉如其用諸適吾願也
君何怒為公曰善

郁離子曰鳥獸之與人非類也人能擾而馴之人亦何所不
可為哉鳥獸以山藪為家而養養于樊籠之中非其情也而
卒能馴之者使之得其所嗜好而無違也今有養鳥獸而不
能使之馴則不食之以其心之所欲屬之以其性之所安而
加矯迫焉則有死耳鳥乎其能馴之也人與人為同類其情
為易通非若鳥獸之無知也而欲奪其所好遺之以其所不
好絕其所欲疆之以其所不欲迫之而使從其果心悅而誠
服耶其亦有所顧畏而不得已耶若曰非心悅誠服而出不
得已乃欲使之治吾國徇吾事則堯舜亦不能矣

孫子自梁之齊田忌郊迎之而師事焉飲食必親啓寢與必親問孫子所喜田忌亦喜之孫子所不欲田忌亦不欲也鄒奩謂孫子曰子知蚩蚩驅虛之與虜乎蚩蚩驅虛負虜以走為其能齧甘草以食已也非憂其將為人獲而負之也今子為虜而田子蚩蚩驅虛也子其識之孫子曰諾

或問致人之道郁離子曰道致賢食致民淵致魚藪致獸林致鳥臭致蠅利致賈故善致物者各以其所好致之則天下無不可致者矣是故不患其有所不至而患其有所不安能致而不能安不如不致之亡傷也粵人有學致鬼者三年得其術於是壇其室之比隅以集鬼鬼至而多無以食則相帥以為妖聲聞于外一夕其人死而焚其室鄰里莫不笑

韓垣之齊以策于齊王王不用韓垣怒出誹言王聞而拘諸司寇將殺之田無吾見王以語之田無吾曰臣聞嫫母學擾象而工比之義渠以擾象之術于義渠君義渠君不答退而誹諸館館人曰非吾君之不聰子也顧無所得象也嫫母報而歸醫胡之魏見魏太子之神馳而氣不屬也謂之曰太子病矣不疾治且不可救太子怒以為謗已也使人刺醫胡醫胡死魏太子亦病以死夫以策于人不合而怨者非也人有言不察惠而讐之亦非也臣聞之江海不與坎井爭其清雷霆不與蛙蚓鬪其殷礮礮之夫何足殺哉王乃釋韓垣

楚王問於陳軫曰寡人之待士也盡心矣而四方之賢者不貲寡人何也陳子曰臣少嘗游燕假館于燕市左右皆列肆惟東家甲焉帳卧起居飲食器用無不備有而客之者日不過一二或終日無一焉問其故則家有猛狗聞人聲而出噬非有左右之先容則莫敢躡其庭今王之門無亦有噬狗乎此士所以艱其來也

秦楚交惡楚左尹卻惡奔秦極言楚國之非秦王喜欲以為五大夫陳軫曰臣之里有出妻而再嫁者日與其後夫言前夫之非意甚相得也一日又失愛于其後夫而嫁于郭南之寓人又言其後夫如昔者其人為其後夫言之後夫笑曰是所以語子者猶前日之語我也今左尹自楚來而極言楚國之非若他日又得罪于王而之他國則將移其所以訾楚者訾王矣秦王由是不用卻惡

把離謂熊螫父曰子亦知有烏蜂乎黃蜂殫其力以為窠烏蜂不能為窠而惟食蜜故將瑾戶其王使視蠶而計課必盡逐其烏蜂其不去者衆齊而殺之今居于朝者無小大無不取手疎足以任王事皆有益于楚國者也而子獨邀以食先星而卧見日而未起是無益于楚國者且夕且計課吾憂子之為烏蜂也能螫父曰子不觀夫人之面乎目與鼻口皆日用之急獨眉無所事若可去也然人皆有眉而子獨無眉

其可觀乎以楚國之大而不能容一越以食之士吾恐其為無眉之人以貽觀者笑也楚王聞之益厚待熊鬻父

漢八年高皇帝崩呂太后臨朝聽政大臣患匈奴之強將與為和親議使者太后惡宦者中行說欲去之故使往焉樂布諫曰陛下之所以使中行說者不過以匈奴驕恣不能善待漢使或留之則非我所惜從而棄之耳臣獨以為不便夫使所以達主命釋仇講好決疑解紛卑不可以屈國體高不可以激敵恣察變應機以制事權國之榮辱已之休戚非素所愛信而知其忠且亮者不可遣也今中行說刑臣也名不齒於國士又陛下之所素惡夫素惡於君則不重其君名不齒於國士則不重其身臣懼其泄國情而開敵讐也弗聽樂布退謂辟陽侯曰子不力諫北邊自此弗寧矣鄒伯惡其大夫高克弗能去而使帥師以禦狄次于河上又而不召衆潰高克奔陳春秋書曰鄭棄其師病鄭伯也今使說也如匈奴無乃棄說以及其介幣乎昔晉之敗于郟也先穀實往楚師楚之敗于鄢陵也苗賁皇實在晉此古人之債車轍也上必悔之

楚王患其令尹蔣呂臣之不能欲去之訪于宜申宜申曰未可王曰何故宜申曰令尹楚相也國之大事莫大乎置相弗可輕也今王欲去其相必先擇夫間之者有乃可耳王蹙然

曰令尹之不足以相楚國不惟諸大夫及國人知之鬼神亦實知之大夫獨以為未可寡人惑焉宜申曰不然臣之里有巨室梁蠹且壓將易之召匠爾匠爾曰梁實蠹不可以不易然必先得材焉不則未可也其人不能堪乃召他匠束薪小木以易之其年冬十有一月大雨雪梁折而屋圯今令尹雖不能而承其祖父之餘國人與之素矣而楚國之新臣弱未

有間者此臣之所以曰未可也

趙人患鼠乞猫于中山中山人予之猫善捕鼠及雞月餘鼠盡而其雞亦盡其子患之告其父曰盍去諸其父曰是非若所知也吾之患在鼠不在乎無雞夫有鼠則竊吾食毀吾衣穿吾垣墉壞吾器用吾將飢寒馬不病於無雞乎無雞者弗食雞則已耳去飢寒猶遠若之何而去夫猫也

客有短吳起於魏武侯者曰吳起貪不可用也武侯踈吳起公子成入見曰君奚為踈吳起也武侯曰人言起貪寡人是以不樂焉公子成曰君過矣夫起之能天下之士莫先焉惟其貪也是以求事君不然君豈能臣之哉且君自以為與殷湯周武王孰賢務光伯夷天下之不貪者也湯不能臣務光武王不能臣伯夷今有不貪如二人者其肯為君臣乎今君之國東距齊南距楚北距韓趙西有虎狼之秦君獨以四戰之地處其中而被五國頓兵坐視不敢窺魏者何哉以魏國

有異起以為將也周詩有之曰赳赳武夫侯于城邑起是也君若念社稷惟起所願好而予之使起足其欲而無他求坐穢五國之師所失甚小所得甚大乃欲使之飯糲茹蔬被短褐步走以供使令起必去之起去而天下之如起者却行不入大梁君之國空矣臣竊為君憂之武侯曰善復進吳起郁離子疾病氣奄痰結將設之或曰瘞榮也是養人者也人無榮則中乾中乾則死弗可設也郁離子曰吁吾子過哉吾聞夫養人者津也醫家者所謂榮也今而化為瘞是榮賊也則非養人者也夫天之生人參地而為三為其能贊化育也一朝而化為賊其能贊天地之化育乎是故俞跗扁鵲之為醫也浣胃滌腸絕去病根而阡死者生舜禹成湯周文王之為君也誅四凶戮防風勳昆吾放夏桀戡黎伐崇而天下之亂載寧其將容諸乎容之無益以戕人也故蟲果生也蟲成而果潰自我而離焉非我已其能養我乎弗去是殖賊以待戕也從子之教吾其不遂潰矣

髮蟻

智伯園趙襄子于晉陽使人謂其守曰若能以城降吾當使若子及孫世世保之守者對曰昔者中牟之郭圯有髮蟻墮于河沫擁之以旋其翅拍拍聲見而憐之游而負之及陸謂聲曰吾與子百年無相忘也聲振羽大笑曰若冬春之不知

也而能百年無忘我乎今晉國惟無人而壅女以天盈盈而恃之是壅禍也壅禍特盈以蠶尾于人天實厭之晉陽朝亡女必夕死死子不寒猶及見之其何有於子及孫是夕智伯為韓魏所殺

郁離子曰人之度量相越也其猶江海之於濺泉乎濺泉之微積而至干海無以尚之矣而海亦不自知其大也惟其不自知其大也故其納不已而天下之大莫加焉聖人之為德亦若是而已矣是故汧泉納濺泉池納汧泉溝納池澮納溝谿納澮川納谿澤納川江河納澤而歸諸海故天子海也公侯卿大夫江河也川澤也庶官谿澮之類而萬民皆濺泉也濺泉之於海其相去也不亦大縣絕矣乎其勢必趨焉其志之感情之達如氣至而蟲鳴也如雨來而礎潤也君人者惟德與量俱而後天下莫不歸焉德以收之量以容之德不廣不能使人來量不弘不能使人安故量小而思納大者禍也洵谷之鱷不可以陵洪濤高樊之駕不可以御飄風大不如海而欲以納江湖難哉

介葛盧鬚白狄辨皆朝于魯遇于沈猶氏之衢相悅而失笑從者歸而語諸館交訾焉魯人使執渠略與蜚螭以示之弗喻公山弗狃欲伐季氏問于冉有冉有曰盍召仲尼公山弗狃使召仲尼或謂其人曰子之從夫子也繁衣而饜食今將

恒其故而豐其新矣而召仲尼焉至必授之政將繩子以釋子其悔哉乃陰嗾使者易其禮仲尼不至將起師冉有曰盍聞諸公乎弗聽遂以費人攻季氏問昭公焉師入驪公宮季桓子挾公以登臺使行人辭諸費人曰先君之事先大夫有之雖然盟主實有命今斯之事君惟謹君惠優渥茂有二命二三子不念魯國不謀于君而佛臨以兵其若君與社稷何且吾聞之為不嚇鳥袒裼不責夷踞惟二三子圖之費人曳戈而走公山弗狃出奔齊君子曰公山之伐季氏也其猶介芻廬之嚇狄乎雖欲召仲尼卒蒙于其人而弗果其無成也宜哉

齊人伐燕取其財而俘其民王朝而受俘喜見於色謂其大夫曰寡人之伐燕不戮一人焉雖湯武亦若是而已矣大夫皆頓首賀已而燕人畔王怒曰吾之於燕民盡心焉一朝而畔寡人德不足為與浮于髡仰天大笑王怪而問之對曰臣鄰之富叟疾使巫禱于神神告之曰若能活物萬吾留為若請于帝去爾疾錫爾壽富叟曰諾乃使人蒐于山羅于林魯于澤得羽毛鱗介之生者萬言于神而放之罔罟所及鍛翅而滅足者嘈嘈聒聒蔽野揜谷明日而富叟死其子往泣于巫曰神亦有迂乎問之以實對巫笑曰有是哉是女實自迂非神迂女也今燕之君臣相為不道而民無故也君伐而取

其財遷其居寬號之聲旬殷天地鬼神無所依歸帝怒不可解矣而曰不戮一人焉夫人飢則死凍則死不必皆以鋒刃而後謂之殺之也周詩曰樹怨以為德君實有焉而以尤燕民非臣之所知也

郁離子曰嗚呼天下之亂也天亦無如之何矣夫天下之物動者植者足者翼者毛者保者鱗鱗如也涕如也葦如也森如也出出而不窮連連而不絕莫非天之生也則天之好生亦盡其力矣盡其力以生之又盡其力以殲之不亦勞且病哉其生也非一朝而其殲也在頃刻天若能如之何而為之則亦不誠甚矣

楚令尹病內結區霧得秦醫而愈乃言于王令國人有疾不得之他醫無何楚大疫凡疾之之秦醫者皆死於是國人悉往齊求醫令尹怒將執之子良曰不可夫人之病而服藥也為其能救已也是故辛螫澀苦之劑砥砒燂灼之毒莫不忍而受之為其苦短而樂長也今秦醫之為方也不師古人而以臆謂岐伯俞跗為不足法謂素問難經為不足究也故其所用無非搜洩酷毒之物鉤吻戟喉之草董心暈腦入口如鋒曾腸刮割彌日達夕肝膽決裂故病去而身從之不如死之速也吾聞之擇禍莫若輕人之情也今令尹不求諸草茅之言而圖利其所愛其若天道何吾得死於楚國幸也

郁離子曰青梁可以易豆羹狐貉可以奪縕絮民情之常也是故青梁不足豆羹可也狐貉不足縕絮可也野鳥繫于籠中而馴者以食也籠中之不如山藪入其籠者知之有童子側木槩而設食以誘鼠多獲鼠一夕逸其一遂不復獲鼠今使持緡葉之衣麥麩之餅而招于市曰捨爾至指而服而來與我共此則雖其子亦走而避矣是故不情之事大人不為之

楚王好祥有獻白鳥白鸚鵡木連理者羣臣皆賀荀卿不來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不佞幸類先君之遺德群臣轉睦四鄙無事鬼神鑿格而降之祥大夫獨不喜焉願聞其故荀卿對曰臣少嘗受教於師矣王之所謂祥者非臣之所謂祥也臣聞王者之祥有三聖人為上豐年次之風皇麒麟為下而可以為祥可以為妖者不與焉故九物之殊形詭色而無荒莽民用者皆可以謂之祥可以謂之妖者也是故先王之思治其國也見一物之非常必省其政以為祥與則必自省曰吾何德以來之若果有之則益勉其未至無則反躬自勵畏其僭也畏其易福而為禍也以為妖與則必自省曰吾何災以致之若果有之不待旦而改之無則夙夜祗惕檢視聽之所致之若果有之不畏其蔽也畏其有隱慝而人莫之知也夫如是故祥不空來而妖虛其慮今三閭大夫放死于湘鄢郢夷陵皆舉于

秦耕夫牧子莫不荷戈以拒秦老弱餽餉水旱相仍饑饉無蓄雖有鳳皇麒麟日集于郊無補楚國之罅漏而况於易色之為亂常之木乎王如不省楚國危矣王不寤荀卿乃退處蘭陵楚遂不振以亡

齊伐燕用田子之謀通往來禁侵掠釋其俘而弔其民燕人皆爭歸之矣燕王患之蘇厲曰齊王非能行仁義者必有人教之也臣知齊王急近功而多猜不能安受教其將士又皆貪不能長受禁請以計中之乃陰使人道齊師要降者於途掠其婦人而奪其財於是降者皆畏弗敢進乃使間招亡民亡民首鼠齊將士又欲掠而憚禁則因民之首鼠而言于主曰燕人叛齊王見降者之弗來也果大信之下令盡收拘降民之家田子諫不聽將士因而縱掠燕人遂不復思降齊郁離子曰善疑人者人亦疑之善防人者人亦防之善疑人者必不足於信善防人者必不足於智知人之疑已而弗舍者必其有所存也知人之防已而不避者必其有所倚也夫天下之人焉得盡疑而盡防之哉智不足以知賢否信不足以弭欺詐然後雖唯唯惟恐人以我之所以處人者處我也於是不能任人而專任已於是謀者隱識者避括者愚巧者拙廉者匿而圓曲頑鄙之士來矣圓曲頑鄙之士盈于前而疑與防愈急至於術窮而身憤愈悔其防與疑之不足不亦痛

哉

郁離子曰嗚呼吾今而後知以許爲直者之爲天下後世害不少也夫天之生人不恒得堯舜禹湯文王以爲之君然後及其次焉豈得已哉如漢之高祖唐之太宗所謂問世之英不易得也皆傳數百年天下之生賴之以安民物蕃昌蠻夷嚮風文物典章可觀其功不細乃必搜其失而斥之以自夸大使後世之人舉以爲詞曰若是者亦足以受天命一九有則不師其長而效其短是豈非以許爲直者之流害哉或曰史直筆也有其事則直書之天下之公也夫奚許郁離子曰是儒生之常言而非孔子之訓也孔子作春秋爲賢者諱故齊桓晉文皆錄其功非私之也以其功足以使人慕錄其功而不揚其罪慮人之疑之立教之道也故詩書皆孔子所刪其於商周之盛王存其頌美而已矣

天地之盜

郁離子曰人天地之盜也天地善生盜之者無禁惟聖人爲能知盜執其權用其力攘其功而歸諸己非徒發其藏取其物而已也庶人不知焉不能執其權用其力而過其機逆其氣暴天其生息使天地無所施其功則其出也匱而盜斯窮矣故上古之善盜者莫伏犧神農氏若也惇其典庸其禮操天地之心以作之君則既奪其權而執之矣於是教民以盜

其力以爲吾用春而種秋而收逐其時而利其生高而富卑而池水而舟風而帆曲取之無遺焉而天地之生愈滋庶民之用愈足故曰惟聖人爲能知盜執其權用其力非徒取其物發其藏而已也惟天地之善生而後能容焉非聖人之善盜而各以其所欲取之則物盡而藏竭天地亦無如之何矣是故天地之盜息而人之盜起不極不止也然則何以制之曰遏其人盜而通其爲天地之盜斯可矣

公儀子謂魯穆公曰君知圃人之爲圃乎沃其壤平其畦通其風日疏其水潦而施藝植焉穴隆乾濕各隨其物產之宜時而樹之無有違也疏成而後賴之相其豐瘠取其多而培其寡不傷其根擷已而既疏忘其擷於是扈日克而圃不入今君之有司取諸民不度知取而不知培之其生幾何而入于官者倍焉君之圖置也已臣竊爲君憂之

楚使辛叔爲尹課上最楚王大悅詭諸朝孫叔敖仰天大哭三噓而三頓楚王不懌曰令尹有不足於寡人與孟蓋教之而廷恥寡人竊爲令尹不取也孫叔敖對曰臣之里人有洿池以爲利者吳行人過楚見其魚鼈之物也謂之曰我善漁臣之里人喜爲之具罔罟舟楫資其行則趨而之其池曰我於是乎漁臣之里人感然曰吾惟子能取江湖之魚以益我也若是則吾固有之矣而焉用子爲哉今楚國之民莫非王民

矣。卒叔之尹申也不聞有令政以來。隣國之民而多取諸王。之固有以最其課是。剡王之股以嚼王也。則王之左右皆能之矣。不惟是夫也。今王朝群臣而讒之。群臣不佞由是而度。王心則相率而慕效之。以為敵國驅。是社稷之憂也。楚王曰。善哉。乃黜卒叔。下令國中曰。邑之大夫有效卒叔。則吾民以最課者服。上刑。楚人大悅。三年而伯諸侯。

艾大夫曰。民不可使佚也。民佚則不可使也。故曰有事以勤之。則易治矣。郁離子曰。是術也。非先王之道也。先王之使民也。義而公。時而度。同其欲。不隱其情。故民之從之也。如手足之從心而奚恃於術乎。今子之民知畏而不知慕。知免而不知競。而子之所用者。無非培克之吏。所行者。無非朝四暮三之術也。子以為人不知之。而不知人皆知之也。故子以是施諸民。民亦以是應諸子。上下之情交隱矣。子徒見其貌之合。而不知其中之離也。見其外而不察其心者也。故自善以是為得計。而不思惡勞欲逸。人志所同是故。先王之養民也。聚其所欲而勿施其所惡。今子反之。庸非罔乎。上罔下則不親。下罔上則不孫。不孫不親。亂之蘊也。詩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子為司直。乃不循先王之舊章。而以罔教僕實。不敢與聞。大夫雖慙弗能改也。

郁離子謂艾大夫曰。子以為以力毒人而人不言怨者。其畏

威也乎。懷德也乎。大夫曰。亦畏威而已矣。郁離子曰。吾始以為夫子莫之知也。而今而後。知夫子非莫之知也。夫子以鉤。昨適民。隱羅其財。以供公。非得已也。夫子之心。人知之也。而夫子之所任。則非能以夫子之心為心者。也是以民免而弗。子懷也。詩云。小東大東。杼軸其空。又曰。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能艫。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今茲備矣。而民不言是怨。不在口而在腹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若藥之在駝。未有火以發之也。夫子而今知之矣。能無虞乎。

韓非子為政于韓。且十年。韓貴人死。于法者無完家。於是韓多曠官。王謂公叔曰。寡人欲用人。而韓之群臣。舉無足官者。若之何。哉。公叔對曰。王知夫種樹乎。臣家國東郊。世業種樹。樹之材者。松栢栝栢。栢可以為棟。梁種之。必三五年而後成。其下者為檉。柳。樸。檉種之。則生。不過為薪。故以日計之。則棟梁之利。緩而薪之利。速。以歲計之。則薪之利。一而棟梁之利。百。臣俱種之。世享其利。是以富甲於韓國。臣鄰之室。更急慕而思効之。植松栢。不能三年不待其成。而輒伐之。以為常。僅足以朝夕食無餘也。今君之用人也。不待其老成。至於不克負荷。而輒以法戕之。棟梁之材。竭矣。一朝而屋壞。臣恐東薪不足。以支之也。

郁離子曰虎之力於人不啻倍也虎利其爪牙而人無之又倍其力焉則人之食於虎也無怪矣然虎之食人不恒見而虎之皮人常寢處之何哉虎用力人用智虎自用其爪牙而人用物故力之用一而智之用百爪牙之用各一而物之用百以一敵百雖猛不必勝故人之為虎食者有智與物而不能用者也是故天下之用力而不用智與自用而不用人者皆虎之類也其為人獲而寢處其皮也何足怪哉

省敵

郁離子曰善戰者省敵不善戰者益敵省敵者昌益敵者亡夫欲取人之國則彼國之人皆我敵也故善省敵者不使人我敵湯武之所以無敵者以我之敵敵敵也惟天下至仁為能以我之敵敵敵是故敵不敵而天下服

郁離子曰水赴壑鳥赴林蠅赴臭不驅而自至者也而奚以召之哉利者衆之所逐名者衆之所爭而德者衆之所歸也是皆足以聚天下者也故聚天下者其猶的乎夫的也者衆矢之所射衆志之所集也堯舜以仁義為的而天下之善聚焉收天下之所爭逐者為之均之不使其爭逐也及其至也九州來同四夷鄉風穆穆雍雍以入于其的之中桀紂以淫欲為的而天下之不善聚焉收天下之所爭逐者私諸其人及其窮也諸侯百姓相與操弓注矢的其躬而射之是故不

能仁義而為天下的者禍也故秦之末帝也天下莫不為其忤六國而一位號不過再世匹夫呼而與之爭天下並起和之莫不以秦為弊者的所在也陳涉先起而先亡以其先自王以為秦兵之的也故曰不為事先動而輒隨者不為的而已矣昔者秦攻韓上黨上黨之守馮亭以上黨歸于趙趙人受之是以有長平之敗趙國幾亡夫秦之所欲取者上黨也兵之所加不選其韓與趙也惟上黨之所在耳介山之草木何罪而焚乎子推之所在也是故辭禍有道辭其的而已

矣

秦惡楚而善於齊王翦帥師伐楚田璆謂齊王曰盍救諸齊王曰秦王與吾交善而救楚是絕秦也鄒克曰楚非秦敵也必亡不如起師以助秦猶可以為德而固其父田璆曰不然秦虎狼也天下之彊國六秦已取其四所存者齊與楚耳魯如摘果先近而後遠其所未取者力未至也其能終留之乎今秦豈誠惡楚而愛齊也齊楚若合猶足以敵秦以地言之則楚近而齊遠遠交而近攻秦之宿計也故將伐楚先善齊以絕其援然後專其力於楚楚亡齊其能獨存乎諺有之曰積矢而折之不若分而折之之易也此秦之已效計也楚國朝亡齊必夕亡秦果滅楚而遂伐齊滅之

孽捏之虛有鳥焉一身而九頭得食則八頭皆爭呀然而相

街灑血飛毛食不得入咽而九頭皆傷海鬼觀而笑之曰而胡不思九口之食同歸于一腹乎而奚其爭也

晉平公作琴大弦與小絃同使師曠調之終日而不能成聲公恠之師曠曰夫琴大弦爲君小弦爲臣大小豈能合而成聲無相奪倫陰陽乃和今君同之失其統矣夫豈瞽師所能調哉

無支祈與河伯鬪以天吳爲元帥相抑氏副之江疑乘雲列缺御雷赤逢起風薄號行兩蛟鰓鱗激波濤而前驅者三百朋逐北至于碣石東及呂梁河伯大駭欲走靈姑胥止之曰不如且戰不捷而走未晚也乃謀元帥靈姑胥曰鼉負可河伯曰天吳八首八足而相抑氏九頭實佐之雷風雨雲之神各專其能以衛中堅蛟龍鱗莫不尾劔口鑿鱗鋒鬚鱗掉首推山捷鬻倒淵而豈鼉負所敢當哉靈姑胥曰此臣之所以舉鼉負也夫將以一身統三軍者也三軍之耳目齊于一人故耳齊則聰目齊則明心齊則一萬夫一力天下無敵今天吳之頭八而副之者又九其頭臣聞人心之神聚于耳目目多則視惑耳多則聽惑今以二將之心而御其耳目六十有八則已不能無惑矣加以雲雷風雨之師各負其能而畢欲逞爲其孰能一之故惟鼉負爲足以當之鼉負之實真不可以智誘威脅而謀激也而其志有必至破之必矣乃使鼉負

帥九夔以伐之大捷故曰衆志之多疑不如一心之獨決也常羊學射于屠龍子朱屠龍子朱曰若欲開射道乎楚王田于雲夢使虞人起禽而射之禽發廋出于王左麋交于王右王引弓欲射有鵠拂王旃而過翼若垂雲王注矢于弓不知其所射養叔進曰臣之射也置一葉于百步之外而射之十發而十中如使置十葉焉則中不中非臣所能必矣

郁離子曰多能者鮮精多慮者鮮決故志不一則死死則散散則滑滑然罔知其所定是故明生于一禽鳥之無知而能知人之所不知者一也人爲物之靈而多欲以昏之反禽鳥之不如養其枝而枯其根者也嗚呼人能一其心何不如之有哉

學工善爲舟越王用之良命廩人給上食粲之治舟者宗之歲餘言于粲王曰臣不惟能造舟而又能操舟王信之雋李之後風于五湖溺焉越人皆憐之郁離子曰是畫蛇而爲之足者之類也人無問智愚惟知止則功完而不毀故以子胥之賢而不免焉夫子胥之入吳也圖報其父兄之讐言而已矣及其入郢而鞭平王足矣夫復何求哉乃不去而沈其身不知止也

郁離子曰水鴉翔而大風作穴蟻徙而陰雨零豈其知之獨覺哉惟其所願欲莫切於飽與安也故孜孜以候之氣將來

而必知惟其心之專也是故知曠漆者莫如農知水草者莫如馬知寒暑者莫如蟲故以刑守闔以瞽聽樂取其專也魯人有善言易者百家之訓詁疏義無不誦而記之命之下則不中吳有醫與之談脈證必折而請其治疾無不愈者故曰誠則明矣水鴉之知風穴蟻之知雨誠也

屠龍子與都黎奕都黎數敗館人憐而助之又敗觀者皆愕胥助焉從者請已曰吾聞寡不敵衆彼方鳩群知吾憂子之不勝以圯前勞也屠龍子弗應坐而奕如故都黎乃大敗不能支助者相顧皆失色執子以詭使復之俱弗敢矣從者喜曰神矣哉夫子之奕也屠龍子曰未也子不觀夫鬪獸乎夫獸虎爲猛今以虎鬪虎則獨虎之不勝多虎也明矣以狐鬪虎則雖千狐其能勝一虎哉多愈見其自亂也昔者六國合從以擯秦辯士之爲秦者以連衡喻之六國果不勝如辯士言今者之奕猶是也吾嘗行于野見兩頭之蛇其首一東而一西二首相掣終日不能離其處吾觀而悲焉故爲巨室者工雖多必有大匠焉非其畫不敢裁也操巨舟者人雖多必有舵師焉非其指不敢行也故視聽專而事不愆是故四海之民聽于一君則定百萬之師聽于一將則勝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雖使奕秋爲之猶當敗也而况非奕秋者乎吾何憐焉

虞孚

虞孚問治生于計然先生得種漆之術三年樹成而割之得漆數百斛將載而鬻諸吳其妻之兄謂之曰吾常於吳商知吳人尚飾多漆工漆於吳爲上貨吾見賣漆者煮漆葉之膏以和漆其利倍而人弗知也虞孚聞之喜如其言取漆葉煮爲膏亦數百甕與其漆俱載以入于吳時吳與越惡越買不通吳人方艱漆吳僧聞有漆喜而逆諸郊道以入吳國勞而舍諸私館視其漆甚良也約旦夕以金幣來取漆虞孚大喜夜取漆葉之膏和其漆以俟及期吳僧至視漆之封識新疑之謂虞孚請改約期二十日至則其漆皆敗矣虞孚不能歸遂丐而死于吳

若石隱于冥山之陰有虎恒蹲以窺其藩若石帥其人晝夜簷日出而股鉅日入而燎燂宵則振鐸以望植棘樹墉坎山谷以守卒歲虎不能有獲一日而虎死若石大喜自以爲虎死無毒已者矣於是弛其機撤其備垣壞而不修藩突而不理無何有羆逐麋來止其室之隈聞其牛羊豕之聲而入食焉若石不知其爲羆也叱之不走投之以塊羆人立而爪之斃君子謂若石知一而不知二宜其及也

郁離子居山夜有狸取其雞追之弗及明日從者獲其入之所以雞狸來而繫焉身縲而口足猶在雞且掠且奪之至死

弗肯舍也。郁離子歎曰：人之死貨利者，其亦猶是也。夫宋人有為邑而以賂致訟者，士師鞠之，隱弗承，掠焉，隱如故。吏謂之曰：承則罪有數，不承則掠死，胡不擇其輕終弗承以死，且死呼其子私之曰：善保若貨，是吾以死易之者，人皆笑之，則亦與狸奚異焉。

厥叔好自信而喜違人言。田于龜陰，取其原為稻，而隲為梁。其友謂之曰：梁喜元稻喜隲，而子反之，失其性矣。其何以能獲弗聽，積十稔而倉無儲，乃視于其友之田，莫不如所言。以獲乃拜曰：予知悔矣。既而商于汶上，必相貨之急於時者，趨之無所往而不與人爭，比得而趨者，畢至，輒不獲，而市其友又謂之曰：善賈者收人，所不爭時，來利必倍。此白圭之所以富也。弗聽。又十年而大困，復思其言而拜曰：予今而後不敢不悔矣。他日以船入于海，要其友與偕，則汎濫而東，臨于巨淵。其友曰：是滄塘也，往且不可復，又弗聽。則入于大壑之中，九年得化鯤之濤，噓之以還，比還而髮盡白，形如枯腊，人無識之者。乃再拜稽首以謝其友。仰天而矢之曰：予所弗悔者，有。如日其友笑曰：悔則悔矣，夫何及乎。人謂厥叔三悔以沒齒，不如不悔之無憂也。

齊人有好詬食者，每食必詬其僕，至壞器投匕箸，無空日。館人厭之，忍弗言。將行贈之以狗，曰：是能逐禽，不腆以贈子，行

二十里而食食而召狗與之食，狗嗥而後食，且食而且嗥。主人詬于上而狗嗥于下，每食必如之一日，其僕笑矣。然後覺郁離子曰：夫人必自悔而後人悔之，又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斯人之謂矣。

黔中仕于齊以好賄黜而困，謂秦龍先生曰：小人今而痛懲于賄矣。惟先生憐而進之，又黜。蒙龍先生曰：昔者玄石好酒為酒困，五藏熏灼，肌骨蒸熬，如裂百藥不能救，三日而後釋。謂其人曰：吾今而後知酒可以喪人也。吾不敢復飲矣。居不能閱月，同飲至曰：試嘗之。始而三爵止，明日而五之，又明日十之，又明日而大醺，忘其故死矣。故猶不能無食，畜雞不能無食，蟲犬不能無食，臭性之所馳不能絕也。

句章之野人翳其藩以草，聞喞喞之聲發之，而得雉，則又翳之，冀其重獲也。明日往聆焉，喞喞之聲如初發之，而得蛇傷其手，以斃。郁離子曰：是事之小而可以為大戒者也。天下有非望之禍，亦有非望之禍。小人不知禍福之相倚伏也，則傲幸以為常是，故失意之事恒生於其所得意。惟其見利而不見害，知存而不知亡也。

翠寔之梁父之山，得碼碼焉，以為美玉而售之。人曰：是碼碼也，石之似玉者也。若以玉價售，徒貽人笑，且卒不克售，胡不實之。雖不足爾欲售矣。弗信，則抱而入海。將之燕，滴海有怪

濟舟師大怖徧索于舟之人曰是必舟有寶而龍欲之耳有則亟獻之無惜骨沒矣犁宜拊膺而哭問其故曰子實有重寶今將獻之不能不悲耳索而視之碼碼也舟師啞然忘其怖而笑曰龍宮無子不能識此寶也

姑蘇之城圍吳王使太宰伯嚭發民以戰民詬曰王日飲而不虞寇使我至于此乃弗自省而驅子戰戰而死父母妻子皆無所託幸而勝敵又不云子功其奚以戰太宰詬以告王請行賞王恚不發請許以大夫之秩王顧有難色王孫雄曰姑許之寇退與不與在我王乃使太宰詬布令或曰王好詐必誑我國人亦曰姑許之寇至戰不戰在我於是王築城鳴夷子皮虎躍而鼓之薄諸閭闔之門吳人不戰太宰詬帥左右扶王以登臺請成弗許王伏劍秦伯之國遂亡

鄭之鄙人學為蓋三年藝成而大旱蓋無所用乃棄而為枿枿又三年藝成而大雨枿枿無所用則又還為蓋焉未幾而盜起民盡改戎服鮮有用蓋者欲學為兵則老矣郁離子見而嗟之曰是殆類漢之老郎與然老與少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藝事由己之學雖失時在命而不可盡謂非己也故粵有善農者鑿田以種稻三年皆傷于勞人謂之宜洩水以樹黍弗對而仍其舊其年乃大旱連三歲計其獲則償所歎而贏焉故曰早斯具舟熱斯具裘天下之名言也

狐丘之野人世農農田之入儉恒思易其業而未有加於農者其舅之子騶于邑大夫歸而華其衣見而企焉遂棄農而往為駒其主曰汝自欲耳余弗女逐也三年而不返則汝之田與廬吾當使他人營之無悔也蹠而辭曰唯越三年而其所事者物故欲復歸而田與廬皆易人矣故主憐而召之而其同里皆疾其亡故而違常也遂愆不敢復而塗殍焉或以語郁離子郁離子曰古稱良農不為水旱輟耕良賈不以折閱廢市正謂此也吳人有養猿于籠十年憐而放之信宿而輒歸曰未遠乎昇而舍諸大谷猿久籠而忘其習遂無所得食鳴而死是以前人慎失業也

郁離子曰多疑之人不可與共事傲倖之人不可與定國多疑之人其心離其敗也以擾傲倖之人其心汰其敗也以忽夫惟其多疑也而後逢迎之夫集焉惟其傲倖也而後亡忌憚之夫集焉逢迎之夫道其情而揜其明亡忌憚之夫盈其欺而厲其暴然後益疑其所不當疑而決其所不當決敗而後悔奚及哉

天道

盜子問於郁離子曰天道好善而惡惡然乎曰然曰然則天下之生善者宜多而惡者宜少矣今天下之飛者鳥為多而

鳳皇少豈鳳皇惡而烏鷖善乎天下之走者豺狼多而麒麟少豈麒麟惡而豺狼善乎天下之植者荆棘多而稻粱少豈稻粱惡而荆棘善乎天下之火食而豎立者姦兇多而仁義少豈仁義惡而姦兇善乎將人之所謂惡者天以為善乎人之所謂善者天以為惡乎抑天不能制物之命而聽從其自善惡乎將善者可欺惡者可畏而天亦有所吐茹乎自古至今亂日常多而治日常少君子與小人爭則小人之勝常多而君子之勝常少何天道之好善惡惡而若是矣乎郁離子不對盜子退謂其徒曰甚矣君子之私於天也而今也辭窮於子矣

郁離子曰蠶吐絲而為繭以自衛也卒以烹其身而所以賈禍者乃其所自作以自衛之物也蠶亦愚矣試蠶不能自育而託於人以育也託人以育其生則竭其力戕其身以為人用也弗過人奪物之所自衛者為已用又戕其生而弗恤甚矣而曰天生物以養人人何厚物何薄也人能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育天下之物則其奪諸物以自用也亦弗過不能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也與物同行而曰天地之生物以養我也則其獲罪於天地也大矣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也東陵侯曰又臥者思起又誓者思啓又憊者思嚏吾聞之畜極則

洩闕極則達熱極則風塵極則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僕竊有疑願受教焉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為東陵侯曰僕未究其奧也願先生卒教之季主乃言曰嗚呼天道何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著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於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是故碎瓦頽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榛斷梗昔日之瓊蕤玉樹也露蒼風蟬昔日之風笙龍笛也鬼燐螢火昔日之金缸華燭也秋荼春薺昔日之象白駝峯也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不為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為不足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為

郁離子曰氣者道之毒藥也情者性之鋒刃也知其為毒藥鋒刃而憑之以行者欲使之也嗚呼天與人神靈者也而皆不能不為欲所使使氣與情得以逞其能而性與道反隨其所如往造化至此亦幾乎窮矣

郁離子見披枯荷而覆雪者惻然而悲涓然而泣之沾其袖從者曰夫子莫悲也郁離子曰吾悲若人之陷死而莫能恤也從者曰夫子之志則大矣然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悲焉

夫子過矣郁離子曰若不聞伊尹乎伊尹者古之聖人也思天下有一夫不被其澤則其心愧耻若撻于市彼人我亦人也彼能而我不能寧無悲乎從者曰若是則夫子誠過矣伊尹得湯而相之湯以七十里之國為政于天下有人民焉有兵甲焉而用之執征伐之權以為天下君而伊尹為之師故得志而弗為伊尹耻之今夫子羈旅也伊尹之事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為而悲哉且吾聞之民天之赤子也死生休戚天實司之譬人之有牛羊心誠愛之則必為之求善牧矣今天下之牧無能善者夫子雖知天弗使牧也夫子雖悲之若之何哉退而歌曰彼岡有桐兮此澤有荷葉不庇其根兮嗟嗟奈何郁離子歸絕口不談世事

楚南公問于蕭寥子雲曰天有極乎極之外又何物也天無極乎九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蕭寥子雲曰六合之外聖人不言楚南公笑曰是聖人罔不能知耳而奚以不言也故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筭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九耳之所可聽目之所可視心思之所可及者聖人搜之不使有毫忽之藏而天之所闕人無術以知之者惟此今又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三終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四

後學麗水何鏗編校

郁離子

牧豎

項羽既自立為西楚霸王都彭城徂丘先生自齊之楚牧豎請見曰先生曷之往先生曰我將見楚王牧豎曰先生布衣也而見楚王亦有說乎先生曰楚王起草萊為天下除秦秦分封諸侯而為盟主我將勸之以仁義之道帝皇之事牧豎曰善哉先生之盛心也其若楚國之勳舊何徂丘先生不悅曰小人亦有知乎是非若所及也牧豎曰臣牧豎者也家貧無緼而為人牧豎豎則主人喜而厚其傭不則反之故臣之牧豎也舒舒焉詰朝而放之使其蹢躅于叢灌之中鼻糞壤而食腥穢藉朽翳蒼負塗以游則皆由由然不苦牧而獲主人之驪以不後臣之傭臣西家之子慕利而求其術臣靳欲專之弗以告也西家子不能蕃其豎主人怪之恒不足其傭於是為豎作寢處為高其垣潔其槽旦而出之日未入而牧之擇草以食之不使啖穢臭豎弗得逸則皆亡之野主人怒而逐之今楚國之休戚臣皆豎也豎得其志則主喜不得其志則主不喜矣遑恤乎其他而先生欲使之易其心以行子之道幸而弗聽先生之福也其或聽焉而不待其終則先

生之策未效而先亡王。玃王必怒昔者衛鞅以帝王之道說秦孝公終日不入耳。及以伯術語之，曾未移時，不覺其感之。前何執彼功利之君，鮮不務近而忽遠，故非堯禹不可與言道德，非湯武不可與謀仁義。今楚王何如人，執其所與立功業，計政事者非適戍之刑徒，則殺人之亡命也。懷懷其心而炎炎其欲者也。而欲與之論道德行仁義，是何異於披鹿麋以冠裳而使與人同飲食哉。而王非此不可也。無乃抗先生之神而無益於道乎。且先生之德不如仲尼，猶賢也。仲尼歷聘諸侯，卒棲棲而無合，然後危于匡，困于宋，餓于陳，蔡之間，幾不免焉。今楚王之威非直孔子之時，諸侯大夫比也。先生之行，臣竊惑焉。君子謂沮丘先生有救時之心，而不如牧蝦之識事勢也。

夷門之瘦人頭沒于胛，而瘦代爲之元口，且耳俱不能爲用。郢封人憐而爲之割之，人曰：瘦不可割也。弗聽。卒割之，信宿而死。國人尤焉。辭曰：吾知去其害耳。今雖死，瘦亦亡矣。國人掩口而退。他日有惡春申君之專者，欲言于楚王，使殺之。荀卿聞之曰：是不亦割瘦之類乎。春申君之用楚，非一日矣。楚國之人知有春申君而已，春申君去則楚隨之。是子又欲教王以割瘦也。

郁離子曰：烏鳴之不必有凶，鵲鳴之不必有慶，是人之所識。

也。今而有烏焉，日集人之廬，以鳴則其人雖恒喜，亦莫不惡之也。有鵲焉，日集人之廬，以鳴則其人雖恒憂，亦莫不悅之也。豈惟常人哉。雖哲士亦不能免矣。何哉。寧非以其聲譽是故。直言人皆知其爲忠，而不能卒，不厭諛言人皆知其爲邪，而不能卒，不惑。故知直言之爲藥石，而有益于已，然後果於能聽。知諛言之爲疾，而有害于已，然後果於能不聽。是皆休于其身之利害，而然也。是故善爲忠者必因其利害，而道之善爲邪者亦必因其利害，而欺之。惟能灼見利害之實者，爲能辨人言之忠與邪也。人欲求其心之感，當於其聞烏鵲之鳴也識之。

郁離子與客汎于彭蠡之澤，風雲不興，白日照乎湖，若砥魚蝦之出，攷皆見。晶如也，豁如也。左之右之，無不可者。客曰：有是哉。汎之樂也。吾得託此以終其身焉。足矣。而山之雲出如縷，不頃刻而翳。日風歛然，薄石而偃。木鼓穿嶼，而雷力淵輪旋，而箕皸焉。客蹠不能立，俯而熒伏，而不敢仰視。神遊魄奪，如死曰：吾往矣。吾終身不敢復來矣。郁離子曰：世事亦若是也。夫千乘之君坐朝而臨羣臣，受言接詞，鮮不溫溫然。一朝而怒，莫敢櫻其鋒。其何以異於水乎。天下之久安也，人恬不知患，謂之敬不信，而死亡於夢寐者，亡限也。無亦知汎之樂而不知風之可畏乎。值兢觀于吕梁，見其觸石而噉沫。

也曳足而走曰吾何爲昌是執沒齒而不涉君子以爲知畏其賢於海賈遠矣故三峽之驚湍望而知其能覆舟也而蹈之以死者不有其生者也知汎之樂而不知風之可畏者未嘗夫險者也故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聖人不與也言其知禍而弗避也

司城子之聞人之子食鯀鮪而死弗哭司城子問之曰父與子有愛乎曰何爲其無愛也司城子曰然則爾之子死而弗哭何也對曰臣聞之死生有命知命者不苟死鯀鮪毒魚也食之者死夫人莫不知也而必食以死是爲口腹而輕其生非人子也是以弗哭司城子愀然歎曰好賄之毒其猶食鯀鮪乎今之役後者無非口腹之徒也而不知聞人之弗子也甚矣

瑕丘子既說秦王歸而有矜色謂慎子曰人皆謂秦王如虎不可觸也今僕已摩其須拍其肩矣慎子曰善哉先生天下之獨步也然吾嘗聞赤城之山有石梁五仞徑仄而龜背其下維千丈之谷縣泉沃之濕蘚被焉無藤蘿以爲援也有野人負薪而越之不留趾而達觀者皆惜惜或謂之曰是石梁也人不能越惟若能越之得匪有仙骨乎使還而復之其人立而睨之則足搖而不能舉目運而不敢矚今子之說秦王是未親天石梁之險者也是故過瞿唐而不慄者未嘗驚松

水者也視徑行而不憚者未嘗中於法者也使先生而再三之則亦無辭以敬僕矣

芻厖之市見市子之騎而都也慕之顧無所得馬歸而慨形于色一夕乃夢騎樂甚寤而與其友言之其友憐而與俱適市饒馬與之騎以如陌馬見青而風嘶而馳駘然而驟蹶然而若鳧芻厖抱鞍而號旋于馬腹之下馬躍而過之頭入于泥又有咫尺其友馳救之免歸而謂其子曰知命者有大戒惟慎無乘馬而已

郁離子曰石激水山激風法激姦吏激民言激我直激暴夫下之紛紛生於激是故小人之作亂也由其操之急抑之甚而使之東西南北無所容也故進則死退則死進退無所逃也則安得不避其急而趨其緩也哉夫人之有欲如嬰兒之欲乳也吾力不足以遏之而又不能徐徐以開之委曲以道之乃欲以一介之微挫其鋒於頃刻是何異乎以嚼滅火以輒拌刃也哉聖人知其無益也故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及其見陽虎也則應之曰諾吾將仕矣而不與之爭也陳恒弑其君告夫三子不可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而不與之辯也夫知是何激之有哉是故鯀堙洪水禹乃導而疏之然後地平天成之功不在鯀而在禹何也激不激之謂也

楚俗尚鬼鬼實弗神也而其巫謀神之乃陰構于邑侯請以其利共邑侯以其情通于國侯故得悉聞有司之事與訟獄之勝負驗如響有不用巫言則事之已右者必左已左者必右於是楚人之奉巫過於奉王令寧違王禁而不敢違巫言王聞之怒命司馬戮巫而焚其祠國人大譟相與爲謗言於是楚早民皆以咎王羣小巫並起爲讎遍國中皆稱鬼王與令尹謀盡殺巫以問熊螫父熊螫父曰是激也未可夫民愚而溺於禍福彼方興用鬼而吾驟遏之未竟其所望而謂吾佛其情必怨夫怨起於微而積者也十家之邑一日不能尸無事而况楚國乎有事莫不諉諸鬼則莫不倚鬼以充王其奚以禦之不如因而充之小人能講禍而不避亢亢而後昭其詐則不尸說而喻然後明正其法蔑敢違矣乃命群巫推一大巫以主鬼而復其祠國有事亦請焉而大選縣公平庶獄寬征後絕請謁黜貪墨國邑之俠皆屏跡巫言多不中民始憚會鄙有西師王集其國老以祈巫巫不得先聞而失其辭王以詰國老國老愕弗能對乃尸巫而焚鬼無一人敢復言鬼

公孫無人

柳下惠之弟跖盜于魯魯人患之公孫無人謂展季曰舜父瞽瞍而弟象舜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有諸展季惻然無以應明日而之盜跖盜跖環甲兵以自衛揖其兄以入還壘

撈揚然問曰聖人之聚人有道乎展季曰有請問之曰太上以德其次以政其下以財德久則懷政弛則散財盡則離故德者主也政者佐也財者使也致君子莫如德致小人莫如財可以君子可以小人則道之以政引其善而過其惡聖人兼此三者而弗顛其本末則天下之民無不聚矣盜跖佛然曰我之聚人也異於是驅之以白刃漬之以赤血從我者與之其不從我者屠之焚燒其室廬芟其妻孥蕪其土田割其愛恩斷絕其顧念使之不奪不食舍我奚適吾將以是橫行于天下而非若長者之迂也展季啞然而返曰始吾謂人無不肖皆異於禽獸由今觀之殆不若矣遂隱于柳下而別其族曰柳下氏

楚人養猴衣之衣而教之舞規旋矩折應律合節巴童觀而妬之耻已之不如也思所以敗之乃袖茅粟以往蓬張而猴出衆窺凝眸左右皆蹈節巴童怡然揮袖而出其茅粟擲之地猴褫衣而爭之翻壺而倒案楚人呵之不能禁大沮郁離子曰今之以不制之師戰者蠢然而蟻集見物則爭趨之其何異於猴哉

郁離子曰人莫不親其父母也而弗思他人之亦各親其父母也莫不愛其子也而弗思他人之亦各愛其子也故有殺人之父母與子而不顧者及其父母與子之死則不堪其悲

是其良心之未亡猶可道而之善也人有不能孝於父母而
鍾愛其子者不思父母之於己亦猶己之於子也是其良心
雖亡而猶有存者亦未至于不可道而之善也是故聖人立
教因其善端而道之使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侯以明之
鍵以記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生之者天地父母而成
之者君師也不然名雖曰人與禽獸何別焉

熊螿父謂子離曰今有病渴而刺漆汁以飲之可乎曰不可
育魚于池而患獺則毒其水可乎曰不可曰然則子之王亦
未之思也甚矣王患民賦之不均也而用司馬發司馬發極
人力之所至務盡收以爲功見利而不見民民入不足以爲
出老弱斃殍田野荒虛而王未之聞也王患敵寇之未弭也
而用樂和樂和說士卒以剽掠見兵而不見民民視之猶虎
狼所過妻孥不保而王未之知也是何異乎刺漆汁以止渴
毒池水以禁獺執王如不寤吾恐民非民而國非王國矣
石羊先生倚楹而歎曰嗚呼予何爲其生乎人皆嫉嫉我獨
離離曾養養我獨罔罔謂天之棄之乎則此人爲有知謂天
之顧之乎則何爲使予生於此時時乎命乎我獨于懼東乎
西乎南乎北乎吾安所歸獨不如魚與鼈乎潛居于坻又不
如鴻與鴈乎插羽而飛何不使之爲土爲石乎而彊生以四
肢又何不使之冥冥木木不知痛痒以保其真乎而予之以

致寇之貨陷之以不測之機於是悲風振天四野淒涼浮雲
不行霰雪交零日月為之無光七日

郁離子曰小人其猶膏乎觀其皎而澤瑩而媚若可親也忽
然淒之則膩不可濯矣故小人之未得志也尾尾焉一朝而
得志也岸岸焉尾尾以求之岸岸以居之見乎鰲形于色欲
人之知也如弗及是故君子疾夫尾尾者

岐山之鷹既化為鳩羽毛爪皆皆鳩矣飛翔于林木之間見
群羽族之鵲然集也趨然忘其身之為鳩也虺然而鷹鳴焉
群鳥皆翕伏久之有鳥駢薄而闕之見其爪皆羽毛皆鳩而
非鷹也則出而噪之鳩倉皇無所措欲闕則爪與皆皆無用
乃竦身入于灌木呼其朋而逐之大困郁離子曰鷹天下之
鷲也而化為鳩則既失所恃矣又鳴以取困是以哲士安受
命而大含忍也

莒比離公城莒視絳都正輿大夫諫曰晉天下之大國也而
作絳都三年然後成民猶弗堪而况於莒乎叢爾國於晉不
百一以一企百何異乎以羔服象乘乎且城成而與守者民
也悉莒國之人不直晉一邑而矧敢視絳苟有事焉民集于
一隅三則否矣乃損而參之盡役其老幼五年而不畢楚師
伐之民不戰而潰君子謂莒比離公之智不如螳蟴計其械
之多寡以作室有戒則徙徙各執其事有螻者負其蟻無相

以也今為國而不量其力不喪何待

郤離子曰食主于療飢其功在飽而甘旨不與焉衣主于御寒其功在煖而華飾不與焉飽煖主也甘旨華飾客也言文而不信行詭而不實是專事為客而亡其主也是猶構九成之樓而以竹柱也嗚呼人之於事也能辨識其何者為主何者為客而不失其權度則亦庶幾乎寡悔矣夫

屠龍子失馬而治麻人曰晚矣屠龍子曰折肱而學醫夫晚也昔者齊桓晉文公皆先喪其國而後歸為五伯越王句踐棲于會稽而後滅夫差作諸侯長知武子囚于楚而後歸相晉侯光復先君之業孫子則足而後為大國師破軍斬將威動天下伍子胥喪家出奔而後入郢復其父兄之讎范雎折脅拉齒棄于箠中而後相秦斬魏齊此三君四大夫者方其

逃奔困厄之際孰不謂其當與枯茂落葉尚腐土壤而一旦光輝煥赫使人仰之如日星之在上向使其甘於危亡而自暴也則亦已矣如七月之旱禾不生矣猶可芟而望其穰若以為晚而遂棄之田卒荒矣數月而馬歸人服其識

齊宣王與盼子游于圃出鳥獸魚鼈而觀之見其馴狎而不驚也洋洋然有喜色盼子問曰王何以能使之若是哉王曰吾惟其性之欲而弗遂焉耳盼子曰王必以山林處其狐狸猴猿沼處其魚鼈而澤處其鴻鴈乎王曰然盼子曰王必以

肉飽其虎豹果飽其猴猿稻梁飽其鴻鴈鷄鶩飽其狐狸乎

王曰固然盼子曰使虎豹一日無肉猴猿一日無果鴻鴈一日無稻梁狐狸一日無雞鶩則王能安之乎王曰不能也今欲以澤沼處虎豹狐狸猴猿而山林處鴻鴈魚鼈則王能馴之乎王曰不能也曰然則王之所以處鳥獸魚鼈不得其所矣彼必感王之德而知所以報王矣今濟與洸聞河濟洸泗同溢民庶流離無人以拯之臣請舉豹三晉合兵伐我侵

軍東至阿無人以治之臣請舉虎瀛博之間海溢水員于城郭無人以䟽之臣請舉鼈四郊多壘烽火不絕狗偷鼠竊乘時而興無人以治之臣請舉狐戎卒相持千里覬餉禾黍不登倉廩空竭無人以理之臣請舉馬禮典違闕紀法失守敵

國使至無人以應之臣請舉猴忠信不孚民隱其情斷微多辟無人以明之臣請舉篋力本無貲草萊滋蔓田野荒蕪無人以關之臣請舉狸而王可以坐鎮齊國矣王勃然色變盼子曰王無怪也臣以為王不惜素麻之地以為山林沼澤

不惜人食以養禽獸者為其足以承王之任使也今皆不可則必於人乎取之而王之待士未見有惟其性之欲而弗逆者也未見有慮之必以其慮而食之必以其食者也則王之所重輕人知之矣而又欲繩之以王之微纆範之以王之桀

舖燭則有所不得已焉耳而欲望其悉心竭力與王共治齊國是何異乎築枯籜以防水鑽朽木以取火哉於是宣王怒然大寤投案而起下令放禽獸開沼澤與民共之禮四方之賢士立盼子以爲相齊國大疆秦楚致霸盼子之力也

蛇蝎

楚人有見蛇蝎而必殺之者又有曲鳥之容而惟恐人之傷之者或曰斯二者孰是郁離子曰其亦殺之者是而容之者非耳或曰人有害於人傷成而受罪律也今蛇與蝎未嘗傷人而輒殺之不已甚乎郁離子曰是非若所及也夫人與物之輕重較然殊矣蟲蛇之無知而欲以待人者待之不亦惑乎昔者周公命庭氏射妖鳥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又命蒼篾氏掌覆妖鳥之巢著爲典訓故孫叔敖見兩頭之蛇殺而埋之其母以爲陰德君子不非焉况毒人之蟲中之者不死則殘而曰必待其傷成而後可殺是以人命同於蟲蛇其失輕重之倫不亦甚哉近世之爲異端者以殺物爲有罪報而大小善惡無所別故見惡物而曲爲之容私於其身爲之而不顧其爲人之害其操心之不仁可見吾故曰是非若所及也

吳王夫差與群臣夜飲有鴟鴞鳴于庭王惡使彈之子胥曰是好音也弗可彈也王怪而問之子胥曰王何爲而惡是也

夫有口則有鳴物之常也王何惡焉王曰是妖鳥也鳴則不祥是以惡之子胥曰王果以爲不祥而惡之與則有口而爲不祥之鳴者非直一鳥矣王之左右皆能鳴者也故王有過則鳴以文之王有欲則鳴以道之王有事則鳴以持之王有聞則鳴以蔽之王臣之順已者則鳴以譽之其不順已者則鳴以毀之凡有鳴必有爲故其鳴也能使王喜能使王怒能使王聽之而不疑是故王國之吉凶惟其鳴王弗知也則其不祥孰大焉王胡不此之虞而鳥鳴是虞矣吉凶在人禽鳥何知若以爲不祥則慮而先爲之防求吾闕而補焉所益多矣臣故曰是好音也

屈子謂楚襄王曰王之所以愛靳尚者謂其善任使令與夫國王國民王民也靳子有事焉非王言不獲是楚人之聽于靳子也以王故然則靳子無王不可也而王亦何賴於靳子哉今王委國靳子食不由靳子則不甘于口衣不由靳子則不安于體出號令不由靳子則王心惘然以爲不足臣竊惑焉昔商王受之任蜚廉惡來輩也惟王之所欲而奉之揣王之心度王之意多方以迎合自以爲大忠於王而不知爲王集天下之怒牧野之聚王亡而身與之俱亦何益哉今靳子不鑒往轍而王盡是裕王恍有德令則靳子收其息曰余實爲之民弗堪命則曰余將若王何利究于下而怨歸于上臣

恐楚國之非王國也襄王大怒放屈子于湘江之源屈子去
楚楚乃大弼于秦

熊螫父居楚有見聞必言不待王之問也及其之宋宋玉雖
問之弗言或曰宋王之待先生不薄於楚王而先生或言焉
或不言焉無乃異乎熊螫父曰子亦嘗學樂乎鼓鐘縣矣和
之以琴瑟聞之以笙磬合止祝敵然後八音諧而簫韶成矣
今有陳箏筑笛缶間以鏡鉞和以羯鼓雖有鳴球磬箏其可
以雜奏乎是故雷不鳴于啓螫而鳴于日至則天道變難不
鳴于向表而鳴于宵中則人聽惑

郁離子曰勸天下之作亂者其招安之說乎非士師而殺人
謂之賊非其財而取諸人謂之盜盜賊之誅於法無宥秦以
苛政罔民漢王入關盡除之而約三章焉殺人傷人及盜而
已秦民果大悅歸漢漢卒有天下由是觀之豈非他禁可除
而惟此三者不可除乎天生民不能自治於是乎立之君付
之以生殺之權使之禁暴誅亂抑頑惡而扶弱善也暴不禁
亂不誅頑惡者不抑善者日弱以消愚者化而從之亦已甚
矣而又崇之以爵祿華之以寵命假之以大權使無辜之民
不可與共戴天者釋其讎而服事焉是誠何道哉遂使天下
之義士喪氣勇士裂背貪夫悍客攘臂慕效以要利祿故曰
勸天下之作亂者招安之說而世主弗寤也悲夫或曰然則

舞千羽而苗格非與曰甚矣俗儒之措于文以誤天下也舜
典曰竄三苗于三危又曰分北三苗夫竄與分北皆非撫納
降附之詞也則豈因其來格而遂為之哉非人情也聖人豈
為之必也以兵臨之而後分北其來格者安之頑不悛者竄
之耳又况千羽非特文舞則非曰誕敷文德而遂弛其伐苗
之謀明矣臯陶曰苗頑弗即工帝念哉念茲在茲則有虞之
君臣不頃刻而忘苗可想而見豈若後世衰微偷惰之君臣
以姑息為幸而以勸賢之爵祿勸天下之大慙哉

盜擊以如芒之鉤係八尺之絲鉤牛舌而牽之宵夜而牛隨
之行莫之違也故世之善盜牛者稱犂焉郁離子曰是所謂
盜道也中其宵扼其害操其機而運之蔑不從矣石羊先生
曰此古人制盜之道也今人弗能也盜用之矣

罔與勿析土而農耨不勝其草罔併雜以焚之禾滅而草生
如初勿兩存焉粟則化而為稂稻化為稗胥顧以饒乃俱訴
于后稷曰穀之種非良問而言其故后稷曰是女罪也夫穀
由人而生成者也不自植也故水泉動而洽其畝靈雨降而
播其種蜩蟬鳴而芸其草糞壤以肥之泉流以滋之其耨也
刪其非類不使傷其根其植也相其土宜不使失其性潦疏
暎溉舉不違時然後可以望有秋今女不師諸先民而率由
乃心以遏天生乃弗懲爾躬而歸咎于種之非良其庸有愈

乎

汪罔之國人長其脛骨過丈捕獸以為食獸伏則不能俯而取恒飢焉焦僥之國人短其足三寸捕蠮以為食蠮飛則不能仰而取亦恒飢焉皆訴于帝媯帝媯曰吾之分大塊以造女也雖形有巨細而耳鼻口目頭腹手足心肝膈腸毛孔骨節無彼此之多寡也長則用其長短則用其短不可損也亦不可益也若核之有仁么乎其微而根幹枝葉莫不具矣若卵之有殼鬼乎其冥而羽毛觜爪無不該矣今女欲為核之仁乎卵之殼乎是在女矣非吾所能與也

神仙

虺帝問于羅離子奇曰或稱神僊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之曰以物請問之曰狐獸也老楓木也而皆能怪變人物之靈夫奚為不能怪變故神仙人之變怪者也怪可有不可常是故天下希焉曰神仙不死乎曰死曰何以知之曰天以其氣分而為物人其一物也天下之物異形則所受殊矣備短厚薄各從其形生則定矣惟神僊為能有其受而焉能加之故物之大者一天而無二天者衆物之共父也神仙人也亦子之一也能超乎其群而不能超乎其父也夫如是而後元氣得以長為之主不然則非天矣

郁離子曰貪與廉相反而貪為惡德貪果可有乎匹夫貪以

亡其身卿大夫貪以亡其家邦君貪以亡其國與天下是皆不知貪者也知貪者其惟聖人乎聖人之於仁義道德猶小人之於貨財金玉也小人之於貨財金玉無時而足聖人之於仁義道德亦無時而足是故文王周公孔子皆大聖人也文王視民如傷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息憚三王以施四事以夜繼日坐而待旦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人之貪於仁義道德若是哉故以其貪貨財金玉之心而貪仁義道德則昏可明狂可哲而人弗能也故於貨財金玉則貪而於仁義道德則廉遂使天下之人專名貪為惡德而惡之則小人之罪也

管豹問曰人死而為鬼有諸郁離子曰是不可以一定言之也夫天地之生物也有生則必有死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幾千萬年年生無窮而六合不加廣也若使有生而無死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人矣故人不可以不死者勢也既死矣而又皆為鬼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鬼矣故曰人死而皆為鬼者罔也然而二氣之變不測萬一亦有寃離其魄而未遂散者則亦暫焉而不能久也夫人之得氣以生其身猶火之著木然寃其燄體其茂也人死之寃復歸于氣猶火之滅也其燄安往哉故人之受氣以為形也猶酌海于盃也及其死而復于氣也猶傾其盃水而歸諸海也惡得而恒專之

以爲鬼哉曰然則人子之祀其祖父也虛乎曰是則同氣相感之妙也是故方珠向月可以得水金燧向日可以得火此理之可見者也虞琴彈而薰風生夔樂奏而鳳皇來声氣之應不虛也故鬼可以有可以無者也子孝而致其誠則其鬼由感而生否則虛矣故廟則人鬼享孝誠之所致也不然先王繼絕世以復明祀豈其鬼長存而餒乃至此而復食耶江淮之俗以斗指寅申亥爲天地水三官按罪錫福之月而致齋以邀祥焉滿三年計之多不得祥而得禍人曰若是乎鬼神之渺茫也郁離子曰果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夫神聰明而正直者也惟其聰明也故無蔽焉惟其正直也故無私焉無蔽無私不可欺也則亦不可媚也今擇其按罪錫福之辰而致齋焉是欺之也焚香煇燭朝夕稽叩拜跪是媚之也人之稍有知識者不受欺與媚而况於聰明正直之鬼神乎今之致齋者非濫官汙吏姦胥悍卒即市井豪儈及巨商大賈之爲富而不仁者使鬼神果有按罪錫福之典則斯人也降之祥乎降之禍乎故曰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

郁離子觀于嶽祠悵然嘆曰悲哉先王之道隱而鬼神亦受人之誣也而况于人乎管豹問曰何也郁離子曰若不聞聖人之言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言泰山不享非禮之祭也今也又從而爲之祠形其神而配以妃不亦誣且褻乎夫人

之生死有天命焉福善禍淫天之道也使誠有鬼司之猶當奉若帝命其敢受非禮之析而淫縱其禍福於其所不當得者乎而祠以私之是以濁世之鄙夫待鬼神也其不敬孰大焉

海島之夷人好鯉得蝦蟹螺蛤皆生食之以食客不食則嚇爲裸壤之國不衣見冠裳則駭反而走以避五谿之蠻羞愛啣而珍桂蠹貢以爲方物不受則疑以欺郁離子曰世之抱一隅之聞見者何其非是哉是故衆醉惡醒衆貪慮廉衆淫惡貞衆汗惡潔衆枉惡直衆惰惡勤衆佞惡忠衆私惡公衆媿惡禮猶鴟鴞之見人而赫也故中國以夷狄爲寇而夷狄亦以中國之師爲寇必有能辨之者是以天下貴大同也

麋虎

虎逐麋麋奔而闕于崖躍焉虎亦躍而從之俱墜以死郁離子曰麋之躍於崖也不得已也前有崖而後有虎進退死也故退而得虎則有死而無生之甚進而躍焉雖必墜萬一有無望之生亦愈於坐而食於虎者也若虎則進與退皆在我無不得已也而墜以俱墜何於麋雖死而與虎俱亡使不躍于崖則不能致虎之俱亡也雖虎之真亦麋之計得哉嗚呼若虎可以爲貪而暴者之永鑒矣

昔鄭之間有躁人焉射不中則碎其鷄奕不勝則齧其子人

曰是非鵠與子之罪也蓋亦反而思之乎弗喻卒病躁而死
郁離子曰是亦可以爲鑒矣夫民猶鵠也射之者我也射得
其道則中矣兵猶子也行之者我也行得其道則勝矣致之
無藝用之無法至於不若人而不勝其憤恚非所當患焉得
而不死

郁離子曰今有人焉坐高堂之上指使臧獲則不得其心者
十恒七八不得其心而怒叱左右甚之色與聲並厲左右承
顏而接言懼其怒之將已遷也而亦以厲出之受指使者不
知吾怒之所在則倉惶而愈亂愈不得於吾心則吾之怒愈
加出愈厲承顏而接言者亦不知吾怒之所在以意度意愈
甚而愈吾遠故小怒則小違大怒則大違雖以劍鋌臨之不
能使之得吾心也是故君子之使人也量能以任之揣力而
勞之用其長而避其缺振其怠而提其蹶教其所不知而不
以我之所知責之引其所不能而不以我之所能尤之誨之
循循出之申申不震不暴匪怒伊教夫如是然後德之而不
敢對刑之而不敢怨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如是斯可以
爲民之父母矣

秦起兵欲攻周國人皆不與應侯謂秦昭王曰臣之里公孫
弗忌弱其鄰之老而謀食飲之哀其徒謂之曰彼子鄰之叟
也富而蓄吾將與若往食飲之其徒曰彼雖富而甚蓄其奚

以食飲之曰我且盜之其徒皆愀然明日又欲往其徒曰子
之謀鄙盍更諸曰我將脅而取之其不從者半弗果往他日
又曰請以貨先爲之市具禮召主人而醺醉之多取物而日
稽其直且速其子弟以爲常不數歲吾將竭其藏何如其徒
皆欣然從之夫三言者其以不道取諸人均也而有從不從
焉者避其名也今周天下之共主也無桀紂之惡無辭而攻
之誰甘受其名臣固知國人之不與也

郁離子曰樹天下之怨者惟其重已而輕人也所重在此所
輕在彼故常自處其利而遺人以不利高其智以下人之能
而不顧夫重已輕人人情之所同也我欲然彼亦欲然求其
欲弗得則爭故爭之弗能而甘心以上人者勢有所不至力
有所不足也非夫人之本心也勢至力足而有所不爲然後
爲盛德之人雖不求重于人而天下之人莫得而輕之是謂
不求而自至今人有悻悻自任者矜其能以驕有不自已出
則不問是非皆以爲未當發言盈庭則畏之者唯唯外之者
默默焉然後揚揚乎自以爲得而不知以其身爲怨海亦奚
益哉昔者智伯之亡也惟其以五賢陵人也人知笑智伯而
不知檢其身使亡國敗家接踵相繼亦獨何哉

唐蒙與薛荔俱生于松樸之下相與謀所麗唐蒙曰樸不材
木也蒼而鬚松根石髓而生茯苓是惟百藥之君神農之兩

師食之以僂其膏入土是為琥珀爰與水玉琅玕同為重寶其幹聳聲而干霄其枝樛沍其葉扶疎爰有百樂絃箏之音吾舍是無以麗矣薛荔曰信美然由僕觀之不如樸夫美之所在則人之所趨也故山有金則鑿石有玉則劂澤有魚則竭藪有禽則難今以百尺梢雲之木不生于窮崖絕谷人跡不到之地而挺然于衆覲而又曰有伏苓焉有琥珀焉吾知其成不久矣乃裊而附于樸鑽蚘蟠之穴以入其條纏其心而出焉於是樸之葉不生而柯枚條幹悉屬于薛荔中虛而外皮索籜如也歲餘齊王使匠石取其松以為雲宮之梁唐蒙死而薛荔與樸如故

荆人有畏鬼者聞槁葉之落與蛇鼠之行莫不以為鬼也盜知之於是宵窺其垣作鬼音惴弗敢睨也若是者四五然後入其室空其藏焉或俯之曰鬼實取之也中心惑而陰然之無何其宅果有鬼由是物出于盜所終以為鬼竊而與之弗信其人盜也郁離子曰昔者趙高之譖蒙將軍也因二世之畏而微動之二世之心疑矣乃過其請以怒恬又煽其憤以激帝知李斯之有諫也則揣其志而先宣之及覆無不中於是君臣之猜不可解雖謂之曰高實為之弗信也故曰讒不自來因疑而來間不自入乘隙而入由其明之先蔽也郁離子與艾大夫偕謀盜士有倖盜以請賞者予之金不顧

而請爵大夫不可郁離子請予之大夫曰爵王章也弗可盜也郁離子曰大夫之言是也然吾嘗觀于圃人矣果實之未摘雖其家人不敢求嘗焉及其既摘而餘則蚊蚋皆聚而啣之矣漢曲之處女色若朝虹觀者慕之不敢求也一旦歸于倡家則儇子佻夫庸奴賤皂之有金者皆得而覬之今朝廷之尊爵大盜得之士之有耻者弗欲仕矣而猶有願之者未之思也矧敢斬乎比鄙之徐人以肉豢狗而怒其子之竊食其膏於是室家離心子必悔之

或問於郁離子曰井田可復乎郁離子曰可曰何如其可也曰以大德戡大亂則可也夫民情久佚則思亂亂極而後願定欲謀治者必因民之願定而為之制然後疆無梗猾無間故令不疚而行請問之曰天下之宴安也人不嘗吉辛不知亂之無所容其身而易於怨上故一拂其欲則憤激而思變有從而倡之亂斯作矣是故老成之人慎紛更焉非為苟也畏未得其利而先覩其害也故民猶馬也廐牧以安之豆粟以飶之且而放之莫不振鬣而奔風乳鳴而牡應嘶馳蹶突惟意所如不可逐而馮也及其負鹽車歷羊膾流汗蹠足飢不得秣倦不得息踰數百千里而歸望皂櫪如弗及見圍人而飲沫則雖鞭之使送否矣及此而調之其有不服者乎是故聖人與時偕行時未至而為之謂之躁時至而不為之謂

之陋今民風不淳而古道之廢興欲不欲者各半故以大德戡大亂則井田亦可復也

客有好佛者每與人論道理必以其說駕之欣欣然自以為有獨得焉郁離子謂之曰昔者魯人不能為酒惟中山之人善釀千日之酒魯人求其方弗得有仕于中山者主酒家取其糟歸以魯酒漬之謂人曰中山之酒也魯人飲之皆以為中山之酒也一日酒家之主者來聞有酒索而飲之吐而笑曰是子之糟液也今子以佛夸子可也吾恐真佛之笑子竊其糟也

郁離子曰天地之呼吸吾於潮汐見之禍福之素定吾於夢寐之先兆見之同聲之相應吾於琴之弦見之同氣之相求吾於鐵與磁石見之鬼神之變化吾於雷電見之陰陽五行之消息人命繫其吉凶吾於介鱗之於月見之祭祀之非虛文吾於豺獺見之天樞之中吾於千午之針見之巫祝之理不無吾於吹蠱見之三辰六氣之變有占而必驗吾於人之脈色見之觀其著以知微察其顯而見隱此格物致知之要道也不研其情不索其故格于耳目而止非知天人者矣

郁離子謂執政者曰物之所貴於天下者以其少有而難得也如使明珠如沙黃金如土則人皆得而有之其何以能貴乎故服有章爵有等使人不可以妄覲然後王命尊而榮辱

行此鼓舞天下之奇貨也昔者趙王得子闐之王以爲爵曰以飲有功者邯鄲之圍解王跪而執爵進酒爲魏公子壽公子拜嘉焉故邯鄲之役王無以爲賞乃以其爵飲將士將士飲之皆喜於是趙人之得爵飲重於得十乘之祿及其後王遷以爵爵嬖人之砥痔者於是秦伐趙李牧擊却之王取爵以飲將士將士皆不飲而怒故同是爵也施之一不當則反好以爲惡人知實其所貴而已矣

或曰傳曰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然乎郁離子曰天道幽微非可億也然以吾觀之天裂陽不足是也地動陰有餘未必然也夫天渾渾然氣也地包於其中氣行不息地以之莫今而動焉豈地之自動乎觀乎地之動也蓋象夫震掉顛揚而不爲跳躍奮舞之狀也夫既不爲跳躍奮舞則豈地之自動乎其必有以使之然矣然則地之動也非其自動也由其所麗者有所不恒而使之然也猶舟之在水其動也由乎水非舟之自動也吾固曰天裂陽不足是也地動亦陽不足而非陰有餘也

羹藿

鄭子叔逃寇于野野人羹藿以食之甘歸而思焉采而茹之弗甘矣郁離子曰是豈藿之味異乎人情而已故有富而葉其妻貴而遺其族者由遇而殊之也昔楚昭王出奔而亡其

獲使人求之以百金曰吾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故論功而未及者皆不怨非術也誠之感也

郁離子曰人有智而能愚者天下鮮哉夫天下鮮不自智之人也而不知我能人亦能也人用智而偶獲遂以為我獨於是乎無所不用及其父也雖實以誠行之人亦以為用智也能無窮乎故智而能愚則天下之智莫加焉鬼神之所以神於人者以其不常也惟不常故不形不形故不可測人有作為不可測者自以為為不可測而不知其為人所測故智不自智而後人莫與爭智辭其名受其實天下之大智哉

安期生得道于之罘之山持赤刀以役虎左右指使進退如後小兒東海黃公見而慕之謂其神靈之在刀焉竊而佩之行遇虎於路出刀以格之弗勝為虎所食郁離子曰今之若是者衆矣蔡人漁于淮得符文之玉自以為天授之命乃往入大澤集衆以圖大事事不成而赤其族亦此類也

或問於郁離子曰幣之不行而欲通之有道乎郁離子曰在治本何謂治本曰幣非有用之物也而能使之流行者法也行法有道本之以德政輔之以威刑使天下信畏然後無用之物可使之有用今盜起而不討民不知畏信法不行矣有用之物且無用矣而況於幣乎如之何其通之也

郁離子曰天下之重禁惟不在衣食之數者可也故鑄錢造

幣雖民用之所切而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必藉王權以行世故其禁雖至死而人弗怨知其罪之在已也若鹽則海水也海水天物也煮之則可食不必假主權以行世而私之以為已是與民爭食也故禁愈切而犯者愈盛曲不在民矣或曰若是則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先王之禁亦過與曰先王之禁非奄其利而私之也將育而蕃之以足民用也其情異矣矧百畝之田無家不受而不飢不寒乎

或問於郁離子曰在律婦有七出聖人之言也曰是後世薄夫之所云非聖人意也夫婦人從夫者也淫也妒也不孝也多言也盜也五者天下之惡德也婦而有焉出之宜也惡疾之與無子豈人之所欲哉非所欲而得之其不幸也大矣而出之忍矣哉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為天不矜其不幸而遂棄之豈天理哉而以為是為典訓是教不仁以賊人道也仲尼沒而邪辭作懼人之不信而駕聖人以逞其說嗚呼聖人之不幸而受誣也久矣哉

九難

郁離子冥跡山林友木石而侶猿狖茅徑不開草屋蕭然隨陽公子過焉坐定公子作而言曰僕不佞竊聞先生久矣今幸得覲玉色趨下風僕聞有道之士不遺蕩蕩之言願有陳焉先生肯聽之乎郁離子曰唯唯願奉教

公子曰夏屋耽耽繚以周垣廣庭砥平真以飛樓突室留春
清館舍秋高擱揭轍以暈騫曾覺駁杳以雲浮虹芳榭以承
衡默蒼珉以負楹浮柱錯落以星羅碧瓦流離而水波天華
卉穠而冬敷秀木脩森以夏涼流景入而成霞潛籟動以生
風晃兮如閭闔之開忽兮若箎弦之音於是乎曼日蛾眉窈
窕成行曳結煙之翠綉鳴鏘泉之玉璫衆樂張華筵落肆金
尊澄芳醴炮羔擊牛烹膏燂鹿膾玉珧臠比目膾躍湍之魴
炙拂雲之鵲羹月窟之兔肺肺霧谷之豹胎和以麟髓之酥
芼以蘋桂之羹果則碧華之蓮紫英之梨霜柑益密丹荔凝
脂曼倩之桃若壺安期之棗如瓜羶肥既飮清臄乃薦踐笙
簫行組練迅翔鷗矯輕燕煇金缸與綺燭激粧豔以過電良
宵欲終娛樂未足鷄膠慘以叫晨留嘉賓以終曲吾願與先
生同之郁離子曰夏書曰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
或不亡僕不願也

公子曰百頃之園樹以美木繁華環以曲沼清池黑石白沙
黝黝真真岩岩亭亭密密堂堂畜陰淺陽木則女貞石楠合
歡樓桐栢楓樞椒桂杉榆葉如車輪實若垂珠春禽嚶鳴
而相求夏蟲鼓腋以呼秋朝陽發旭以攄虹夕嵐凝暉而欲
流草則鼠姑玫瑰芍蘭蒨衡葵蔣蒲菰蘋萍浮生芴苞木
以垂翹薛荔綠崖以舒榮蔚披離以琴纓激迅颺以揚馨鳥

則白鶻黃鸞翠鷗錦鷄敷羽翰摛文章輝輝煌煌若彤霞之
間商雲魚則赤鯉白鯨鰕鯽鯽鯽鱗鱗紫鱗吹瀾生華於是
乎翠蓋飄搖文鷁委蛇嘉朋遠至冠佩追隨芳亭酌瓊卮
携佳人泛漣漪擾鳧鷖發棹謳釣游鯖弋潛龜奏豔歌賦新
詩邀姮娥于洞房累日夕而忘歸吾願與先生共之郁離子
曰仲尼曰樂佚遊樂燕樂損矣僕不願也

公子曰五都之市列肆千區三川之衢大車千兩二江之津
舳艫千艘家僮萬人分方逐利西極岷隴河源康居大宛出
馬溼洼流玉崑崙東窮日本扶桑玄菟樂浪海岱青徐三韓
扶餘南盡百粵七閩蒙詔搖氓穿胃交趾鮫室蜃市比陟無
間代恒陰山北庭卑耳孤竹萬里沙漠掇天琛拾坤珍山藏
谷韞之英蜚潛動植之精莫不悉致而畢陳爰有吉量驪騏
蒼兕文犀足躡電而追風角納象以成形火齊玫瑰瓊瑤瑇
琳琪樹琅玕王母所栽備五色含八音瓊瑤瓏珠睽閃虎睛
徽徊旄牛師類之毛鬚影披裘以纓珊瑚海栢若木非
木若玉非玉蕭森榛索葩極籜落其采有葩沉檀羅穀腦麝
之香郁烈芬芳苾苾綉縕螺甲龍涎腥極返馨鐘乳丹沙金
芽石英鍊而服之變為神仙水晶玻璃辟暑清塵琉璃木難
的皜暉光豆冠胡椒葦撥丁香殺惡誅臊易牙所珍其蕉木
綿香葛兜羅柔暖輕涼寒暑攸宜翡翠鸚鵡絲羽繡翰玳瑁

之龜蟻質漆章鼠毛之布焚之炎交恢之如霜丹蝦之須勁
若抽虹煥爛晶瑩望之欲流撫之不濡玄象之牙厥大盈舟
狼虎熊羆青貂白狐文絨青狸赤豹之皮衝御蜂肆修毛紫
鬣婦媠蒙茸洵美且溫馳毳羔絨細若遊絲輾若春綿丹參

紫芝地膽天麻靈藥千名神農所嘗起死回生旋陰幹陽蜀
錦戎種越紙齊紈跨海踰山轉致流通自北自東自西自南
所至成市所止成屋於是乎鏡山出金煑海收蓋千挿穿唯
聲鹹九幽萬竈歛煙結為蒼雲蜃變初出沒風濤罔鱗鱗
曳鯉鯁舉赤鱗絡氏人鉤龜鼈縮鮑蝦止水母豎蠟螯擒化
鯢繫翔緇留銷麗纒牽飼星鱸繫鱗引鯢掣鯨連鮫枕丁膠
乙燕取並積鍊骨皮箠磨鱗刮甲齒牙鋒鏑以函以戟甕鮓
柔醢其利什百其重寶則有徑寸之珠方尺之璧騰光吐景
閃日燦月匣不能閔土不能蝕可以易既回祥傾城奪國吾
願與先生致之郁離子曰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僕不
願也

公子曰九成之堂十畝之庭俯闔闈以當中爰重門之崢嶸
甃以礮石植以枯栢牖以魚鱗洞朗八標左右蜂房奕奕翼
翼冬暄夏清輿馬達于陛除鳴騶導以升階高坐華榻尊嚴
若神卒列貔貅吏排鷹行肅肅踰踰秩秩如也聽欬傳聲神
機鬼詭發號施令理訴決訟出言而侍者辟易指頤而瞻者

踴躅千人離立岐望顏色其喜也溫若春日之熙其怒也凜
若秋霜之飛雷霆起于頰舌而死生判于筆下吾願與先生
謀之郁離子曰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
之不處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欵段之馬黑貂之裘囊無百錢囊無贏金慷慨辭家
嘖躍遠游曳裾而入公門掉舌以動王侯一語之合不覺前
席更僕秉燭熏心酣骨執鞭為之駭汗虎士為之吐舌於是
出辭成法建畫為律條九章以富國發六奇以制敵謀謀陰
間神授鬼伏指揮而白虹貫日顧盼而長庚入月蓋樗里不
能測其機孟賁不能當其決也是以一言貴於千金一諾重
於千鈞吹則猛虎豎毛噓則寒谷生春譬欵折五兵談咲却
三軍氣使燕趙之豪威魯齊楚之君吾願與先生論之郁離
子曰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戎卒十萬虎賁三千犀革之車駕以馱驪服以駒駘
造父御戎烏獲為右士如熊羆馬如騰龍豁闕包徕殷谷荀
立掛以重鎧披以鮫函炫耀冬水燁煜晨星純鈞太阿縵理
龜鱗雄戟揚虹丸矛掣蛇舒光發輝上纏斗杓乃有角端之
弓魚牙之矢控弦而滿月在手覆彌而躡甲吞羽黃間矜子
時力距黍九牛引挽發若雷吼於是乎白羽如荼赤羽如菘
大旆鏖旗植以玄戈建九旂之霓旂蔚雲旋而森廻山陵為

之低昂太陽為之寢光乃布天衡乃列地衝風雲為蛇龍虺
翁張屹兮如山儼兮若城渾渾沌沌莫窺其形吾願與先生
將之郁離子曰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
學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五方之域有真人焉廣大神通浩浩無涯其力可以
幹造化回天地其功可以拯墊溺拔罪苦起死扶生剖頑燭
冥窈窈惜惜蕩掃六淫寂寂默默滌除百惑如翦草萊不遺
一芻如龍用壯莫我能當不震不搖障翳自消不悚不難百怪
自散如鏡去塵其光粲新如蓮出水淨無泥滓以能不痴不
生長存至精不形不體無往不在放之無外收之無內幽靜
恬漠求享至樂吾願與先生求之郁離子曰孔子曰攻乎異
端斯害也已僕不願也

公子曰太極渾渾分為乾坤乾坤翕闔結為日月日月代明
播為五精二五媾真形而為人玄黃兩間獨為物靈得天全
也是故軒轅黃帝訪于廣成子而受訣焉其訣曰穆清濛兮
沕杳冥洞晃朗兮觀吾庭掃氛埃兮驅蟲蛇部署眾神兮集
予家時風雨兮若晦冥疏不壅兮待其生調其行兮和厥止
保其受兮為孝子收六區兮歸一握仁靈芽兮直乃核乘應
龍兮入寥郭吾願與先生追之郁離子曰語曰死生有命僕
不願也

公子曰願聞先生之志郁離子愀然曰公子三王既沒孔子
道塞九流揚墨百家並出淫辭橫說從橫反覆條害陰毒恫
疑恐惑變幻白黑如森之發可使晦日如水之激可使漂石
縈紆迴適以蠡以賊此其章章者也其矯者則謂天地為遽
窟黔首為蟲蛆文章禮樂皆不足為以耀以夸使人染之如
膏吞之如鉤虛浮譎詭誑生罔死舍形索影慢棄倫理此皆
迷生之曲暎蠢世之巨蝎也方今成弧絕弦枉矢交流旬始
攙搶降魄流精為驅為豺為蛟為蛇犬失其主化為封狼豕
爪張牙飲血茹肉淫淫漚漚沉膏膩窮淵積骸連太陵無人
以救之天道幾乎熄矣而欲以富貴為樂娛遊為適不亦悲
乎僕願與公子講堯禹之道論湯武之事憲伊呂師周召稽
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肆禮樂以待王者之興
若夫旁途捷岐狙詐詭隨鳴禽鼓愚傲倖一時者皆不願也
於是公子赧然頰頰發赤目眊舌彊再拜受教曰鄙人不學
乃今日始聞先生之言如垢得滌願為弟子幸甚至哉服膺
無數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文集卷之四終

大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五

後學鹿水何鏗編校

序

送高生序

高生以敏學科舉業將從師于閩過予請言以相其行生年甫弱冠去鄉里遠家室以求師于千里之外其志可謂勤矣韓子曰業精于勤生既能之矣尚何待予言以相之哉抑予之所以勉生者又有出于此之外也聖人作經以明道非逞其文辭之美也非所以夸耀于後世也學者誦其言求其義必有以見于行問之無不知也言之無不通也驗之於事則備焉而背馳揭揭焉不周於宜則雖有班馬楊韓之文其於世之輕重何如耶生燕南人也國朝興科目燕南人屢嘗為舉首矣安知異日不在生乎故用是以為之規也

雙清詩序

雙清軒者東山壽聖寺物外上人之所管也上人名崇超物外其號也寺在杭州城東四十里其會曰湯鎮軒所儲無他物有水一泓竹一林上人日與之為徒故遂以名其軒也夫天下之清者莫如水有節而貞者莫如竹伯夷以節立行而其清至于聖則物之清又莫竹若也夫人與物情性之相得者各從其類物之所處不同則清者有時而污非其情之本

然也今之人達而用于世則役於事窮則役於衣食無憂者莫如僧故能遂其情而物之託焉者亦得以全其性也然則上人雖欲自外於物而物不能外之也有詩一卷上人作而同聲氣者和之也書而揭于軒者故翰林學士吳興趙公為之序者括蒼劉基也

郭子明詩集序

郭君文德字子明廣平人也讀書好為詩有交於前無不形之於詩其憂愁抑鬱放曠憤發歡愉遊佚凡氣有所不平皆於詩乎平之是故飲食非詩不甘坐卧非詩不安應人接物非詩不能據其中懷至於顛沛造次夢寐想像莫不有詩思天下有一事一物不入吾詩若已有所歉焉於是北眺燕代西踰岷峨南洋江湘東覽齊岱困窮迫阨寒暑枯濕舉不足以挫其中而惟得乎詩可以解憂其為詩也不尚險澀不求奇巧惟心所適因言成章而其自得之妙則有人不能知而已獨知之者蓋孔子所謂好而樂之者歟余嘗嘆世之人汲汲以趨祿利有所好樂則決性命以赴之朝奔夕馳所在皆是今子明乃遠衆人之所務而獨好我之所好得之不足以療飢寒而失之無傷於其身彼之不顧而我則為之蓋有所感激而自異於人以為高也是固非俗子所能識也

送別燈和尚還鄉序 并詩

有浮屠氏墮門而求見于方以事出不得見明日復來問其鄉則世為括人與于為同州故其心尤惓惓焉將歸求言以贈其行夫浮屠以離世絕俗為教父母兄弟且不得為其親也而獨惓惓於鄉人焉何哉今之人同里巷以居而有不相接者及其遇于他方不啻如見骨肉所適愈遠則其情愈親是乃人心之所同非待乎矯揉勉強為也浮屠氏割慈忍愛以為高宜殊乎人而師獨不然是蓋有見於道者也則其為浮屠也豈果惑於其術之說而為之哉世治不古為民者日困農疲于耕而終歲不飽其食工疲于作而終身不得休息士不譜於時而纍纍無所即追呼徃役之可憐誅求徵歛之無厭皆足以累其身愁其心求全軀而苟安舍是其何之乎若師者其迹於是而心則有所寓乎余既重其敏慧又嘉其敦鄉人之誼故為之言且繼以詩師名浚祖別燈其號也詩曰

閒居寥塵務遂與懶惰親扣門報有客喜見同里人相知豈必素鄉語情自真北風吹大江寒水波龍鱗話別一何速今我生苦辛故山到何時溪梅照新春親朋或見問為道長清貧

贈奕棋相子先序

禮樂射御書數之藝君子游焉博其理也其不在此科者士

弗尚吾獨於碁乎有取蓋棋未伎也而有用兵之道可以通人之智知緩急存亡進退取舍有乘機應變攻守之法避實擊虛投閒抵隙蕪弱取亂之道無所不備吾嘗讀孫子十三篇而知古人制敵之術意奕棋必出於兵家教戰者所製非其他娛目悅耳者比其所以不得附於六藝者以其為兵也夫兵君子慎言之而可以教乎哉宜其在六者之外也自天下為戰國而司馬穰苴孫武吳起之徒公然以兵為教於是學戰陣者不必寓于物以求之而碁遂為娛樂之具而精其數者亦日用而不知耳陶士衡以周物之智不遠織芥而不喜人為碁當時僚佐實不知其可以達於兵而徒為費時亂日使有知及此者以告士衡士衡當教人為之不必投其具於江中矣儒者之道格物以致其知貴能推其類也故觀水而知學觀釋田而知治國善推之而已矣是故無用之伎也旁通之可以措大事吾於此而知智者之不死也相生子先兄弟皆精于碁人無與敵焉吾每惜其用心之專而懼其無益於用也故原夫制作之本意以語之方今寇盜竊發武夫環視如林無或能出一謀發一慮生能碁之策乎使不曠日糜粟以憂農民不亦僥哉

海寧州賈希賢義塾詩序

人有積貨財而不能散者君子謂之愚知散之而不要諸道

其為愚一也故有捐貲產以廣異端而微非望之福者非徒無益且受誑而其心焉凡若此者蓋不可一二數也若海寧賈希賢者非卓然有異於人乎賈氏為海寧大家而希賢益厚念邑之子弟多不知學或貧不能自致師以學乃構宇買田招名儒以為師俾鄉里之俊秀與閭巷之童兒莫不來學其食飲器用咸取給於賈氏嗚呼可謂積而能散散而得其道者矣今天下學校責在守令往往不暇顧而視為文具至考滿不能備六事而阻其仕進者不少則今之官海寧者一何幸耶得賈氏以為其民州之子弟得賈氏而皆振起于學彼為守令者從而收其功則不惟有功于其州之人而為之司牧者亦有賴焉其為利豈不博哉使人人效之而不見三代之化吾不信也

沙班子中興義塾詩序

至正十一年春三月十有五日沙班子中來言曰吾居杭有年矣杭於江南視他郡為大民多而儒少豈教育之未至乎吾嘗得隙地于慶遠安撫沙公頌築室以為義塾招子弟以教而土木樹築之資無所出可若何余聞而嘆曰方今天下郡縣無不有學名山古蹟又有書院咸設學官杭之城郡縣學及書院凡四處生徒蟻集省憲臨焉又何俟於子之室乎子中曰噫是子不知余也子以為子之學猶官之學與非也

子請為子言學夫學也者學為聖人之道也學成而以措諸用故師行而弟子法之是故搜羅天人究極古今旁通物情達其智也齊明盛服非禮勿動篤其敬也見惡則遠見善則隨敦其仁也存心養性樂道尊德致其大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盡其細也忠信謹愨固其內也貌言容止閑其外也詩書六藝昭其文也剛毅木訥培其質也親賢友仁以輔德也幼幼長長順天則也夫學智以周之教以一之仁以行之立乎大不遺乎細嚴乎內不弛乎外文以藻之質以餘之於是乎德成而不失其則今之學主以文墨為教弟子上者華而鮮實下者習字畫以資刀筆官司應酬廩粟之外無他用心其亦異乎予之所欲為者乎夏之校放之序周之庠吾不得而見之矣而有志焉道之將行也夫吾室之成未可知道之不行矣夫吾固將以盡吾心終吾年縱不能行于今庶其或善于後子聞而壯之書其言以為序予聞湖浙之間多富而好禮者有與子中同志尚能為子中成之

送月忽難明德江浙府總管謝病去官序

余昔宦游高安高安與臨江鄰臨江故多虎狼之卒凡居城郭者非素良家咸執鞭以為業根據蔓附累數百千輩以鷹犬于府縣民有忤其一必中以奇禍官斥弗任則群搆而排去之獄訟興滅一自其喜怒有訴于官非其徒為之所難直必

曲獲其助者反是百姓側足畏避號曰笏故人莫解其意或曰謂其部黨衆而心力齊也余每聞而切齒焉無能如之何也會朝議以蒙古色目氏參佐簿書曹官於是江浙行省掾史月忽難公獲選為臨江路經歷下車訪民瘼投宿獄九壘滯不決者皆笏鼓之徒為之督所屬逮捕窮其姦狀而上下夾為覆冒公執正議愈奮曰吾誓不與鼠子俱立於此衆不能沮於是事露者伏其辜餘黨悉歛迹退散農民入城市相謂曰微經歷我與爾敢來此乎予聞甚喜且慶朝廷之用得其人也後數歲乃識公于京師公時奉使自湖廣還民寒獨籍籍予又為大喜至正己丑公為江浙財賦副總管因符相與為文字交公素有足疾辛卯六月以病去薦紳之士咸祖送北門外酒酣有起而歌者曰湛盧可以斷犀而之以之割雞隋珠可以照車而之以之彈烏呼嗟兮吾安所知客有和之曰松柏在山兮石求之夜光在璞兮下和識之物固有過兮過當有時因相顧大笑賦詩為別而劉基序焉

章秀才觀海集序

桐江章正則好學能詩文名其集曰觀海予覽而大其志夫志道之正也立乎其大而小者不遺焉斯得之矣是故天下惟海為大求其大而不於海非知大者也故錡釜之型不鑄鼎為靈救之實不生松柏無他先居乎其小也是故知海斯知

學矣今夫海之為物浮天地納日月汗漫八極人見其大也局致我鯨龍鱗蟹無不有也江河溝瀆無不收也動之不知其所為流之不知其所歸變幻倏忽杳冥測觀海者知海之所以大乎則其造也不可量矣予既嘉章子之志故為序以勉之

送海寧張知州滿任去官序

至正辛卯夏五月劉顯仁自海寧來致其交賈希賢之言曰海寧瀕海為斥鹵地民勤而貧吏肆而麗積有日矣自我知州張侯來鄉不見吏卒易其業田疇屢豐稼穡不札庭不宿訟因無留獄租賦時集木案用詳評之聲化為弦誦大民儒儒小民愉愉朝出暮歸謳歌滿途三歲之間洋洋乎里閭不知時節之我徂今且代去欲留之不可得也請為言以錢之子聞而嘆曰美哉張侯今之為人牧已代而使人思之者鮮矣哉居子位則畏其威且滿則相視如途人甚則排而去之惟恐其弟亟也間有欲之者非素所暱愛則為卒若是於民無與焉夫設官所以為民也官為父母民為子為父母而使其子不我愛亦獨何哉故善為官者猶農夫之善為田也嘉穀以為親稔秀以為鄰是故獲乎吏卒者必不獲乎民獲乎強暴者必不獲乎善人今張侯能使民惜其去而希賢又為善士興義學以淑鄉里其所慕尤不苟仲尼曰不如鄉人之

善者好之張侯有焉予雅知劉君其言必信而有徵也是為序

槐陰讀書圖序

槐陰讀書圖者嘉興吳仲圭所為姑蘇王行道作也王氏之先有植三槐于庭而期其後必為三公者後果如其言為宋賢相今仲圭之作此也其將勗行道以力學而履前人之發也乎夫盛德大業有志者成之聖賢與我皆人也企斯及之矣故與人交必常有所勗者朋友之盛心也觀聽動息凡有所接必使可以有所警暑進脩之善道也然則斯圖豈玩好之云乎雖然吾願益有以勗之夫王氏之先所以致位宰相者抑由乎槐耶非與植柏于大別而莫似禹末南國之棠而懋焉曰吾以繼召伯也可乎哉晉公之行事載在史官若三槐者蘇子所謂德之符也思其人象其德今之槐猶昔之槐也不然彼園之檀其下維穀而已矣吾子勗之使後人之慕此圖如今人之慕三槐則備矣於是乎言

送海寧尹知州之官序

國家憐黔首之未寧乃大選守令以熙庶績非名實素聞於上下者弗任且以六事考覈其殿最責至重也東平尹希善由餘杭主簿江浙行省掾史遂昌宣城縣尹溫台海道千戶皆能其職故得舉為海寧知州將之官相與交游者咸為詩

以錢之而屬其序於予予惟今之人類多喜設心竊非之夫求言於人而得諛不如勿求與人言而進以諛是不以賢人君子待其人不恭莫大焉故願獻其規而不以頌今天下又安而盜賊姦宄竊發不禁何哉為守令者非其人耳天子有民不能徧治故托之守令故守令謂之民牧夫牧也者受人之牛羊而牧之必為之豐其水草適其寢訛去其穢蠹驅其豺狼然後物生遂而牧之道得矣是故悍卒猾吏民虎狼也苛徭橫歛民疾蠹也虎狼不屏瘵蠹日生寢訛失時水草乏絕則亦日就死亡而已矣惡在其為牧也夫好安樂而惡憂患人情同之盜賊之刑自死而族人豈願為之哉必有大不韙已然後寧蹈不測以苟旦夕之命誠能順而撫之吾未見其弗寧也海寧為瀕海邑民勞而貧久矣孟子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于今之時抑亦可以謂之易而非難矣行矣尹侯國家之寄朋友之祝百姓之望皆於是乎在他日惠政之碑又當為君書也

送柯上人遠游詩序

古之人有遠其家而游四方者何哉孔孟志於道儀秦志於利司馬子長志於文其所志不同而欲行其志也則同墨子之道異乎聖人而走不黔突無亦欲以其所得乎師者傳之於人與是皆有所為而為也浮屠柯上人者予之同邑人也

客游于淨慈淨慈之主者舉以任其寺之事善焉於是群寺之聞上人名者競舉以為其住持上其名于宣政院會他僧有以賄求住持者事聞院官院官怒併其餘悉罷之上遂拂衣游金陵且泝大江觀衡湘陵巴漢沔秦隴北觀天都至于五臺略恒碣而歸將行過余求言焉夫上人方外人也固不以利役其身而為文又非所嗜好抑將學孔孟與則上人墨氏徒也今浮屠之道大行于世金碧焜耀彌天下貝葉之書家畜而人誦之不必走四方以施教則又異乎墨子者矣予又何言以贈之哉予蓋因是而重有所感矣今之為士者欲游四方行李之往來豐則患於盜賊約則患於資糧之多寡馬之敝當何所取給哉獨浮屠以其徒為一體所至則如歸焉窮山際海何往而不可也然則上人之游維其時矣予學孔氏者也不能作浮屠語故以是為贈云

竹川上人集韻序

昔邵子以音聲窮天地事物之變莫能逃其情焉邵子沒雖有書不得其傳故有能言而莫精其義者則於聲之輕重清濁且不能辨尚何望其造前人之微妙也哉余初來杭時識竹川上人于祥符戒壇寺見其為歌詩清越有理致遂相與往來因語及聲音之學而出其所為書則集凡天下之音聲比其開發收閉之類而各使相從凡有聲而無字者咸切

而註之審音以知字因母以識子如指其掌也子問之曰師其精于邵子之術乎則笑而不應余嘗思浮屠氏離世絕俗而自外乎人群以為高也近世之業之者異焉以浮屠居其身而其營營汲汲每生死利欲殆有甚於俗之人蓋舉天下皆若是矣今上人為浮屠而志於儒不泯於流俗而著書以為樂年已老而愈不倦是豈可以常人目之哉自古有避世之士非一途矣晨門荷蕢偶耕賣藥亦各隨其所處以求其志若上人者其避世之徒歟其書之蘊予不能知而其人則予深知之矣是為序

全嬰堂序

術有可以寓道者其醫乎夫濟人利物無位者不能焉惟醫以救死扶生為功苟志於斯使惻隱之心恒存而不死豈非為仁之機括耶故術之近道者莫如醫醫之為功昭晰不昧故於術為難至于嬰兒之醫則難乎又難矣是故古人語治天下曰如保赤子夫赤子無知疾病癩痒飢飽寒煖一聽於人而不能告死生存亡無所歸咎天下之難保者孰有甚于赤子哉故又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言不可以園養虛偽為也嗚呼治天下者果能存是心乎吾不得而知也得見善醫者亦可以自慰矣武林忻生儒者也而工為醫以全嬰名其堂先難也夫以儒為醫固當與常醫殊他日達而用于時則又

舉其為醫之心而措之豈曰小補云乎哉

鄭士亨東游集序

子始與豫章鄭士亨遇于杭察其人玩其文遂與為忘年交日相過談文章劇晝夜如不及有所得則各自慶慰呼酒共飲至醉近世之為文非達官貴人及善諛不諧於時士亨不能諛又不仕故不敢以文示于人而自以為賢於博奕書而藏之或獲傳於後世則亦可以懲創感發不為無益而不悖乎古聖賢之意雖不望其必傳而亦未嘗不欲其傳也其年冬十月有牛諒者見鄭子之文大喜率其友聞正集而刻之于梓求子為序予甚異之夫縣黎之處璞中雖不自售而不能閱其璞謂下和之不恒有可也而謂世之無下和也可乎哉余嘗謂鄭子之文獨予識之而不意復有二子彼二子者好為文則不取諸時人之所趨而獨慕於居下位之鄭子何耶予既喜鄭子之文獲傳于世而又喜有二子能識世人之所不識而自拔于流俗以為之傳也於是乎序

照玄上人詩集序

予初來杭時求士于鄭希道先生先生為余言照玄上人之為詩雄俊峭拔近世之以能詩名者莫之先也余素知鄭君善鑿而言不過心常懷之及訪于杭人無能言上人之能詩者心竊恠之及余徙居白塔之下而上人乃住持萬松嶺之

壽寧寺於是始得徧觀其所為詩蓋浩如奔濤森如武庫峭如蒼松之棲懸崖凜乎其不可攀也而憂世感時之情則每見于言外嗚呼是宜不以詩聞于杭之人矣夫詩何為而作哉情發于中而形于言國風二雅列于六經美刺風成莫不有裨於世教是故先王以之驗風俗察治忽以達窮而在下者之情詞章云乎哉後世太師職廢於是奔吡威施之徒悉以詩將其諛故溢美多而風刺少流而至于宋於是誹謗之獄興焉然後風雅之道掃地而無遺矣今天下不聞有禁言之律而目見耳聞之習未變故為詩者莫不以哦風月弄花鳥為能事取則於達官貴人而不師古定輕重於眾人而不辨其為玉為石惛惛惚惚此倡彼和更相朋附轉相詆訾而詩之道無有能知者矣然則上人之不以詩稱於今之人不亦宜哉嗚呼有伯樂而後識馬有匠石而後識椀價自古以及于今伯樂幾人匠石幾人耶抱奇材而不遇以泯死者不少矣予既重上人之詩而又悲夫人之不知鄭先生之為伯樂匠石也故為序其端焉

送熊文彥歸江西序

傳曰君子以友輔仁天下之大倫五友其一也是故聖人論友必備道其損益之故友之為道豈易言哉近世學者率不好聞已過未有善而欲人揚見勝已則諱見不若已則肆藻

于外不求于中詆異而黨同附勢而傳聲靡靡揚弄柔如也而與之友能無損乎故論友之益者曰直曰諒而又曰多聞焉夫直矣諒矣而所聞不多則箴規獎勸未必盡合乎古而通于今吾未見其能益也嗚呼友之為道豈易言哉予居杭三年而得江西鄭士亨無何又因鄭子而得熊文彥馬觀其人理而溫又亮以莊恢乎其有容且年方壯氣方銳學業方日新識見方廣如泉之始出鴻之始發勿萌之方達也因命曰交相為助於是方自慶其各有所益也比歲暮予歸浙東而二子亦相率歸子豫章運命酒以別而為之言曰古人之為學也未嘗自謂已至仲尼大聖也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衛武公大賢也九十猶陳抑戒而况於吾儕也乎歲月如流時不再得釋之不勤其實不稟稔之不多其基不鞏詩不云乎婉兮委兮總角非兮未幾見兮突而升兮幸相逢于未耄而學業俱若是焉朋友之心遂矣至于東門之章游子之吟則不必為君歌也

悅茂堂詩序 并詩

悅茂堂者會稽旌教寺學庭上人之所居室也上人性好菊故種菊環其居取菊譜之語名之曰悅茂或曰謂其以菊之茂而為悅也或曰非也悅茂在菊不在人上人將於是乎觀物焉豈惟菊哉凡物悅則茂得其性也不悅則不茂不得其

性也故悅者茂之藏茂者悅之著譬之於人憂愁結于心而病生焉及其著也髮焦而齒黃色黯而形枯其不茂也可知矣故暈翟天下之文禽也朱冠而彩翰章章焉及其繫乎籠中則慘然而不怡泯泯然如死灰非溼而昏之也不得其性焉耳是故人不得其性則痛鳥獸不得其性則瘠草木不得其性則萎以枯故茂物有道悅之而已矣悅之有道使之得其性而已矣敢問使之得其性有道乎曰有可得聞乎曰上人之藝菊也其種也以時其溉也有節其愛之也如慈母之於子也燥則滋之於則清之瘠則肥之沍則培之歌則扶之翳則疏之曠則陰之誅其草茅戮其蟪蛄驅其雀鼠蛛絲蟻壤無所侵也於是乎春而萌夏而葉秋而華濯濯蒸蒸粲粲英英見其生而榮而不知其所以生如斯而已耳或以語於予予曰有是就是道也后稷之所以教民稼也上人其果有見於此耶而獨於此物者何耶嗚呼使世之為人牧者懷其民如上人之懷其菊也天下其永安哉因為之詩曰

治圃如治國養卉如養民義農契此理立法詔後人五帝暨三王繼世稱至仁聚欲去其惡不使傷和淳所以覆載間物物熙陽春動植皆走葦生長感及辰周轅東邁此意又沈淪詠求與剝削浩蕩無涯津高堂一笑粲白屋手肩耨誰見田里間悲啼雜吟呻本根不自固枝葉何由伸感來為尔歌

哀音入蒼旻安得觀風者達之于紫宸

送張山長序

稽山書院山長張君用中受代將歸友生具酒有祖送越西門外酒半有執爵而言曰行者必以贖古之道也故老子曰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是故詩有松高蒸茂纒纒激切情意懇至是蓋溫如春陽馥如蘭芷而重於南金夜光之遺贈也張君以茂才舉為文學官居其職三年教行而道尊人無間言今以代去而所與游者又莫非文學士而無言以送之庸非缺乎衆應曰諾於是命楮筆各為歌詩俾余序焉余觀詩人之有作也大抵主于風諭蓋欲使聞者有所感動而以興其懿德非徒為誦美也故崇煥之言異其有所勸而加勉示事之告願其有所儆而加詳也然後言非空言而言之者為直為諒為輔仁為交相助而有益而聞譽達于天下而言與人相為不朽不亦備哉今諸君之詩則皆既肆好矣復何以尚之哉方今教學之官為職甚卑而其出身為甚正非他岐比也由是而躋太官位宰輔者非一人矣張君年方壯氣方盛學方進而業方隆也稍雲之木起於勾芒冲天之翰發于遵渚由是而之焉仲山甫申伯之地位不難造矣人之言曰誰謂華高企其齊而他日仲山甫申伯之德業吾於張君深有望焉

牡丹會詩序

甲午之春予避地會稽始識祝茂卿于吳君以時之所三月既暮茂卿之牡丹大開因得與寓官郡士往觀焉主人崇酒肴登客而侑之既洽主人奉花以請曰茲花之植于某有年矣雖既賞日至而未嘗有闕坐皆文章大夫士如今日之集者盍各為歌詩以為他日之雅談乎客曰唯唯乃取唐人羅鄴詩二句十四字為韻命探九信所得為詩不限以體製詩成屬余序予讓弗獲乃為之序曰詩不云乎豈弟君子和樂且湛夫既曰君子而又謂之豈弟則其為和也不流而為樂也不淫故湛而無害於德此詩人之所以贊而美之也予嘗見世俗之為宴集大率以聲色為盛禮故文學不具則主客莫不黯然而無矚及夫觴酌既繁性情交蕩男女混雜譁浪褻侮百不一顧有向隅而不獲與群則憤憤然見于色形于辭故始之以笑傲而終之以鬪爭以為有人之心者無不知惡而絕之也而世方以是為能放曠豁達以盡主客之情然則與禽獸奚異哉若今日之會則不然矣其色則草木之秀其聲則風雅之餘其人則邦家之彥也是故揖遜酬酢所以盡朋友之義凝志澄神所以杜縱恣之門抑揚歌詠所以據幽深之抱權情既暢藻思逸發莫不郁如樹蘭綺如金石皎如月露矚如蛟龍之出溟濊捷如援堅城而禽大酋以獻賦

也。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今日之舉，其庶幾乎雖然神善之，並靈龜陰之以之，藉豕則茨藪之不如矣。蒼良之實鳳皇食之以之，秦牛則管稗之不若矣。人固有異好惡，其相出豈不縣絕也哉！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吾於是乎見之。故既為之詩，漫冠以序焉。

送道士張玄中歸桐柏觀詩序 弁詩

別峰上人既住寶林十有七年，道高德隆，百廢咸理，乃重建繁翠之軒，以游息四方之文學士。於是叢林之望益重，而龜山之勝為於越冠華。裾藻佩籀翰，交錯濟濟，翼翼彬彬如也。至正甲午，予來會稽，因得與群士大夫為寶林之游，而賦詩倡和，無虛日焉。夏四月癸丑，有道士張玄中來訪別峰上人，告將歸桐柏，觀適余與所遊客皆在上人，遂分韻為歌詩，以送道士。詩成，屬予序。予嘗見世俗以儒與僧道為三教，謂富各道，其道各志，其志言不得同，詞行不得同，嚼衣服不得同，制度也。今於是乎相從游而贈以詩，何獨異乎人之言耶？蓋吾徒之所以與上人游者，非欲求其道也。上人能賦詩而樂賢士寺之勝，足以資吾游道士，又遠來見吾徒而欣慕焉。吾安得而拒之？三王世遠，天下之為民者不易矣。懷才抱志之士，遺其身于方外，以遠害而離尤，豈得已哉？予既從上人之請而為之詩，復為序焉。詩曰：得會字。道士張玄中年少氣方

銳從師，桐柏宮，餌木啖松，檜黃冠紫霓衣，赤鳥青組帶，翩翩辭故居，汗漫游方外。北窮燕幽都，南盡越吳會。泛海起東溟，尋河極西兌。驚霆宵辟軋，濁霧晝晻曖。淒淒薄雲淺，雲擁蓋，追龍入，醫問訪鶴，凌岱泰，蟠桃花未實，火棗華始棗，龜梁波溟，泮鳳吹杳茫，昧波馳羲和輪，電掣織阿軟，悠悠雀雉化，渺渺蟬蛇蛻，愴况寤往，圖飄飄，返旌旆，振衣赤城，今救齒白，鶴瀨餐，鍛鍊精魂，洗髓去埃，益晨朝，王宸高夜，醮金景，隘倭，任投寶訣，列鈿助，襍檜采芝，麋鹿引燒藥，龍虎會扶桑，倒景長建木，盤根大岳，花春蒙茸，潤草秋，醜鵠山輝，月娟娟，瀑落石，磕磕息心觀，群動清耳聞，眾籟空虛，琪樹明，暮靜，蒼羽翻，枸杞藤，蔓潛松，苓兔絲，蒼我欲往，從之道，遙解沈，昧風塵正，鬱鼓原野，塞戈投盜賊，熾炎火，平人走狼，俱湮淪，海底珠，黯淡日中，沫，憂深，祀國天下，讀文仲，蔡撫，事生悲，傷懷古，增感既上人，墨彥孫，龍象雄，梵貝道，殊心靡，它誼合，情自最，飛書邀應，真振落，芻橐，倉凄涼，念吾儕，漂泊累，既羈，短章，斬未工，浪跡誰倚，賴高歌，向真漢，安得躬，吠澮。

贈醫學錄江仲謙序

或稱良醫之用藥，猶良將之用兵，其信然哉！人之死生，倚於醫國之存亡，倚於將及掌之間，吉凶分焉，不得其良而用之，是以人與國棄也。故良將授其兵于敵，而敵失其所禦；良醫

按其藥于病而疾失其所聚兵可以殺敵藥可以殺病人皆知之用之有舛則殺病之藥不于病而于其人殺敵之兵不于敵而于其國可不慎哉故人之將死而得良醫國之將亡而得良將天下之幸無有大於此者而天下之功亦無有逾於此者以之並言良非過矣紹興江仲謙以醫良于其郡甲午之歲余挈家來紹與紹興地早温歲又寒暑易常度家人疾病相連屬不絕延仲謙診之劑所投無不愈由是倚仲謙以為安而信其以良稱不虛矣方予家人之疾也仲謙來視曰某嘗其日愈某當變某疾疾作後幾日愈無不驗有所覬謝則堅拒不受予嘗讀史見趙充國論邊事無不知其先言魏公子救邯鄲于堯亡而却不受賞古今所稱以為賢今以仲謙觀之良醫之與良將其用心真有不期而脗合者良可駭也剡溪姚古道從師于越得疾焉遇仲謙而愈仲謙又不取覬謝郡士之與古道交者多賦詩以美仲謙而予又為知仲謙者故為序

贈徐仲遠序

世之所謂禍福通塞者果由於命耶聖人罕言命命畧不足道耶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自古固有不仁而安榮守道而戮辱者庸非命乎古之人以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為福而不言貴今之論命以官爵之大小

品高下豈古之所謂禍福與今異耶好德無踰於仲尼則危窮而在下顏淵亞聖三十以死曹孟德司馬仲達位在人上而以壽終且及其子與孫禍耶福耶所謂命者當何以斷之哉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今之言命者其果有合於古人否乎天以陰陽五行生為人而陰陽五行之精是為日月木火土金水之曜七曜運乎上而萬形成于下人也者天地之分體而日月木火土金水之分氣也理生氣氣生數由數以知氣由氣以知理今之言命者之所由起也夫氣母也人子也母子相感顯微相應天人

王原章詩集序

之理也則亦可廢哉日至而麋鹿解月死而羸碓懸温風動而齋麥死清霜降而豐鍾鳴物理相通不可誣也天台徐仲遠以七曜四餘推人生禍福無不驗予甚異之而贈以言若夫吉凶利害之所趨避則吾聞之孟子矣

子在杭時聞會稽王原章善為詩士大夫之工詩者多稱道之恨不能識也至正甲午盜起既枯間予辟地之會稽始得盡觀原章所為詩蓋直而不絞質而不俚豪而不誕奇而不恠博而不濫有忠君愛民之情去惡拔邪之志慷慨惻惻見於詞意之表非徒作也因大敬焉或語予曰詩貴自適而好為論刺無乃不可乎予應之曰詩何為而作邪靈筆曰詩言

志卜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詩果何為而作耶周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國風使為詩者俱為清虛浮靡以吟鶯花詠月露而無關於世事王者當何所取以觀之哉曰聖人惡居下而訕上者今王子在在下位而挾其詩以弄是非之權不幾於訕乎曰吁是何言哉詩三百篇惟頌為宗廟樂章故有美而無刺二雅為公卿大夫之言而國風多出於草茅閭巷賤夫怨女之口咸采錄而不遺也變風變雅大抵多於論刺至有直指其事斥其人而明言之者即南山十月之交之類是也使其有訕上之嫌仲尼不當存之以為訓後世之論去取乃不以聖人為軌範而自私以為好惡難可與言詩矣曰書曰惟口起羞昔蘇公以謗詩速獄播斥海外不可以不戒也曰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故堯有誹謗之木而秦有偶語之僇亂世之討治世之所與也得言而不言是土瓦木石之徒也王孺子生聖明之時而敢違孔子之訓而自比於土瓦木石也耶

送余希賢歸江東序

有不必問其行而可以知其人則視其所交而已矣故元禮之門惟林宗可登仲舉之榻非孺子不下夫一介之士未必人人識而知其心也而二子之名以之聞于天下者何耶當

是時天下之想望二公不啻如麒麟鳳凰而二公亦直以天下之模楷自任其明如鑿其直如弦其平如衡其公如日月之照人莫不知之也故士之披其知者如馬之逢伯樂如劍之遇薛燭如榘楠松柏之得匠石其美不揚而自播其價不銜而自定矣別峯上人為予言余君希賢以池陽府史從監郡九十子陽公治戎江東子陽公甚敬重之有謀畫悉與計議多所弘益及公還紹興希賢又送至浙江之東令將歸請為言以饒之予居王氏南園時希賢嘗來訪余一識面不能頻數接話言惟是子陽公之政事日下於民間庭無私謁左右無私人則予所目見為有徵也子濯孺子曰尹公之他端人

送章三益之龍泉序

也其取友必端矣人欲知希賢吾當以此論之
古之人有行則歌詩以送之其來速矣故丞民所以饒山甫松高所以贈申伯皆褒述其德行以勉進其勲業非若後世傷離悼別留連杯酒以攬其兒女子之情態也栝椿多賢士大夫今於章君之行必有所啓沃振勵不為無益者矣是詩之編庸可忽哉章君佐石末公拯臨海之窮民救寧海之狂寇鎮守寶定招撫松陽遂昌咸有成效功高而不言心勞而不辭有德行者固如是哉今君又奉石末公檄之龍泉夫龍泉章君之桑梓里也往歲石末公以孤軍破賊揚威福建章君

實與有力今此行也將簞食靈藥之塞道左垂髮戴白之滿車下章君將日不暇給而分府可以無西顧之憂矣章君勉哉大丈夫生長草茅當草世不務進及遇變故則挺身以為國寄一方赤子命不亦備哉勉哉章君昔者王司空溫河陽皆自藩幕達于王朝番名竹帛矧今天下多故章君已試有効者哉吾見勲業自此升矣於是乎言

贈陳伯光詩序 并詩

陳君伯光以醫名于括者也括故多良醫而伯光為能世其祖父業傳有之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蓋其傳之也遠而試之也詳其可信而無惑也宜矣往歲伯光徵于文予時迫戎事不克應所請今至括伯光又來予乃問之曰昔者神農肇嘗草木虫魚玉石酌其酸苦辛鹹以辨燥溫寒溫披陳其性情表章其好惡定為君臣佐使秩以九等命之曰藥黃帝岐伯著為經書難疑蒼問以闡神用醫之為教不亦大彰明矣乎岐伯既沒則有若越人華佗淳于意張仲景孫思邈之流莫不能發變化機竊用五材出沒鬼神造法立方轉移陰陽皆可以血氣朽骨生色腐肉制人命於掌上何昔有而今無耶伯光愀然歎曰君何莫之思也人亦有言情隨習遷事與時殊昔之為術者早夜以謀道故道成而功日彰今之為術者早夜以謀食故智昏而道與窮若是非一日矣且夫三才一

理治道無二天地將病祲祥豫形人身將病氣色先徵病之將至其幾乃萌防微遏幾百病不生幾動形見力倍功半知及此者其神人乎醫乎醫乎堯舜之為天下亦不外矣乎宜其昔有而今亡也予甚聽其言因序而繼以詩曰

岐蚘不世出人病莫能治伊周不世出國病莫能醫豈無龍宮方可以完支離桓侯彊自用扁鵲乃見疑去去仙都山中
有木與芝服食煉精魄海上從安期

季山甫文集序

季君山甫文集若干卷體格嚴正文詞典雅真可以式後學傳來世不可磨滅者也予與山甫生同郡自少相友善山甫實長予九歲其學問才識非予所能及也而予以年少忝科第山甫乃屢試不偶庸非時命也耶予自丙子之歲宦游他方山甫亦出典文學外邑不相見者垂二十年是時諸公方留意舉業未暇及古文也乃今年復會于括而獲觀山甫所為詩文銘記論贊序說莫不彬彬濟濟方駕古人下視場屋組綴之文不啻如麒麟鳳皇之於鷄雀鼯鼠也蓋其學問之功益勤而真積之力愈久如水有源而流長如木有根而枝蕃焉得以淺近窺測之哉嗚呼嶧陽之桐泗濱之石排風霜而鬻濤浪不知其幾年矣然後緼之以絲繩度之以規矩登之清廟則可以交于上下神示天將成其材必先苦之理則

然也昔人有以木鑽穿石鑿者晝夜不已卒得丹以為僊今山甫年愈加而志愈謙學愈不倦宜其業日隆而名日著也人之言曰誰謂華高企其齊而後之來者其尚以山甫為法焉

項伯高詩序

言生于心而發為聲詩則其聲之成章者也故世有治亂而聲有哀樂相隨以變皆出乎自然非有能彊之者是故春禽之音悅以豫秋虫之音悽以切物之無情者然也而况於人哉予少時讀杜少陵詩頗怪其多憂愁怨抑之氣而說者謂其遭時之亂而以其怨恨悲愁發為言辭烏得而和且樂也然而聞見異情猶未能盡喻焉比五六年來矣迭起民物凋耗傷心滿目每一形言則不自覺其悽愴憤惋欲止之而不可然後知少陵之發于性情真不得已而予所恠者不異夏虫之凝冰矣故今觀項君之集而深有感焉項君與予生同郡而年少長觀其詩則冲澹而和平逍遙而閒暇似有樂而無憂者何耶嗚呼當項君作詩時王澤旁流海岳莫又項君雖不用于世而得以放意林泉耕田釣水無所維係於此時也發為言詞又烏得而不和且樂也夫以項君之文學而不得揚歷臺閣翻轍太平此人情之不足也而項君不然抱志處幽其寂寞而無怨項君亦賢矣哉賢不獲用世而亦

不果於忘世吾又不知項君近日所作復能不悽愴憤惋而長為和平閒暇乎否也感極而思故序而問之

呂周臣詩集序

仲尼有言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夫以人心之出入無時苟不至於聖人不惑之地則不有以收係而拘止之辭不飄搖汗漫而無所不之矣故以博奕為賢乎已厥旨微矣呂君周臣由吏員累月日至九品家居以待選則杜門而作詩有詠史一百首題詠雜花二百有餘首皆意足而語到予嘗見今世之從事于公門者進則慕權利以相夸退則交結勢要談官府是非勾引俗事以致人之慕已以肥其家未有能兀兀獨處而留心文墨若周臣者也周臣以通濟之才沉下僚而無怨筆門陋巷為詩歌以自適且不刻琢以求衡蓋有得於寡欲養心之道者予故喜而為之序焉

送宋仲珩還金華序 并詩

易不云乎有子考無咎庚子之歲予與金華宋先生俱來

京師時

上渡江未久浙東方歸附先生與予及予同鄉葉景淵章三益同居孔子廟學惟日相與談笑雖俱不念家而予三人者亦皆不能無芥于心惟先生泰然耳日與文彥士相從游不倦人咸異焉時先生有子二人長曰瓚字仲圭次曰璣字仲

珩皆克家蓋夙以家事付二子久矣故先生得以優游授道于浦江鄭氏之義門至今又十有五年矣去年秋七月予自家重赴京先生時為翰林侍讀學士執手相眎喜溢眉目先生長予一歲予須髮已白過大半齒落什三四左手頑不掉耳贖足蹠蹕不能趨而先生鬢須黝黑唇齒朱貝顏澤丹步履坦坦不落

朝班後長起戴星入國史館檉筆寫細字如青蠅頭日數千且僕僕走承召命暮歸作詩文四五少不下二三先生素儒家無嬴僮僕在京寓舊城去公館彌十有里惟次子璩借一騶者從夫人又病在寓璩來往省視父母且奉母粥藥不遑朝夕今年春長子璩遣二孫自金華來夫人病亦愈於是先生以事命璩暫還故里而在朝群公大夫士咸賦詩餞璩望其即還則璩之能善事其父執善交其朋友者可見嗚呼若先生可謂有子無咎者矣宜其老而愈康且樂也璩又工楷篆隸草書賦詩屬文皆足以繼承家業故於其行序以送之且繼以詩曰

條風東來靈雨從之之子于邁何以送之靈雨濛濛沾彼原隰送子于郊為子佇立有鳴者鳩在彼苞桑習習其風載吹我裳維桐之華亦炫于野悠悠行子亦駐其馬維水東流維日西馳春言顧之靡靡其思維日西馳載昏載朝

維水東流以朝茫茫者麥雖其黃矣心之思矣維其長矣贈予以詩酌予以酒晤言何其伊邇匪久

送黃叔賜歸金華觀省序 并詩

孟子言君子有三樂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為樂之天豈不以為為係乎天人人之所願欲而不可得者哉夫孝子之欲顯父母心無窮也顯父母之道無過乎立身揚名而鮮有能及其父母之目見是故君子之急於仕者良有由也且父母之鞠子亦執不望其能立功立事超乎群倫之上以光大其祖宗之門戶也哉故於其初生也桑弧蓬矢以射四方不啻嗚乎為老婦之慈以嬌之於膝下也天下之為父母者亦孰無是心哉而當其生存之時獲見其顯者蓋千百之中不能二三信乎其係乎天而不由乎人也為人子而知愛其父母則其中心為何如哉是故孳孳汲汲不遑自己仰馳光而興慕俯逝水而長懷當此之時將奚為而可哉金華黃生以明經舉於鄉就試浙江行省貢于春官特年二十有二是歲上閱天下貢士率多年少慮其未熟於世故例厚之

國學使冒聞朝廷律令練達治政然後授之職俾勿壞以殖天下之良才於是生亦與焉其明年翰林學士宋公應奉命纂脩實錄生以工書服勞史館又善於所事事蒙愛命伴讀齊府其年冬十有一月給假還金華觀省父母其壘壘

俱浙東人故翰林群大夫士賦詩送其行而屬其序於某夫
生曷嘗於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而已哉且有有祖母在學日
進以充其身又際 盛代事

聖王受 命侍從 哲王出入 禁闈此人人之所瞻望而
不敢覲者生於是乎燕之其為樂不亦大哉基既為之序而
繼以詩且有深望於生惟冀其服膺乎不愧不忤之訓以接
跡於古昔聖賢而后已也嗚呼生其勉乎哉詩曰

潛陽回地底暗泉發枯澤澤雖鷺鷥乳難為咩游子長
祁寒掩關坐如齊濕新燭無焰四壁生涼颺青鑑警其光月
華照階苔及此送歸人豈不動我懷贈詩慰纒纒俛仰空徘徊
學古務成已入官期顯親高風吹秋木誰能不傷神

皇恩重丘山有願俾克伸北風送歸舟江水清漪淪堂上綵
衣舞堂前謾草春羽觴溢芳醴鶴髮映丹脣服膺移忠訓布
武追古人脩名著青簡山岳同嶙峋

蘇平仲文集序

文以理為主而氣以體之理不明為虛文氣不足則理無所
駕文之盛衰實關時之泰否是故先王以詩觀民風而知其
國之興廢豈苟然哉文與詩同生於人心體製雖殊而其造
意出辭規矩繩墨固無異也唐虞三代之文誠於中而形為
言不矯揉以為工不虛聲而強聒也故理明而氣昌玩其辭

想其入蓋莫非聖賢之徒知德而聞道者也而况又經孔子
之刪定乎漢興一掃衰周之文敝而返諸朴豐沛之歌雄偉
不飾移風易尚之機實肇於此而高祖文帝制詔天下咸用
簡直於是儀秦鞅斯縣河之口至此幾社是故賈誼董策
傳之詩皆受帖不詭語不驚人而意自至由其理明而氣足
以體之也周之下享國延祚漢為最久蓋可識矣武帝英雄
之才氣蓋宇宙而司馬相如又以牽連之文侈之以改其夜
節節侏通天柱館泰山梁甫之役與秦始皇帝無異致勤耕

斧之使封富民之侯下輪莖之詔然後僮克有終文不主理
之害一至於斯不亦甚哉相如既没人猶尚之故揚子雲用
是見知成帝然而漢家朴厚之尚已成其根未嘗拔也故趙
充國將也有屯田之奏劉更生宗室子也有封事之言往復
開陳周旋辨析誠意懇至理明辭達氣暢而舒非汲汲以漁
生碩儒爭名當代者所能及也豈非習尚有源而得之於自

然乎嗚呼此西漢之文所以為盛國祚絕而復續如元氣之
不壞而乾坤不死也後之人論不及此而以相如子雲為稱
首不亦悲哉東漢班孟堅之外雖無超世之文要亦不改故
尚故亦不失西京舊物下逮魏晉降及于隋駁雜不一而其
大槩惟日趨于綺靡而已是故非惟國祚不長而聲教所被
亦不能薄四海觀國風者蓋於是乎求之哉繼漢而有九有

享國延祚最久者唐也故其詩文有陳子昂而繼以李杜有韓退之而以柳牧是唐不讓漢則此數公之力也繼唐者宋而有歐蘇曾王出焉其文與詩追漢唐矣而周程張氏之徒又大闡明道理于是高者上窺三代而漢唐若有歎焉故以宋之威武較之漢唐弗侔也而七帝相承治化不減漢唐者抑亦天運之使然與是故氣昌而國昌由文以見之也元承宋統子孫相傳僅逾百載而有劉許姚吳虞黃范揭之儔有詩有文皆可垂後者由其土宇之最廣也今我

國家之興土宇之大上軼漢唐與宋而蓋有元之幅員夫何高文宏辭未之多見良由混一之未速也金華蘇平仲起國子學錄遷翰林編脩以其所為詩文示予予得以諦觀之見其辭達而義粹識不九而意不詭蓋明於理而昌於氣者也與之游知其勤而敏不自足其所已能且年方將而未艾也知其他日必以文名於

盛代耀於前而光於後也故為之敘而舉昔人之大以期之

送謝教授序

士有急於用世者非苟為利祿計也少而學壯而欲行之不得一命則抱材而無所施古之人皇皇焉出疆必戴質夫豈苟而然哉今之由學校掌出內為儒官循次待用至得官教授亦難矣教授名九品職而不得與民事故謂之冷官繇是

以達于縣府然後得行其所志壯日去而老及之矣知之何其不皇皇也謝君仲連教授于杭期未及三年計餘月無所用即飛書趣代至則長揖出門外若馳峻坂就平陸若奮鷹脫鞴條而乘長風也夫以仲連之才固宜取科第以早施其用乃屢試而不偶卒就學官以進抑天將多其所歷以大其成乎豈人之行止各有其途而係乎數者也譬之順流江河以入海其行有遲速及其造則一耳天門洞開多士輻輳有志於用世者維其時矣故於君之行序以壯之

送錢士能之建昌知州序

往時予與錢君士能同日辟掾江西行省故其交為最厚處餘士能與幕官論事不合拂衣去未幾余亦以朽鈍辭歸不得見者九年矣乃今年十月遇于杭予以從仕郎為儒學副提舉又以疾謝事而士能以奉議大夫為建昌知州方之官大夫士之工詞章者咸賦詩以為餞俾予序焉夫士能與予同以職官充簿書役又同以事辭其出處甚類而九年之間相去越五等何縣絕耶今既見而喜喜而思語故舊則僕以悲又自慶其相逢于未老而俱無恙也夫物之生患不得其所性射于處于曾喟而藏葢茂于陂池不以所不願易其所願今士能以長才方為世用而余之朽且鈍愈加於昔日天將金之俾各獲其志則一進而一止豈不俱洋洋也哉勉哉

士能知者勞之愚者安之予亦有賴於君矣

送順師住持瑞巖寺序

予嘗聞浮屠氏言大穢跡金剛事云佛既涅槃西方之鬼謂佛已寂滅天下不復有佛佛弟子無足畏因悉起為蠶佛之法且大壞佛遂化其身為金剛藍色鑿齒出入無有中昨群貳食飲其肉血鬼乃大揚請命願改過為佛弟子佛法由是不壞今其咒語猶存所謂大穢跡金剛是也予舊聞人言佛以慈悲為道能開閻管接死苦轉惡為善聞見患難無不救今又聞佛能以武猛服魔鬼聖人曰仁者必有勇豈不信哉辛卯之歲盜賊起四方明年予奉省徵佐戎浙東聞求嘉有橫舟和尚善用矛戟弓弩刀劍戈槊擲挺通曲制官道主用之法因禮致于台特天寧寺住持舜田方宣力扞城蚤夜不忘滅賊見則大喜舉以主其仙若三學寺又明年方氏納款請降凡以兵事進者措費用而有司敬和尚之德能復以其教舉為瑞巖寺長老瑞巖之僧徒聞和尚名亦大喜將行請予言予懼世之憚者不知佛之有勇而惑為佛法者之不當究武事故為道大穢跡金剛以發其蒙焉

喜雨詩序

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公再鎮括之明年威行惠敷茲暮日鑠其夏五月禾黍既藝天乃不雨民大憂懼公遂致齋沐禱于

麗山之祠得雨未沛越翌日命道士設醮于玄妙觀是日大雨明日又雨又明日乃大雨至夜分民大喜皆拜公賜予特奉省檄在括目觀其事因喜而為詩以歌大夫君子感屬和焉季君山甫哀而集之又俾予序其故惟公之功在括甚大而於此見公之心焉書曰惟德動天又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戡亂致治兆在是矣能無喜乎

唱和集序

古人有言曰君子居廟堂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夫人之有心不能如土瓦木石之塊然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伊尹思天下有一夫之不獲則心愧耻若撻于市是皆以天下為己憂而卒遂其志故見諸行事而不形於言若其發而為歌詩派而為詠歎則必其所有沉埋抑挫鬱不得展故假是以摯其懷豈得已哉是故文王有拘幽之操孔子有將歸之引聖人不能免也故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先王採而陳之以觀民風達下情其所繫者不小矣故孫公謀父賦祈招以感穆王穆王早寤焉周室賴以不壞詩之力也是故家父之誦寺人之章仲尼咸取焉縱不能救當時之失而亦可以垂戒警享後世夫豈徒哉故漆室一女子也倚楹而歎憂動魯國而况於委質為臣者哉予至正十六年以承省檄與元帥石末公謀括寇因為詩

相往來凡有所感輒形諸篇雖不得達諸大廷以訛君子之心而亦豈敢以疏遠自外而忘君臣之情義也昔者屈原去楚離騷乃作千載之下誦其辭而不惻然者人不知其忠也覽者幸無誚焉萬一得附替師之口以感上聽則亦豈為無補哉

靈棋經解序

昔者聖人作易以前民用靈棋象易而作也易道奧而難知故作靈棋以象之靈棋之象雖不足以盡易之蘊然非精於易者又焉能為靈棋之辭也哉靈棋之式以三為經四為緯三以上為天中為人下為地上為君中為臣下為民四以一為少陽三為太陽二為少陰四為老陰少陽與小陰為耦而太陽與大陰為敵得耦而悅得敵而爭其常也或失其道而耦反為仇或得其行而敵反為用其變也陽多則道同而相助陰多則志異而相乖君子小人之分也陰陽送用體有不同而名隨之異變易之道也易之取象曰車曰馬曰楸曰矢曰龜曰狐之類推而達之天下之物無不該矣曰馬矣而又化為龍曰水矣而又以為雲變易之義也非通天下之曠者不識也故曰靈棋象易而作也非精於易者不能也予每喜其占之驗而病解之者不識作者之旨而以世之下師之語配之故為申其意而為之言若夫以為黃石公之授張子房之

受則傳無其文史無其實不敢從而附會之也

宋景濂學士文集序

大史公宋濂先生金華潛溪人也其字為景濂五歲能詩九歲善屬文當時號為神童若經若史若子集無不徧覽輒能記憶年未弱冠文名播於遐迩至正中詞林群公奏為國史編脩力辭不起

大明皇帝芝鼎建業丞相李韓公以名聞即日遣使者奉書幣聘致之俾提舉江南儒學授

皇太子經摺居記注之職會有

詔纂脩元史東南名士一時皆集復

命充總裁官書成入翰林為學士海內求文者項背相望碑版之鏤照耀乎四方高麗日本安南之使每朝貢京師皆問安否且以重價購其潛溪集以歸至有重刻以為楷式者儒林清議僉謂開國詞臣當推為文章之首誠無間言也先生之著述多至百餘卷雖入梓者已久其門人劉剛俊請基顯其精深別成一編庶幾便於誦習且徵言序之昔者楚國大司徒歐陽文公玄贊公之文曰先生天分至高極天下之書無不盡讀以其所蘊大肆厥辭其氣韻沉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懈其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飄然褰屣不沾塵土其詞調清雅如殷自周彙龍紋漫滅古意獨存其態度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六

後學鹿水何鏗編校

記

季氏湖山義塾記

多變如晴躋終南衆驕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過千
 古安能與於此嗚呼文公之言至矣盡矣設使 基有所品
 評其能加毫末於是哉今用備抄冠於篇端而拜繫先生出
 處之大略使讀者有所考焉先生赴 召時基與麗水葉
 公琛龍泉章君濫竇同行葉君出知南昌府以歿章君官至
 御史中丞亦以壽終今幸存者惟基與先生耳然皆頽然日
 就衰朽尚可弗剛之所請而不加之意乎雖然先生之文其
 傳世矣基亦何能與力於其間哉文粹十卷而詩居其一
 云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五終

青田之山其上四十里有泉漚而爲潭繇潭入谷十有五里
 是爲高湖之源其上多奇峯絕巖大木之所盤蔚獻奇納秀
 故士多俊彦堂常殷阜季氏其一也有名謙字伯益者好學
 尚義故其家日裕迺謂其人曰人孰不愛其子孫而不知所
 以愛之者今有良田美宅綿亘阡陌堆金積帛充斥梁棟自
 以爲用之不竭享之無窮也一旦光銷影鑠而無纖芥之留
 者何耶驕溢生於富溢而縱欲敗度之子常由不審前人成
 敗之跡而自視侈然大也及其顛運困厄於垂老之際彷徨
 無所容其身雖欲效織蒲補履以食其餘年且不可得若是
 者雖其人之不肖抑亦其父兄處之不得其道也今予幸藉
 先人餘業以免於凍餒未嘗不惴惴於吾身况能保於其
 子孫故願制產以建讀書之所延名儒爲師以訓子弟以及
 族姻之人咸知所學大則脩身齊家以用於時小亦不失爲
 鄉里之善士不亦可乎迺築于其居之側以爲堂中設孔子
 像旁列齋舍異以廊廡繚以周垣買田若干畝以給師弟子
 之食萃其族之子弟悉入學於是襟佩衣裳肅肅有容弦誦

之音藹藹旁達入其鄉者莫不感歎而慕悅也嗚呼若季氏者真知愛其子孫哉由是達于一鄉一邑以播于天下使人聞而效其所爲則將見比屋皆爲賢士大夫而愚不自者寡矣邑人洪應求道其事於予且請爲之記予既樂鄉里之善人而又嘉洪生之樂道人善也故喜而書之至正十年庚寅夏五月記

尚友齋記

尚友齋者趙郡吳以時之所居室也尚友之云出自孟子其義則習章句者能言之矣而以時之取以名其室抑必有其故哉曾子曰君子以友輔仁天下之大倫五友居其一一人不可以無友也孔子曰毋友不如己者以時抱英俊之才勤學而好問直諒而多聞天下之士如以時者不多矣而又求友以自益其不如以時者以時弗與友也則必求勝以時者而友之則不尚論古人而徒求于今取諸我則善柔便佞可以并人心而壘于智取諸人或得鄉原焉其爲損也不少夫何爲而不懼哉凡物之相從必以類氣之所感不召而集故豈山之鍾得霜而鳴陽燧之火見日而烜是故文王作而伯夷太公歸閭閻起而子胥孫武至魏文侯爲君而下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之徒出焉人而尚友天下之友以類來矣猶以爲未足則必尚論古之人古之人有顏淵者得善則服膺而

勿失我則以之脩吾德有季路者人告之以過則喜我則以之去吾應有成湯者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我則以之處已而接物也夫如是其庶幾哉嗚呼天下未嘗無善士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况於天下也哉一人之身未嘗無一善也屈子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而况於一鄉一國也哉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焉哉以時無徒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也

友梅軒記

皐亭之山有隱者焉以友梅字其軒環其居皆梅也或曰友者人倫之名也君子以友輔仁人求其友必於人焉可也梅卉木也人得而友之乎生於世爲人焉舍斯人弗友而卉木乎取之斯人也不旣恠矣乎劉子曰否彼固有所激而云也天彼所謂隱者也不同于人而隱彼固自絕于世之人而卉木之爲徒也彼固以斯世爲不足乎已而隱以爲高彼固謂人不足與友而卉木良我友也彼誠有所激哉世之如管鮑者希矣刺于谷風嗟于素柔臚于消賣于寄墨于灌天蠅營狗苟子拜塵之人友之而不爲損者鮮矣哉人不可以無友彼將何所取哉梅卉木也有歲寒之操焉取諸人弗得矣舍卉木何取哉且此物非徒取也凌霜雪而獨秀守潔白而不汚人而象之亦可以爲人矣昔人有揖怒蛙而勇士至氣類

以感之直諫多聞之友不遠千里來矣然則斯人也弗恠矣
隱者聞之曰子知予請書之遂書以記于軒隱者王其姓相
其名記之者枯蒼劉基也

海寧應氏墓卷記

至正辛卯冬十有一月予既銘應君和卿之墓矣其子元亨
又以賈希賢之書來請曰元亨之先人隱居于鄉不求聞于
公卿先生不遺草萊而賜之銘今死者已即安于土中謹築
于其傍爲閭十有二買田以供祭祀爲畝十有九懼來者之
弗獲承也心竊悼焉先生幸不遺子願卒記之惟古建國民
以族塋其域中之室墓大夫守之自周爲秦法廢久矣室其
墓而置守焉孝子之良心也斯可以記遂爲之詞曰維海寧
以州隸杭面山負山厥土廣斥塗泥民質以良有鄉長平里
曰皇岡應氏居之世載德以昌弗競弗求惟田惟桑教子弟
以書炳炳琅琅肅肅踰踰以不愆于義方不詭其逢而守其
常乃耆乃康戴玄履黃七十有八年皞皞洋洋游葛天而沫
陶唐有子克承既受厥靈以固乃戴繼斯述斯有躋勿顛以
芥以揚其墓伊何樹之以楊其室伊何玄極聖壘象設有嚴
訶禁不祥伐石鐫辭以識歲年子子孫孫以永不忘

杭州寶菴和尚福嚴寺記

杭州屬縣曰仁和縣北三十里有溪焉曰義谿故宋嘉定中

有姓陳氏名迥者廬于溪上好清淨不偶于流俗遂捨身爲
浮屠名其廬曰福嚴有弟子二人曰如春明皓江南既平之
明年始賜院額旣而迥與春俱卒卒後皓爲僧都綱領教
門事乃以其衣食之餘質民田廣其院皇慶二年冬朝廷賜
額爲福嚴寺命其徒以甲乙相授受泰定乙丑始始建佛閣
閣成而皓卒皓有弟子三人曰崇實崇志崇行實繼皓卒崇
志始刻于優曇花于閣志卒崇行始新僧堂後至元庚辰乃
建大雄寶殿壬午構圓通殿甲申作庫院丙戌新作山門廊
廡鍾樓軒廊夫室塔院期堂以及庖馮圍潤無不備具於是
舡有坊工有室松門石徑繚繞紆鬱丹堊金碧日閃月映朗
朗如也奕奕如也蓋自迥師至行積勩勞五十六傳而始就
可謂難矣非繼志者之得其人能如是乎至正辛卯寺成將
樹碑求文以誌其所自介杭人之識予者以請予時予病江
許介以遠弗達而倩于人爲文假予名歸于師師覽其言詞
大鄙陋弗稱心甚不憚而不知其果爲予作與否業已請不
欲易也將勒石命褚奩書之奩嘗從予校文棘間中頗知予
力辦其妾乃與師偕詣余求真文予時已具舟將歸舍卒不
克就會饒信告急聲洶洶予狼狽上道遂不能記明年予以
事至杭師聞即來猶礪石待予予嗚呼予之言何足爲世重
輕至有僞爲之者而師之求必於予曠歲月以俟之愈久而

志愈固使余不幸死於道路又未知斯石樹耶否耶浮屠氏之學予不及知而師之堅忍不二則於是乎見矣師號實卷皓師號東巖記之者括蒼劉基而書之者武林褚貞也

飲泉亭記

昔司馬氏有庶臣馬曰吳君隱之出刺廣州適食泉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軟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其後隱之卒以蘆終其身而後世之稱蘆者亦必曰吳刺史焉有元憲副吳君為廣西時名其亭曰飲泉慕刺史也而憲副之蘆卒與刺史相先後至正十四年憲副之孫以時以故徵士京兆杜君伯原所書飲泉亭三字徵予言予舊見昔人論刺史飲泉事或病其為矯心甚不以為然夫君子以身立教有可以植正道遏邪說正人心揚公論當當見而為之又何可病而譏之哉人命之脩短繫乎天不可以力爭也而行事之否臧由乎已人心之貪與蘆自我作之豈外物所能易哉向使有泉焉曰飲之者死我乃奮其不畏之氣冒而飲之死非我能奪也而容有死之理而疆飲焉是矯也是無益而沽名也則君子病而不為之矣大夫夫之心仁以充之禮以立之驅之以刀劍而不為不義屈臨之以湯火而不為不義動夫豈一勺之水所能幻而移哉人之好利與好名皆盡於物者也有一焉則其守不固而物得以移之矣若刺史吾知

其決非矯以沽名者也惟其知道明而自信篤也故飲之以示人使人知貪蘆之由乎內而不假乎外使外好名而內貪濁者不得以藉口而分其罪夫是之謂植正道遏邪說正人心揚公論真足以啓愚而立懦其功不在伯夷叔齊下矣番畧在嶺嶠外去天子最遠故吏於其地者得以逞其貪貪相承習為故民無所歸咎而以泉當之怨而激者之云也刺史此行非惟嶠外之民始獲沾天子之惠而泉亦得以雪其冤夫民天民也泉天物也一刺史得其人而民與物皆受其賜嗚呼儒哉以時尚氣節敢直言見貪夫疾之如讎故凡有樛位者多不與相得予甚敬其有祖風也是為記

遊雲門記

語東南山水之美者莫不曰會稽豈其他無山水哉多於山則深沈杳絕使人懣悽而寂寥多於水則曠濬浩汗使人望洋而靡漫獨會稽為得其中雖有層岒復岡而無梯磴攀陟之勞大湖長谿而無激衝漂覆之虞於是適意遊賞者莫不樂往而忘疲焉兼余行江浙間聞會稽有雲門若耶之勝思一遊不可得甲午之歲始至越以事弗克遊明年春天台朱伯言自浙西來乃與東平李子庚會稽富好禮開元寺僧玄中偕往遊則知所謂雲門若耶果不謬於所聞於是慨然有留連徘徊之意而人事不偶不能如其願遂自廣孝寺度嶺

至法華山而歸至于普濟明覺諸寺名山古跡多不得一寓目而余之興終未已也其年六月乃復與靈峯奎上人往頗得觀所未歷而向時同遊之人俱不在焉予每怪古人於歡會之際輒興悲感於此觀之良非過矣昔唐柳先生謫君嶺外日與賓客為山水之遊凡其所至一丘一壑莫不有記夫嶺外黃茆苦竹之地有一可取猶必表而出之而况於雲門若耶以山水名於天下者哉惜余之荒陋不足以發揚之也雖然嶺外之地各擅一奇而不能皆譽之於人取其長不求其全故陳文子取其清令尹子文取其忠臧武仲取其智尾生取其信務光下隨取其廉孟賁夏育取其力慶忌專諸比宮黜之徒取其勇如斯而已矣若夫雲門若耶則又不可以與此同條而共貫也故但記其足之所至目之所及聊以志歲月云若其昔游之地則伯言已記之不重述也

出越城至平水記

舟出越城東南入鏡湖四里許為賀監宅宅今為景福寺又東南行二里許為夏后陵陵旁為南鎮祠又東可二里入樵風徑東漢鄭巨君采薪之所也徑上有石帆山狀如張帆又折而西南行二里為陽明洞天其中有峯狀如傘名曰石傘之峯其東為石旗秦皇酒甕在焉又南入若耶之溪循宛委玉笥沂流三里至昌源有故宋嚴陵蓋理宗上皇之所築也

其上有山狀如香爐名曰香爐之峯入南可四里曰鑄浦是為赤壘之山其東山曰日鑄有鉛錫多美茶又南行六七里泊于雲峯之下曰平水市即唐元微之所謂草市也其地居鏡湖上游群小水至此入湖於是始通舟楫故竹木薪炭凡貨物之產于山者皆於是乎會以輪于城府故其市為其盛開元寺僧有菴在市中是為機上人祖故上人邀宿其所菴側有小軒俯耶溪而山自秦望之陽分趨雲門北下者至此而止其南自舜田陶山刺浮若耶東下者則皆在其外歷歷可數諸簷楹間故雖居市中而不黷首春水涸舟不得深入登岸行一里餘乃至坐久覺清爽機上人因請名其軒莫能定比至法華山伯言好禮乃議其名曰溪麓以其在溪之上山之足也且俾予為記乃明日入城府俗事又至思遂迨至于今今予來時機上人為育王書記適自四明歸復送予至菴所時兩新審舟直抵橋下予出城前一日友人招飲大醉明日入舟比登岸且醉不能醒乃卧溪麓軒中明日機上人辭還育王予獨至靈峯尋奎上人時至正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也機上人即開元寺僧圓中也

活水源記

靈峯之山其上曰金鷄之峯其草多竹其木多楓櫟多松其鳥多竹鷄其狀如鷄而小有文采善鳴寺居山中山四面環

之其前山曰陶山華陽外史弘景之所隱居其東南山曰日鑪寺峯歐冶子之所鑄劍也寺之後薄崖石有闕曰松風閣奎上人居之有泉焉其始出石罅涓涓然冬溫而夏寒浸為小渠冬夏不枯乃溢而西南流乃伏行沙土中旁出為四小池東至山麓瀦為大池又東注于若耶之谿又東北入于湖其初為渠特深不踰尺而溼微可鑿俯視則崖上松竹華木皆在水底故秘書卿白野公恒來游終日坐水傍名之曰活水源其中有石鱗大如錢有小鱗魚色正黑居石穴中有水鼠常來食之其草多水松菖蒲有鳥大如鸚鵡黑色而赤背恒鳴其上其音如竹鷄而滑有二春令恒從竹中下立石上浴飲畢鳴而去予早春來時方甚寒諸水族皆隱不出至是悉出又有蟲四五枚皆大如小指狀如半蓮子終日旋轉行水面日照其背色若紫水晶不知其何虫也予既愛茲水之清又愛其出之不窮而能使群動咸來依有君子之德焉上人又曰屬歲旱時水所出能溉田數十畝則其澤又能及物宜乎白野公之深愛之也

自靈峯適深若過普濟寺清遠樓記

出靈峯徇溪而上至雲門近十里取道禾黍中二三里為普濟寺外視甚峻絕若無所容陟石徑數十步忽平廣而寺始見入其中則松栢幽茂徑路窈窕似不在人間世間之則晉

時鴻明禪師講經之所將軍何充常詣聽講有何胤讀書室故又謂之何山寺西廡有樓焉其扁曰清遠昔初之者雲峯和尚而今居之者砥上人也客至上人邀客坐樓上日色方甚熾上出人出茶瓜酒食延客開戶左右眺則陶山刺浮柯公秦望紫霞諸山皆在眼底有泉出竹根流入于樓下其聲琅琅然又有白石岡在樓外其石色皆白如玉上人見客喜因請為詩詩成又求叙清遠之義予笑曰樓之名予與之也我安能知子意哉且盈目前皆山水也我不知其孰為清孰為遠也今天天清而望遠無遠之弗見也及其雲雨晦冥則所謂遠者安在哉請無求諸目而求諸心上人不應既而矍然曰命之矣

發普濟過明覺寺至深若記

是日未午已大熱砥上人固欲留客宿有來告曰淨休公待于其深若且甚久予曰淨休公老人也不可使久待雖熱必速往遂亟辭出上人持其酒追至寺門外亭上臨池水坐更盡四五盃忽有雲自西方飛來翳日奎上人拊掌曰可行矣乃登輿度何山嶺上刺浮至明覺寺雲去因相視大笑時日方懸天中氣如爐炭乃皆坐松下石上俯視澗水風出松水間浙浙作涼意少頃有僧出揖客乃偕上後山麓謁千歲和尚塔觀洗骨池於東廡下蓋當山之左頭而有水能為池雖大

早不乾謂之靈跡或可信也而予特愛其前三澗自三方來皆會石壁下正與寺門對鹿頭龜鶴之山隔澗水若拜其下而柯公陶山木禾鷲鼻諸峯咸外列如屏障故寺雖高不露人言天下名山水多為浮屠所佔豈虛語哉觀寬久之乃降自前嶺絕磽少憇道側雲淩自巖中上冉冉欲作雨趣行至深居道上凡三憇每行皆適當雲起時以語浮休公浮休公亦大笑歷觀古人未有觸熱游者蓋自奎上人與予始云

深居精舍記

深居精舍者雲門廣孝寺上人浮休公退居室也上人名允者字季衡以文行聞于時賢士大夫無不與交號之曰若耶谿因其名而配以地也深居去雲門十里而羸初入谿口有奇石拔起沙水中狀如折柱其下者如伏獸其名曰釣臺其石罅皆有樹自釣臺泝谿入谿色湛碧兩岸皆抗稻風適之其香非非然有三山鼎足列狀如三獅子九墩錯其間為九毳深居在三獅子中其背山曰柯公之山山上有潭潭中云有白龜有龍恒出作雲雨歲旱禱輒應其石山曰化鹿之山亦曰鹿頭相傳為稚川既化為仙有木几亦化為鹿在此山其外山曰秦望其左山曰木禾木禾視群山為最高其前山曰鷲鼻之峯其高與木禾等峯頂大石突起望之如鷲鼻尖海在鷲鼻東北其上云有秦時碑今亡之矣鷲鼻下小山

曰望秦秦望在望秦北又北曰天柱曰玉筍又東北為陽明之山是為禹穴其下維湖予既至深居與浮休公語極相得又愛其有美木佳水石花竹且靜僻無妄人跡雖隆暑不汗因留八日出既出而心恒思之

松風閣記

雨風露雷皆出乎天雨露有形物待以滋雷無形而有聲惟風亦然風不能自為聲附於物而有聲非若雷之怒號旬磕于虛無之中也惟其附於物而為聲故其聲一隨於物大小清濁可喜可愕悉隨其物之形而生焉土石風蟲雖附之不能為聲谷虛而大其聲雄以厲水蕩而柔其聲洵以應皆不得其中和使人駭膽而驚心故獨於草木為宜而草木之中葉之大者其聲室葉之槁者其聲悲葉之柔者其聲懦而不揚是故宜於風者莫如松蓋松之為物幹挺而枝椽葉細而條長離奇而巖從瀟灑而扶疎鬚鬚而玲瓏故風之過之不壅不激疏通暢達有自然之音故聽之可以解煩讀滌昏穢曠神怡情恬淡寂寥逍遙大空與造化遊宜乎適意山林之士樂之而不能遠也金鷄之峯有三松焉不知其幾百年矣微風拂之聲如暗泉颯颯走石瀨稍大則如秦雅樂其大風至則如揚波濤又如振鼓隱隱有節奏方舟上人為闌其下而名之曰松風之閣予嘗過而止之洋洋乎若將留而忘歸

焉蓋雖在山林而去人不遠夏不苦暑冬不酷寒觀于松可以適吾目聽于松可以適吾耳儼寒而優游逍遙而相羊無外物以汨其心可以喜樂可以永日又何必濯頰水而以為高登首陽而以為清也哉予四方之寓人也行止無所定而於是聞不能忘情故將與上人別而書此以為之記時至正十五年七月九日也

松風閣記

松風閣在金鷄峯下活水源上予今春始至留再宿皆值雨但聞波濤聲徹晝夜未盡聞其妙也至是往來止閣上凡十餘日因得備悉其變態蓋閣後之峯獨高于群峯而松又在峯頂仰視如幢葆臨頭上當日正中時有風拂其枝如龍鳳翔舞離襖蛻涎縶鞵徘徊影落簷瓦間金碧相組繡觀之者目為之明有聲如吹塤篪如過雨又如水激崖石或如鐵馬馳驟劍槊相磨戛忽又作草虫鳴切切乍大乍小若遠若近莫可名狀聽之者耳為之聰予以問上人上人曰不知也哉佛以清淨六塵為明心之本凡耳目之入皆虛妄耳予曰然則上人以是而名其閣何也上人笑曰偶然耳留閣上又三日乃歸至正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記

橫碧樓記

天下之佳山水所在有之自有天地以迄于今地不改作也

或又悔而始彰其有數乎抑亦繁於人也故蘭亭顯于晉盛谷顯于唐乃與右軍之記昌黎之序相為不朽物之遇也果有待於人哉會稽山陰之柯橋即古之柯亭也有寺曰靈秘有上人曰守基愛其山水之佳無讓於人所稱者而惜其不能與東山雲朧並揚于時也乃相其南偏作樓焉出群室之上憑之而覲山之峙者蒼然俯之而矚水之流者淵然或擬而隆或靡而馳如龍如虎如蛟如蛇如烟如雲如藍如碧如帶如屏遠近高低縈紆蔽虧舉不逃於一覽於是其地遂為甲觀恨未有高世之人為發之也至正甲午用章師自浙西來過而奇之以其兼山水之美也山與水皆以碧為色故命其名曰橫碧而俾予為之記師今世之高人也予於是乎喜斯樓之遇自此始也予又聞柯亭有美竹可為笛風清月明登樓一吹可以來鳳凰鸞鶴龍真奇事也上人能之乎吾將往觀焉

孝友堂記

堂曰孝友教人倫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曰友陶君悅仲及其子凱俱有孝友之行於是臨川葛元哲請以孝友名其堂按書言君陳惟孝友于兄弟詩言張仲孝友是皆天子之大臣則不舉其事業而以孝友稱之蓋以修身齊家為治國平天下之本也故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孝友也

者所謂懿德之首與陶君者台之臨海人也舊為巨室生八年而母卒繼母弗能愛及長娶吳氏相與謹事母母終不能容君乃與妻出居于外力勤苦織績以為食朝夕入定省弗曠而父與繼母自治其產業不使君與聞久之家日贖父又且老繼母所生弟妹皆無以具婚嫁君乃迎父及繼母於已

養以其資為第娶婦嫁其妹咸得所由是繼母大感悔君益虔門庭之內穠穆如也吳氏早喪父其母沈無以養君亦迎養之以壽終于陶氏凱讀書有文行為貧故恒出外以經學教授弟子弟子自四方來從者甚衆故得以其家脩之入佐父治喪塋供祭祀悉如禮上世墓域有奪于勢家者感贖而表之凱無他兄弟惟一妹適顧氏早卒凱為育其子及女以成人如已子故鄉黨之稱孝友莫不曰陶氏父子而士大夫又皆為詩以歌詠之於是栢蒼劉基既敘其事凌為之言曰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孝友之在人心不求諸外而民鮮能者欲昏之也世教既衰彝倫攸斁於是有借糧鋤而德色取箕帚而許語如賈子之云者况敢望其能奉不愛已之繼母於艱苦之餘哉又敢望其施及於異產之弟妹哉若陶君者真可以當孝友之名矣乎方其家之富也見棄于親其遠身而不失於禮及其貧也弟妹無所託又竭力自任而不貽父母憂嗚呼難哉若陶君可謂

能盡孝友之道矣抑亦可謂能處人倫之變矣君陳張仲皆以孝友施于政而達于天下陶君無其位不得流其澤於民而獨行於家至其子又克類天將昌陶氏乎子類父孫類子繩繩焉而不絕能無昌乎善之有後天之道也凱字中立今之鄉貢乙科為永豐縣教諭與余善是為記

白雲山舍記

物之出于山惟雲為神靈而士有類焉其發也如縷浩浩然盈天下士之達而用于世者類之歛其色密其跡忽然而生泯然而潛其形士之隱而不用于世者類之是故悠然而風行淪然而晦冥着然而雷霆蛟龍乘焉鬼神憑焉人皆駭之洩洩滴滴清涼炎熱容容汁汁沛為膏澤人皆仰之神矣哉人莫得而窺也或冒于石或棲于木或起或伏揚糝擢葉靡漫巖谷或隆或窪或舒或葩布漢交加綺旒紛拏拂水浮沙上騰為般燿乎成光蔚乎為章合散五色變化無極而士之文者類之夫既類於人矣則人之好之宜也大章上人居天台之五峯命其室曰白雲僧舍求予記夫天台南紀之名山也山以出雲為神靈南紀之山以神靈稱者莫天台若也雲之所發所聚千態萬狀無不備有則不取夫青黃赤黑而獨取其白者何耶山之阿澗之濱洋洋漠漠惟意之適雲之虛而未出者也上人方外之士無役世之志則惟澹而不華素

而不雜者可以適吾情也今夫雲人莫不見而鮮能知之惟日夕與處而於其動靜有默契者斯知之矣故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終朝而雨天下者雲也其始也白而已矣然則上人其知雲哉不可以不記也於是乎記

怡怡山堂記

怡怡山堂者任君伯大兄弟別業之所也任君居越之蕭山家世讀書父母具慶年過七十而伯大亦年五十有餘矣乃以其二親之命預卜墓地于北幹山之陽去郭四五里室其旁以為遊息之地所謂怡怡山堂是也其為堂也背負崇岡左廻右環衆木扶疎脩篁來風前逸平疇夏麥秋禾尤尤離離遙望越山矯若游龍帶以長渠舟楫通焉匯以清池石泉洩焉聽之泠泠如筑如琴赤鱗之魚汜濫滿苕憇之沉沅泳之熙熙景與心融莫知其疲於是天清日明二老乃泛輕舟乘板輿從以諸孫班裳綠衣徜徉乎其中不知其忘昏晨而樂以終未年也雖然此特其娛乎外者也人徒見伯大之以是奉其親而親誠悅之謂悅親之道惟在是矣而不知伯大之兄弟友愛篤于心無間於家人之言以能稱父母之所願欲而父母無不悅矣又何俟於此哉伯大之子元與子善邀予游而請以名其堂吾故究其本而以怡怡山堂名之孔子曰兄弟怡怡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

孔子舉而贊之曰父母其順矣乎宜兄弟事親之本也請以是而揭諸堂以示任氏之子孫俾知其祖父家法之所自而則之效之以世其德于無窮庶其不為無益而有助矣

棟蓁軒記

至正十四年春二月予以事至蕭山過故人包與善留舍于其棟蓁之軒明日予遠居越無何與善以書來言曰大同之先舊為山陰人今徙家蕭山三世矣先人一身無兄弟而大同之兄弟五人先人因以棟蓁名其軒且卒遺命無負吾所以命名之意願先生為我記之按棟蓁之義出自小雅周公不幸遭管蔡之變故作棠棣之詩極天下之人情以致儆于世之為兄弟者今包君之命其軒不亦遠哉夫兄弟一氣之分也兄弟不親亂之本也雖有家室將焉保之先王之教不行此義不明於人心久矣血氣之欲流為忿爭食且羹不能相讓由是干戈尋於門庭閭閻作於戶牖然後手足化為豺狼而人道絕矣夫父母之生子無不願其人人昌且熾也父母沒而兄與弟不相容死者之目其不瞑於地下矣包氏兄弟能無忘其先人取詩人之旨而服膺焉去其所戒而敦其所勸使祖考慰于上而子孫法于下吾見其世澤之未艾而方隆也昔者湯以日新銘其盤武王以敬義書其几杖器用朝夕見之以啓其心迪其德學聖人者師焉然則茲軒之

扁當無愧于古人矣吾子勛哉

魚樂軒記

至正癸巳番陽程邦民以進士授官判紹興之餘姚州明年春秦府檄至郡理鈔法及賑濟事寓永福寺之東軒東軒者上人善啓之所居也其廣不盈丈而清明不煩有楸可息有花木竹石可翫軒之前甃瓦石為小池有魚六七十頭皆長五六寸赤鱗錦章出入蘊藻中悠悠焉或泳或翔或吹而漚或施而漣與與焉不啻如處江湖而乘秋濤也程君觀而悅之命其軒曰魚樂之軒或難之曰詩不云乎魚在于沼亦匪克樂今此無乃又迫于沼而非魚之所樂乎程君曰吁果然哉子見其一而未見其二也夫惡憂患而樂無害凡物之情也是故性遷于習習貫而樂生焉豈惟魚哉野鳥之處籠中其始至也憧憧焉聞聲而躍見動而惕如不能頃臾生也及其久而馴也則雖舉而之野縱之而不逸驅之而不去徘徊盤旋恐遠其所離之則悲以鳴狂顧而疾赴焉於是籠其家而樂在是矣夫山野之優游豈不勝樊籠之局促哉彼既習而耽之矣我局促而彼優游之矣又烏得不樂哉今夫濔濔之間數畧不禁繒罔如雲鮫人殫夫鼓楫生風獵獵鷁鷁驚鷺成群利甯長蛟沒淵泉撇波濤無隱弗留鯤鮪登于庖厨鯁鱸殛于胎卵患害日至而無所避優游云乎哉則又曷

若處此之為樂也難者無以應遂書以為記吾聞釋氏好生而戒殺雖蚤蝨蚊蚋必思所以完之然則是魚之得上人以為依宜其有樂而無憂矣

養志齋記

事親莫大於養志孟子之言至矣華亭唐伯謙書而扁諸室蓋將以朝夕觀省而致孝於其父母屬予言以記之夫孝自行之首也為人子而志于孝夫奚為而不淑哉孔門弟子以孝稱于聖人而揚于天下後世者閔子魯子而已游夏之徒則各有所虧缺而曾子亦不能以是傳於子何耶甚哉孝之難也今世之養親者以飲食供奉為至足而不知感其感欣其欣至于遠其情而不顧又烏知所謂養志之云乎唐氏東吳之巨室也華亭在松江之濱勝地冠于浙右烏程之疆巨口細鱗之魚秋菘春韭之菜芳菰精稻晨鳧露鷄之臚所以適口充腹者無不有矣其為室也東望三泖九峯之山西望具區山光水色遠近輝映翠霞晨飛玄鶴宵警松篁聚木花鳥靡曼所以娛耳悅目者無不備矣白髮坐於堂上綵衣戲於庭下欲有與隨所命欲有遺僕夫版與觀望願指不呼而集其斯所以稱夫養志之名矣雖然予之所求於唐君則有大於此者夫父母之愛其子心無窮也痛痒疾疢如已受之否泰榮辱憂喜鍾焉可不念哉人知愛其身不愛其親為不

孝而不知愛其親不愛其身亦為不孝世固有盡心力以奉父母而不謹其身以陷于刑辟者其於道又何如耶是故時言慎行由義獲禮使父母之心不以我而勞尊賢安仁備惠辯惑使父母之名不以我而污和其兄弟親其姻族睦其隣里鄉黨使父母之澤流于子孫而不墜所謂養志其庶幾乎唐君勉之閔子魯子亦人也

裕軒記

會稽王元實於其君之傍作小室名之曰裕軒子既為銘之矣而元實復請記焉夫裕者寬廣之謂也今元實之室大不盈丈高不踰仞庭不容拱把之木徑不通一馬之足櫛櫛密密藩籬逼塞不見孔隙而謂之裕可乎蓋人之裕在物而王子之裕在我人以物我裕也王子於我裕而不知物之裕不裕於是我裕而物從以裕其斯所以為裕乎今夫人憂思鍾乎情好樂牽乎心我欲富也金谷珊瑚不為多西蜀銅山不為饒陶朱倚頓之積不為豐我欲貴也通侯牧守不為尊大車駟馬不為榮萬鍾五鼎不為屬厭我欲娛樂也食前方丈不為奢歌舞靡曼不為淫弋獵馳騁不為荒矧禽奇玩充斥亭館不為侈麗則必竭力以求之有所不獲則食不甘寢不安若是雖履汗漫之野登穹嶺之立將無所容其身而可謂之裕乎而王子則不然飯一盃而飽酒一升而醉無求多於

口腹而吾之心裕如也夏一絺而涼冬一裘而溫無求多於衣服而吾之心裕如也誦吾詩讀吾書適吾情則將足則息倦則卧無求多於盤樂玩好而吾之心裕如也足不踐訟獄之庭耳不接市肆之言目不耽佳冶之容口不談官政之是非無求欲尚人而吾之心裕如也一榻之小容身之外非吾庸一室之卑蔽風雨之外非吾憂僮僕之愚字第之癡任使今之外非吾誅然則何往而不裕哉故軒之不裕而得裕名焉以王子為之主也甲午之歲余辟地于越主王氏知王子之為人與之交而善於是乎為之記

尚節亭記

古人植卉木而有取義焉者豈徒為玩好而已故蘭取其芳諷草取其忘憂蓮取其出污而不染不特卉木也佩以玉環以象坐右之器以欵或以之比德而自勵或以之懲志而自警進德脩業於是乎有裨焉會稽黃中立好植竹取其節也故為亭竹間而名之曰尚節之亭以為讀書游藝之所澹乎無營乎外之心也于觀而喜之夫竹之為物柔體而虛中婉婉焉而不為風雨摧折者以其有節也至于涉寒暑蒙霜雪而柯不改葉不易色蒼蒼而不變有似乎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君子信乎有諸中形於外為能踐其形也然則以節言竹復何以尚之哉世衰道微能以節立身者鮮矣中立抱材未

用而早以節立志是誠有大過人者吾又安得不喜之哉夫節之時義大易備矣無庸外而求也草木之節實枝葉之所生氣之所聚筋脉所湊故得其中和則暢茂條達而為美植反之則為瞞為液為癭腫為樛屈而以害其生矣是故春夏秋冬之分至謂之節節者陰陽寒暑轉移之機也人道有變其節乃見節也者人之所難處也於是乎有中焉故讓國大節也在泰伯則是在季子則非守死大節也在子思則宜在曾子則過必有義焉不可膠也擇之不精處之不當則不為暢茂條達而為瞞液癭腫樛屈矣不亦遠哉傳曰行前定則不困乎君而講之他日處之裕如也然則中立之取諸竹以名其亭而又與吾徒游豈苟然哉

前江淮都轉運益使宋公政績記

人有守正議而不阿蒙排斥而不撓知為國而不顧其身者真可謂大丈夫哉故石可轉也而吾之志不可回水可過也而吾之氣不可沮蓋其所見素明而所立素定非若庸人匹夫偶有所知而發于一時之暫夫是之謂不餒若前兩淮都轉運益使宋公是已謹按公名文瓚字子璋其先彰德人唐開元賢相廣平公之後也家世業醫為金國御診號曰金紫醫官金亡竄慶南陽有諱全者贅婿于葉縣楊氏遂改籍裕州公之祖也生子曰欽字敬之讀書游京師受知于中書左

丞崔公崔公舉以為南陽府營田司提控按牘未幾崔公遷江淮行省左丞道過南陽君徃見焉時執政者與崔公有隙搆殆死君終不屈乃以他事致崔公罪於是湖廣行省阿里海牙平章高君節義辟為掾從鎮南王伐交趾君還自交趾又以事忤用事者遂遣君之廣西造海舶石康遠至靜江中瘴毒疾作卒于驛舍後以子恩追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南陽郡侯子即運使公也公少失父母稍長能讀書以儒生舉為吏轉湖北道肅政廉訪司遷江南行御史臺察院陞內臺察院書吏考滿授特仕郎池州路總管府知事未任改授宣政院斷事官知事甫三日御史臺辟為掾轉中書省掾考滿授從事郎浙西道肅政廉訪司經歷至治中民有吳機孫者以賄交權貴謂故宋高宗吳皇后為其族祖姑有舊賜湯沐田在浙西願以獻于朝執政者為奏官幣十二萬五千錠償其直而實分取之以所獻田付普慶僧寺命宣政院官奉旨馳驛至浙西疆其田則皆編戶恒產連數十萬戶戶有田皆當奪入官浙西大駭而使者甚威猛上下畏讐奉命莫敢忤公奮白廉使孕兒只班公收所獻田民按問得實狀追所誑取官幣一萬錠付庫同僚皆愕不敢署公力贊廉使獨署之以達于御史臺官以聞而使者亦言公沮旨執

政大怒奏收公按問內外驚駭公恬不為意會內御史臺奏
緩其事攻調公江浙行省都事後朝廷亦知其誣獻田者皆
抵罪十有二月除兵部員外郎至京師未上除右司都事至
治四年從幸上都六月湖廣行省平章忽剌歹答言廣西界
世雄及黃聖許之子謀叛據城邑謀知將以二月十九日襲
邕州請調兵四萬討之時中書叅政馬來忽剌歹之姪也與
叅議王某同主兀其請集議于中書政事堂右丞相拜住公
曰是事屬右司宋都事首署案牘其先言公即前日某嘗為
書吏湖北憲司與湖廣行省同建衙武昌廣西為湖廣屬地
故得悉知廣西事今忝與計事列固當為竭愚言矧丞相有
命某敢不言廣西亦蠻之地自古王化所不及其地多藪毒
瘴癘不可觸其俗尚狠鬪動輒相讎殺不可以禮義訓至元
中朝廷嘗命湖廣左丞劉二拔都往征之則散入山谷敗而
復集迄無成功故因其還業授以名爵岑世雄土軍萬戶黃
聖許祿州知州亦聊以羈縻之耳蓋得其地無所益得其人無
所用故也然自是邊鄙賴以無事大德中廣西帥臣建言置
征討樞密院奏准發湖廣四川雲南兵四萬隸院官進討時
廣西兼訪僉事奧屯忽都魯上言請以家屬保其不叛朝廷
從之即命奧屯忽都魯行招諭事至今又二十餘年不聞有
變也今日謀知將以二月十九日襲邕州今已六月而邊報

不至非虛言乎微功生事非國家之利也王某等猶爭之公
曰昔完澤荅刺罕丞相皆賢宰輔於廣西未嘗主征討之議
豈務為姑息哉防黠武也劉二拔都先朝名將進討無功無
地利也今之為將者何人調兵四萬糧運之費不下數十百
萬騷動三省幸而有功得不償失不幸失利不得中止兵連
禍結塗炭平民耗損國用悔之何及丞相曰善乃復以奧屯
忽都魯為同知副都元帥宣慰廣西廣西果不友七月改左
司都事八月英宗皇帝崩晉王即位除監察御史未幾除左
司員外郎出為江浙行省郎中又入為大宗正府左右司郎
中轉禮部侍郎天曆二年以母老辭歸杭州覲省除儲政院
同僉不赴遂改除杭州路總管仁宗皇帝時西臺御史中丞
脫權以罪廢延祐末皇太后有旨命中書省復與除授時公
為省掾白叅議閱舊案寢不除脫權由是大恨公為御史時
又嘗劾奏前太師右丞相帖木迭兒擅權亂政及御史大夫
帖失絨逆其黨與皆不宜任用坐黜免者甚衆咸相與構害
公會脫權復為南臺大夫其黨和尚為廉訪使將之官囑之
曰宋總管吾讎也必為我報之和尚許諾至則召吏卒悉諭
之意先是杭州養濟院凡十有六所孤老為數萬五千有奇
其實不滿六千人餘皆假名姓冒請人甲首而府縣及大府
官吏卒咸有恒餽遺以故互為容匿不舉歲冒破米二萬五

十石鈔二萬餘錠公至適取冒籍者悉削去之由是上下多怨愠有富民沈氏兄與弟爭財母右其弟公曰兄不憐弟幼而爭財是不友也且有母在皆子也母所右官亦右之遂直其弟至是和尚令人脅其弟使誣公贓弗肯命群卒拘繫之榜箠鍛鍊俾為之詞詞成召公以屬吏公被召不平即問絕吏懼獄不就罪且及已乃妄為公誣服詞取公座署以為式代公署和尚大喜竟繫公獄會母夫人以憂恚卒公乃以例出持服又之御史為辦其寃除紹興路總管未及考除山東都轉運益使召為刑部尚書先是汴梁盜殺省臣矯制除官發府兵多所誑誤盜敗有詔止坐首惡脅從勿論至是復議治連三百餘人族斬刑竄有差公不從曰已有詔而違之不可丞相高昌王以罪死又以他事論其弟棄市送刑部議公不肯曰獄情未具於是復大忤用事者意改除大路都總管臺官希意以大興縣尹盜益草事連公劾奏坐免無何御史鄭彥章等辨其誣除兩淮都轉運益使時海上寇起江淮間游民群聚取益因而劫商旅為盜公至督有司掩捕獲其渠魁鞠問盡得其黨與會為風憲官者被劾居無錫與其徒相交結甚厚及是起為淮東廉訪副使至即為審案悉出其因按益司枉勘召吏抵罪公遂以老疾謝事居紹興特年七十矣公為浙西經歷時嘗出遇卒牽一囚見公至伏地呼枉公

駐馬問囚囚曰我湖州農民姓名為楊信方家君力農忽有卒云自浙東來以強賊見捕遂受執不知其由公呼卒出所待驟察之疑有詐召有司付之訊果得詐狀案上公曰必有故命再讞乃得豪僧沈明仁與楊信爭田故構詐擒信轉致死地使死狀流其僧于海南公為紹興有惠愛于民粟生于郡郡人歌之故以老處紹興而民愛敬之如慈父母焉去年少時聞長老論說郡守政績必以宋總管為首稱及來越始獲見公因訪于越士得公所行之大槩錄以為後進式往年陳萬戶逐盜賊被殺海上其賊即公所督捕而淮東廉訪司所反案出者今皆為大盜在江陰莫能制云

壽萱堂記

會稽山陰余邦用有堂名曰壽萱以奉母也按萱草名也詩曰焉得諤草言樹之背諷與萱同音而諷之義為忘故草名萱亦取其能忘憂北堂謂之背婦洗在北堂見于昏禮之文而萱草忘憂出于稽叔夜之論後世相承以北堂喻母道而又有意堂之稱蓋不知其何所據若唐人堂階萱草之詩乃謂母思其子有憂而無懼雖有忘憂之草如不見焉非以萱比母也又按舊書萱草一名宜男以萱諭母意或出此蓋不可知然萱能忘憂既壽矣又無憂為人之所願欲遂矣子之奉母不過欲其如是則壽萱之名不必其有所據亦可也夫人

欲孝而親不待或厄窮而無以為孝則皆抱終身之恨而不平於天豈不大可憐哉余君豐于家而得壽母以養之所所受於天者厚矣書稱五福壽富康寧君其目之三康寧也者無憂之謂也五福四繫於天而一繫乎人攸好德也余君業儒而孝於其親又以善見推於其鄉人斯可謂之能好德已人知四者之係于天而不知天之所佑者德也書曰惠迪吉壽富康寧考終命惟攸好德者受之余君勉乎哉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夫積德如水愈浚而愈深否則有時而涸矣余君勉乎哉

諸暨州重脩州學記

學校以教民明人倫見于書傳肇自虞夏以逮于今莫不以先代聖人為師聖人人倫之至也自太皞迄于孔子聖人迭出莫不以道德被于民物垂于後世孔子既出而天下翕然師孔子自漢以來釋奠先師皆於孔子至唐太宗遂詔州縣學悉立孔子廟至今因之無有間議先孔子者得志行乎當時後世不復見聞其言之詳也而欲學焉何從而入哉孔子獨無位于時而以淑其弟子故論學至孔子而知備微孔子師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學往古之言行無所折衷而人不知軌範故至孔子而後大中之論定亘古今彌天地不可易也是故宰我子首有若孔子之弟子也其論孔子或

曰賢於堯舜或曰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而後世不以為黨孛思孔子之孫也其論孔子則曰譬如天地之無不覆蕪無不持載而後世不以為私國家仍先代舊制九天下郡縣莫不有學學皆有孔子廟立官設教以作成賢能至今且百載承平既久天下忘危於是盜賊竊發而有事于師旅為郡縣者往往以戎事供給告疲且怠故學校多不舉奉議大夫伯不花侯來監紹興之諸暨州即注意治學事而州學不脩久壞瓦剝落梁木蠹腐且墜且壓侯大以為憂亟謀新之會同知張君守正判官許君汝霖呂君誠俱以進士受命來佐是州侯大喜曰吾事成矣乃與其知州元侯思中同知張君友仁及山長包君瑛咸會于治事之堂集吏民勸傭戶之有田而墾于財者俾以力高下供役衆皆頷聽命乃擇木伐石命之曰必鞏必完自殿堂以及廊廡齋居靈星之門先賢之祠罔不畢葺於是廟益邃以清學益隆以嚴故誦藹然士氣為之一新經始于至正十五年五月告完于是年七月乃以其事請記于劉基昔者冉有問于夫子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國家自混一以來以仁澤施于民溷濡養育蕃衍洩息可謂庶且富矣今乃至相率而為盜庸非典教者失其職耶夫民之所以敢犯法者以其不知人倫也聖人之教行則人倫明矣人倫既明則為民者

莫不知愛其親而不敢為不義以自累為士者莫不知敬其君而不敢自私以償國事盜賊何由而生亦何由而滋蔓哉諸君子可謂能知治道之本矣可無述乎於是乎為之記

紹興崇福寺記

越於江南為山水郡雲門若耶則以名勝聞于天下者也平水去雲門十里當鏡湖上游有為雲門之遊者必至是登陸故總謂之雲門雲門之山自秦望分而北東行至平水而止故其地獨寬衍其水始通舟楫魚菹竹木商賈所會故號曰草市市有寺曰崇福故宋紹興間志道法師所初建也法師初受業雲門之淳化寺後游學無所不歷乃復歸雲門顧雲門為入山太深乃作精藍水濱謂之觀音懺院弟子來從者日衆其業浸廣開禧二年中始請于朝得賜額為崇福院至元十三年寺燬于兵越十有二年法師之孫法育浩觀可模法輝行廉等相與買賈氏墓菴以廣寺置田山以給薪米增度弟子定甲乙相次主寺事於是寺益蕃盛天曆之初仍燬于火而佛像皆存弗壞時可模住郡之圓通寺屬其弟子景擘似璘重建乃徙其趾去舊趾二百步寺本西嚮又更而南向其徒善柞仁備悅儔皆併力相事無敢怠故大啟三門堂廡庫院以次告完垣墉階闈庖潤園溜靡不備具土石瓦甃丹堊塗墍視昔有加於是山水之觀新若改作而游觀之勝

遂不後于群寺矣至正乙未予自若上人深居出舍靈峯其寺僧玄旨來邀予游因登其皆山之樓飛于群山悠然而懷古焉其西則為秦望鷲鼻秦始皇帝東游勒石自頌之所也其南為陶山有華陽外史之遺跡其東為日鑄千將莫邪之所自出其北則曰陽明之山帝軒轅之所館以俟神曰禹穴則夏后神禹之故陵也水則若耶之溪流入鏡湖日出前峯没于其陰雲生太空濤落滄溟雨往風還烟慘霞明凡可以悅目而怡心者莫不畢陳于軒檻之外真可以遺人世超汚濁矣又何必深入虎豹之宮而乃以為高哉因留連久之比予還郡城而寺僧介靈峯奎上人來道其累世營其之勤且告曰寺自癸未歲始以田租服官役於是乎有民事焉寺之僧本出一祖今分為三房均逸勞也三房以昭穆序兄弟子孫如族屬俾同力一心以無墜先緒懼後人之安于成而弗此懷也故願志其所自勸諸石使來者知有本原而不忍相遞遺也不亦善乎敢請于既喜山水之美而又嘉其僧能承先志以思求其傳也於是乎為之記

賈性之市隱齋記

賈君性之居越之蕭山築室一區在闕閨中集古今圖書以為燕游接賓客之所不高其垣而不觀車馬之塵不深其宮而不聞閭閻之聲以其徑路宛轉戶庭清謐而不與鄙俗者

接也王君子尤過而命之曰市隱而賈君俾子記夫隱以全身而速害也市者商販所集爭利錐刀之所也故士不樂居焉而古人乃有隱於是者以其卑賤混濁足以自穢而恨其名也今賈君居于市而不與市人同其行事得無異於古之隱于市者乎吾嘗聞隱于孔子矣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夫君子之有道也遇則仕不遇則隱仕與隱雖兩途而豈二其志哉伊尹傳說屢于耕築一旦舉而真諸相若固有之無動於其中也故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知此則可以語隱不必廢其身醜其名而後為隱者也是故博徒賈棄隱之俠者也放言非聖隱之狂者也辟兄離母隱之賊者也料頽水以洗耳隱之矯者也蹲窾水以待聘隱之偽者也上介山而立枯隱之怨者也沈涵于酒不衣冠而屢隱之亂者也是皆為驚世駭俗而有害於道君子不忍為之是尚為能求其志也哉賢者遭時之不然或辟世或辟地或耕或漁或居山林或處城市或抱閨而擊柝無所不可而其志則不以是有易焉柳下惠之與伯夷跡若氷炭而同謂之逸民君子不非焉庸非以其志乎賈君以孝友處乎家人以信義行乎里鄰有學有文而口不言其志可知矣謂之隱者不亦宜乎雖然夜光在深山人莫得而見也出而投之瓦礫之間則庸人孺子皆識之矣今君居于市而不與市人同其行吾懼其欲

晦而愈彰也他日見王君請以斯言質之

浙東慶州分府元帥石末公德政記

浙東道宣慰使司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公之鎮括以智計銷頑梗以德惠撫疲瘵理財足食完守固禦仁威並行寇盜潛戢于既從父老請敘其績而頌之矣其夏六月己巳松陽縣民吳亨又介何君子安來請曰當盜發松陽時亨以義兵從有司攻盜故群盜皆與亨為仇家無何盜有斬其首詣帥府降者方論功受賞乃因勢訴亨及同事四人謂與盜通公且信且疑之即檄召亨等亨時出外四人者先至公訊得其情謂之曰女輩雖非與盜通然頽兵玩寇以致蔓延不為無罪四人懼請輸鈔各五百定以自贖亨獨後至公怒曰是重違吾令亨大懼請贖公命築左渠城堤五十丈費且倍既而公察知亨實無異心更助粟百斛蓋五引俾卒事亨自惟被誣事昧惟公釋疑俾從輕亨米又後犯公令公亦不忍施大罰俾降從贖典既又發補我勞亨實不共以戚公其敢自藏慮若垢在躬克滌其敢忘公恩思為公為祠樹石以昭示于人先生幸鑒其誠而賜之文俾我公之功之德永底弗忘亨之頌也非所敢望也予甚嘉之曰善哉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豈不信哉粵自草竊搆亂朝野多故紀綱弛弛官吏張口引頸幸民有事以資瀆

獵使亨不逢公家必傾或激不得已鞠為匪人則其抱恨何如哉惟公泣茲邦决庶政大小有民咸戴實德不獨一吳氏子也今亨不幸被誣而當公時亦幸矣哉嗚呼使亨不幸屬他人雖傾家奉吏且枉直終不分今輸力于官雖罰有度矧又獲為功于父母邦宜其喜而感也昔者諸葛武侯之治蜀也政尚嚴明蜀人始畏而終懷之至于李平廖立親遭廢任而悔艾思念沒身不置公道之服人固若是哉豪傑之士相後千歲而能使人感動奮發其機如一故予於亨之請輒不辭而為之文若夫公之功績在枯者既別有碑不重著也

浙東肅政廉訪司嚴州分司題名記

題名所以識歲月之文近行役之勞動而寓感恩於其中焉山川阻脩行李跋涉或一歲而屢至或歷年而一過是故足以興人之感恩在而懷威在而憚義在而敬虐在而怨若之何而不起人之思邪是又寓勸戒於其中而切有裨於世教也自古及今相因不廢良有以哉國家設肅政廉訪司以平官政舉衆務瘼民瘼執紼墨以繩天下之曲操不順道理者故錄囚視牘歲再出外出必以隆寒盛暑之時其勞動孰甚馬任重於百司而政下於民者獨夥宜其起人之思尤甚也然則題名之記其可缺乎粵自盜起以來憲府缺官分巡不及嚴州且累歲今年秋憲副張公始來决壅疏塞剔蠹振墜大

明舉措以植軋山藪之惠迪從逆者於是七縣士庶咸知畏懷寇盜爰戢郡境用寧乃暇日視分司題名缺記命伐石樹壁下而俾基為之文惟公以通濟之才筮仕于朝出任民寄以最績奏聞揚歷風紀老成更事所至有德澤加于民真足以起後人之畏慕昭軌範於將來題名之石昉建于茲吾知其垂永久而不磨也昭昭矣至正十七年冬十月記

苦齋記

苦齋者章溢先生隱居之室也室十有二楹覆之以茆在匡山之巔匡山在處之龍泉縣西南二百里劍溪之水出焉山四面峭壁拔起巖壑皆蒼石岸外而曰中其下惟白雲其上多北風風從北來者大率不能甘而善苦故植物中之其味皆苦而物性之苦者亦樂生焉於是鮮文黃蘗苦棟刺栢之木黃連苦楸亭歷苦參鉤天之草地黃游冬歲芑之菜楮櫟草斗之實栝竹之笋莫不族布而羅生焉野蜂集其間米花髓作蜜味亦苦山中方言謂之黃杜初食頗可難久則彌覺其甘能已積熱除煩渴之疾其積茶亦苦於常茶其澆水皆鬻石出其源沸沸汨汨瀾瀾曲折注入大谷其中多斑文小魚狀如吹沙味苦而微辛食之可以清酒山去人稍遠惟先生樂遊而從者多艱其昏晨之往來故遂擇其窳而室焉莠童兒數人啓隕籜以藝粟菽茹啖其草木之藟實間則躡屐

登崖倚脩木而嘯或降而臨清泠樵歌出林則拊石而和之人莫知其樂也先生之言曰樂與苦相為倚伏者也人知樂之為樂而不知苦之為樂人知樂其樂而不知苦生于樂則樂與苦相去能幾何哉今夫膏梁之子燕坐于華堂之上口不啻茶蓼之味身不歷農畝之勞寢必重褥食必珍美出入必輿隸是人之所謂樂也一旦運窮福文顛沛生于不測而不知醉醇飲肥之勝不可以實疏糲籍柔履溫之軀不可以御蓬藿雖欲效野夫賤隸跣跣伏偷性命于榛莽而不可得庸非昔日之樂為今日之苦也耶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趙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彼之苦吾之樂而彼之樂吾之苦也吾聞井以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勾踐以嘗膽興無亦猶是也夫劉子聞而悟之名其室曰苦齋作苦齋記

清齋記

室以齊名取其潔也齊以清名清者潔之華也惟潔也而后清生焉浮屠氏離世絕俗以潔為其道故剪髮剃髮割情斷愛所以潔其身也疏茹糲食斥魚肉所以潔其口也跣坐面壁收神內觀所以潔其目也晨鍾暮鼓梵音海潮所以潔其耳也焚檀栴沉氤氳桂薰所以潔其鼻也幽澗聞澗惟寂

惟寬所以潔其心也五情既治百魔不生潔不汚而后天下之清歸焉天台朱伯賢為予言義中上人之居中天竺也有室曰清齋環以群山縈以碧水其在錢塘特蓋嘗屢游而玩心者其為名也實稱故太虛澄朗烟空霧豁日月光華原野昭曠而天地為之清焉丹葩發鮮綠陰永晝涼殿撤暑銀漢掛戶而節物為之清焉時雨新濯竹樹生色後鳥不呼松栢帖妥而巖壑為之清焉遙望西湖如大圓鏡翠巖映波瀾錦章而是室之下白石玉皎暗泉金奏足音無聞谷響相答至于今使人思不能忘請為文以記之予惟乾坤唯剏以來人世之無此境久矣今聆朱先生言意敞亮如夢寐幸而聖明應運宇宙載造太平景象于今復見則所謂清齋者尚或得而游也年月日記

少微山肩巖神仙宅記

神仙果有宅乎超無為以至清與太初而為鄰又烏有所謂宅也神仙果無宅乎左帶瑤池右環翠水繚以赤城玉樓千二其傳非一惜乎吾不得而見之也世之人由不能見遂并神仙以為無有嗚呼是非知造化之情狀者也夫造化之神如豈夫人之所能窮哉天地生物各稟氣以成形人亦物之一也物能化人奚為不能化故雀化為蛤鼠化為鴛麥化為蛾蟹化為蟬蠋化為蝶魚與蛇化為龍吳之桑晉之石楚之

枯木冥頑無靈去人甚遠乃或化而為人或忽然而人言焉由是觀之天下之物無不能變化也審矣何獨於最靈之人而疑之哉縉雲之山桐溪出焉東南流入於好溪其南曰少微之山是為栝蒼洞天有觀曰紫虛紫虛之山水清奇幽邃既栝之間無與為比自唐宋以來神仙鍾離先生呂洞賓皆嘗來遊而章思廉徐泰定即其觀之道士也皆以羽化去其事蹟顯著人能言之不可蓋也履其地思其人寧不飄然有凌雲之志哉觀之南有山曰眉巖巖先生羽化之後葬其冠為之所也今道士梁惟適及其弟子王有大每至其所必裴回輿感嗟先生之緒不續故於巖傍作室以邀先生歲時致享祀而以神仙宅名之夫先生神遊八表雷霆為輿風雨為駕躡光景超滅沒亦安事夫宅哉其或鑒二子之誠心而為之一來不可知也故為述其事而繼以歌惟適字安宅基祖母永嘉郡夫人之姪孫基之外姪也有大字廉謙皆栝蒼人

歌曰

幽華兮春非明月兮秋輝仙人去兮何時歸空山寂寥兮使我心悲檀為梁兮楠為柱白石承檀兮青蘿為宇攀桂枝兮延仲高玄無梯兮浹零如雨瑤瑤兮丹崖鶴晨鳴兮猿夜哀愴愴恨兮倚長懷望夫君兮來不來挹寒泉兮薦芳芷長烟徘徊兮清風四起洞谷鈴銜兮笙竽盈耳松篁戛摩兮毛髮

颯灑采瓊英兮琅玕將以遺兮飛鸞騰胎饜兮杳冥吟環佩兮雲端逍遙兮夷猶傷心兮離憂拜稽首兮陳情冀神若兮長留

大勇齊記為張生作

勇天下之達德也而聖人有時乎弗德夫人之於道知足以知之而行弗速者無勇也弗能擇乎中庸而冥行焉者鮮有不惑於其近似而淪於六蔽君子實深病之故勇者仁知之卒徒也仁知帥乎中堅挺乎其不回於是選鋒勁騎聽指麾而疾馳如雷如霆不可遏也夫是之謂勇蓋仁知不能自行而駕勇以行及其成功則勇亦得參乎仁知同為達德苟不周於仁知昧乎不辨其是非茫乎不計其公私惟其情之所徇而果行焉曰吾天下之勇也知有勇而不知有其身而不知其違乎仁既違乎仁不得謂之知遂則為專諸聶政不遂則為荆軻要離獲書於春秋而名曰盜豈不害哉故德之蔽惟勇為多故六言之中曰直曰剛皆勇之屬也故曰勇天下之達德而聖人有時乎弗德擇理而不精必害故德之害惟勇為大下莊子之刺虎也伺其闕而傷且死然後舉而兼取之可謂知矣虎毒人之獸也以是施之可也而桀以加諸人則恐其未仁也是故夫子語成人取其勇矣而必曰文之以禮樂則下莊子之勇亦未得為無蔽擇勇之難也如是哉廬

陵張生名其室曰大勇大勇之云蓋出自孟子其一則對齊宣王之問而勸之以周文王武王之事蓋當是時周德衰矣周命替矣天下之民困於虐政極矣齊以萬乘之國七九有之一苟有志於斯民則文武之事反掌可為勇之時義豈不大哉然非所以為衆人言也其一則引曾子謂子襄之言曰

自及而不直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及而直雖千萬人吾往矣其意惟在論北宮黝孟施舍之勇非聖人之徒之勇而已使曾子而有此言必亦有為而非教子襄之恒訓也不然則曾子之學務在成已何切切於褐寬博之不惴與千萬人之不畏哉曾子傳孔子之道者也孔子論行三軍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則必不怙恃其直而以身當千萬人也必矣且直不直在我於人乎何與雖千萬人吾往矣抑亦何所用其直哉曾子之雅言稱吾友犯而不校子思之作中庸得之於曾子也及其語勇則引孔子告子路之言曰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而君子居之則子路之勇孔子未之取也曾子亦未之取也然則知何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克己人人之所難而顏子矐然佯君子之大勇蓋如是曾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

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曾子之大勇蓋如是生也好勇益求諸孔子之訓而服膺乎顏子之事曾子之言則其為勇也庶幾乎無蔽矣於是乎言

記

杭州富陽縣重脩文廟學宮記

至正九年未嘉洪元誠典教富陽縣明年冬恭與丁君良卿受命來尹茲土廟謁之明日集諸儒于講堂命之曰學校以敷教化作興賢良必宏其規非欲以為夸也譬之於人必正其末冠端其容貌不如是不足以 惰慢敦鄙薄矣今者殿宇雖設棟楹欲傾欄不蔽影戶不留風雀鼠穿突歌無聲此士氣之所以不振而教鐸之所以不鳴也吾特為子新之何如衆喜曰諾而學田歲入鮮不足以具瓦木君遂及監縣各以其俸先之於是邑士之好義者咸願致助明年六月百廢備舉廟有新室學有新舍教官有聽文昌有祠垣廊廡門扉不中度奕奕如也 迺以狀達于劉基觀為記之夫教政之本也知本斯知政矣可無述乎按富陽為杭屬縣學宮初始于唐歷宋三百有餘年興廢莫能悉國家混一海宇二十有八年而學圯縣尹李君質作而新之歷十有九年復圯而夏君賜繼作之又十有六年而圯至于今歷年十有二其間凡五修卒大壞不可支君既新其廬遂返故豪民所奪江陰里

田一百有六畝及望仙里田八十畝又益以新漲田百畝有奇由是歲有恒產而學事可無隳矣惟國家以武定九有而守以文故京有胷監郡縣皆有學至于海隅日月之所出入罔不知尊孔子之道皇皇剡剡照映天地亘古所未有也慎擇守令非名實素加才德薰美者不與在列學校與祭居考績之一為守令有可求夙夜欽承之執夫為其事者必有其功華其外者必實其中是故遽且既具禮以將之鍾鼓既備律以諧之必有事焉非徒設也詩曰豈弟君子令德來教言必有其實也是以率之以身教之道也人之責也典教者之所職也今之食其食而能盡其職者天下幾人哉吾聞留春之山嚴子所耕其高風勁節播為元氣東都節義之士莫非其餘波也必有能繼之者抑豈隱而未光耶振而出之其在諸君子矣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使教化之行由一邑而達于遠上以副朝廷之委任而下以發高賢之潛德不亦偉哉

杭州路重修府治記

國家撫有四海輿圖廣斥民物蕃庶猶慮政教有所未被乃大選守令舉重臣之有才德聞望者居其職以杭為東南大郡故以中憲大夫福建憲副寶珂公為其總管公受命來杭未及朞月威惠大行百廢咸舉吏民順令如臂使指遂作新

三皇孔子廟以尊聖道明教化既底厥成乃集僚佐吏而謂之曰大江之南郡莫大於杭行省所在他郡於是乎取則而郡治仍宋故物以至於今榱桷朽腐瓦木將壓今因陋就簡以至頽仆而後役民為之工用必倍是養惠以貽民戚也吾欲理而新之若何眾皆應曰諾惟公命於是出俸錢之餘以先之僚佐以下皆致休焉乃命知事丁鈇董其役曰堅者仍之蠹者易之傾者植之頽者直之缺者完之隘者寬之卑者壇之實其基址鮮其塗墍華勿過侈儉勿致陋工用之需一自有司無以煩于民土與民亦相謂曰我公以德懷我滋我息我恐勞我力趨事赴功我之職也我乃弗為而以憂我公他邦之人其謂我何皆踴躍請自效不數月而工畢其視事之堂即其舊名曰宣化其偃息之樓名之曰明新宣化者宣明天子之化布政之謂也明新者明德以新其民修教之謂也政教並舉治民之道備矣明年公以除去而府判劉克忠以其事言于基請記焉夫頌前人之美將以為後人之式非徒作也公之政不赫赫而使人有去後之思有古循吏之風焉來者尚踵其法而思其意出則思善其政入則思善其教使斯民親感而化以不負斯堂而無忝乎名樓之義則公之心益遠而無遺矣公字惟賢高昌人至正壬辰春三月日記

客有遺棄世事不求利達者結屋于巾山之下居焉樹以桑

木有源一泓躋高岡而景焉坐于桐梓之陰歌曰衆皆詎我
獨靜衆皆熱我獨冷朝作暮息兮我日獨求牧人吟之歸而

語其老其老曰隱者哉明日款其廬問其姓名曰忘之矣矣
因目其居曰獨冷謂其入曰獨冷先生客出先生寢夢遊乎

蒼茫之鄉覲王帝于霄臺帝賜之遊于廣寒之宮飲之以玄
雲之漿四顧無人凄風滿空星月映北牖是愀然而思愀然

而歌歌曰風蕭蕭兮吹我衣高寥次濶兮逝將安歸又歌曰
風蕭蕭兮吹我裳吁何為乎踽踽涼涼覺而異之訪于鬼谷

子卜之遇井之異其繇曰井天飛吝其願獲乎南垂燭而笑
而沃其鮮而利貞鬼谷子曰木上有水井井上出者也飛而

上于天人莫得而食也南夏方也暘之所由生也如燭如焚
可勿沃乎巽東南之方也其象為風泉以冽之風以清之鮮

可知矣利貞者秋久之德也秋冬德之收藏者也宜乎其踽
踽涼涼也吾聞天台之山南望赤城有逸人焉謂之獨冷先

生其子也夫或曰先生姓張氏蓋子房之系胃先生不言人
亦莫知其果然否也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六終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七

後學鹿水何鏞編校

跋

書蘇伯脩御史斷獄記後

往歲朝廷慮天下斷獄之未審用中書御史臺議遣官審覆

論報僕時居山間聞人言之山嶽震疊如雷雨之將至陰風
鳴條飛電燦目豪民猾吏竄伏如鼠俱自期不能免而銜冤

抱痛之民莫不伸眉引項若槁葉之待滋潤及其至則風止
雨霽望者如敗軍之歸而畏者如鷹隼之脫條而得扶搖也

則恠而問于老成更事之人咸曰斷大獄必規成案苟無其
隙不得而更焉因退自太息曰苟如是烏用是審覆者為哉

於是大信刀筆之真能生死人矣既又聞諸人曰非朝廷意
也奉命者之不恪耳及觀國子博士黃先生所敘御史蘇公

慮囚湖北所平反事曷嘗拘於成案哉然後知賢人所為固
與衆人異矣夫以一湖北之地公一叱歷而所平反者八事

所擿豪右之特吏而尼法者又數事豈他道之無冤民耶無
蘇公而已矣僕往嘗觀于牧民之以簡訟名者之其庭草生

于階視其几塵積于牘徐而訪于其鄉察其田里之間則疆
梁橫行怨聲盈路問其故曰官不受詞無所訴受之而已矣

大吏至則曰官能不生事民諱非官罪也則皆扶出之訴者

悉舍詬去則轉以相告無復來者由是卒獲簡訟之名嗚呼
典圖廣矣不皆得蘇公彼上報于朝廷者又得獲備事之賞
矣然後怨憤之氣徇而為閹殺激而為盜賊斃而為災沴上
應乎天誰之咎哉嗚呼使人人如蘇公刑期于無刑不難矣
明

天子在上庶其見之則求諸老成以為典刑舍是編其奚適
哉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世之所謂浮屠者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
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儒之必於其所恒懼誘之必於其所
恒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氏設為禍福之說其亦巧於
致人與夫四海之衆林林也而無不為其所致何哉彼固非
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親沒矣哀痛之情未置
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而動於其心哉聞有疑
焉則群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受箠楚而望救者故
中材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文致
其罪以告哀于土偶木偶之前彼固自以為為孝而不知其為
大不孝豈不哀哉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
蛇虺之獄謂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夫虎豹鷹鷂搏
擊輩走以食日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也哉人之殺物有獄

矣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彼又謂婦人之
育子者必有大罪故兒女子尤篤信其說以致恩于其母吾
不知司是獄者誰歟人必有母將舍其母而獄人之母與將
并與其母而獄之與獄其母不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
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二者必一居焉將見群起而攻之矣
雖有獄誰與治之宰天地者帝也彼則謂有佛焉至論佛之
所為啣啣嫗嫗若老婦然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凶極
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恒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
於帝而佛破之是自獲罪于天也吾知其無是事也昭昭矣
以劉子之賢其不為所惑無足怪者吾獨悲夫天下之為劉
子者不多也故又為之言以寤夫知愛其親而不知道者

書善最堂卷後

武林陳舜中以善最名其堂介其友富君子明求于言夫立
言以明道而求言于人者將以正己之所學言可以苟乎哉
所謂善最者蓋本於東漢東平王王之言天下之格言也人
以是而服膺焉聖賢之為道不外是矣然善之云不過槩而
言之求諸實踐必有其方不可徒云云而已也今夫世俗之
人類以善自名也觀其行而不掩道之不明也久矣夫善未
易擇也恭與諂相鄰詐與直相似小諛賊信小慧賊智小剛
賊勇小不忍賊仁故有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疑似之間禽跖

分焉可不慎哉是故擇焉而不得其中道焉而不知其窮古
之人有為之者楊墨是也知焉而不能蹈好焉而不能用取
其名不必其實古之人有為之者郭公是也若人之心未嘗
不自謂已能善也而卒於不善為善之名豈易賞哉且題扁
之設起於何人乎盤之銘几杖之書朝夕警省滓厲以成其
德非術外以為觀也今之揭于軒標于楣大書以示於人者
其果有志于自警乎抑將從事於詠歌以為娛也屈子曰善
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也古之人有衛武公者抑抑之戒
陳于庭而庸聖之名垂于後若是故詠歌乃有益也嗚呼詩
不如抑人不如衛武公則求者為徒求言者為妄言矣

題醫者王養蒙詩卷後

李君一初序王養蒙之為醫且美其不屑為吏予獨謂此無
足惟者虎豹鷹鷂日殺物以養其軀至死不厭騁虞視生草
而不折見生虫而不踐其嗜好不同出於天性易之則兩死
物理然也何獨疑於人哉故吏與醫為二道活人以為功者
醫之道也其心慈以恕而仁者好之利已而無恤乎人者吏
之道也其心忍以刻而不仁者好之故以吏之心為醫者業
必喪以醫之心為吏者身必窮又何惟乎善醫者之不屑為
吏也哉雖然今之以醫道為吏者未見也而以吏道為醫則
有矣然則養蒙賢乎哉吾故發李君之言以附于孟氏論巫

匠之末

書為善堂卷後

大梁武子宣之父明德君名其居之堂曰為善君卒子宣奉
其母夫人之命祠君于堂而服膺為善之訓乃作法海蘭若
于建業城南又奉母航海至于補陀洛伽之山以求所謂大
士真儀者將以廣為善之路也故翰林學士虞公為之記文
獻之士為之言者不少而子宣之求言於四方未已也吾固
有以知其心矣夫人志于道而未獲所向故願就有道而正
焉是其好學篤行之誠積于中而見乎外也正宜因其憤懣
而啓發之惜無有以聖人之道與之言而徒就其所已行者
縷縷焉宜其不足乎心而求之不置也孟子曰不直則道不
見我且直之昔宋人有好玉者得燕石焉以為玉而賣之車
轎十重巾十襲周客見而笑之夫好玉則誠好玉矣而未為
知玉也故不免為識者所笑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載在
方冊其所言皆善言也其所行皆善行也天下之善莫能外
之矣舍是而他求焉惑也夫人之所食以生者五穀也今有
厭五穀而不食則必求夫爽口蜚吻之味而食之則不戕其
生者鮮矣故聖人之道五穀也異端之道爽口蜚吻之味也
聖人之道求諸日用之常異端之道必索隱以行惟其勢不
並立也是故欲求道者必先定其所向如將適燕先舉轅而

指比然後訪而取途則無創行之悔矣故孟子道性善必稱堯舜恐其不知孰為善孰為不善也故以堯舜之知所在矣又必有至之之道是故顏淵問克己復禮必請其目如是而後可以言為善矣擇之而不得其正為之而不知其方心與事相違而德與言不相類冥行而不問學者之失也問焉而不告聽者之咎也人有所請不知則不必言知則當盡言之不然則皆聖人之罪人矣予雖不識子宣觀其求之廣而知其志之篤於是乎盡言之

書紹興府達魯花赤九十子陽德政詩後

會稽方外僧詩若千首美監郡子陽公也至正十四年予自台之越居城之南陬近寶林教寺寺主者別峯師有文行且喜接賢士由是得相從以遊其年秋七月用章師又自浙西來住能仁禪寺二上人皆以文章馳名而其屬寺之主者亦多能為詩乃九月遇于寶林因語及郡太守子陽公之政交口贊美至有感泣者上人乃分韻俾為歌詩以頌公德而屬子為敘其意予聞國風雅頌詩之體也而美刺風成則為作詩者之意故然而為碩鼠北風思而為黍苗苕菜美而為淇澳緇衣油油然感生于中而形為言其誘也不可禁其歌也不待勸故嬰嬰之音生于春而惻惻之音生於秋政之感人猶氣之感物也是故先王陳列國之詩以驗風俗察治忽公

卿大夫之耳可贖而匹夫匹婦之口不可柱天下之公論於是乎在吁可畏哉予以今年春始來越是時浙東六郡皆警于盜惟越為無事故士大夫之避地者多在越或有謂予曰越之從政者鄙又左右皆兇人恐不能和其民萬變生肘腋子將安之予方謀適他所忽有言者曰子陽公且來歸公徃在婺女有惠愛孚于民予嘗聞之則大喜默為越人慶而又自慶其得賢地主以為依而安處也至于今果諧所願望得不深可喜耶於是乎序而以其詩附于淇奧緇衣之後焉

題劉商觀奕圖

右昔人臨唐劉商觀奕圖其曰李伯特臨茅君彥勸蘇先生識蓋皆假設之云而其描寫模刻實俱妙絕不必問其真柢柢觀之至于爛其斧柯豈所謂力本者哉比歸而親戚鄉黨咸非其舊可悼也已一夫一婦不獲自盡伊尹耻之以戲迷愚人使之老無所依其果有是事耶神仙亦未仁矣

書申屠子迪毀杭木廟曹操像文後

杭木者象奴之

子孟子稱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以王法誅既死之姦回著之方冊萬世而下昭如日星舉而行之不待教命志於惡者能無懼乎哉曹操挾主以今天下屠戮忠良以及主

母卒盜神器有王者作殺其人壞其室汚其宮而瀦焉人紀立矣世衰道隱大義不明於人心至有書伐賊之師為寇者嗟乎悲夫無乃與春秋之旨戾乎夷陵之祠悖理傷教歷千百年而無人為之明焉抑其習之久也申屠公斥而出之其可謂深知孔子之用心者矣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夫楊墨之道其流至教無父無君聖賢且痛絕之而况於身親為之者哉言空言也猶有大功而况於見諸行事之教然者哉嗚呼後世復有孟子而不曰申屠公聖人之徒吾不信也

題王右軍蘭亭帖

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溫戒謝萬之語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豈其本心哉臨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獨以能書稱于後世悲夫

說

天說上

或曰天之降禍福於人也有諸曰否天為能降禍福於人哉好善而惡惡天之心也福善而禍惡天之道也為善者不必福為惡者不必禍天之心違矣使天而能降禍福於人而豈自戾其心以窮其道哉天之不能降禍福於人亦明矣曰然則禍福誰所為與曰氣也曰氣也者孜孜焉為之與曰否

氣有陰陽邪正分焉陰陽交錯邪正互勝其行無方其至無常物之遭之禍福形焉非氣有心於為之也是故朝菌得濕而生晞陽而死靡草得寒而生見暑而死非氣有心於生死之也生於其所相得而死於其所不相得也是故正氣福善而禍惡邪氣禍善而福惡善惡成於人而禍福從其所遇氣有所偏勝人不能禦也曰然則天聽于氣乎曰否天之質茫茫然氣也而理為其心渾渾乎惟善也善不能自行載於氣以行氣生物而淫於物於是乎有邪焉非天之所欲也人也者天之子也假於氣以生之則亦以理為其心氣之邪也而理為其所勝於是乎有惡人焉非天之欲生之也朱均之不肖而以為子非堯舜之所欲也蛟蛔生于人腹而人受其害豈人之欲生此物哉曰然則天果聽于氣矣曰否天之氣本正邪氣雖行於一時必有復焉故氣之正者謂之元氣元氣未嘗有息也故其復也可期則生於邪者亦不能以自容焉秦政王莽是已曰距之壽操懿之得其志而子孫享之豈天之有所私耶曰氣之復也有遲有速而人之生也不久故為惡之人或當其身而受罰或卒享福祿而無害當其身而受罰者先逢其復者也享福祿而無害者始終乎其氣者也懿繼操以裕繼懿不於其身而於其後昆謂天之有所私不可也故見禍福而謂之天降于非也氣未復而以禍福責於

天亦非也不怨天不尤人歿壽不貳脩身以俟惟知天者能之

天說下

或曰天灾流行陰陽舛訛天以之警於人與曰否天以氣為質氣失其平則變是故風雨雷電晦明寒暑者天之喘汗呼吸動息啓閉收發也氣行而通則陰陽和律呂正萬物並育五位時若天之得其常也氣行而壅壅則激激則變變而後病生焉故乳而為暴風鬱而為虹蜺不平之氣見也抑拗憤結迴薄切錯暴溢發冬雷夏霜驟兩疾風折木漂山三光盪摩五精亂行晝昏夜明瘴疫流行水旱愆殃天之病也霧濁星妖暈皆稜氣病將至而色先知也天病矣物受天之氣以生者也無病乎是故瘡癘天札人之病也狂亂友常顛嗽披搗中天之病氣而不知其所為也雖天亦無如之何也惟聖人有神道焉神道先知防於未形不待其幾之發也克之水九載湯之旱七載天下之民不知其灾朱均不才為氣所勝則舉舜禹以當之桀紂及道自絕于天則率天下以伐之元氣之不汨聖人為之也曰然則人勝天與曰天有所不能而人能之此人之所以配天地為三也曰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與曰此天之本心也而天有所不能病於氣也惟聖人能救之是故聖人猶良醫也朱均不肖

堯舜醫而瘳之桀紂暴管湯武又醫而瘳之周末孔子善醫而時不用故著其方以傳于世易書詩春秋是也高文光武能於醫而未聖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和安以降病作而無其醫拒靈以鈎吻為參苓而操懿之徒又加碼焉由是病入于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曰然則元氣息矣乎曰有元氣乃有天地天地有壞元氣無息堯舜湯武立其法孔子傳其方方與法不泯也有善醫者舉而行之元氣復矣作天說

雷說上

有夫耕于野震以死或曰畏哉是獲罪于天天戮之矣劉子曰意誣哉何觀天之局也一夫有罪天將自戮之乎天生民而立之牧付之以生殺之權而又自震以討焉惡用是司牧者為也曰天鑒于民有隱惡焉人罰弗能及也而震以威之微顛聞幽神道也曰惡是何言也古帝制刑以為天下均故執刑如執權因罪之輕重而前知之又不敢專而聽于天曰天討也夫是之謂贊天地之化育今日曰天又自以震戮人罪吾不知天之所自戮者以何等罪乎謂其積之極人不能勝而戮之耶則天下之為人子而不孝為人臣而不忠為人長而不慈為人幼而不孫為人友而不義為人妻而不順賊義而戕仁縱私而滅公倚勢而行姦棄約而肆滯人言而獸心陰慘而陽和磨牙吮血腹膏刮骨擅威作福殘害正直而違

于司寇之誅者不為不多矣豈司雷者有所畏乎乃不一有戮而庸夫乎戮焉使彼有以規天之意而謂天之所怒在彼而所容在此也則恃以不忌是天以震勸逆而濟禍也豈天道哉必不然矣曰然則雷何物也曰雷者天氣之鬱而激而發也陽氣團於陰必迫迫極而迸迸而聲為雷光為雷猶火之出燬也而物之當之者柔必穿剛必碎非天之主以此物擊人而人之死者適逢之也不然雷所震者大率多於木石豈木石亦有罪而震以威之耶

雷說下

或曰雷有神焉有諸曰人曰有之曰然則雷神所為而非氣矣曰否雷與神皆氣之所為也氣也者無所不能為也忽而形條而聲為雷為神或有或無不可測知人見其忽而形也而謂之神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無形形則物矣是故有形而有質者有形而無質者有暫者有久者莫非氣所為也氣形而神寓焉形滅而神復于氣人物鬼神或常或變其歸一也曰既為神也而曰不能戮人罪何耶曰神形而暫者也彼且不能以其形惡能求罪人而戮之

醫說贈馬復初

或稱醫藥出於上古聖人神農黃帝皆身為之其果然乎儒者疑之懼世之以是小聖人也孟子稱堯舜憂民而不暇耕

夫耕后稷實親為之豈以是為非聖人之所事哉天下之事不止於耕教之者有其官業之者有其人則堯舜之憂不在耕而有大焉者此孟子之意也天地闢而人生養蠢焉聖天出而後異於物於是垂衣裳造書契作為舟車網罟弧矢杵臼之器載在易經不可誣也凡可以前民用者聖人無不為之而况於醫乎辨陰陽於毫毛决死生於分寸其用心之難又豈直舟車網罟弧矢杵臼而已哉吾固有以知其作於神農黃帝無疑也聖人之道包天地括萬物一體而毫分焉真非道也故天之大地也分而為日月為星為雲為雨為雷為霧為露莫非天也而後各形其形為地之廣也結而為山融而為川生而為草為木為石為王為金銀銅鐵為五穀莫非地也而後各形其形為故見其形而不知其出之原非知道者也是故知醫之不足以盡聖而不知其為聖之事非知聖者也今有酌海于盃曰海也人皆知其不可也而謂之非海出也可乎哉天下之術多矣惟醫以救死扶生為功效故志之者可以存其不忍人之心而於道為有益至于節氣欲調陰陽時寒暑去邪養正流通血脉其為道也引而伸之治天下不能外致遠而不泥其斯而已矣紹興馬復初以醫藥從左丞帖理帖木尔公招輯海寇其為人也粹而溫其於術也精以造其劑之所投無宿疾也予甚敬之懼其自用而不知也

作醫說以贈之

師子園說

後視天下之猛獸也而人能擾之人亦靈矣我世有人而為獸所食者是不能靈其靈者也人不能靈其靈不惟不能以擾獸而反食於獸雖為人不如獸矣吁靈不如獸而欲以制獸則不為獸所食鮮矣哉

菜園說并序

采膏者崇姪彬之所以名其居室也彬字宗文少好學有識而未用其居在處州府城之東門每求予為文而恒弗得暇今年予來京師而彬亦以儒士貢為工部主事因戲作菜園說且以勉而進之云爾

犁有公謂東門子賈曰子之居東門也井地十畝既夷既墾俯蒙為溝倚城為墻藩以枳林繡以藥場是蓋比如東鐵鉞若攬鎗蛇蟻不能求其縫蟬蚱蟬不能為之穴隙也何不墾之以種樹乎又何不耕之以藝稷黍乎不然何不大為之池分比山之泉流以養鱉與魚乎徒何為乎築廳室于其中墜糞土以為壁茨以腐茅蟻蝸是宅藉以瓦礫羊蹄豕跡與鼯鼠為主客平明出門不馬不車不羸不驢以造他人之廬呼朋命徒左瞻右趨談無用之空言強相名而曰儒坐視朕腹之腹索為蓬藿之區不亦悲乎吾聞燕秦裏菓穰榔榔李

梨菓鬱秦杏周漆柿桃李襖琬容琰質椅桐栝栢堅續有慈桂枳黃檗吐芳薛秘木瓜楹梓諸蕙葛芍藥薑藟藟後筆此苗或庸其材或以其實或黃如金或赤如日翹蕭遠條可聳以蜜克勤厥管苟獲其一富擬封君受天之秩范子所至穿池種魚史傳貨殖盛稱陶朱八口之家五畝之宅墻下栽桑足以衣帛今子不土不農不商不工綴籍州庠口躅不充人皆子嗤子曷不慢東門子賈聽之愀然思之杳然瞿然而作再拜而作立而言曰公有言吾獲矣而吾亦有知焉請以復於公吾將以藝稷黍乎則古人一夫受田百畝而給今將以五畝為宅矣則所羨不過二十之一不能以不飢也抑將以種樹乎則近者非四三年不成不知遠者又幾年乎不可以懸吾釜而俟囊也抑且為池以畜魚乎則我身時耳貸力於人何日成乎不可以曠吾肱而待汲也今當種菜而鬻焉尚庶幾哉可也夫夫菜也者采也君子之所采也或謂之蔬焉蔬也者蔬也食梁肉者之所蔬也君子所采而食梁肉者蔬之庶幾或者可以裕我矣乎乃往訪于溪雨之圃人得膏土沃泉之術蒐四鄙之菜類其族而種之買半粘一特二錄其菜蕪艾去與葦拔其姜杜阜翳籜而炮之穿并於其四隅建桔槔焉澆水有池洩水有渠或培或滋或叢或奇灌漑攸宜或耘或耔棘稠比稀慈穉舉肥根莖實菓各隨其時羅之離

離檻之非非未決旬月而東門氏之童色澤如也貌慤如也
窺其園則鬱鬱芊芊入其門則盎然春溫有酒盃尊他日犁
眉公過焉東門子賦御諸門犁眉公咲曰子亦足於斯而已
乎東門子賦再拜謝曰吾願見公而有陳焉久矣請坐於吾
廬而為公言之可乎公曰吾願也東門子賦曰公能悉識吾
菜乎公曰未也請之園而言焉曰始吾之不營是園也漢平
其無思也今吾之既營是園也惟其所以壯吾址而厚吾生
則非一日也天地久其道而萬物生聖人久其德而庶功成
士農工商久其業而百務貞故植非以為之君非者久也所
以久吾生也致久必慎其揆故植之以萎萎者揆也揆得其
道則視明而聽聰故植之以慈聰達則得筭多故植之以恭
恭筭也筭不失家必豐故植之以豐豐則疆矣故植之以畫
畫強也物大疆則過剛剛過則折君子戒焉故植之以芥芥
者戒也戒事者思必苦思苦則毒故植之以茶茶毒罹于中
而用力勤故植之以并勤極則病故植之以蒲蒲藉也病之
劇也病劇必弱故植之以在在柔而弱也弱則微矣故植之
以薇薇斫場也斫微則贏其行故植之以蔓蔓者僕也愈病
必以藥故植之以芍藥藥攻病不可失其養故植之以鞠鞠
養也得其養而後蘇故植之以蘇蘇則起矣故植之以芑起
必慎以保其後故植之以瓠瓠者護也護不違乎道則難舒

而福生焉故植之以芷芷者祉也引祉莫大乎育德故植之
以蓄蓄必有濟故植之以薺薺者濟也濟自近而之遠自卑
而底高也故植之以菘菘者高也高極必窮故植之以芑芑
慮窮者必早計故植之以薊薊者計也吾朝而將焉觀其藁
藁菁菁可以悅吾目而暢吾情夕而將焉擷其芳而茹其英
可以旨吾腹而曼吾齡又可以究吾知而通物理安得不悠
然而求懷怡然而自喜哉夫吾廬寓也不足以延長者而長
者肯臨焉不可以不志請名之曰萊窩賴公為吾謗之犁眉
公大悅遂旅其萊酌其酒書其言而去

問答語

賣柑者言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置
于市賈十倍人爭鬻之予買得其一剖之如有烟撲口鼻視
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恠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筵
且奉祭祀供賓客乎將銜外以惑愚瞽也甚矣我為欺也賣
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
嘗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為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
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臯比者洗洗乎干城之具也
果能授孫吳之略耶峨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
果能建伊臯之業耶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

不知禁法數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耻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醪而飫肥鮮者孰不魏魏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不察而以察吾樹子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憤世疾邪者耶而託于棋以諷耶

樵漁子對

樵漁之為業賤而且勞有嗜之若將終身者察其私非類是以生蓋隱者也人有問之曰夫蒿蓐之木不朽心而液節者固將庶棟梁之需也幽冀之馬不曳蹄而驟騰者固將駕瑤象之車也天地之間莫大乎人觀子之容坦坦施施神氣盈宇又偉且奇方今聖明在上旁搜俊賢鐵木之善畢舉寸尺之長不捐是故懷德抱材之士莫不龍躍九淵鳳翥高壘傳若無版築之老礪溪起垂釣之民藏器待用者維其時矣方當豹變風雲接武龍夔施澤于民以措時宜不此之圖顧守汚卑駢奮山澤沒齒何為頽肩汗體跋履崖谷銛飢單刺鑽膚如鏃蹈蛇觸虎動貽荼毒清冷之川大魚不處鱗鱗瑣瑣雜以蝦蚶窮目之力所獲幾許朱門長啓歌鐘聒天先生之竈冷而無烟銀鞍駿馬照映狐貉先生之袍長不散足徒懷空而佩旌長蕪沒于丘壑甚無謂也隱者笑曰子不見夫炎洲之翡翠乎巢若絕島之中棲息乎陵若之上飲石炭之流

泉食葭下之鱖鱗葑羅不能加弓弩不能及也一旦乘風遠逝汎濫乎江湖之間飽魚蝦而飫稻粱洋洋焉不知其所歸虞人罔而撤其羽毛焉向使守分而居孰得而致之哉故曰貴賤命也窮通時也是以鷦雀不思霄漢之翔麋鹿不羨擊緣之能故能全其身今子之云是欲刻蒿以射犀札植菰蔣子千仞之崖而異其實也且今之遇于世者何如耶附勢趨權病于深谷之類有憂讒畏譖過于蛇虺之螫毒學古入官試用有司責任何弘俸祿何微苟虛名之日著亦奚救于寒飢若夫高屋大厦百鬼所闕妖服賈禍先哲特鑒是豈野人之所願欲我采山林以食力釣清冷以自適日高而起日入而臥目不接市肆之塵耳不受長官之罵俯石泉以瑩心塞芳蘭以為藉榮與辱其兩忘世與身而相謝若是者吾庸多矣吾又何所求哉問者退而言於子予惟其言近乎道故志之隱者居桐江不知其名人謂之漁樵子云

荅鄭子亭問齒

龜關之歲招提指于乾維鄭子與客過子凍酒登有蠶豆揚后載爵載响餽餽鞠鞞有聲善然上通崑崙天旋霧濛倏燦晝昏顛倒室廬眾賓愕貽憐不知其由有神羅吞踴跳而前曰子神也實司子牙今子之居泐矣龜兆拆矣子無所宅矣吁子厄矣子且何以處我子未及應而鄭子代子為文浩浩

湯湯噴雲披風子憊弗能荅也酒盡客去予呼老羅而誚之曰子為神乎含靈有牙將子是司子擇予居子弗子諱相彼牧夫牛羊是守虎狼搏噬伊誰之咎大木將顛本必先撥簪而築之庶其不敝子實司齒而不我扶不我夙告以俾我瘳鍵腐樞摧閣何為乎子名為神而不保乃宅以充乃身弗據垢以自訟而語余以云云子去矣子之醜莫大矣夜分就寤老羅左執鞭右引蒿索縛一小鬼其狀螟螣蝻蝻亦首虺身頭若枳傷曰是所謂蛟蛟者也實蝕子牙請戮之以釋我尤於是斧鑕既陳且訊以言曰來女蛟蛟人齒女居弗齒曷依藍固女活藍潰女絕曷其弗察列鼎之家熱膳豹韜梅酢姜辛青蚨味醜桂蠹米蛆密唧蜂蟻液腥涎蒼橘黃極木瓜作酸鑿堅磷剛砭剝女膚知女所在挑女剔女鈎女摘女蜀椒鷄蟲浸漬攻刺索女子室糜潰女質拔其褐殺投之瓦礫植以駝骨女悔曷及今我之牙踞芳漱清吐辭蘭馨乾肺弗盛腊肉弗嘗白藍赤米藍汁泔淡含咀天和康女以居女實子依予不女震胡弗滅乃心以作僞淫用礪析女家以離子之輔車今當艾爾元殘爾軀剝殄滅爾種爾罪有餘蛟蛟聞言蒲服頓伏脰首觸地仰而嚔天嚔嚔而言曰微生罔知奇命先生匪牙曷居豈其弗思而自絕于居停主人主人戮我以罪我弗敢避雖然願得一言而死死且不朽先生獨不聞

夫穆天子乎天子駿赤驎之駟服翠黃之乘造父為御西游瑤池觴王母于帝臺靡靡娛娛窮年歲而志歸天下睢睢如為失樓造父大諫天子弗聽造父乃埋其輪而朽之以示天子天子始寤疾馳而還則半四海之諸侯已委贄于鶴倉氏之庭矣是謂償車之轍故其知者以造父為忠不知者以為不恭由今觀之是耶非耶今先生之生四十有一年矣心隨物遷志與景赴日復日暮復暮泯泯然與草梗同腐而不知隙駒之度朝華迎霜以為冥靈螭蝓吟秋以為神龜外彊中乾奄為枯槁而猶不覺為我聞孔子大聖四十不惑聲律身度末世作則孟子四十而不動心知言養氣番名至今今夫先生之心憤憤恹恹飄若浮烟言交于前蹀吉罔甄氣懣于中蓬勃燦天激物動懷以滑而魂者日不知其幾矣且夫四十無聞君子耻之先生閉門而坐冊不離目筆不離手日著千言而不章于人口留之身後以覆甍說徒何為乎女華術容藻褻以夸丹元冥迷偷以為安羅公知之而不辰告微生獨不能忍且恚且悼竊願有陳而閉錮堅確牢不可發乃鑿乃齧塌圻以出不然其得見於先生耶且先生之齒三十有四而未嘗以之齧大肉截大截芹藻葑菲柔脆美結之以舌可使成膏又惡用是三十二齒為我吾今遠慕造父近效史魚使先生因齒脫而知邁感齒剛而知戒日乾乾乎彌厥

愆乎以踵屬于聖賢乎則走也。有功於先生多矣。乃不蒙賞。而以為戮言。未既。劉子惕然大寤。酌而黜之。書其言以自警。

愁鬼言

歲次玄枵律中。林鍾北山起雲。南溟來風。土潤溽暑。蒸駮黠而為虹。岑峯先生獨處。不憚筋癩肉緩。體倦志統。形神枯瘁。精氣消鏘。頽乎岸塌。滂爾水泐。口不能言。心意迷惑。敗敗泯泯。泯若有求。而不得。龍門子使賈生診之。賈生曰。異哉。乎先生之疾病也。若陽非陽。若陰非陰。沒沒滂滂。倏倏沉沉。其來無蹤。其去無迹。吐之不出。下之不泄。汗之不液。針不能刺。艾不能灼。其在丹元之宮。奕靈之室。乎龍門子恠而伺于其寢。是夕也。玄雲往來。月色黯黯。凄風吹衣。陰氣蕭穆。颯颯率恍。若有物入。自壁隙閃閃。驚驚唏唏。狹狹怏怏。若戒若戒。而沒。如有形質。龍門子使保兒招而問之。曰。女何祥也。昊蒼賦形。至靈維人。游魂為妾。歸鬼伸神。女其神耶。將德是憑。廟貌血食。福善禍淫。正直聰明。享于克誠。胡不召而日至。蹈穢乘而乘德。擊其鬼也。耶。形氣殊途。幽顯異致。女身安屬。女神曷寄。冥乎漠乎。非我族類。胡為來哉。吁。可畏乎。憎於人也。於是其物蜿蜒而前。踉蹌而却。睢盱。聶談。蹠蹠。蹠蹠。嗒嗒。音而致詞。曰。我愁鬼也。生于昧曠之野。而長于鬱尼之鄉。其出無朋。其動無常。其去無方。飢無以為食。渴無以為漿。風雨。風濕。無

以為居。廬室。靈。靈。刺。無以為衣。裳。恒。體。體。以。儼。儼。地。情。情。其。如。傷。或。乃。噫。氣。成。城。靈。憂。為。陣。當。之。者。蒙。蒙。中。之。者。靈。靈。巫。陽。見。而。哀。之。為。我。請。于。上。帝。上。帝。惻。然。乃。詔。咎。蘇。審。厥。愆。申。命。巫。陽。賜。我。六。窮。之。符。使。游。人。間。帝。命。若。曰。惟。鬼。無。依。將。人。是。依。王。公。大。人。積。德。為。基。運。亨。福。未。女。不。可。窺。荷。頓。陶。朱。大。屋。高。垣。徐。儀。守。門。女。不。可。干。達。人。大。觀。知。命。不。憂。與。女。異。志。女。不。可。投。赴。赴。武。夫。無。所。畏。懼。大。膽。如。瓜。兒。女。必。怒。癩。癩。疔。疔。載。柔。載。纖。綺。施。沾。黏。則。不。女。嫌。低。首。下。氣。如。膏。如。賦。賦。嗚。涕。泗。則。不。女。忌。女。往。自。擇。無。有。差。迂。既。得。女。所。順。與。之。處。我。乃。再。拜。稽。首。受。命。以。還。聿。求。同。志。以。為。依。歸。久。矣。未。能。得。也。問。嘗。棄。子。之。虛。入。子。之。廬。歷。相。群。公。下。逮。僕。夫。莫。不。笑。語。嬉。嬉。步。履。舒。舒。喜。色。著。于。眉。宇。精。神。滿。於。身。軀。諱。所。尚。之。鑿。柄。知。不。可。以。與。俱。於是。遂。巡。却。立。曳。足。欲。逝。微。風。入。耳。忽。聞。器。欬。委。霍。呻。呻。嘆。嘆。緩。帶。迫。而。視。之。得。一。人。焉。華。髮。半。未。發。言。遲。滯。舉。趾。局。促。頽。乎。若。將。覆。之。墻。瘠。乎。若。不。食。之。鵠。面。塵。薰。孤。膚。爛。槁。木。憂。容。不。霽。晦。氣。可。掬。伺。而。知。其。岑。峯。先。生。也。於是。因。彭。矯。以。見。先。生。于。宵。寐。先。生。果。憐。而。收。我。舍。我。於。靈。府。之中。食。我。以。丹。田。之。瓊。摩。飲。我。以。華。池。之。芳。泉。方。期。與。我。出。處。以。終。其。天。年。龍。門。子。大。驚。亟。呼。左。右。挺。劍。擊。之。其。鬼。物。然。而。消。乃。命。賈。生。發。囊。傾。瓢。作。大。齋。以。投。之。岑。峯。先。生。汗。然。汗。

出始然而知詰且魂返魄定歸神聚氣筋骨植立不知沉疴
之去體也

辭

拙逸辭

建業冷繼先以拙逸自名徵予言作拙逸辭以遺之其詞

曰

溲洛先生蓬廬篳門徑不通人庭不容車與人言如不能發
口食已則卧衣敝而不能補帶結而不能解人皆笑之以為
拙莫之與往來耀華公子過而問焉朱輪五十乘驪駟駘駘
困于枳枸之根登丘而呼先生方熟寐鬢髮而起無能取于
其涂窺窺墻而見客公子曰噫悲哉拙乎夫人之生參天與
地抱智含仁擬為物先出類超群厥維上聖飛龍九五為民
立命大賢以下德各有倫乃隼乃翼以臣以鄰公侯伯子岳
牧師長下逮百工農商藝術巫師馬醫莫不有能以用于時
吁嗟先生獨何為乎齒髮其生而土石其歸乎先生不吞公
子趨翼而前揖而言曰楚國有鳥三年不蜚蜚則冲天三年
不鳴鳴則驚人僕聞大巧者拙今天夫先生無乃是耶僕也不
才五歲誦詩七歲誦書上貫三墳下通百家晨興習禮宵坐
肄樂射御星曆隸首所作方程勾股卜筮農圃孫吳申韓扁
鵲俞跗九流六藝靡不究極總角而成弱冠而升為公為卿

躋于王庭是故出則駟馬高車前後塞途入則大屋華堂陳
鼎擊鍾銀鞍金絡執鞭以候僕者數百騎通門列肆待僕而
食者數百家政令非僕不行法度非僕不立禮樂非僕不作
訟獄非僕不決軍旅非僕不治庶民非僕不親賓客非僕不
悅賢不肖非僕不能進退君王之心非僕不能一日安于岩
廊之上吾願與先生言之先生俯而嗒仰而嘆睢盱却立而
謝客曰公子過矣吾聞鉛刀不可以割羊朽樗不可以樹塹
王良不彊駕駘以駮服而匠石不責櫟楸以棟梁公子過矣
萬物並育巧拙參焉巧者為之拙者隨之天之道也故諺有
之巧者拙之奴也是故乾鵠拮据鴿鳩養雛蒼鷹擗鹿蠶蠶
食血由此言之豈不信哉是故仲尼多能坐不煖席墨却雲
梯走不黔突豈有他哉巧害之也是故神龜焦于先知渾沌
死于鑿竅原伯魯不獲承祀而沈寗產畫之難亦不與焉巧
之與拙何得而何失哉故大禹治水手胼足胝而虞甸之氓
皞皞熙熙文王即功日不暇食而周野之棠不知帝力亦獨
何哉巧與拙也今予無所知也而天下之慮無後于予心無
所能也而天下之務無加于予身起而食偃而卧順天之生
而無所矯揉焉子之逸也予之拙也予又何所求哉已矣公
子君子巧之小人拙之君子勞之小人逸之彼巧而勞此拙
而逸再拜謝客塞門不出

雜解

言之中於人也慘於兵故其為身害也甚於殺人夫言之傷人未至於殺也而志在是焉則人之防之為得而不嚴書曰惟口出好興戎君子之所以慎其言也畏其興戎也

非所馮而馮焉昧也非所篤而篤焉悔也昧而悔禍其至矣雖憂何及哉詩曰肅肅搗翼集于苞棘傷之而已矣

君子之所以守其身者禮與樂也禮不及則失其威其敬也樂不及則失其惠其敬也殘侮則人陵之殘則人疾之詩曰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德也

人各有所能也物各有所庸也非所任而任之事必蹶非所施而施之功必圯是故有天下未嘗無人也有人未嘗無用也用得其當謂之得人用失其當謂之失人詩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古之人所以立而不頓者不失人而已矣

禁民之為不善善也非善之善者也化不善使之為善善也善之善者也非人之所及也天下無不可化之民也政不至於化不可謂之善也中庸曰夫政也者蒲盧也蒲盧也者果臝是也詩曰螟蛉有子果臝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喻民之無不可化也

人有不交而求者必其有所謀也有不約而至者必其有所為也故惟禮可以沮暴惟誠可以破詐易曰有不速之客三

人來敬之終吉君子之所以不自失者豫定而不躁也

人之為觀美者將奚事乎哉型土以為器而髹之知不可以利吾用及其敗也祗足以委吾盛而猶有樂為之者何也詩曰蜚蜚之羽衣裳楚楚鄙之也

虎之在山也隱隱然微振其頰領人與獸莫不駭也繫而檻之雖咆莫之畏矣易曰困亨有言不信夫既困矣雖默猶恐其及也而有言焉人誰聽之祗重其疑而已矣

衛公子壽

予讀春秋傳衛公子壽與其兄爭死之事及詩載馳河廣之篇而深有感焉夫以衛宣公與姜氏之行而生壽及宋桓許穆夫人豈習其家法然哉而制行過人如是民之秉發不可泯也抑又何多耶以文王太姒之聖而有管蔡霍叔昔人之所謂胎教者非矣宋有崔生鵬般祀以亡物生非其類人為妖也人之生不以類若是者其又何耶

夏后氏之郊

祭法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鯀固夏后之父也夏后之天下受於舜非受於鯀也禹不得以天下私其父夫鯀以治水績用弗成而舜殛之羽山天下咸服則鯀天下之罪人也故舜之刑非私刑也天刑也以天刑討天下之罪人天下之至公也禹既受舜禪而升其罪人以配天是舜之殛鯀非也夫

鮫之殛獲罪于天殛之也非舜殛之也奉天討也而以鮫配天是天之殛鮫亦非也一私其父而逆于舜又逆于天夫其弗享夏后氏之郊矣禹聖人也而敢為是哉祭法之言非也然則禹之於鮫也如之何曰廟以祭之而已矣

君子非有恭敬則不齊

祭統曰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是非所以語君子也夫君子之所以為德者恭敬而已矣恭敬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故孔子之語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大雅之述文王曰於緝熙敬止又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聖人無一息之不恭且敬何待乎齊齊所以篤其恭敬猶恐其有未至而致之聖人不自滿假之心也謂之非有大故不齊猶可也謂之非有恭敬則不齊大不可也信斯言也是不齊之時不恭敬矣豈所以語君子哉其悖也甚矣或曰然則所謂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如之何曰其疵同也大抵漢儒記禮之言多駁往往流于文而失于理取其長而去其短可也

文

送窮文

余慶有物兮龍首人身蓬頭鼠目兮其音若呻跳踉蹌治兮若遠而親歛往春來兮忽笑以擗覺而異之乃具糗芳潔豆

觴過老郭而問之曰是何祥也郭子衰然啟襟拂著索物而筮之遇困之兌其繇曰困于楡亢中有孤舉趾躡胡鼓踵及顧其泣嬰如恣唯臙滕孔隙以窺如垢如脂予予追隨求速得逢郭子釋策而笑曰是窮鬼也其為物也入山山空入澤澤荒人而遭之窮不可當載核載襪遺之他方可以無殃余曰苟然矣遺之何居郭子曰子弟為之所我請為子逐之余曰唯唯乃致詞曰嗟爾窮鬼兮無處我廬入惚洞朗廓以虛陟疊免頰有圖書蠶蠶糲食哉與疏守分自足不求餘汝不可留阻步趨左有爵壘右有茶菁索縛汝飼老烏嗟爾窮鬼兮無泊我市九衢四達平若砥高樓大屋鬱雲冠冠裳濟濟集俊士謀謨折衝格遐迩汝不可往耗儲倚山川靈神歆穆祀孟涂司刑伐爾死嗟爾窮鬼兮無依我城垣墉墉睨高不可陵溝渰深浚楫以荆重門擊柝鐘鼓旬斤候謹肅列旗旌汝不可往搆妖律健兒披甲眼若星長戈勁箭穿尔形嗟爾窮鬼兮無適我野田疇井井治而不莛禾麻豆麥棗梓檀棗葦蔚翁被薩斯歲特裡祀達方社汝不可往原隰赭朱衣赤郭騎駁馬執汝鬻肉燔其髀嗟爾窮鬼兮無上天高明行健覆八埏轉旋日月照幽玄温涼噓吹寒暑煎陶治萬物成歲年汝不可往亂星躔黜麗憑怒施推鞭破骸碎骨喪爾元嗟爾窮鬼兮無下地博厚載物生育庶類江河順流山岳峙融

結首洩百寶出洪纖蠶頑各莫位汝不可往坤軸斃黃示土伯威震熒艾殄尔種仄厥賦嗟尔窮鬼兮無潛于山岩整石核立鍵闕丘林陵麓產植蕃閱隔風氣限夷靈額靈履雨瀟早乾汝不可往鼓神姦涉羸泰逢毛虎斑噬肩嚼肉流血殷嗟尔窮鬼兮無入于水大瀛包納川瀆委疏煩洩穢通脉理魚鹽蟹蝦素鮮旨蛟鼉龜鼈藏詭汝不可往陵谷圯天吳九頭插九尾磨牙吮血糜爛尔已大泊蕩蕩無涯浪青寬奢茫不見人膏膏漠漠混昏畏瀉之虛墜之不埋不其不苦淡以淳汝往居之寂無鄰乘騎光景入網縲保尔龜絕話嗔汝不籍兮滅為塵急急如律令

諭旤括父老文

告旤括父老皇朝以武德一九有服而不殺燠休滋潤罔有本壽至今八十餘年矣父老目不覩旌旗耳不聆鈺鼓茹蔬飯稻哺孫育子早臥晏眠優優坦坦通無取有踏山涉水不親不類誰之賜歟帝德寬大務在休息與百姓安樂太平故禁網漏而弗脩官缺其人偷惰潛生以不能宣德化達壅滯咎在有司非主上意也今父老子弟不察其故對暑咥寒徒怨于天乘間造孽竊弄戈兵騁蹴跳跟曼及州木禽獸率過厥生所過所止山夷土赤甚亡謂也百姓無辜籲號于天嗇動天心天子乃授鉞左丞相曰其從便宜死之生之無倚無

頗丞相矜念小民謂不教而誅有辜帝仁詢于庶言知使者父老鄉里姻戚與父老故無惡為能奉揚朝廷仁恩以啓迪父老心不逮傷是用發傳俾使者來諭父老與父老各體上意約束其子弟變極作福以活乃徹屬俾引勿割惠至渥也今使者至郡且彌月矣布告已至而父老子弟猶豫未決使者實愚朴不能測人意而嘗聞大君子之教曰惠迪從逆吉凶猶影響火生于木厥惟自灼匹夫不可讎况敢觸天子丞相怒乎大命不憖大恩不再怨可釋不可結亂可已不可長真行弗返厥途乃窮易曰不速復無祇悔元吉又曰迷復凶父老念我語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使者雖微丞相命也惟父老審圖之無自失厥時以貽悔莫及

大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七終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八

後學麗水何鏗編校

銘

尊聞堂銘

皇降恒德我儀受之情牽物交民鮮克有之卓彼聖哲有開于先弘猷秩昭續緒維賢凡有所聞恭敬奉持造次必將屋漏勿欺洋洋鬼神號號震震寢斯食斯或敢弗承厥聞伊何闕疑擇善靡聖天只克念不遠人亦有聞罔知所擇楊墨仁義乃德之賊亦既擇止罔知所尊郭公善善國喪身奔聞義必為聞過必徙能尊能行是謂君子戴生有堂扁曰尊聞用宏厥理昭以銘文

敬齋銘 并序

敬齋者篤列圖彥誠所以名其居室也彥誠以科第發身其於敬字之義蓋亦講之熟矣則舉其所知而行焉可也又何必多求乎人之言哉乃勉而為之銘銘曰
莊其外而肅其內瓊瑤玉佩無顯無味惟鬼神是對肆遏蹶弗慎以不越載以求無有悔

奎上人耘杖銘

奎上人得古藤以為杖而置鋤焉將以兩其用也名之曰耘杖而劉基為之銘曰

魯可以取魚而不可以繫駕帶可以繫耨而不可以貫珠執杪其癯而多乃需既于老是扶又蕪莽之除俾康勿起以弗迷厥塗杖乎杖乎歲月逝夫于也于俱

朱伯言硯銘

鑿而容既澤既礪俾推以為鋒克相于工厥惟爾庸子所弗工維予之恠恠式靈浚以攻無貽爾憐

紹興能仁寺鍾銘 并序

嬾翁禪師既住大能仁寺之明年新鑄大鐘成括蒼劉基銘之曰

赤堇之金耶溪之銅弗鏹弗鋒而以為吾鍾縱之鍾鏗靡幽不通以暢八風闔陰闢陽式贊化功於萬億年與皇古家相為無窮

醒齋銘 并序

醒齋者遠君德考所以自名其居室也遠君少嗜酒數為酒所困一旦忽思古人之所以喪其身覆其家者大率多於酒遂絕旨酒而以醒齋署其居用以朝夕警省而杜其欲於將萌也括蒼劉基聞而喜其善脩慝也故為之銘使揭于楣且以堅其志銘曰

禹疏儀狄承虞帝湯傲酣歌用末厥世維衛武公初造有詩年踰九十令聞不墜在魯仲尼酒不及亂範模萬古愈又

弥繁義和酒淫亂后徂征楚國皆醉郵郵榛荆次公比闕仲
孺東市狂談醜罵身戮家毀吾以是知昭昭生于惛惛而憤
憤出于冥冥劉曜受執孔融被刑莫不因此以殘其形古稱
覆轍後車勿蹈有縱弗防禍生所好人孰無過弗改維咎知
過而改何過之有維敬與怠狂若攸分敬醒則存不醒則昏
于嗟蓮君以我諄諄止爾黷醜有苗弗芸視此銘文

玉兔泉銘并序

自古有以勢軋天下箝人口使和已者鮮不由細微以及
大此姦人之素能也故高之馬莽之祥瑞惟其言而莫之
遠然後大詐行而大欲得矣秦檜之事宋高宗也以岳將
軍之武之忠且排構之殺其身以及其子反以為功而宋
之君臣莫不從其指則亦何求而不得哉玉兔之泉以清
美為建業城中第一豈昔顯而今堙者檜實知之耶或有
善察土脈工穿井之術者密以語檜而神之以白兔耶則
皆不可知也夫檜之罔民設詐豈下於高莽哉白兔之是
非無關天下之大事是故賢人君子忽之而莫與較於是
乎鄙夫諂子遂探其意而夸之以為佞是蓋不足辯也金
華張孟兼憫泉之芳潔為姦人所污而銘以雪其冤愛物
之良心也予亦悲之為之作後玉兔泉銘曰

嗚呼泉乎夫何辜為檜所污世無吳隱之孰昭其誣嗚呼泉

乎尼父大聖猶言其主齋環與雍疽白兔之傳夫何傷於尔
歟檜死為蛆泉潔自如我作銘詩衆惑斯祛嗚呼泉乎終古
弗渝

王原實裕齋銘

會稽王原實以裕名其齋括蒼劉基為之銘曰
寬而舒綽綽乎有餘佩裾與與有容弗据德人之間過者式
諸

頌

梅頌并序

吳興章仲文集室花谿之上環植梅馬命之曰梅花之莊
予與仲文交敬其好學而知德也知其有取於物不徒矣
乃效屈子頌橘之體而作頌曰

朱方之秀梅實碩兮含章而貞受命獨兮扶疎蕭森清以直
兮玄冰沍寒不挽其節兮玉之潔兮夷之特兮閉而發兮芳
郁烈兮黃中絳跗美而完兮麗而不淫物莫能干兮冬榮夏
實含陰陽兮青黃墨離以和羨兮文質彬彬德之儀兮君子
之象君子之宜兮

箴

順齋箴為夏仲瑛作

二儀茫茫繫理是切判以兩途維逆與順理之所在漠乎無

形曷予求之即事以明利劍吹毛不柄之持北轅適辱徒勞
何為堯舜理物因利除惡懸堙洪水舜倫做勢順則強氣
順則舒天地順動百度弗渝待時而行處順以守君子作箴
敢告左右

守口如瓶箴

吳君以時書守口如瓶以自警徵予言為箴曰

維人有口瓶亦有口瓶口弗守喪厥受人口弗守速厥咎口
乎口乎其禍福之門而一身之樞紐乎人有瓶也尚克固之
胡然有口而不知度之維言如泉維口如隄有出弗矜為河
為谿激石揚泥追不可回故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又曰君
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守口如瓶未矢勿護

敬齋箴并序

蒙古氏宗道之先出自山西而以儒世其家故名其燕居
之室曰敬齋載世德也先正有言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敬也者其萬事之根本與故聖人
之語君子惟曰脩己以敬故禹湯以克敬而王桀紂以不
敬而亡自天子至于庶人豈有異哉故曰穆穆文王於緝
熙敬止又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行敬
也者不可湏臾離也宗道勉乎哉克念作聖敬而已矣作
敬齋箴其詞曰

心敬則存而不敬則昏事敬則立而不敬則路克臧自我否
臧自我如之何以可維謚維專式在弗優臧之淵淵出之度
度俾中不備有握勿捐既悠既堅無不顯或行無息弗乾熟
之者聖守之者賢故曰敬勝則吉怠勝則臧敬而無失聰明
睿智皆由此出事神治民舍是無術是用作箴以謹燕昵

官箴上

維天生民儷儀蚩蚩有欲罔制廼豹廼螭爰立之君載作之
師式養式教毋沮乘舜嗟爾司牧代君撫綏君祿我食君今
我施邦本弗固庶事咸墮受寄匪轄敢不肅祇治民莫先字
之以慈有頑弗迪警之以威振惰冀動極艱息疲疾病顛連
我扶我持禁暴戢姦損羸益虧如農植苗晝夜孜孜澆踈早
既無容稗秕如良執輿順以導之無俾旋瀆彊策以馳慈匪
子愛帝命溥時威匪子憎國有恒規弱不可陵愚不可欺剛
不可畏媚不可隨無取我便實人于危無避我誘見義不為
天蓋孔昭民各有思惠之斯懷推之乃離譽臬不可驕器惡滿
敬謗不可怒退省吾私人有恒言視民如兒無及厥好以暴
予知是用作箴敢告執羈

官箴中

在昔隆古分封國都付之以民俾養勿瘠上下協心各保乃
區明庶考績昭執範模泰盛聖制代德以徂刀筆之權始歸

吏胥弄法舞文壘癡瞽愚流波及至一任簿書行立公庭如
鴈如鳧我欲是求我利是趨摩揣官情以逞覬覦官性好貨
我甘以首官惟好名我逢以諛官惟畏嫌我疑以汗官惟好
情我淫以娛官惟好猜惑以多途官惟好威道以梧楹語默
有為俯仰有須覬察辭助念乘愉法度盈口奸邪滿軀蠱
智迷昧欺庸陷迂俾好作惡以紫為朱未獲官心嫗嫗儒儒
亦既獲止如登天衢傲兀民士憑陵里閭惡積禍來官與之
俱人有恒言遇吏如奴堅防固隄猶恐或察矧曰聽之百姓
何辜是用作箴敢告僕天

官箴下

無謂余明人莫能昧離妻善察不識其背無謂子能人莫敢
欺校人享魚子產弗知立事惟公燭詐惟誠小節勿固小慧
勿行無於我廉守所當為無沽我名以生衆疑何以簡訟决
之使通何以弭貪慎檢乃躬去讒斥倖遠更近民待人以寬
律已以勤無咎人弗信忱至斯乎無患人不聞惟德不孤德
以進善威以挫姦德不可偏威不可煩無謂彼富我必極之
無謂彼貧我必直之持心如衡以理為平無為避嫌以縱無
情人有恒言為臣不易是用作箴敢告有位

贊

靈峰寺植木贊

靈峰寺有松栢與樸並植焉劉子見而感之為作贊曰
本葉葱華有子可以實蓬松枝扶疎有苓可以引年樸狀如
樗斲蠹所穿擁腫液脯不可以鱗胡並植于庭混厥醜妍明
堂求材般趙爾先松栢成栢割樸獨宛然嗚呼樸乎孰文之樸
維女之全抑棄於人乃獲乎天耶

畫龍贊

猷其角蒼其鱗蚘蚪其身胡為乎而神至陽之精健與天倫
形而求之惡識其真于豎龍兮

碑銘

北嶺將軍廟碑

諸暨東北百里為蕭山縣其山曰北幹之山浙水帶其陰湘
湖匯其陽東望會稽至于大海日之所出其上為星紀婺女
之辰故其神為甚靈能祛疫薦作雲雨人有所祈必應故立
廟于其山尊其神曰北嶺將軍歲時祠焉宋徽宗時方臘反
睦州自睦入杭具舟將渡江吏民大怖相率禱于神比寇至
即有風逆其舟且見甲士列岸上甚眾乃止不敢渡寇平知
越州劉幹上其事于朝賜額曰武佑廟後封顯應侯再封靈
順顯應侯有元至正十二年妖賊入江浙行省烽火通于蕭
山百姓驚鼠市井皆空主簿趙君某至縣甫八日即自徃西
興募民備禦而江上守兵甚寡弱無賴子競起為劫且應賊

衆洵懼君諸廟下于神神許之吉衆心稍安君乃分遣人捕無賴子為執者悉誅之有自賊中來言賊欲遣兵攻浙東見江岸列甲卒旗幟如睦寇欲渡時以故畏憚無東心及賊退邑人皆德趙君趙君曰吁茲惟神之功予何庸焉明年夏大旱君往禱又輒得雨衆益信神之靈而大敬趙君之能以誠感神也廟在山之岡歲久朽壞惟神所居室獨存君每至廟謁念無以報神貺乃以其俸錢作新廟邑人亦大喜爭致助焉十有五年春廟成為堂三間三門兩廊像設器用無所不備惟所獨存堂仍其舊緣以垣墉堯以无石植以嘉木卅聖輝映吏民趨走承祀益肅以度時三月壬寅子自杭還越過蕭山而廟適成故趙君請子記按祭法有能禦水火捍大患則祀之今神能降雨澤蘇枯槁又能陰力却賊以能保全其民物所謂禦災捍患孰有大於是哉廟而祀之誰曰不宜趙君能愛其民故能以敬事神而獲其佑可尚也矣予故喜而為序其事復為之歌俾祀神焉其詞曰青山兮幽幽綠蘿含煙兮樹木稠望夫夫君兮悵悠悠巖阿寂寥兮使我心愁雷為車兮雲為馬輕霞動兮江色赭神之來兮風振野吹竹兮彈絲女巫舞兮紛陸離蕙芳禮兮薦潔潔留靈脩兮牢統楮驅懸靈兮逐狼虎弭毒冷兮時暢雨禾麻成兮息桴鼓物既備兮禮無愆和熙洽兮洞淵玄為城為堡兮式恒且堅保佑我

民兮樂以永年

嘉興路重脩陸宣公書院碑銘

士有以一身任社稷之安危一言迴天下之趨嚮蓋其智足以識事機其誠足以動人心故能出入危邦扶持庸君寵之而不阿違之而弗懲知有國而不知有其身若是其可謂大臣哉孔子稱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其或先蒙君之知而期盡心以報効知禍而不避知難而不止若唐陸宣公者其去就雖殊而其揆一也孔子曰篤信好學死善道宣公以之吾常恠唐德宗以猜防小智行多欲之私信譏邪如心替視貨賄為性命臨患難則姑息一施處安佚則嫌疑百出以致藩臣叛命士卒離心播遷困厄而卒不亡及觀唐史稱其出居艱阻之時謀猷參決一出于公又稱奉天所下詔書雖武夫悍卒無不流涕多公所為然後知其得人以扶持也昔者隨有季梁不滅于楚衛成公有甯武子不死于晉無競雖人不然始哉况公之言德宗不盡用也而僅用其一二猶足以轉危為安易敗為功使其能舉國以聽公周宣漢光不難繼矣惜乎其中信用群小而棄公也公歿而奏議行於天下今天下之言時務論政事者莫不宗之然則公之志雖寔庶于一時而終伸於萬世公之言雖不能以寤時君而足以淑後人則亦可以無憾矣夫公浙西之嘉興人嘉興郡學舊有

公祠其詳見于呂公祖謙之記而郡城之東鴛鴦湖上又有宣公書院其地有橋曰宣公橋故老相傳宣公實生于此故於此立祠以祀公至宋景定癸亥始以祠堂為書院丙子之歲書院延燎于兵而公像故存衆白郡迎置于太初堂因以堂為書院大德九年濟南趙魯為山長病其簡陋始改作之其詳見于牟公獻之記自是城東故址遂廢為墟泰定中有僧賄學官請佃而建庵焉後至元二年庵災地復于書院是歲六月其僧復賄有司糊庵如故山長雖爭之弗能得也至正十四年宣徽院判海岱劉公貞受命為嘉興路總管至則首治學校之闕顧書院陋且朽欲新之而址隘弗稱乃用推官方君道聲言命所司督其僧撤庵歸地復建書院其中為先聖廟兩廡儀門東西禮亭靈星之門具其西為宣公祠祠西為室東鄉以祀郡之先賢其外為三門廟東為講堂其前軒仍舊扁曰仁義之堂以藏宣公奏議謂其言無非仁義也西齋以延師教弟子又增買蕩地若干畝以益廡膳庖厨倉溷各得其所將成而公改除海道萬戶於是屬之方君方君力贊成之經始于至正十四年四月竣事于十五年二月董其役者嘉興縣丞善慶路吏施淵頌選及前山長王玘任奔走者直學張惟仁學吏沈雋也既成使請記于劉基惟孔子明王道以教萬世宣公學孔子者也故其術業一本王道

昔人以宣公祠為書院有以也夫劉公用方君言撤浮屠以復書院可謂能排異端植正道者有功於世教矣於是序而銘之曰孔子大聖不遇于時既沒之後為萬世師宣公大賢忠而見疑降及異代以為規有德無位用無所施用而弗信惟禍之隨詭遇有獲君子弗為身黜道光雖止不隳郡守孔良百廢咸支爰崇其官又嚴乃祠俾民觀者式是令儀勿替後人尚求無虧

墓誌銘

劉顯仁墓誌銘

至正八年于初寓臨安交友未盡識也求士於天台陶中立得四明劉顯仁焉與之交侃侃如也時杭學教導職廢不擇有學行輒介有權力者或以賄營為之既弗稱皆惶懼自退郡因令教官選文學之士不奔競者具禮往致聘顯仁與焉顯仁曰吾心實不樂為此今郡守以禮招予予當為斯文一出然不能久也居數月竟以父病辭去明年乃以詩經領鄉貢弗偶于春官歸侍父館海寧州賈希賢之義塾明年七月得賜疾疾二十日卒且卒無他言惟以父老弗克養為恨顯仁名子青家世居四明之黃甘里曾祖諱三聘祖諱圖南仕宋為秘書校勘官父名景元讀書作文為鄉先生母舒氏娶史氏無子先顯仁五年卒顯仁既卒乃以鄉貢進士除書院

山長顯仁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有詩文若干篇顯仁家甚貧而性耿介寡所與交其平生之最相知者陶凱中立賈執中希賢及基是為銘銘曰

行成而不詭學成而不及仕猶有老父而無弱子嗚呼其死自古有此命也匪咎

海寧應和卿墓誌銘

四明劉顯仁病篤遺言于其叔父景儀以其友人應和卿之墓俾求銘于劉基曰先生知予心信予言且無妄許可於人其為言必當審於後應君長者生與予交沒予不得誌必屬之先生先生當不我遺以不朽我友我其無憾矣大明日顯仁卒景儀求致其言嗚呼以顯仁之才之德予方期其用于世以澤夫人乃弗克遂以死痛何如哉尚忍銘其友之墓雖然不可辭也遂涕泣而銘之謹按君姓應氏聞禮其名而和卿其字也應與邗晉同本於周武王之穆後因國為氏有二種者以文章名于漢魏君之所自出也今杭之屬州曰海寧鄉曰長平里曰黃崗君之所居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君之世也鄒氏君之母也沈氏君之妻也曰元亨文彬元善君之子也妙靖適郭某君之女也曰擇曰某某君之孫也幼失母氏育于祖母周以成人君之命于天也勤于田儉于家孝于親睦于鄰不角勢以陵人君之脩于身也故宋咸淳甲戌二月

二十有二日君生之辰也有元至正辛卯五月四日君卒之日也四百六十有五甲子君之壽也海寧州長平里之草營岡君之墓也至正辛卯某月某日葬之日也銘之者枯菴劉基也銘曰

彼夸之願聲騰毀隨此逐之足視忽趾觸弗逐弗奪執或子加不夭其全夫復何嗟

紫虛觀道士吳梅澗墓誌銘

括有高士吳先生諱自福字梅澗舊為吳興人其先評事公感因仕家于括其子孫遂為括人五世祖安國故宋釋褐第二人歷官至太常少卿使金國不屈節高祖授承節即安撫使司將領復使金國曾祖嗣英迪功即祖有光父良之皆不仕先生生而敏慧好清淨不從群兒嬉父母甚器異之謂其有仙風道骨稍長遂命入紫虛觀從葉邦彥先生為道士讀道德黃庭咸通其大旨及長德行愈著自違官貴人以至于市里細民無不敬愛天師正一真人聞其名授號崇德清脩凝妙法師玄教宗師亦昇號教門高士金闕紫衣主領觀事先是觀燬于兵繼作極草率及先生領事乃重脩三清殿建藏室新作山門既成復建通明寶閣以祇奉吳天上帝其下為演法堂於是觀宇粲新山水為之增氣先生之力也先生性孝友能愛人觀去其居半舍二親在時必日親親省奉其

旨不置親沒喪葬皆如禮與其兄相游處每春春不忍舍二弟早死則撫育其孤周恤其空乏無少間其兄之二子能讀書則晝夜勉之曰吾家世簪纓更值時變門戶衰衰吾已委身方外不復能力學以續先緒其膏實用在女文惟勿懈尚克遂吾願既而世昌中乙亥鄉貢世德中丁亥乙榜如先生志馬先生又自名其室曰知止客至輒邀坐具酒食不極歡不已同門陳樵隱老病先生躬為奉湯藥侍寢與數歲猶一日及卒為治喪墓曲盡其情凡其他所為大槩類此故領袖教門垂五十年大小咸敬服無間言至正十五年冬十月丙申卒年七十有五第子王君采先先生二年卒於是君采之弟子梁惟適及惟適之弟子王有大相與奉柩葬于觀之南岡是歲十有一月丁亥日也某年未弱冠時讀書括城中聞紫虛山水之嘉因從數朋友往游之先生先生即束帶出與偕游過一所必指曰此某所此舊為某所今為某作於某人實某時無不誠且悉游畢登看速觴主僕皆酣飲乃送至溪詩無毫忽怠慢意甚後每與客往先生輒相待如初蓋是時鄉里之稱仁德長者莫不曰吳先生馬丙子之歲基宦游他方不獲復見先生今年春歸括而先生已矣不亦傷哉於是塋已七月而惟適持世昌狀來請銘基既蒙先生知弗敢辭乃為之銘銘曰

惟吳之先自周出弟兄來東開邑國支分蔓延綿厥長沙保民有功績河南治平為第一前有季英後處默安權當粟食冰蘗聲華章章在文籍賢良代生莫具述豫章真人純孝德以窮渡水神輔翼公然飛升當白日於休先生發往蹟保合至直去污濁收藏精神歸闈寂金蛇守門遣皇極二六益一靈降賈龍離于羊牝馬逸大衍之半返冲漠好溪南陵高以蔚少微四星光景接其上有松下有栢中有佳城錮以石地久天長保玄宅

吳孟思墓誌銘

至正十五年春三月濮陽吳孟思卒其冬十有一月翰林待制致仕申屠公以子昭來泣拜于劉基已公乃代之言曰昭之先人以文學出入縉紳間縉紳之士揚名當世者無不與交游先生所知也今死而家無貲不能求名于大官請以屬先生基居杭特嘗與孟思游而善故不能讓而誌之曰君諱獻字孟思先世家濮陽譜亡莫詳其系六世祖忠仕宋為殿前司統制官靖康之難從高宗南渡江始居杭州高祖允昌宋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曾祖佐承信即御前東庫使祖清成忠即殿前都指揮使父埴以京官子弟恩授迪功郎至元十三年宋亡幼主歸命凡趙氏及其臣僚之子姪咸北覲京師迪功與馬留十餘年復歸于杭配王氏生子三人孟思其

長也孟思少好學工翰墨尤精篆隸凡歷代古文款識制度無不考究得其要妙下筆初若不經意而動合樂度識者謂吳子行先生趙文敏公不能過也故四方未求書者日衆出輒為好事者邀止止或彌年月去則隨所至有足摩礪孟思悉應接不倦孟思事父母甚孝母王氏先卒越二十有六年而父卒年八十有九家無恒產而喪葬咸得盡禮二弟皆仰給孟思孟思又好賓客樂周急故金帛日至而簾常無儲是歲以疾卒于崑山州之寓舍年五十有八歸葬于湖州武康縣之封禺山從先域也配徐氏先二十有四年卒至是而合葬焉子一人即昭也孟思為人外不與物忤而內甚剛介所交多達官而略無求薦進意自號曰雲濤散人所著述有雲濤萃藁說文續釋集古印譜傳于世銘曰

孰成其名而不侈其齡維家弗冥以鏤厥貞有修身徵昭以斯銘

王子明墓誌銘

君諱坦字子明姓王氏其先會稽人由會稽徙括之麗水曰玉溪君焉故遂為括人曾祖森祖祀父傑皆隱不仕守分務本以致蕃裕君貌峻整而心坦夷善居室州閭族人無不敬信能與人交時賢大夫如胡公汲仲趙公子昂李人仲賓皆相好讀書務知大義常曰士生不獲罪於親戚鄉黨便得自

娛于一丘一壑足矣寵榮權利非吾願也至正十五年九月日以疾卒年五十有九且卒命其子曰我家世儒者我死女當以時飲葬我母越禮毋用釋道士以違聖人教且誣辱我配劉氏先四年卒年五十有七以某年某月日合葬于戴村先塋之側子二人長曰玠其次曰瑾瑾早死君卒之明年君之從弟璩以玠來泣拜于劉基請銘其墓且曰吾兄有才學宜用世澤物乃闕不顯斯為可憾基曰不然洪範稱人之福有五民鮮能兼也今君年六十不滯一不為大有田宅以足衣食不為貧守已而不惡於人不為無德世治而生世亂而死亡不見戈兵而死在正寢不為不幸夫何憾乃為之銘曰生不勞其形而以善名死不離于否克全弗毀誰如其祉以單孫子

處州路教授吳府君夫人梁氏墓誌銘

夫人姓梁氏處州麗水縣人也五世祖汝嘉朱建炎初知常州武進縣高宗南渡至常官吏皆散走公獨不去由是見知升通判州事累遷戶部侍郎言金人難與和親及東京留守孟庾不可任用用事臣意進權戶部尚書而諷言者彈之未幾金果背約孟庾以東京降如其言終實文閣學士右通議大夫致仕追贈少師爵縉雲郡公曾祖溱宋朝奉郎通判平江府事祖梓父榮國好學有文值世變不仕母蔣氏宋文

林郎常德府龍陽縣丞昕之女也夫人年二十八嫁為令將
仕郎處州路教授吳君虎孫妻吳君先卒卒後二十年是為
至正九年而夫人以其年九月壬戌卒年八十十月己酉附
葬于教授君之墓墓在青田縣鳴鶴鄉之擇山子男二人長
士弘次士毅士毅早卒女二人長亦早卒次適葉說孫男三
人支生本生棟生女二人夫人能讀書每暇日必召子孫立
堂下講經史大義壹壹不倦故其子若孫皆讀書為儒者銘

曰

維梁之先因國為姓叔魚師孔侯封千乘統守九江竦著七
序政既可稱言亦有緒伯鷺清即文貞純孝賢良代生可則
可效侃侃夫人少師之孫載其靜壹以配儒門儒門有秩淑
人是宜兢兢婦道媿媿母儀孝慈既脩壽考以寧詩書之訓
子孫是承擇山之原其土孔阜既安厥靈必大乃後

陳處士墓誌銘

處士姓陳氏名莘字希尹世為處州麗水縣之采儀鄉人曾
祖某祖其父某皆守分樂善以繼承其家業故世以德稱于
州里至處士而家益裕行益謹推餘濟急雖數不吝邑舊有
通濟堰溉四鄉民田幾二千頃遇旱勞壅泄必先出已資倡
事皇慶癸丑水壞堤數十丈鄉人大咸處士竭力昌襄暑暵
役三年乃完蓋未嘗矜其勞焉至順庚午某月某日卒年六

十有一其卒之日日又其生之日日也娶葉氏後十有五年
卒年七十有一至正癸巳四月丙辰合葬于其鄉吳院之原
子男四人女一人孫男九人曾孫男十人可謂昌盛蕃衍有
後也已銘曰

既羸既寧胡為乎公卿位不酬其優多而孫子克緝乃祉垂
千萬祀

陳司戶墓誌銘

故宋平江府司戶參軍陳公以有元至元三十一年二月癸
亥卒葬于麗水縣和樂鄉太平里曰浯溪大美之山至正十
七年郡人季仁壽始撫其世系行事以為狀而青田劉基為
之誌及銘其誌曰陳氏上世居光州因始縣唐兵部侍郎勳
始遷福唐其子孫再世仕閩遂留為閩人至宋有諸敎者勿
以孝聞人稱之曰孝童及長有學行累徵不起敎生岳州敎
授報報生湖南運使禾累贈金紫光祿大夫位特進公高祖
也是始居龍泉為處州人是生右儒林郎長沙縣丞輝長沙
生左承郎江東總領所幹辦公事增培生鏗官左宜敎郎
兩浙西路安撫使司主營書寫機宜文字公文父也公諱浩一
諱汶字養浩少孤母夫人葉氏親課之讀書比長通易春秋
百家子史知天文曆數之學寶祐丙辰以祖澤補將仕郎趙
葵馬光祖交薦授錢塘尉不就景定辛酉呂文德制置荆湖

辟權鄂州司理咸淳辛未陳仲微薦除紹興文學官俱不就

後四年甲戌銓授迪功郎平江府司戶叅軍時潛說友安撫

浙西疆起之未幾以印氏殺人事忤賈丞相遂解歸鄉里辛

年五十有一夫人潘氏葉夫人後司戶十六年卒而夫人奉

養克盡孝道子男四人長椿從仕郎汀州路總管府知事次

梓卿次相卿出為叔父後次松卿早世女二人長適將仕郎

廣東道肅政廉訪司照磨潘弼孫男二人煇杭州路豈衍倉

大使燦處州路醫學錄曾孫男四人女三人其銘曰昔周大

姬女胡公祀虞侯封于陳寃丘是都其後子孫為齊楚大夫

因國立氏實蕃膏肓閔秦漢魏晉宋齊以祖勳庸德言代有

不虛霸先開梁王于南隅涉隋唐宋支分蔓敷有自光徙閩

來宅括區踵屬班聯為卿為儒歷世滿五是維司戶未及成

人而失所怙服膺母訓不憚勤苦博貫經史斐聲庠序而弗

競弗求篤信好古薦辟數不就不違母所叅軍小試匪溺簪

組不悖法以附勢權臣是忤拂衣長辭歸臥鄉土遂自龍泉

移家城府翰光履素和樂謂調鄰有赤子貧弗能舉我呼俾

鞠之卒續厥緒里有某廬為強暴奪取我資俾直之爰復乃

宇烟巨室乏嗣請後勿與曰鬼不欺異姓敢餒而祖父惟歿

先厥母痛摧肝腑幸有子有孫克承克敘俾母壽以康如子

與處活溪之旁其原膺撫其兆孔安其澤孔溥立石鐫銘百

世猶觀

處州分元帥府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公德政碑頌

至正十六年春季春月九日子自杭歸至處處父老率其子弟

遮道言分元帥府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公政德曰徃微公吾

聚已為孺今微公吾屬已為菹生我者天而活我者公君其

知乎予曰然如父老言夏五月豪酋既米納款父老又率其

子弟造子庭言曰石末公邦家之干城庶民之父母也父母

鞠子罔不殫厥誠厥子雖冥亦鮮不念覆育恩由中惟公

有大造于我州肆我民誕軫恤于心曰曷以報公願繪公像

于祠且勒石紀公功用示于州人子子孫孫俾勿忘請為之

文予謝弗能父老進曰君以丞相命布宣天子德威既協于

遠人旌庸錄勳當不憚為石末公惠安我民不伐不矜君實

知之鑒于庶言式克有徵達丞相心以勸後人特惟至公予

弗敢辭乃敘其實而繼以文謹按公姓石末氏名某舊為契

冊人其先御史大夫以黑軍助太祖皇帝開國城金為大勳

臣有傳在史官四世祖昭毅大將軍事世祖皇帝受命南伐

克襄樊有功定爵三品為沿海萬戶佩虎符鎮處發由是居

江南好讀書工文章元統中襲爵鎮守處州大得軍民心居

數歲以爵讓子弟而退處天台山中正十二年福建妖賊

入處之龍泉處發大震憲司趣起公領征討事公至龍泉募

鄉兵擊賊走之未幾賊復入慶元公進也查田使人購其徒為應賊遂撓敗公乘勝掩擊倖斬千計遂復慶元進攻建寧之松溪政和皆克之處州平公乃還歸天台十四年海賊復叛行省憲司又以副元帥起公分府台州公辭不得已乃命鄉民作保伍團結扼要害使賊不敢輒登岸乃聚糧訓兵以圖進討其夏六月朝廷用舊議立巡海道官所以防賊賊乃復請降帥其屬徃衢漕運至京師而妖人黃草堂復煽動黃岩民以報讎為名聚眾搆亂公以計收其渠首六人斬之餘黨皆散為民台州平行省又檄公分府處州時處之屬縣皆有賊松陽遂昌在上游去郡最近冬十月公帥師進討至寶定而黃壇賊大出焚民居火照山谷公分兵守寶定自將麾下還城而賊已薄河津欲渡先是沿海軍悉發往江東城中番者不滿數百人又大半老弱公夜部分居民丁壯出拒戰斬不用命者三人眾乃齊奮賊止不敢渡時沿海軍有自江東逃歸者六十餘人公召謂曰女輩能破賊吾當原女罪皆拜曰諾即遣渡木擊賊賊敗走明日退去處州舊有城後壞不脩遺趾無沒無捍蔽故百姓尤恟懼會縉雲人又叛從賊焚發之末康及台之仙居於是處州四面戒嚴乃議浚隄築城而官倉庫盡空晝夜經畫勸勉商賈大家和集其小民俾効力輸貲咸從無違審勢相方商工度材公悉親之官吏左

右無容私焉由是雖勞而無怨者義兵部長吳成帥眾討縉雲賊中途不進乃大掠民財以歸謀亂城中公測知其意即召與計事縉斬之併捕其黨則皆授兵給號特作矣民大驚以為神十有二月公所募義士合擊松陽賊大破之殺其首餘眾乞降松陽遂昌悉平今予以行省檄與公同議招輯事比至而公處置已各得其當因悉遵公行於是七縣豪酋相繼納款公之力也人謂公生太平時與縉紳為文墨交游彬彬然儒者也及其臨遇事變則智勇奮發運不失機撫循士民則仁慈豈第惠無不及可謂有用之奇才矣觀其鎮一州未及朞月而功效若是使得制方而專且又盜賊何足平哉予既敬公德又重父老請於是述輿情而頌之美既往以期將來也頌曰

維木在山愈久彌長維德在人愈遠弥光公載世勳來鎮有方佩符桓桓出師沈沈謀先鬼神雷行電翔旌旗所指百怪走箴既剪我棘爰固我疆風雨我廬公樹之墻雪霜我膚公被之裳晨昏起居婦孺兒躋有聚弗睽公賜溥博民愚而靈群祝孔祥祝公于天錫公壽昌如川源源如岳嶽將將於千億年悠執勿忘

連珠

擬連珠六十八首

蓋聞空谷來風谷不與風期而風自至深山圍木山不與木約而木自生是故福不可徵德盛則集功不可幸人歸則成蓋聞志大業者必擇所任抱大器者必擇所投是以梁江湖不取蟾殘之木釣鯨鯢不適雨盈之溝

蓋聞急雨之漲可以決山及其息也得抵則止怒馬之奔可以趨壑及其憊也歷坎而堵是以長平之威報在鉅鹿會稽之勝終于姑蘇

蓋聞身無恒守勢窮則屈心無定主情急則親是以失時之言每多謙已墮井之呼不暇擇人

蓋聞石不亂玉惟瑊玞為能亂玉梟不混鳳惟鸚鵡為能混鳳故妖聲冶色君子遠之必嚴偽行辯言聖人懲之必痛

蓋聞鑒能照物翳之以塵則不可照水能滌物滂之以泥則不可滄故身明明斯可以使人明明政綏綏不可以責人綏

綏

蓋聞神龍未雲湧淵淪而無悶凡魚得水呈罔罟而莫知是故聖哲識時以遠悔吝愚蒙競利以冒傾危

蓋聞物無全材適用為可材無棄用擇可惟長故一目之人可使視準五毒之石可使潰瘍是以穰苴治師智勇貪愚咸宜其任公輸構厦棟梁枅枿各得其良

蓋聞神龍可養而不能使之去水飛黃可駕而不能使之捕

狸是故舍人之能而強之以其所不能則叛奪人之好而遺之以其不好則離

蓋聞民情本質文過則偽人道本直應佚則傾是故聖人制禮因自然之序哲士用智利不息之貞

蓋聞觀形于聲未見形求實于名未必得實是故飄風不可以調宮商巧婦不可以為家室

蓋聞物有甘苦嘗之者識道有夷險履之者知是以宴安日久詰戎兵而聽者忽老成人喪語典刑而聞者噬噉

蓋聞物無專美用之者貴人有異欲諧之者從故冠纓不可以服鹿而鞮鞞不可以馭龍是以合抱之松無庸於埽人之國若甕之鹵見棄於裸體之邦

蓋聞千斤之象不憚虎而憚鼠三寸之蝎不蠹棘而蠹松是以制必取其所畏防必究其所容故能不震而威于斧鉞不勞而固于垣墉

蓋聞國不自富民足則富君不自彊士多則彊故媢嫉之人庸則士隱而君獨培克之吏進則民夷而國傷

蓋聞春原之草拔盡復生夏厨之蠅驅去還集故時未至不可以彊爭勢方來不可以力戢是以善撲火者不迎其烟善

防水者不當其急

蓋聞萬物並育不齊其用而各有用五氣迭運不同其功而

皆成功故良珠夜光不假燬于明燭秋華發彩不爭榮於春風

蓋聞魚無定止淵深則歸鳥無定棲林茂則赴故以道養賢則四方之民聽聲而來以德養民則四方之賢望風而慕

蓋聞剔大蠹者木必斲去大姦者國必傷是故剖腹濟腸不如無病决躡解脫不若豫防

蓋聞日月勞其軀而寒暑成君相勞其心而天地位是故宵衣旰食大舜所以致其憂乎胼足臆神禹所以忘其貴

蓋聞仁暴殊途非暴無以為仁之啓怨思異路非怨無以為恩之資是以赤日流金嘉樹之陰穉若玄冰裂石春陽之德煦如

蓋聞制萬變者在乎專察萬微者在乎定故聚輻寄身于一轂而衆物納形于一鏡是以人心無貳而鬼神不違王言如綸而兆民悉聽

蓋聞勢有所格則小柔可以服大力形有所格則太猛不能破小堅是故食人之虎不能吞一蝟牽羊之綆可以御九隄

蓋聞太陽未升燧火與流螢並照繁霜未降薜花與小草同妍是以蛟蜃之市不可以稱有國穉穉之秋不可以言有年

蓋聞久華之木春不必實早慧之千年不必壽故良工鑄金忌其踴冶智士懷材貴乎藏秀

蓋聞植善傾惡天道之定好安惡危人性之常是以順天之道則人歸而王逆人之性則天怒而亡故伐罪弔民而周祚延于孫子興徯樹怨而秦禍發于蕭牆

蓋聞拂雲之松生于一丑之實登壑之魚穿于一絲之溜是以忽細事者禍必盈輕小敵者亡必驟

蓋聞善賈者不壅其貨善治者不壅其民故政壅則奸生于國氣壅則瘍生于身是以山澤不壅而雨暘時若天地不壅而人物皆春

蓋聞大明普照黧鼠惡其眯目毒霧揚氛蝮蛇喜其得時是以堯舜至仁而三苗不服桀紂極惡而多罪皆歸

蓋聞執駭馬者不與並逐救危舟者不與同詭是故止闔而平其氣則爭可息聽訟而平其心則事不寃

蓋聞剪紙為牆不可止暴搏沙為餅不可療飢故狗狗之言終非實惠僕僕之拜徒爾多儀

蓋聞時有未至非力所及情有未孚非言可親是以見疑之璞三獻而取則足不鳴之鳥三年而後驚人

蓋聞人非大聖鮮有全材君欲任賢當如用器惟能避短而庸長乃克奏功而濟事是故驩駟駟以之運磨不若蹇驢

之能于將莫耶以之刈草不若鈞鎌之利
蓋聞俗有厚薄運有癈興故去偽就真者盛之兆捨實徇華

者衰之徵是以豔舞妖歌末世所好奇技淫巧先王所懲

蓋聞埋亂絲者必疑其志治亂國者在定其趣是故三軍一

心劍閣可以攻拔四馬齊足孟門可以長驅

蓋聞能盈而不能謙者雖成必隳知進而不知止者雖得必

失是故附贏以升高而枯蠅蠖以任重而墮

蓋聞百屨之市不畜噬犬八家之井不畜犍牛是故士有悍

婦則良友不至國有妬臣則賢士不留

蓋聞蛭蟻之數神龍不棲蒿莠之區嘉穀不植故秦庭虎視

而芝歌逸響于商山周嶧鳥鳴而紫氣流光于西極

蓋聞物有準則心為權衡非定靜之有素必紛拏而起爭是

故坐舟視星當察其曷轉執斗較斛當審其孰平

蓋聞奔馬之輪拳石礙之而格迅川之水束草投之則疑是

以一星見變能使九服同災一脉爽和能使百體俱病

蓋聞淵之深者流必緩聲之大者響必悠是故政以漸成則

民不駭俗以漸變則功不偷

蓋聞植嘉穀必以糞壤鑄洪鍾必以土型故物無必賤而賤

不可輕是以海納污然後成其大君納衆然後保其榮

蓋聞大器非一人之私大事非獨力所建是故利不及衆所

以起天下之爭爵不求賢所以萃天下之怨

蓋聞心有所憂當儆於事事有所害當慎於為故愚人畏病

而常病智士防危而不危

蓋聞驕者諂之招故諂集而賢路塞暴者貪之使故暴用而

怨府開是以榮夷操軸而若神之嚴棄社稷以如莽來棄

權而如燬之室與珠玉以同灰

蓋聞明鏡照膽不啟隴廉之顏長劍柱頤不稱召僂之服是

以狂歌之士遺世若草萊茹芝之老比身如鴻鵠

蓋聞嗜有所專則姦從而入長有所屬則惑由之生故徇功

利者不虞詭詐溺鬼神者獨覺形聲

蓋聞暴於物者衆志之所誅妨於衆者輿情之所疾是以虎

狼墮奔仁者見之而不憐積棘當道行者過之而必詰

蓋聞截牛之角而呼為豕則雖庸必駭染鷲之毛而指為鴉

則雖愚必疑故欺心之言抵足以招天下之惟掩耳之噪適

足以致天下之嗤

蓋聞甘雨祈祈不起斷根之木長風烈烈難行折舵之舟故

渭濱星殞孔明力殫于興漢洛都雷震長弘志屈于扶周

蓋聞天不掩惡而神人之道不睽君不忌言則上下之情無

蔽是故周史陳詩而八百其年秦令禁語而二一其世

蓋聞天下有道則貴者勞而賤者佚天下無道則貴者佚而

賤者勞是以弼亮惟寅而萬姓協睦姻媿廡仕而四方繹騷

蓋聞無輿馬者不耻徒步無魚肉者不厭菜羹故性為欲汨

則亂心為物動則爭是以絕外交則可以守淡泊專內視則可以全淳精

蓋聞虎之躍也必伏乃厲鵠之舉也必拊乃高是故學必潛心然後可以有得藝能時習然後不為徒勞

蓋聞龍涎螺甲以臭為香苦鹵酸梅用爽作味是以五氣交感善調則收駿功五材相成善用則獲美利

蓋聞穴蟻不知飄風巢鳥不知湧溜是故闕聞之子患不識稼穡之艱難山林之士患不識禮法之去就

蓋聞方石不可以為磨直木不可以為輪故至情有時而當隱正論有時而不陳是以明夷利貞箕子以之處已危行言孫尼父以之誨人

蓋聞大亨不以為鼎覆而棄釜鬻大祭不以為犧牲而遺糝醢是故馬服將趙而破秦用許歷之言子房佐漢而勝楚由董公之啓

蓋聞雙屈求伸非終於屈龍潛或躍匪固于潛是故勾踐事吳乃成姑蘇之舉夷吾佐霸焉問檻車之嫌

蓋聞陰陽之用道妙所憑剛柔之變鬼神所贊故陽有闔而陰有開剛可潰而柔可立是以玄冥凜冽而水結成冰赤燂

熯炎而金流為汁

蓋聞以殺止殺聖人之不得已以暴易暴悍之無所成故

牧野倒戈而三軍之役不再陰陵失路而百戰之功盡傾蓋聞知風莫過於老駝識路莫逾於老馬是以家有老僕則故物不委諸途國有老臣則舊章不求之野

蓋聞道有窮通非智可勝名有得喪非力可成故無願乎外不必其身之絕謗無求於物不必其言之果行

蓋聞譎不可恃人覺則窮偽不可長情見而極是以剪綵為葩不可以受風兩畫布為函不可以當戈戟

蓋聞侏離之舌可習而交瞶瞶之目難濳而明故教可行於質近而道難化乎性成是以御龍之智不能訓猿以禮神農之聖不能服豕而耕

蓋聞有形之器欲虛惟虛則可以納理無形之理欲實惟實則可以充器是故性無不誠然後能主一心心無不明然後能應萬事

蓋聞救天下之紛紛者不拘細故成天下之臺臺者不矜小功是故剗爛肉不為利刃貫裸體不為良弓

蓋聞積舍之家獨喜凶歲舞法之吏不樂清朝故民由此困而俗由此澆是以去奢尚儉明君所以弭邪後淫心省事若

王所以清煩翫

大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八終